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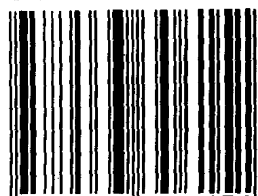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六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36/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六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8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六六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歷代古文國瑋集一百四十一卷(存一百三十九卷)(一)

〔明〕方岳貢評選

首都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歷代古文國瑋集一百四十
一卷(存一百三十九卷)

(一)

〔明〕方岳貢評選

首都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序

予觀春秋之才如子產叔
向之倫嫻於政事以身繫
安危而又閎覽博物爲世
稱首三代而下循風殊

古文國瑋集

序

異之績文學典述作事
各自名家罕有能兼之者
豈必才莫古若哉亦其時
有不逮也方禹修先生爲
雲間守四考垂十有二載

其節苦其澤深而未遷一
秩爲

國朝之希有予訪於鄉之父

老道其宵夜卒瘁居無餘
物則使人感予交於君

古文國瑋集

序

二

子言其憂國深心每未
形唯義所在終不反顧而
又極意古學興起士類則
使人敬比則斷自西漢迄
於六朝揆其鴻製裒爲一

帙顏曰國瑋夫世之論者

以爲文體代降西京諱正

多泮泮巨篇漢氏之東風

氣颺舉而質少薄矣三國

簡淨所乏波瀾兩晉擅清

古文國瑋集

序

三

玄之旨六季工瓌麗之詞
準之風則俱爲纖委有禹
修先生討論去取削文人
流易之篇攬經國淹深之
作千百年內上自帝王詔

策下逮格鄉才士書奏辯
論爛然具也考政刑則敦
乎大體設智謀則投乎機
要文之博厚類出於王風
而得失凜若耆鑑揆之理
體又何升降之有夫雲間
號劇郡案牘委積而先生
有絕能判決如流所隸人
戶一見姓名其後無不識
者然蒐討篇章躬親論列

同於文墨之士亦何間而
得此蓋吏道之雜下者營
私裝其次干顯秩先生酌
水布囊安往不得則其神
閒十年不調幾微無憾憤
之色而忠愛益篤則其氣
平雖質明視事丙夜猶不
釋卷先生嘗以爲暇也余
嘗謂世盡如先生政事何
憂不舉教化何慮不興可

謂

國家無八哉先生治郡旣久
其間雄傑淵古之材往往
間出冠絕海內矣先生前
諸君子而作之今又得以
其有餘與之放懷典籍論
次古人相爲訂其志業先
生雖沈頓太苦然是者抑
亦有獨樂也夫
治弟徐汧頓首拜撰

古文國朝集

序

六

序

原夫文章遞變制作代興
攄辭之家各標風軌然競
以同已爲美異體則嗤是
以讚議殊歸宗指眩瞽要
其源流可得而論矣自書
契以來至于六籍以及四
子之書懸諸雍序有同日
月靡得間然管荀之流數
十餘子立意定篇皆經道

國朝集

序一

於瞻核敷奏之準則也故
自歷代名人無不鑽仰於
斯何者絲管異音取均調
於嶰竹溜澠列味總斟酌
於水原也自是以後東京

國璋集

序三

之輕華建安之清放雖明
瑟可觀而渾朴之氣去之
已遠江左修雅言必典俊
而叙事之文亦中宮商以
故逸淡不足談者以爲體

弱李唐之世韓柳角立文
筆奇健足以顧盼今昔而
古法亦微矣其時一代作
者小篇則雋絕可稱大篇
則冗綴鮮制得失固不掩

國璋集

序四

耳趙宋之文最爲近體奏
劄則和剴而入人策論則
舒紆而中實此其長也而
疊格漫調不入簡古之家
雖廬陵眉山亦復爾爾總

是數代得失可見而論者
有黨有畔彌爲紛紜言長
則匿其所短言短則掩其
所長濟南琅琊矜其風格
而譏效晚宋者爲陋沓毘

陵歸安意在任質而詆規
史漢者爲剽割以余所聞
皆非篤論夫文不一體而
用之有所昔人謂相如之
文文則其賦賈生之賦賦

則其文惟此二賢猶有偏
短况其下乎兼而用之明
其體要則異同之論咸得
所安矣是故章疏取其深
亮贊頌取其典碩箴銘取

其沉奧箋表取其藻鬱序
記取其高勁論策取其明
達此有所長彼有所短調
絃更奏適宜爲貴可也予
待罪雲間蓋亦有年此邦

盛饒人士宣理之暇引與
搜揚但歷代之製可采者
多均取悅目則細帙難載
是以收其鴻章割去小言
凡得若干首以其體裁弘

國璋集

序七

雅名曰國璋集薦紳先生
高步乎麟閣英人茂士比
論於芸房庶幾或有助云
襄西方岳貢禹修甫題

凡例

一是集義取華國文貴適用若小璣片羽既所不錄至於騷賦七問洋洋大篇載之兼兩又止歸揆藻之家自餘劑掇爲寡故茲一編則在舍諸

一先秦以前文體未具諸子之作昭明

古文國璋集

凡例

一

所謂不以能文爲本也此外雜篇所傳者希故取成書數種若公穀竝入則以類從不以時代相次

一先秦之文記言記事叅綴而成若割去序事之篇則所存已少故茲所采微有出入自是以後則體式截然矣

一先秦之文。既取成書。卽用書次爲序。
自漢以後。文從其人。人歸其時。以便
省覽。

一司馬子長。身在西京。而雜序前代。今
取漢以前文。入之先秦一編。其餘與
班史異同之文。及所自作之篇。俱歸

古文剛瑋集 凡例

二

漢代。

一西漢一祖三宗。詔令煌煌。或文或質。
足追典誥。東京雋韶。微嫌體輕。江左
清華。不無氣弱。然皆人主手製。不用
代言。茲集採其粹雅。各冠編端。自唐
以後。此風渺然矣。

一自秦以前。習尚華僞。不恥虛浮。故張
儀欺楚之言。李斯阿秦之作。存之以
示世戒。入漢以後。英賢繼興。學術純
一。茲編所采。皆在名德。若文雖可觀。
人不足錄。槩不入選。

古文國瑋集 凡例

五

陽元錫魏嗣宗勸晉之章。孝穆冊陳
之作。雖則見稱管人。然於義實無所
取。自餘霸朝之文。一皆芟黜。

一客傲解嘲之文。連篇盈卷。固難一一
登載。然名賢托寄。所在不可以沒。取
其文筆淵亮。及音韻別殊者數首。

一陸生之書。桓子之論。以及東京二王。一仲。各有著作。自爲一家。然自是論事之篇。與諸子之文。自別。故茲亦采及焉。

一賈太傅新書。與班掾所載。文同篇異。稍爲碎雜。今據班文采入。若所不載。

古文國瑋集

凡例

三

則取本書。

一王氏竊命。制作繁多。槩棄不錄。惟取治河禦戎一二篇。蓋是歷代之格論。不以時廢。

一西漢論贊。載於東京。東漢論贊。載於宋代。文從其人。也。沈蕭以下。用此爲

例。

一孟德心存開魏。伯符志在於造吳。凡所構染。皆當自入本志。不必蒙以漢書。至于本初。伯珪之徒。入魏非宜。還漢爲允。

一嵇阮之文。斐然玄放。天拔爲多。而論

古文國瑋集

凡例

四

難諸篇。體長詞澀。恒苦尾末不掉。故不盡采錄。

一六朝之文。總稱則一。而體氣實殊。渡江之初。猶沿玄達。疎淡鮮致。劉宋參以沉藻。蕭齊加以奧雋。凝秀清立。使事亦寡。三梁繼起。任陶之筆。鬱爲稱

首若夫比配精密。無言不排。則徐沈風格斯乃四六之流濫也。江令以下。彌爲劣矣。

一元魏起自朔野。本無文筆。及其季年。乃有邢溫。然方之南金。猶爲減色。高氏繼興。楊魏盧李。見稱於時。宇文立

古文國學集 凡例

六

國不嫻文藻。楚才晉用。惟庾王而已。一隋煬性乃奢汰。筆則典穆。至其一代作者。疎朴有餘。麗雅殊乏。故罕所取焉。若乃江左之風。筆於是盡矣。蓋氣運使然也。

一數代人物。遷改不常。故身在後紀。而

事則前朝。若彼此參斷。則易致蒙瞽。今之所采。以本史爲衷。一以人爲之次。

一唐初承六代之風。四家最爲繁縟。然格卑體冗。惟子安俊茂。自構精材。不愧名家。

古文國學集 凡例

七

一燕許二公。俱稱巨筆。然許公才號淹通。文無秀特。燕公含吐金玉。獨見神鋒。中間相去。可容數人。

一有唐能文之主。太宗英武之姿。頗與雕蟲相競。玄宗述事之文。有應風雅。德宗銘功之作。不失典型。但以翰墨

之事非帝王專家。苟無獨絕槩從限外。

一有唐奏議之文。頗究事實。言期可聽。不爲浮美。雖無兩京之勁質。已免六代之淺滯。

一韓柳之文。是稱開闢。足冠衆工。然選

古文國瑋集

凡例

八

韓者。良其崇高。而并珍其麤具。選柳者。樂其近人。而專拾其細美。今之所選。獨得作者之源。而論定之。雖使二公復生。猶當不異人意。

一有唐中季之文。李習之居昌黎之前。氣骨亦相伯仲。但其體不多耳。至如

權常之平淺。不如元白之亮達。蛻樵

之險仄。不如華觀之通雅。而文饒會

昌。牧之樊川。或英偉逼人。或短長擅

說。皆可獨當一面。豈惟度越數子乎。

一有宋之文。自諸大家而外。獨有經濟

奏議而已。然宋人通病。敷奏多而核

古文國瑋集

凡例

九

實寡。至於司馬文正之公忠。李忠定之凱亮。虞文正之壯猷。皆議事精切。朗然可施。

一曾王之文。曾拙於用長。王巧於用短。

然子固雅茂之篇。頗見裁錄。介甫自上神宗書而外。所取不過三四而已。

良以誤國之人情多偏蔽。高於標置而拙於應用也。

一歐陽三蘇之文。宋室文章永叔爲冠。中間劄子最爲精萃。殆無一字虛設矣。至於允明之論策。其流衍於二仲兩蘇之奏議。其源得於歐陽。然策論

古文國瑋集

凡例

十

則子瞻爲長。奏議則子由爲密。四家之文久已灌輸人世。故較練無遺。不避嚴刻。

一陳同甫南宋英雄。文如河海。讀其孝宗一書。中興一論。足爲弱國吐氣。葉水心條議甚多。然發端則佳。救弊寡

術。陳止齋儒家之流。則又去之遠矣。一鄭夾際通志。馬貴與通考中多名論。雅當經綸。然獨成一書。不敢多割。

襄西方魯貢漫記

古文國瑋集

凡例

士

叅較姓氏

胡 懋進

周勒自 立勳 以下俱門人

陳臥子 子龍

郁子衡 汝持

彭燕又 賓

徐聖期 鳳彩

何慤人 剛

盛隣汝 翼進

顧偉南 開雍

朱早服 積

陸子玄 慶曾

宋子建 存標

宋轅文 徵興

華芳乘 玉芳

單質生 恂

郁選士 繼垣

顧公綸 其言

國華集

周泰參較姓氏

三

歷代古文國瑞集目錄

左傳

卷之一

鄭伯克段於鄆隱公元年

周鄭交質二年

石碏諫寵州吁

衆仲論州吁之敗四年

臧僖伯諫觀魚五年

鄭伯禦戎九年

國瑞集 左傳目次

滕薛爭長十一年

鄭莊公飭守臣

臧哀伯諫納宋賂

鄭伯拒王師五年

季梁諫追楚師六年

楚子敗隨師八年

虞叔討罪十五年

楚敗鄢師於蒲騷十四年

絞入城下之盟十四年

閻伯比知屈瑕必敗十三年

楚莫敖盟隨莊公四年

齊無知弑襄公八年

曹劌論戰

宋臨猛獲南宮萬

厲公入鄭十四年

敬仲辭卿二十二年

晉二五謀太子

神降于莘三十一年

國瑞集 左傳目次

狄人入衛閔公二年

晉太子申生伐狄二年

虞師晉師滅下陽僖公二年

齊楚召陵之盟四年

驪姬譖殺太子

晉士蒍築蒲屈五年

晉滅虢及虞

鄭殺其大夫申侯七年

晉桓公拜胙九年

宰孔說晉侯

荀息災難

管子平戎於王十二年

秦輸晉粟十三年

晉閉秦糴十四年

秦伯伐晉十五年

秦釋晉侯

卷之二

晉太子逃歸僖公二十二年

國事集 左傳自次

宋師敗於泓

晉懷公殺狐突二十二年

晉重耳播遷列國

晉文公返國二十四年

豎頭須見晉侯

介之推不言祿

富辰諫王

襄王告難諸侯

展喜卻齊師二十六年

子玉治兵七年

晉文圖伯

晉敗楚師于城濮二十八年

晉人復衛侯

燭之武退秦師三十年

秦蹇叔哭師三十年

鄭商人犒秦師三十年

晉敗秦師於殽

楚商臣弑其君文公元年

國事集 左傳自次

秦師敗於彭城二年

躋僖公于大廟

秦孟明封殺尸三年

甯武子不答賦四年

穆公殉三良六年

晉大夫立靈公七年

晉人復士會十三年

楚人滅庸十六年

諸侯會于扈十七年

莒太子弑其君十八年

卷之三

華元自鄭歸宣公二年

趙盾弑其君

楚子問周九鼎三年

公子歸生弑其君四年

楚滅若敖氏

楚子復封陳十一年

楚子圍鄭十二年

國語集

左傳目次

五

晉楚泌之戰

晉不殺荀林父

華元殺楚使十四年

宋人及楚人平十五年

魏顆從治命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

干奚請曲縣繁纓成公二年

齊晉鞍之戰

楚巫臣謀聘夏姬

晉諸帥讓功

晉獻齊捷于周

知瑩自楚歸晉三年

齊侯朝晉

鄭賈人謀出荀瑩

晉人遷新田六年

晉侯釋鍾儀九年

晉使呂相絕秦十三年

夫人姜氏至自齊十四年

曹子臧讓國十五年

國語集

左傳目次

六

晉人殺三郤十七年

晉悼公逐不臣者十八年

晉悼公即位

卷之四

鄭成公不肯楚襄公二年

祁奚荐賢

魏絳戮楊干

魏絳論和戎四年

子罕逐子蕩六年

子產論侵蔡之失八年

鄭子駟謀從楚

楚子囊諫王爭晉九年

晉鄭盟于戲九年

向戌辭封偃陽十年

王叔伯與爭政

鄭人患晉楚十一年

諸侯盟鄭于亳

諸侯會鄭于蕭魚

國瑋集

左傳目次

七

晉卿讓位十三年

子囊議共王謚

吳晉會向十四年

晉帥諸侯之師以伐秦

士鞅論欒氏之敗

孫寧出其君

師曠論衛君

鄭人醢餘盜十五年

子罕不受獻

子罕不市德十七年

晉侯伐齊十八年

師曠論楚師

荀偃志復齊仇十九年

季武子作鍾以銘功

甯殖命子復其君二十年

魯賞邾庶其二十一年

宣子逐樂盈

樂王鮒論州邢之勇

國瑋集

左傳目次

八

子產辭晉人之召二十二年

鄭公孫黑肱歸邑于公

楚殺子南用蘧子

卷之五

樂盈入絳襄公二十三年

臧孫出奔邾

子產寓書告宣子二十四年

張骼樂輔鼓琴御敵

崔杼弑宣公二十五年

子產獻捷於晉

楚為掩治兵賦

叔向拒子朱二十六年

甯喜復獻公

楚公子爭鄭囚

宋平公殺太子痤

聲子復伍員

宋向戌平晉楚二十七年

子產舍不為壇二十八年

國帝集
左傳目次

晏子辭邑

吳季子歷聘諸國二十九年

宋災伯姬卒三十年

子皮授政子產

穆叔知趙孟孟孫之亡三十一年

子產毀館納幣

北宮文子論鄭大夫

子產納鄉校之議

子皮任尹何為邑

卷之六

楚公子圖以兵逆女昭公元年

叔孫不以貨免難

鄭伯兼享諸大夫

鄭放游楚于吳

秦后子出奔晉

子產醫和論晉侯之疾

晉韓起觀書太史氏二年

子產尸公孫黑于衢

國帝集
左傳目次

游吉送少姜之葬三年

齊侯請繼室于晉

鄭子雅放廬蒲嬖于北燕

楚請于晉會諸侯四年

申豐論雨雹

楚靈王戮齊慶封

魯豎牛殺叔孫豹

魯昭子殺豎牛五年

女叔齊知禮

晉韓起如楚送女

吳蹇由犒師

子產鑄刑書 六年

楚公子棄疾聘晉

申無宇執人于王宮 七年

楚子享公以大屈

鄭伯有為厲

孟僖子屬二子于仲尼

晉人致間田于周 九年

國瑋集

左傳自次

士

鄭裨竈知陳之興亡

膳夫屠蒯諫晉侯

陳桓子逐藥高氏 十年

列國大夫如晉葬平公

宋元公寵寺人柳

叔向知單子之亡 十年

楚子使棄疾為蔡公

子產勿毀人廟室 十二年

齊侯晉侯因寧投壺

子韋因論左史悟楚子

卷之七

楚平王得國 昭公十三年

晉合諸侯於平丘

晉叔魚說歸季孫

叔向不私親 十四年

費無極譖逐朝吳 十五年

荀吳不受鼓人之叛

周求葵器于晉

國瑋集

左傳自次

主

子產拒韓宣子求環

仲尼學禮于鄉子 十七年

術士預知諸侯火災

子產火政 十八年

鄭火作子產授兵登陴

龍聞鄭消淵 十九年

楚伍員如吳 二十一年

齊侯不許祝史

晏子和同之論

子產寬猛之論

孟孟謀立王子朝 二十二年

晉人執叔孫婼 二十三年

晉公子光大敗楚師

楚囊瓦城郢

游吉勸晉圖王室 二十四年

大叔述于產禮論 二十五年

鸛鳴來巢

昭公謀逐季氏弗克

國事集 左傳卷八

齊興師納昭公 二十六年

晏子說公以禮除陳氏

卷之八

吳公子光弑其君 昭公二十七年

公徒敗于鄆

楚子常殺費無極與吳將鄢

晉滅祁氏羊舌氏

魏獻子辭梗陽之賄 二十八年

蔡墨論畜龍 二十九年

伍員謀罷楚 三十一年

晉納昭公弗克 三十一年

黑肱以濫來奔

囊瓦貪唐蔡之賂 定公三年

吳師入郢 四十四年

陽貨奔齊遂奔晉 九年

齊魯夾谷之會 十年

夫差志報仇 十四年

伍員諫許成 哀公元年

國事集 左傳卷八

魯桓僖廟災 三年

子間謀立寧惠王 六年

子貢辭吳召康子 七年

齊國書伐我及清 十一年

轅咺規轅頗

子胥諫吳王伐齊

樂公靖白之亂 十六年

左傳目錄卷終

公羊目錄 四十五篇

卷之一

元年春王正月隱公元年

已巳日有食之三年

癸未葬宋繆公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四年

辛未取郕辛巳取防九年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

夫孔父桓公二年

國語集 公羊目次

夏四月取郕大雩于宋

八年春正月已卯烝

紀侯大去其國莊公四年

冬公及齊人狩於郕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十三年

秋鄭瞻自齊逃來十七年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三十一年

冬齊仲孫來閔公元年

冬齊高子來盟

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聶北救邢僖公元年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郟獲莒卒

虞師晉師滅夏陽二年

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十年

晉殺其大夫里克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賁石于宋五五月

六鷁退飛過宋都

夏滅項十七年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二十一年

國語集 公羊目次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二十八年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三十一年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三十三年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文公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

師敗績宣公十二年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十五年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

婁成公二年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壬申公孫娶齊卒於狸軫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渙梁戔寅大夫盟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吳子使札來聘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冬葵許悼公	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齊公于野井	冬黑弓以濫來奔	元年春王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伯莒楚師敗績	齊陳乞殺其君舍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十七年	襄公十六年	十九年	二十七年	二十九年	昭公元年	十九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五年	三十一年	定公	四年	哀公六年	目錄終

卷之一	元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野	無後帥師入極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秋武氏子來求聘	初獻六羽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	及其大夫孔父	蔡人殺陳佗	夏五鄭伯使其弟禦來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秋築王姬之館於外	冬公及齊人狩于郕	夏四月辛卯谷伯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甲午治兵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隱公		二年			五年	七年	桓公二年	六年	十四年	元年	元年	四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二十

滅孫辰告翟于齊 二十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齊人伐山戎 三十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僖公

虞師晉師滅夏陽 二年

秋八月諸侯盟於首戴 五年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夫人成風也 八年

晉殺其大夫里克 十年

國瑋集 穀梁目次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鵬退飛過宋都

冬天王出居于鄭 二十

雨螽于宋 文公三年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十一年

晉人納捷菑於邾弗克納 十四年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宣公二年

陳殺其大夫泄冶 九年

初稅畝 十五年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十七年

冬十月列國大夫同聘齊 成公元年

梁山崩 五年

九月辛卯用郊 十七年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襄公三年

莒人滅繪 六年

公至自會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十九年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 二十年

國瑋集 穀梁目次

閻弑吳子餘祭 二十九年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三十年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

夷伐吳執齊慶到殺之 昭公四年

秋蒐于紅 八年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十五年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十九年

冬十月鄆潰

二十九年

戊辰公即位

定公元年

九月大雩

六月辛丑亳社災

哀公四年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七年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十三年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春秋左傳

穀梁目次

四

國語目錄七十八篇

卷之一

祭公諫征犬戎

周語

召公諫監謗

周語

榮夷公專利

周語

宣王不藉千畝

周語

宣王料民太原

周語

襄王拒晉請隧

周語

晉侯圍樊

周語

國語集

國語目次

一

定王饗隨會

周語

單子知陳之亡

周語

穀洛閭

周語

景王鑄大錢

周語

景王爲無射大林

周語

夏父論宗婦執幣

魯語

臧文仲請糴于齊

魯語

僖公請復衛侯

魯語

臧文仲祀爰居

魯語

里革逐苗太子 晉語

里革斷罟 晉語

里革歸過晉君

季文子儉德 晉語

叔孫拜鹿鳴之三 晉語

叔仲勸襄公如楚 晉語

穆子不以貨免難 晉語

惠伯免平子于難 晉語

敬姜論勞逸 晉語

國語集 國語目次

敬姜明子之令德 晉語

仲尼不對田賦 晉語

卷之二

桓公用管仲 齊語

管子治齊 齊語

桓公霸諸侯 齊語

史蘇郭偃論卜 晉語

晉伐翟桓 晉語

優施為驪姬謀去太子

驪姬危言劫獻公 晉語

優施說來里克 晉語

宰孔正晉獻公如會 晉語

秦伯納惠公 晉語

箕鄭論救飢 晉語

文公學讀書于臼季 晉語

晉臣論傳譴 晉語

甯羸氏論陽處父 晉語

趙孟禮韓厥 晉語

國語集 國語目次

宣子請師伐宋 晉語

武子杖擊文子 晉語

卷之三

趙文子見諸太夫 晉語

范文子不欲伐鄭 晉語

文子欲釋荆鄭為外患 晉語

晉悼公復伯 晉語

辛俞從欒氏出奔 晉語

叔向懷司馬侯 晉語

趙文子劉楸不摯 晉語

趙文子游九京 晉語

叔向均二公子之祿 晉語

叔向賀宣子之食 晉語

穆子使風沙釐相翟 晉語

董叔娶范氏 晉語

趙簡子賞尹鐸 晉語

竇犢論人化 晉語

知果別族爲輔氏 晉語

國語集 國語目次

趙襄子走晉陽 晉語

子木祭不荐艾 楚語

伍舉論章華臺 楚語

倚相儆子亹 楚語

倚相諫子期筭妾 楚語

子期與王論祀法 楚語

昭王不罪藍尹亹 楚語

藍尹亹論吳之敗 楚語

王孫圉對簡子 楚語

四

子西召伯公勝 楚語

卷之四

諸稽郢行成于吳 吳語

申胥諫許越成 吳語

申胥諫伐齊 吳語

吳晉會于黃池 吳語

吳王劫盟 吳語

大夫種倡謀伐吳 吳語

越王謀破吳 越語

國語集 國語目次

范蠡三策 越語

范蠡謀伐吳 越語

五

國策目錄

卷之一

周司寇勸立太子最西周報王

韓歸高都于周

蘇厲教白起善息

顏率存周九鼎東周惠公

東周與西周爭

杜赫欲重景翠于周

蘇秦以連橫說秦秦惠文君

國策集 國策目次

張儀間陳軫

義渠君敗秦人于李帛

司馬錯論我蜀之利

張儀欺楚王

扁鵲投石秦武王

秦盟甘茂于息壤

秦甘茂拔宜陽

秦王與中期爭論

甘茂亡秦之齊秦昭襄王

秦以三城退三國

蘇代爲齊獻背懷侯

楚黃歇說秦昭王

范雎獻昭王書

昭王庭迎范雎

范雎論三貴

秦攻韓以求張儀

白起諫秦伐趙

韓非初說秦王

國策集 國策目次

蔡澤入秦

呂不韋謀立子楚秦孝文王

卷之二

章子不欺君齊威王

公孫開許走田忌

蘇秦以合從說齊王齊宣王

淳于髡一日進七士

淳于髡諫伐魏

顏觸說齊王貴士

王斗說齊王好士

管燕得罪赴諸侯

客諫靖君城薛齊閔王

靖郭君善齊貌辨

齊王以兵合三晉

張儀以連橫說齊王

張儀去秦之梁

田文留楚太子

淳于髡說齊王救薛

國璋集

國策目次

三

馮煖客孟嘗

蘇子勸齊釋帝號

蘇秦說齊閔王

魯仲連遺書燕將

襄王因田單為已善齊襄王

貂勃附田單

田單攻狄

趙威后問者王

卷之三

景舍謀救趙楚宣王

江乞使楚

江乞譖實恤

蘇秦以合從說楚楚威王

子華論社稷之臣

景鯉與于秦魏之遇楚懷王

張儀以連橫說楚王

陳軫論韓朋之智

楚王置相于秦

國璋集

國策目次

四

楚不與齊東地楚頃襄王

秦使蘇涓之楚

莊辛論幸臣

唐雎說春申君楚考烈王

或以合從說楚王

魏加論武臨君不足

汗明見春申君

楚立李園女弟為太后

卷之四

趙襄子滅智伯趙襄子

邾疵料韓魏之反

蘇秦以合從說趙王趙肅侯

張儀爲秦連橫說趙王趙武靈王

左師觸詈說趙太后趙孝成王

秦索六城于趙

魯連不肯帝秦

卷之五

魏公叔座讓公魏惠王

國策集

國策目次

五

梁王觴諸侯于范臺

蘇秦以合從說魏王魏襄王

魏雍沮解齊楚之攻

犀首將魏之兵伐趙魏襄王

張儀以連橫說魏主

秦易魏相信安君

獻書秦王使攻楚

孟嘗君爲魏請救于燕趙

周訴止王母入秦魏安釐王

孫臣止王割地事秦

無忌說魏無攻韓

安陵君不許秦易地魏景閔王

聶政刺韓傀韓烈侯

申子欲官其從兄韓昭侯

蘇秦以合從說韓

秦敗韓氏于岸門韓宣惠王

張儀以連橫說韓王韓襄王

說韓王復約趙魏韓釐王

卷之六

國策目次

六

蘇秦以合從說燕侯燕文侯

張儀爲秦連橫說燕王燕昭王

昭王師事郭隗

蘇代遺燕昭王書

蘇代止燕王入秦

樂毅報燕王書燕惠王

燕王謝樂間書燕惠王

太子丹謀刺秦王

李疵論中山君王

南文子知犀首之詐

衛值王

南文子却智伯之兵

燕趙王中山君

中山王

司馬喜說立陰姬

國策目錄卷之終

國策集

國策目次

七

史記目錄

卷之一

蘇代為周說楚

周本紀

史厭說韓與周地

周本紀

馬犯說梁城周

周本紀

百里侯荐蹇叔

秦本紀

秦間由余于戎

秦本紀

孝公求賢令

秦本紀

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

秦本紀

國策集

史記目次

泰山刻石文

秦本紀

琅邪臺刻石文

秦本紀

之罘刻石文

秦本紀

刻碣石門文

秦本紀

不立封建議

秦本紀

會稽刻石文

秦本紀

卷之二

以代喻楚絕秦

楚世家

武公說楚相無圖周

楚世家

韓厥謀立趙孤趙世家

趙納馮亭地議趙世家

魏文侯與李克論相魏世家

如耳說魏釋衛魏世家

蘇代說魏相太子魏世家

唐雎說秦救魏魏世家

鄉忌以鼓琴說威王田敬仲完世家

蘇代爲田軫畫策田敬仲完世家

敬叔與孔子適周問禮孔子世家

國策集 左記目次

卷之三

韓非子說難老莊申韓列傳

孫臏畫策救趙孫臏列傳

吳起與魏武侯論德孫吳列傳

田文與吳起論相孫吳列傳

公叔謀去吳起孫吳列傳

子貢說五國仲尼弟子列傳

公叔座荐公孫鞅商君列傳

衛鞅說秦孝公商君列傳

鞅議變法商君列傳

衛鞅說秦伐魏商君列傳

趙良說商君商君列傳

蘇秦說齊還燕十城蘇秦列傳

游騰爲周說楚樛里列傳

蘇代說向壽收韓北茂列傳

甘羅說張卿相燕甘茂列傳

卷之四

須賈說穰侯罷秦國穰侯列傳

國策集 史記目次

三

蘇代問武安君於應侯白起列傳

淳于髡見梁王淳于髡列傳

田文說郭靖君孟嘗君列傳

蘇代說齊毋攻秦孟嘗君列傳

毛遂自荐平原君列傳

李同說平原君平原君列傳

公孫龍說平原君無受封平原君列傳

虞卿說趙王令從虞卿列傳

客說信陵君毋伐功信陵君列傳

趙奢說平原君蘇頌傳

趙括毋上書趙王蘇頌傳

屈平答漁父屈原傳

李斯說秦王李斯傳

李斯諫逐客書李斯傳

趙高謀立胡亥李斯傳

趙高說李斯李斯傳

二世責問李斯李斯傳

李斯阿二世書李斯傳

國策集
史記目錄
四

張耳陳餘止陳涉稱王張耳陳餘傳

蒯通說范陽令張耳陳餘傳

廝養卒說歸趙王張耳陳餘傳

史記目錄卷

參較姓氏

徐闇公 孚遠俱門人

李舒章 雯

陳臥子 子龍

宋尙木 徵璧

國策集
兩漢至六朝奏明姓氏

西漢國璽集目錄

卷之一

漢高帝

入關告諭

告諸侯

上太公尊號詔

擇立代王詔

求賢詔

漢文帝

古文國璽集

西漢目錄

一

辭建太子詔

恤民詔

賜南越王倪書

遣列侯之國詔

日食求言詔

除排謗法詔

不受獻詔

遺匈奴書

勸農詔

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詔

除肉刑詔

增祀無祈詔

求言詔

遺匈奴書

與匈奴和親詔

漢景帝

令二千石修職詔

勸農來詔

古文國璽集

西漢目錄

二

漢武帝

策賢良制一

策賢良制二

策賢良制三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封齊王策

封燕王旦策

封廣陵王胥策

遣博士循行詔

、勅楊漢書

下州郡承賢詔

漢宣帝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益吏奉詔

褒黃霸詔

使尚書召問黃霸

漢元帝

罷珠厓詔

古文國華集
西漢目錄

三

賜馮奉世璽書

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

卷之二

遺章邯書

陳餘

勸據敖倉

鄒食其

慎微篇

陸賈

資執篇

陸賈

去帝號上書

南越王佗

至言

賈山

卷之三

治安疏

賈誼

諫民私鑄錢

賈誼

益壤

賈誼

匈奴

賈誼

無蓄

賈誼

過秦論上

賈誼

過秦論中

賈誼

過秦論下

賈誼

古文國華集
西漢目錄

四

卷之四

言畜積疏

鼂錯

言兵事

鼂錯

言急務

鼂錯

再論天下書

鼂錯

賢良策對

鼂錯

上吳王書

鄒陽

獄中上梁孝王書

鄒陽

諫災異書

枚乘

復說吳王	枚乘
卷之五	
限民名田疏	董仲舒
賢良策對一	董仲舒
賢良策對二	董仲舒
賢良策對三	董仲舒
雨雹對	董仲舒
賢良策對	公孫弘
卷之六	
古文園璣集	五
白麟奇木對	終軍
諭意淮南王	嚴助
禁民挾弓弩對	吾丘壽王
諫闢上林苑疏	東方朔
化民有道對	東方朔
客難	東方朔
非有先生論	東方朔
諫伐閩越書	淮南王安
聞樂對	中山王勝

卷之七	
難蜀父老文	司馬相如
封禪文	司馬相如
論巴蜀檄	司馬相如
諫獵疏	司馬相如
荅壺遂問	司馬遷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卷之八	
史記論贊	
古文園璣集	六
五帝紀	司馬遷
孔子世家	司馬遷
項羽	司馬遷
留侯	司馬遷
陳丞相	司馬遷
廉頗藺相如	司馬遷
蒙恬	司馬遷
淮陰侯	司馬遷
季布樂布	司馬遷

十二諸侯年表	司馬遷
六國表	司馬遷
秦楚之際月表	司馬遷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司馬遷
高祖功臣年表	司馬遷
律書	司馬遷
外戚世家	司馬遷
儒林列傳總論	司馬遷
酷吏列傳總論	司馬遷
古文園羣集 西漢目錄	七
游俠列傳總論	司馬遷
龜策列傳總論	司馬遷
貨殖列傳總論	司馬遷
卷之九	
尚書序	孔安國
詩大序	毛萇
訟太子書	令狐茂
諫昌邑王疏	王吉
爲霍氏上封事	張敞

尙德緩刑書	路溫舒
報孫會宗書	楊惲
與蓋寬饒書	王生
上書陳兵利害	趙充國
屯田奏二	趙充國
屯田奏三	趙充國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卷之十	
力耕篇	桓寬
古文園羣集 西漢目錄	八
通有篇	桓寬
非難篇	桓寬
輕重篇	桓寬
微不足篇	桓寬
申韓篇	桓寬
詔聖篇	桓寬
循古節儉疏	貢禹
卷之十一	
政治得失疏	匡衡

治性正家疏	匡衡
罷珠厓對	匡衡
雅樂議	賈捐之
再奏封事	平當
薦辛慶忌封事	翼奉
條災異封事	何武
議封甘陳疏	劉向
昌陵疏	劉向
極諫外家封事	劉向
定樂疏	劉向
戰國策序	劉向
卷之十二	
訟甘陳書	耿育
災異對	李尋
訟馮奉世疏	杜欽
說王鳳絕屬賓	杜欽
訟陳湯疏	谷永
薦薛宣疏	谷永

舉方正	谷永
黑龍對	谷永
災異對	谷永
卷之十三	
言王氏書	梅福
請建三統封殷後書	梅福
匈奴請罷邊備對	侯應
訟王尊書	公乘典
日食	王章
頌劉輔書	辛慶忌
極言時政書	鮑宣
請重二千石疏	王嘉
日食奏董賢封事	王嘉
共王廟議	師丹
卷之十四	
諫不許單于朝書	楊雄
解嘲	楊雄
趙充國頌	楊雄

冀州牧箴	楊雄
兗州牧箴	楊雄
青州牧箴	楊雄
徐州牧箴	楊雄
楊州牧箴	楊雄
荊州牧箴	楊雄
豫州牧箴	楊雄
益州牧箴	楊雄
雍州牧箴	楊雄
幽州牧箴	楊雄
并州牧箴	楊雄
交州牧箴	楊雄
光祿勳箴	楊雄
衛尉箴	楊雄
太僕箴	楊雄
廷尉箴	楊雄
大鴻臚箴	楊雄
宗正箴	楊雄

大司農箴	楊雄
少府箴	楊雄
執金吾箴	楊雄
將作大匠箴	楊雄
城門校尉箴	楊雄
上林苑令箴	楊雄
司空箴	楊雄
太常箴	楊雄
尚書箴	楊雄
博士箴	楊雄
毀廟議	劉歆
移太常博士書	劉歆
與楊雄求方言書	劉歆
治河奏	賈讓
舉賢良策	申屠剛
諫伐匈奴書	嚴尤
言盜賊書	田況
漢國璋集目錄卷終	

國璋目錄

東漢文

卷之一

光武皇帝

策鄧禹

救馮異

勞馮異

報隗囂手書

勞耿弇

國璋集

東漢目次

賜寶融璽書

賜隗囂詔

勿爲山陵詔

報臧官馬武詔

明帝

卽位詔

恤燒何豪詔

爵李躬桓榮詔

班示封事詔

手詔東平王國傳

申明科禁詔

汴渠成詔

報桓榮書

章帝

實覲受璽詔

切責寶憲

論五經同異詔

禱雨詔

國璋集

東漢目次

手詔東平王

行秋稼詔

詔三公

巡狩赦天下詔

以肥田賦貧民詔

詔敕朱暉等

明德馬皇后

辭封爵諸舅詔

又

報帝請封舅爵詔	又報帝封諸舅	和熹鄧皇后	賜周馥貴人策	詔河南尹豹等	安帝	紹封詔	中制度科品	順帝	國華集	策祠楊震	桓帝	策馮緄	賜應奉詔	靈帝	追策楊賜	卷之二	勸進奏	封皇子議
									東漢目次								諸將	寶融

遣劉均上書	寶融
與隗囂書	申屠剛
與隗囂將邯鄲書	王遵
與囂將楊廣書	馬援
誠兄子書	馬援
日食疏	朱浮
請委任三公疏	朱浮
與彭寵書	朱浮
求降避功臣疏	杜詩
國華集	謝
東漢目次	桓譚
陳時政疏	桓譚
信讖薄賞疏	桓譚
追稱祭遵疏	范升
議答北匈奴疏	班彪
王命論	班彪
諫親征疏	伏湛
論增科禁疏	杜林
水災疏	杜林
卷之三	

說鮑永	馮衍
遺田邑書	馮衍
顯志賦序	馮衍
報馮衍書	田邑
自陳疏	馮異
伐匈奴書	臧宮
追訟馬援書	朱勃
封禪儀記	馬第伯
歸職疏	東平王蒼
國瑋集 東漢目次	王
諫起二陵疏	東平王蒼
逢遇篇	王克
非韓篇	王克
狀留篇	王克
卷之四	
議枚叟恭	鮑昱
置官選職疏	韋彪
論馬防征羌疏	第五倫
論竇氏疏	第五倫

請節諸王恩禮疏	朱意
請兵疏	班超
乞歸疏	班超
匈奴和親議	班固
典引并序	班固
答賓戲	班固
封燕山銘并序	班固
奏記東平王薦士	班固
卷之五	
國瑋集 東漢目次	大
異姓諸王表	班固
諸侯王表	班固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班固
外戚恩澤侯表	班固
公孫弘卜式兒寬	班固
司馬遷	班固
武五王	班固
公孫賀劉屈氂車千秋王訢楊敞惲蔡義陳	班固
萬年鄭弘	班固

循吏傳	班固
貨殖傳	班固
游俠傳	班固
匈奴	班固
西南夷兩粵朝鮮	班固
王莽	班固
立六國	班固
列侯	班固
祿制	班固
國華集	班固
東漢目次	班固
災異	班固
馮唐	班固
游俠	班固
昌邑王	班固
單于朝位	班固
赦	班固
王商	班固
州牧	班固
卷之六	班固

爲兒請歸疏	班昭
上鄧太后疏	班昭
太尉箴	崔駰
河南尹箴	崔駰
司徒箴	崔駰
大理箴	崔駰
東觀箴	崔瑗
關都尉箴	崔瑗
河堤謁者箴	崔瑗
國華集	崔瑗
東漢目次	崔瑗
尚書箴	崔瑗
北軍中候箴	崔瑗
司隸校尉箴	崔瑗
郡太守箴	崔瑗
日食上封事	丁鴻
諫用竇氏封事	何敞
立北單于封事	袁安
諫伐匈奴	魯恭
舉方正對策	魯丕

勸興儒學疏	樊準
西羌自效疏	馬融
日食陳三務疏	馬融
諫外戚疏	翟酺
說文解字序	許慎
卷之七	
憂盜疏	陳忠
論喪服疏	陳忠
言中使疏	陳忠
國李集	九
議西域疏	陳忠
諫內寵疏	楊震
詣闕拜章	郎顗
薦黃瓊李固陳四事奏	郎顗
陳吏事疏	左雄
請復三郡疏	虞詡
被勅自頌書	虞詡
東巡詰	張衡
應問	張衡

陳事疏	張衡
諫圖緯疏	張衡
論貢舉疏	張衡
卷之八	
求自効疏	皇甫規
忠貴第十一	王符
浮侈第十二	王符
述赦第十六	王符
救邊第二十二	王符
國李集	十
實邊第二十四	王符
張平子碑	崔瑗
申約吏民書	應劭
卷之九	
離騷章句敘	王逸
政論	崔寔
報皇甫規書	趙壹
災異策對	李固
援日南議	李固

遺黃瓊書	李固
奏記外黃令	甲屠蟠
與申屠蟠書	黃忠
漢榮漬石門碑	邊韶
諫微行疏	楊秉
救李膺等疏	陳蕃
除奸疏	陳蕃
詣闕上疏	襄楷
頌朱穆書	劉陶
國華集 東漢目次	士
鑄錢議	劉陶
憂亂疏	劉陶
卷之十	
再求自効疏	皇甫規
復言東羌疏	段熲
應詔陳得失封事	謝弼
竇太后葬疏	李咸
舉至孝策對	荀爽
貽李膺書	荀爽

條上七事封事	蔡邕
答詔問災異八事	蔡邕
薦皇甫規表	蔡邕
正交論	蔡邕
卷之十一	
京兆樊惠渠頌	蔡邕
朱公叔謚議	蔡邕
光武濟陽宮碑	蔡邕
司空楊公碑	蔡邕
國華集 東漢目次	士
郭有道碑文	蔡邕
漢太尉楊公碑	蔡邕
陳太丘碑文	蔡邕
漢文範先生陳仲弓之碑	蔡邕
貞節先生范史雲銘	蔡邕
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	韓勅
征板橋蠻對	程包
陳事疏	呂强
卷之十二	

請誅中官疏	傅 燮
西嶽華山堂闕碑銘	張 昶
孟子題辭	趙 岐
理亂論	仲長統
損益篇	仲長統
法誠篇	仲長統
薦彌衡疏	孔 融
與曹操論盛孝章書	孔 融
薦謝該書	孔 融
國華集 東漢目次	李 芝
奏宜准古王畿制書	孔 融
肉刑議	孔 融
告高密縣教	孔 融
卷之十三	
金城太守殷君碑	衛 覬
華山亭碑	衛 覬
報陳琳書	臧 洪
自訟疏	袁 紹
與公孫瓚書	袁 紹

獻袁譚書	審 配
與袁譚書	劉 表
書與袁尚	劉 表
申鑒	荀 悅
桐杓淮源廟碑	無名氏
武都太守李翁西狹頌	無名氏
成陽靈臺碑	無名氏
目次畢	
國華集 東漢目次	古

同瑋目錄	卷之一	魏太祖	恒將士令	褒郭嘉表	祭橋玄文	作壽陵制	文帝	典論敘	典論論文	成周漢昭論	與吳質書	又與吳質書	與鍾繇送玦書	魏明帝	正嗣統詔	報東阿王植	吳大帝
------	-----	-----	------	------	------	------	----	-----	------	-------	------	-------	--------	-----	------	-------	-----

責諸葛瑾等詔	與楊修書	與吳質書	諫伐遼東表	朝京獻詩表	求自試疏	卷之二	求存問親戚疏	陳審舉疏	論發諸國士息疏	答臨菑侯書	答魏太子牋	答陳阿王植書	討曹操檄	爲曹洪與世子書	爲武帝與孫權書	與從弟君苗君曹書	與太子書
曹植	曹植	曹植	曹植	曹植	曹植	曹植	曹植	曹植	曹植	楊修	吳質	吳質	陳琳	陳琳	阮瑀	應璩	繁欽

治學篇	徐幹
虛道篇	徐幹
卷之三	
與山濤絕交書	嵇康
養生論	嵇康
管蔡論	嵇康
諫征蜀疏	劉廙
論治道表	劉廙
諫魏世子田獵書	崔瑗
國華集 三國目次	三八
陳災變疏	楊阜
諫營造疏	楊阜
中書專任疏	蔣濟
諫興役疏	高唐陸
臨沒上疏	高唐陸
節省奏	王朗
上輕徑緩刑疏	王肅
卷之四	
諫考課疏	杜恕

諫用廉昭疏	杜恕
諫明帝書	張茂
白罷較事書	程曉
征吳對	傅瓌
官才議	夏侯玄
樂毅論	夏侯玄
六代論	曹問
運命論	李康
儒宗傳敘	魚豢
國華集 三國目次	四八
卷之五	
論衆出師論	諸葛恪
與陸伯言書	諸葛恪
論徵役疏	駱統
理張溫表	駱統
諫伐夷州及朱崖疏	陸遜
疾篤上疏	陸抗
上交州事宜疏	薛綜
重農禁侈疏	華覈

上吳王皓疏	陸 凱
復上吳王皓疏	陸 凱
卷之六	
與群下教	諸葛亮
與李豐教	諸葛亮
出師表	諸葛亮
請自貶疏	諸葛亮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廢李平表	諸葛亮
國璋集	五
陳終遺表	諸葛亮
正議	諸葛亮
通吳議	諸葛亮
議爲諸葛亮立廟表	習 隆
釋議	郤 正

國璋目次	
卷之一	
晉武帝	
下傳玄詔	
晉元帝	
遺賀循詔	
晉簡文帝	
百官詔	
定諸葛武侯故事	陳 壽
古文國璋集	晉文目次
先主	陳 壽
諸葛亮	陳 壽
爲石苞遺孫皓書	孫 楚
代吳令陳情表	張 俊
讓開府表	羊 祜
伐吳疏	羊 祜
條議死豫水災疏	杜 預
又言水災疏	杜 預
春秋左傳集解序	杜 預

崇有論	裴頠
女史箴	張華
卷之二	
諫齊王出藩疏	王渾
通桑梓敬議	盛彥
議齊王之藩奏	曹志
釋勸論	皇甫謐
三都賦叙	皇甫謐
徙戎論	江統
古文國華集 青文目次	二
陳情表	李密
議齊王不當出藩表	庾粲
上風俗禮讓疏	庾峻
卷之三	
上便宜疏	劉頌
又議獄疏	劉頌
崇讓論	劉實
卷之四	
陳九品八損疏	劉毅

車馬疏	李重
謝平原內使表	陸機
豪士賦序	陸機
辨亡論上	陸機
辨亡論下	陸機
五等諸侯論	陸機
漢高帝功臣訟	陸機
弔魏武帝文	陸機
卷之五	
古文國華集 青文目次	三
又諫吳王起觀疏	陸雲
盛德頌序	陸雲
薦張瞻移太常書	陸雲
荅車茂安書	陸雲
贈扶風馬鈞序	傅玄
權論	張載
劍閣銘	張載
東方朔畫像贊序	夏侯湛
客舍收錢議	潘岳

楊仲武誄	潘岳
夏侯常侍誄	潘岳
馬汧督誄	潘岳
卷之六	
玄居釋	束皙
廣農議	束皙
理愍懷太子書	閻績
上齊王問牋	王豹
安身論	潘尼
古文國華集	古文目次
何曾謚議	秦秀
與稽蕃書	趙至
請和解范陽豫州表	劉弘
魏建城鄉侯劉靖碑	無名氏
謝愍帝表	劉琨
勸進表	劉琨
卷之七	
被責躬詔上疏	熊遠
理劉司空表	盧湛

與陶征西書	溫嶠
請立學校疏	戴逵
增立博士疏	荀崧
陳時政疏	范甯
將立鎮上疏	應詹
讓中書監表	庾亮
至夏口上表	庾翼
貽殷深源書	庾翼
卷之八	
古文國華集	古文目次
毀祖廟議	賀循
報諸葛恢書	賀循
勸委信王氏表	周嵩
諫刑獄繁興疏	郭璞
客傲	郭璞
山海經序	郭璞
諫營琅琊園啓	孫綽
論追贈顧彥先啓	殷祐
勸親征杜弢疏	王鑒

卷九

與庾冰止庾翼移鎮書	王述
薦進元彥表	桓溫
錄撫軍王濬後裔表	桓溫
誅遷都表	孫綽
爲相王與桓元子書	高嵩
省官議	王彪之
止庾征西北伐議	蔡謨
止陳光攻壽陽疏	蔡謨
古文國律集 晉文目次	六
報殷深源書	王羲之
與殷深源論北伐書	王羲之
與相王論不宜北伐議	王羲之
與謝安石論郡事書	王羲之
卷之十	
勸殷揚州和平中外書	孔嚴
廢莊論	王坦之
與桓祕書	習鑿齒
晉應繼漢論	習鑿齒

駁廢錢用穀帛議	孔璅
上興復疏	張駿
太后臨朝與后父褚公書	袁喬
勸桓大司馬伐蜀書	袁喬
太傅褚哀碑	孫綽
丞相王導碑	孫綽
論梁益二州分統事宜疏	殷仲堪
扇上畫贊	陶潛
歸去來辭	陶潛
古文國律集 晉文目次	七

國璋目錄

卷之一

武帝

請土斷民居表

建學詔

崇祀詔

明帝

答王景文詔

舉賢詔

國璋集 宋文目次

阜財詔

請封禪表

答舉才詔表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爲宋公修張良廟教

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

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議給虜書疏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江夏王義恭

江夏王義恭

傅亮

傅亮

傅亮

傅亮

王融

王融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王融

卷之二

與廬陵王慶

謝靈運

廬山慧遠法師誄

謝靈運

南蠻西南夷傳論

范曄

西羌傳論

范曄

西域傳論

范曄

南匈奴傳論

范曄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曄

國璋集 宋文目次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范曄

宦者傳論

范曄

逸民傳論

范曄

防禦北虜議

袁淑

卷之三

讓彭城王義康摠錄揚州表

王弘

進討蜀賊焦表

毛修之

登大雷岸與妹書

鮑照

河清頌 有序

鮑照

大田議	袁豹
伐蜀檄	袁豹
晉室廟制議	臧燾
辭隋王子隆牋	謝朓
禁銅議	范泰
與江湛書	王微
安邊論	何承天
志之四	
宋文帝元后哀策文	顏延之
國璋集 宋文目次	三
陶徵士誄	顏延之
贈給事誄	顏延之
爲湘州祭屈原文	顏延之
報羊希書	周朗
獻替疏	周朗
上封禪儀註奏	謝莊
孝武宣貴妃誄	謝莊
廣州薦士表	陸徽

國璋目錄	
卷之一	
武帝	
崇聖詔	
上崇禮豫章王疏	竟陵王子良
止臺使督課州郡表	竟陵王子良
再啓世祖疏	竟陵王子良
訟寃書	劉璉
與沈右率請撰豫章王碑文書	樂藹
國璋集 齊文目次	一
請解選表	王儉
答魏主書	曹虎
答詔問黃籍表	虞玩之
除征北記室與張融王思遠書	劉獻
與沈約論四聲	陸厥
議立律學助教表	孔稚圭
北虜和親議	孔稚圭
與褚司空曰建平王書	何昌寓

國瑋目錄

卷之一

武帝

贖刑詔

勅何胤

輔政上銓序表

簡文帝

荅湘東王和受試詩書

招真館碑

國瑋集

梁文目次

徵君何子哲先生墓誌銘

華陽陶先生墓誌銘

與劉遵從兄季儀令

荅晉安王書

荅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

文選序

上元帝勸進表

與尚書令王儉書

奏彈王源

與徐勉書

荅陸厥問聲韻書

宋書孔羊沈列傳論贊

宋書謝靈運論贊

宋書恩倖傳論

索虜傳論

卷之二

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

國瑋集

梁文目次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

爲褚諮議蒸讓代兄襲封表

爲范始興求爲太宰立碑表

求爲劉瓛立館啓

到大司馬記室牋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王文憲集序

建平王上書

與交友論隱書

沈約

沈約

沈約

沈約

沈約

沈約

沈約

任昉

二

任昉

任昉

任昉

任昉

任昉

任昉

任昉

江淹

江淹

康時事封奏	賀琬
誠子崧書	徐勉
南齊書褚淵王儉傳論	蕭子顯
南齊書文學傳論	蕭子顯
南齊書倖臣傳論	蕭子顯
卷之三	
石闕銘	陸倕
新漏刻銘	陸倕
天光寺碑	陸倕
謝高祖啓	袁昂
辭南康王書	王僧孺
爲韋雍州致仕表	王僧孺
詹事徐府君集序	王僧孺
與東宮啓	劉孝綽
昭明太子哀策文	王筠
戒何敬容書	謝朏
諫納侯景表	蕭介
答陶隱居賁木煎啓	庾肩吾

平等剎下銘	劉潛
答劉之遴借類苑書	劉峻
追答劉沼書	劉峻
東陽金華山栖志	劉峻
辯命論	劉峻
廣絕交論	劉峻
解官表	陶弘景
答虞中書書	陶弘景
國璋目錄終	
國璋集	四

國瑋目錄

卷之一

文帝

恤民詔

修墓詔

諫陳寶應書

勸進梁元帝第二表

通天臺奏漢武帝表

勸進梁武帝第三表

國瑋集 東支目次

勸進梁元帝表

在北齊與楊僕射書

在北齊與梁太尉王僧辯書

太極殿銘

攝山棲霞寺碑

梁故度支尚書陸君誄

虞寄

沈炯

沈炯

沈炯

一

徐陵

徐陵

徐陵

徐陵

江總

江總

國瑋目錄

卷之一

徵士頌 有序

請築長城表

論考績表

請平蜀表

再請平蜀表

論崔定水利疏

答趙邕問災異表

國瑋集 東支目次

諫靈太后諸王公第宅表

收葺石經表

處置蠕蠕表

爲廣陽王淵上書

爲廣陽王淵上書靈太后

爲魏帝遷都拜廟鄴宮赦詔

舜廟碑

高允

高閭

蕭寶夤

邢巒

邢巒

崔楷

崔光

一

崔光

崔光

袁翻

溫子昇

溫子昇

溫子昇

溫子昇

國瑋目錄

卷之一

上注道德經表

杜弼

爲東魏檄梁文

杜弼

廣平王碑

邢邵

請置學奏

邢邵

爲齊文宣西討詔

魏收

上徐僕射求王琳首書

朱瑒

與陽休之書

祖鴻勳

國瑋集

北齊目錄

國瑋目錄

卷之一

周文帝

與侯莫陳悅書

擢賢良教

蘇綽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

庾信

小園賦

庾信

哀江南賦

庾信

傷心賦

庾信

國瑋集

周文目次

燈賦

庾信

謝滕王閣集序啓

庾信

答周處士書

徐陵

溫湯碑

庾信

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

庾信

終南山義谷銘

庾信

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

庾信

周大將軍懷德公吳明徹墓誌銘

庾信

立通道觀詔

王褒

寄梁處士周弘讓書

王 象

爲梁元帝祭王僧辯母貞敬太夫人文

國瑋目錄卷之終

國瑋集

周文目次

十

國瑋目錄

卷之一

隋高祖

營構詔

求才詔

濟渠詔

隋煬帝

與徐則

遺尚書江總檄

國瑋集

隋文目次

一

神雀頌

許善心

論文體書

李 諤

大鳥銘

虞 綽

爲高僕射與司馬消難書

盧思道

請開獻書表

牛 弘

老氏碑

薛道衡

國瑋目錄卷之終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一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左傳

鄭伯克段于鄆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犬叔祭仲曰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

直謂姜氏
豈臣子所
宜

鄭伯克段
夜以圖殺
而特處于
無名之徒
收二邑是
與之名也

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已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子封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結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

從容得之
豈說新跡
或彼爭之
急於此論
之悔後也
人而歸世
而賦何所
中融外流
額也漫亦
不作港音

步賢事奇
制王之禍
萌于此

古文國瑋集卷之一

左傳卷一

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賴考叔為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食之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賴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闢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賴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周鄭交質三年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界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

有寵好兵
往往基禍
不小國
朝亦安之
天

之麥秋又取成周之不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
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
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藟藻之菜筐筥錡釜
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
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蘋采
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石碯諫寵州吁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
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

古文國華集卷之一

三左傳卷一

婦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
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碯諫曰臣聞愛
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
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
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
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開親新開舊小加大淫
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
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
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

不而桓公

眾仲論州吁之四年

兄弟
為事

師出無名
宜其不旋
踵而散

古文國華集卷之一

四左傳卷一

而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難以濟矣夫
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
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臧僖伯諫觀魚五年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
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
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
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
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

觀魚非有
大夫而事

近于戰陣
陳典其說
妄動也

治兵人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
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
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
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
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傷伯稱
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鄭伯禦戎 九年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
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

古文圖彙集 卷之一 五左傳卷一

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
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
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視聘
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前後及中三處戎師
大奔

滕薛爭長 十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
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
薛侯曰君與滕君厚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

諸侯而辨
使人自屈

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
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賜寡人則願以滕
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鄭莊公飭守臣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賴考叔取
鄭伯之旗登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
以登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
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許故
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

古文圖彙集 卷之一 六左傳卷一

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
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
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
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其况能久
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系此民也吾將使獲也
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
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
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
國爭此土也吾子係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禮祀許

不以後計
公而以奉
許叔不爲
許立君而
使獲監國
爲子除收
諸臣
似斷似續
又伏又起

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惟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圍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實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旣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犬岳之胤也。天而旣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桓公二年宋殤公立十年十
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

左傳卷一

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子鄭而

立之以親鄭以郤大鼎
賂公齊陳鄭皆有賂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犬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紱紃紃昭其度也藻率鞞鞞鞞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

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犬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郕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犬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滅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鄭伯拒王師五年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

市文園瑋集卷之一

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

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

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

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旣而萃於

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

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

強縫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爲伍

于緝舊命二一旅而彭蔡從之卒亦能軍況

能合以功之三才則萬物身三口不三才而全

聘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
自教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
右。

李梁諫追楚師 六年

楚武王侵隨，使蓮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
少師董成。聞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漢東也，
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
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
棄小國，小國難。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

古文圖彙集 卷之十 九左傳卷十

率且比曰：「李梁在何？」聞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
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
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
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
信於神也。上恩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
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
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
臚』，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

臨隊而作
神隨侯處
公同一智
字大可笑

疾癘也。謂其備腍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粢盛豐臚』
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
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
譴怨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祚
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
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
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楚子敗隨師 八年

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食，使蓮章讓黃。楚子

古文圖彙集 卷之十 九左傳卷十

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
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
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
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
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逃
。聞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
不許。聞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虞叔獻玉 十年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旣而悔之，曰：「周諺有之。

鄒玉璧馬
遂以亡虞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買害也乃獻之
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
族虞公出奔共池

楚敗鄆師于蒲騷年十一

鄆師人
自其地
而四邑又
或地雖之
其敗固宜

鄆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闕
康曰鄆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虞
君次於郊鄆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鄆鄆有虞
心而恃其城莫有聞志若敗鄆師四邑必離莫敖曰
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

古文國事集卷之一

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
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鄆師於蒲騷卒盟而還

絞人城下之盟年十二

川誘用聞
兵家要術
不如此不
足與行師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
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
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
下坐猶守也覆設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
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謀之三巡數
之

師者
見衆之不
足用也蓋
將師之

闕伯比知屈瑕必敗年十三

春楚屈瑕伐羅闕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
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
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
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征於蒲
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
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
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
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御于師曰

古文國事集卷之一

諫者有刑及鄆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
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
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楚莫敖盟隨莊公四年

國重于君
所見者大

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子者將齊
人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
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
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
卒於櫟木之下令尹闕無莫敖屈重除道梁嗟營軍

臨隨隨人懼行成時王更故為奇兵更開莫教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洩而還

齊無知弑襄公八年

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楚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闕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

古文園珠集卷之一

主左傳卷一

曹劌論戰十年

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

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宋醢猛獲南宮萬

十二年秋宋萬欲害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此而殺之遇

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擊公于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

古文園珠集卷之一

主左傳卷一

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于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厲公入鄭十四年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

後原繁則
非殺傅瑕
是故事

可謂寒心

陳公子完
齊人齊其
擇官也議
其事君也

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
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
曰。人之所忌。其氣發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
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
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
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
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
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
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

古文國庫集卷之一

主左傳卷一

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
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
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敬仲辭卿二十

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
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
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開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
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
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

讀易不知
典亡不議
世數猶不
清也管公

明堂真
異術

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
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
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
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嬌之後。將育于姜。
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
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
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
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
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

古文國庫集卷之一

主左傳卷一

土也。異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林
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土。故曰觀國之光。利用
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
利用賓于王。良為門庭。乾為金玉。坤為布。猶有觀焉。
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
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
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變而象。故知當與於大嶽
之大功。故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
也。成子得政。

誰人作此
經國之論
尤可恨蓋
獻公原非
庸主見獵
氣而不察
久懷雄心
故以此中

晉二五謀大子二十八年春晉獻公娶于齊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皆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婦生卓子

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叔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上不亦宜乎晉侯說之

古文國華集卷之一

七左傳卷一

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諸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神降于莘三十年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享祭也若以甲乙日王祭先王王從之內史過往王用葵服上青以此類祭之

國家養士
而不從出
其死力此
其乘軒之
利何異

狄人入衛閔公二年

閔公請命反曰號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號公使祝應宗區史闢享焉神賜之土田史闢曰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決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

古文國華集卷之一

七左傳卷一

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麥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人衛遂從之又敗諸河

晉太子申生伐狄二年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

太子之不
免于主曲
沃時諸大
夫已早見
之此特借
示佩立論
耳其言沉
痛各有苦
衷如突再
三申說老
成深識忠
愛尤華

古文園華集

卷之一

五左傳卷一

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

古文園華集

卷之一

五左傳卷一

虞師晉師滅下陽。信公二年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昵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人自顛軫。伐鄭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略故也。

齊楚召陵之盟

齊罪之辭
其罪而卒
以好將
師就其後
人以北城
為美談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
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
先君，敝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
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
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
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

古文國事集卷之一

王立傳卷一

齊不能
加于楚師
老路遠將
不能善其
歸於屈完
以強辭而
定說

師。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
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
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微福於敝邑之
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
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
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
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曬源諸殺太子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

經亦未必
獲罪但辭

問之後情
事雖廣大
子處及此
故曰吾又
不樂

古文國事集卷之一

王立傳卷一

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
攘公之瑜。瑜，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一薰一蕕，十年
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
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
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與諸宮
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大驚，與小
臣小臣亦驚。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
傅杜原款，或謂大子于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
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
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
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謂二公子曰：
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晉士蔣築蒲屈 五年

初，晉侯使士蔣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實薪焉。夷
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蔣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
感憂，必離焉。無戎而城，懼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
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
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

此與下
賦同一
悼豈里
中言之

城知之。三年將尋師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龍韋。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袂。遂出奔翟。

晉滅虢及虞

晉侯宿。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

古文國學集卷之一

王左傳卷一

情勢甚明
尚不悟耶

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繁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

誰謂弱愛
者不明

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醢。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勝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古文國學集卷之一

王左傳卷一

鄭殺其大夫申侯七年

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中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惟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齊侯拒子華之請七年

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

刑之伯仲
是為之外
傳其治
各有所異

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

齊桓公拜胙 九年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齊文諸侯
齊桓拜胙
此二節大
分界處

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顛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問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宰孔說齊侯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荀息死難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荀息曰：

荀息命
重臣甲克
之也其言
若此克何
忘而不為
哉

廢長立幼
此何等事
而息以死
許公言斯
頃矣司馬
君定論之
極是

恒公拒子
華于鄭而
錫私子帶
管仲不能
諫又為之
平戎于王
秦上晉失
厥臣謀讓
小文不足
多也

秦之輸粟
非所計也

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

管子平戎于王
年十二

古文國華集卷之一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秦輸晉粟
年十三

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平對曰重

其君臣建
吹僕揚晉
民丁韓之
徒得力在
此

乃其心開
乃其心開
乃其心開

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眾必敗謂百里與諸平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晉閉秦糴
年十四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號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傳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

古文國華集卷之一

天左傳卷一

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號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離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秦伯伐晉
年十五

晉侯之人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恣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

公獨語慶
鄭有悔
心鄭能善
為之謀弗
戰請平公
未必不聽
秦未必不
許秦何出
不孫語以
激成其敗
言于不孫
之後其論
雖當公必
不為鄭怒
其不見聽
勢也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

辛丑傳卷一

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
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
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
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
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
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
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
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
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
作張脉憤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
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
關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
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急秦奮倍
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
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
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
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
囚壬戌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渚而止公號慶鄭慶鄭

秦獲惠公
將必以公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

辛丑傳卷一

曰懷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
韓簡號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諷之遂失
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
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
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
土而戴皇天皇后土實開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
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帶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
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
匪以玉帛相見而以典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
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
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
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圖
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
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怨焉子桑
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
祇以成惡且史佚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
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
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

為晉侯
曰孤雖歸
辱社稷矣
其卜貳圉
也眾皆哭
晉於是乎
作爰田呂
甥曰君亡
之不恤而
羣臣是憂
惠之至也
將若君何
衆曰何為
而可對曰
征繕以輔
孺子諸侯
聞之喪君
有君羣臣
輯睦甲兵
益多好我
者勸惡我
者懼庶有
益乎衆說
晉於是乎
作州兵

秦釋晉侯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能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

古文國瑋集卷之一

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

此時立言
甚難徒為
所請之辭
必不動聽
矣

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

便知石晉

餓秦伯又餓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一

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

左傳

晉大子逃歸僖公二十二年

此時此事不減其後何背其後何

晉大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羸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宋師敗于泓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

左傳卷二

於于川節上而不忍殺敵欲以假仁其誰欺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勦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

狐突老成人也。秦之可爲社稷。臣臣即二子在外亦必不肯其父何乃折獲榮而樹慈仇乎

之勦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考。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以明設刑。戮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僖嚴未整陳

晉懷公殺狐突二十年

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制也。策名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

左傳卷二

委質。武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晉重耳播遷列國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

以塊土為
天賜以子
孫以公子
孫以公子
孫以公子
孫以公子

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
趙衰顛頤。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廬咎如。獲其二
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鯨叔劉。以
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
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
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
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
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
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

左傳卷之二

以濟

公子趙在
必隱之
必隱之
必隱之
必隱之
必隱之

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
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
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
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
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餐之曰。
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
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
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
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
命。其左執鞭弭。右屬囊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
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
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
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違
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贏與焉。奉
匱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
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
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
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辟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

左傳卷之二

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晉文公返國二十四年

明是要挾
高貴者
王且之五
相之進大
相徑庭

秦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人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縻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日哀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

五 左傳卷十二

子金才器
通人其官
一事亦足
學人以此
何可厚誅
前新公社
後晉呂卻
專以賊人
如主其校
掩之尤

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卻畏偁將焚公宮而執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不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

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官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豎頭須見晉侯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縻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讐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

六 左傳卷十二

介之推不言祿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

孫月峰曰
高論伊尹
所未發然
敘嫌太深
則若以自
責則可

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
縣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富辰諫王

鄭自莊公
以來其
命即矣
是所不為
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
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
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邴

古文國璋集

卷之二

七 左傳卷二

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鄧郇。文之昭也。邴晉應
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
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
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閱
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
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雖以
尊賢德之大者也。邴聃從昧。與頑用器。姦之大者也。
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勲。又有厲宣之
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

昔

五聲之和為聲。日不別五色之章為味。心不則德義
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囂。狄皆則之。四姦具
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
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
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
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
王弗聽。使邴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
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
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惓。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

古文國璋集

卷之二

八 左傳卷二

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其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
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
替隗氏。邴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
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
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狄欲國人納之。秋。邴叔桃子
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
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汜。大叔以隗氏居于溫。

襄王告難諸侯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

畏秦晉耳
豈知加禮
于王

一言卻敵
賢者之有
益於人則
豈待于用

其身

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鄆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皆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展喜卻齊師
二十六年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洸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

古文國華集
卷之二

九左傳卷二

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心。齊侯乃還。

子玉治兵
二十七年

子玉既後
自用一切
子知之切
文何憤憤
也城濮之
敗誰是貽
之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薦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晉文圖伯

古文國華集
卷之二

十左傳卷二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

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微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太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晉敗楚師于城濮二十

晉侯聞曹門焉多死曹人戶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

古文國韋集卷之二

士左轉卷二

以祀我此遠至青人墓

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僂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今無入僂負羈之官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犇顛頤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焚僂負羈氏。魏犇傷于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頤以徇于師。立舟之僂。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

人之交
仇四國于
楚之上

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夢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開執讎慝之口。聞執猶樂也。古文國韋集卷之二
士左轉卷二
言之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官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

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我尚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鄴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譎，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樂

古文國華集

卷之二

三左傳卷二

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盪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親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封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韞鞬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

陳于北

古文國華集

卷之二

四左傳卷二

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漆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官，于踐土。邲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矢三千，秬鬯一，白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

害也。有淪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
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
以德攻。

晉人復衛侯

武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
之。重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衛武
子與衛人盟于寗。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
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
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一

主 宣 傳 卷 二

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
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淪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
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寧
子先長將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猷犬華
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
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猷犬走出。公使殺
之。元咺出奔晉。

燭之武退秦師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

戰國人事
祖此意以
為解紛息
爭之術然
其言遠極
少此明鑑

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
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
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
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用焉。
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
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
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
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
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一

主 宣 傳 卷 二

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
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
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
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
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秦楚叔哭師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
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
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

厥老成
猶狀如親

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悻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鄭商人犒秦師

三年

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古文園璋集卷之二

七左傳卷二

事起不意
謀若風成
神于應變
商賈中乃
有此異人

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

揚孫奔宋。孟明日。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晉敗秦師于殽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梁弘御戎。萊

古文園璋集卷之二

大左傳卷二

要伐秦師
此舉大爲
不直免三
帥以稍釋
其怨未爲
不可釋亦
自視情備
則如耳矣
縱敵之有

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墜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褻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

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辟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楚商臣弑其君文公元年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蠶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古文圖瑋集卷之二

惡人之黨
因多奇謀
無謀無慮
不足以濟
其惡
能字駭人
敢于爲惡

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爲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帥。且掌環列之尹。

秦師敗于彭城二年

秦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

古人不知
死如此
驕勇而加
義足以
先軫其後
軫雖秋喪

元蓋亦感
此風與
國家子功
成之臣必
不可用以
其生之
樂無死之
氣耳故楚
昭陽不攻
齊爲其威
勝也秦孟
明卒勝晉
爲其義敗
也吾哉秦
穆之用人

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鞠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殺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瞋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其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瞋怒。其友曰。盍死之。瞋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瞋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古文圖瑋集卷之二

手左傳卷二

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瞋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息。其可敵乎。

躋僖公于大廟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

晉君臣而論兄弟故為逆祀

安綴蒲像也亦以為不仁之此大可憐也

滿與不承吊亦塞不

不難其君臣難于有子桑漢高所以有無知之責

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以為君子失
 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
 齊聖不先父食久矣齊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湯不
 先契文武不先不甯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
 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
 稷君子曰禮謂其後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
 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滅
 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姜織蒲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 王左傳卷二

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秦孟明封殺尸三年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
 津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
 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
 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
 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蘋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
 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
 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公豈試之與不然周禮在然而末之聞耶

虐展是秦家法

其未見秦詩耶

衛武子不答賦四年
 衛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
 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
 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
 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
 之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以覺報宴也覺明今陪臣
 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穆公殯三良六年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 王左傳卷二

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
 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
 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
 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
 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語言為之律度陳之藝
 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
 秩道之以禮則使母失其土宜眾隸賴之而後即命
 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
 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大臣不學
趙宣子志
在社稷矣
然則子
重公夫討
趙宣子志
術不學無

杯父先見
宜子魏之

晉大夫立靈公

七年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

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同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打矣使先君士會如秦送公子雍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

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於朝曰

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

實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

子也而屬諸子曰比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

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

古文園璋集卷之十一

圭左傳卷二

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偁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

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

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董陰

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

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

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練兵秣馬蓐食潛師夜

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

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

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

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

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

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

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

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

晉人復士會

年十三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

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栢子

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勲卻成子曰賈季亂且

古文園璋集卷之二

圭左傳卷二

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榮而不犯其知足使也

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

于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

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

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

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

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纔

朝贈之以策魏刺秦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

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

變之財策皆隱然示之以意

能與與不犯四字其深蘇穆晉人復士會而

楚人滅庸

兵家止是
虛與實
前之示
後之示
正其虛
變化處

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選，將伐楚。於是中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雖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旬選，使廬戢黎使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于揚窓。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僚、魚人實逐之。輕楚故，但使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駒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諸侯會于扈

晉不能救
齊不能救
爲難故也
書曰諸侯
無功也
於是晉侯
不見鄭伯
以爲貳於楚也
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
以告趙宣子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

言出諸經
亦其有與

曰：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宜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宜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成陳事。成前好。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將夷往。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過於楚而不收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

古文國瑋集

卷之二

欲要初之
然亦是忠

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儵，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墮池爲質焉。

與里華更
書事同

是好善惡
惡極至語
細衣巷伯
觀此尚淺

莒太子弑其君十八年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鵠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

古文國璋集

卷之二

主左傳卷二

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墮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上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于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罔不友。是與此別。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竊聞。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鬻。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檇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實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檇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魘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

古文國璋集

卷之十

主左傳卷二

子除惡
風動人

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葬有
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
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古文園羣集

卷之二

左傳卷二



歷代古文國羣集卷之三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左傳

華元自鄭歸宣公二年 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 宋華元樂呂御之一月

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因華元殺樂呂

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
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人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
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就大焉詩所謂
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

古文園羣集

卷之三

左傳卷三

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子
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
人也既合而來奔叔牂言畢遂奔宋城華元為植巡
功植將城者誣曰睥其目睥其服弃甲而復于思于
思弃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
弃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
夫其口眾我寡

趙盾弑其君

晉靈公不君厚欽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

早公羊曰
楚樂而已
矣善焉滿
虛之性
練必有術
先暴主乎
士會苦心
酌量一言
不勝數述
以觀歌陳
皆何如

也。幸夫。膈熊。蹠不熟殺之。與諸春。使婦人載以過朝。
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
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
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嘆之。稽首而對。曰。人誰
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
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衰職有關。惟仲山甫補之。能補
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
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開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
古文圖彙集卷之三
左傳卷三

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
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
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
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遯。竟反不討賊。非子而
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
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
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楚子問周九閼。三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
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
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
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
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
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
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
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歷世三十。十年七
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
也。
古文圖彙集卷之三
左傳卷三

公子歸生弑其君 四年

一樹之將
基禍若此
人主何事
而可不慎

羊舌之叔
魚若敖之
子越皆干
闖聲望氣
決之謂性
無不善吾
不信

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
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
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
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
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
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
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
能達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

古文圖彙集 卷之三

由左傳卷三

楚滅若敖氏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子文子
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
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
為大憾。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
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今？」
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般子文之子越為司馬，為賈
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子越
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贏於幃陽而殺之。圖

此以安衆
志耳未必
果有是事

以正始以
亂終當時
問罪之師
無不如此
輕局唯恐
輕差少此
舉動耳

也伯贏
焉賈也
遂處烝野
將攻王
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
受師于漳滏
秋七月戊戌
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澨
伯棼射王
汰輻及鼓鼙
著於丁寧
伯棼越椒也輻車
轅上丁又射汰輻以貫笠轂師懼退
王使巡師曰吾
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
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楚子復封陳 年十一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勳，將討於少
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

古文圖彙集 卷之三

五左傳卷三

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
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
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
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
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
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
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
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
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

擯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楚子圍鄭

成則討之
一得一縱
則者權略
在此

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遠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賜。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微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古文國華集卷之三

六左傳卷三

晉楚泌之戰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盾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韋朔荀息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栢子欲還。

泌之戰晉
備敗道焉
師不專則
權分退退

異謀則師
不和信鄰
之誰則忘
備更行人
之辭則強
以二憾益
教則用非
其人五省
有一于此
亦同不濟
況其兼之
其不全師
以沒幸也

古文國華集卷之三

七左傳卷三

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變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乘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為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有轅左追尊車。之右者扶轅為戰備。在前茅慮無。以茅為旌主。標。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于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鏢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耆致也。致。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莊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

亦非臣子之言

古文圖章集卷之三

八左傳卷三

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眾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就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獲于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栢子曰我子以偏師陷于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

流勳是變

古文圖章集卷之三

九左傳卷三

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郤之閒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獲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息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軍路藍縷以啓山林歲之

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樂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母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羣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

古文國璋集

卷之三

十左傳卷三

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驅疾也。靡，近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右，右射以蔽左，中射以蔽前，前射以蔽後。左車左也。蔽，代御執轡御下也。兩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正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也。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

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羣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微，警也。羣子不

古文國璋集

卷之三

十左傳卷三

可。士季使華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旃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輅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聘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

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栢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

古文國韋集

卷之三

三左傳卷三

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悉之脫局。楚人也少進。馬還。又悉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弃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旃在後。怒之使下。拊水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水下。楚人負弱。以知聲。知莊子以

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蔽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旣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古文國韋集

卷之三

三左傳卷三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得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官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

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滯惡。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晉不殺荀林父

秋。晉師歸。荀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工。公喜而後可知也。口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

晉不殺林父。秦則孟。明教之也。

古文圖彙集卷之三

古文圖彙集卷之三

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華元殺楚使

十四年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聲。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

小之事大。豈必專於。自下但華。元此舉為。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

晉與此相類。而楚不。

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室皇。劔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宋人及楚人平

十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宗伯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

舍垢二字。最。大。仁。者。之。忍。辱。者。之。忍。辱。

古文圖彙集卷之三

古文圖彙集卷之三

皆此二字。許此為可。與推。

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

君父不能
兩全後人
多以爲然
然則華元
之子反
于房之
項何絕
無幸制而
卒以各得
也一以法
勝一以智
勝耳

必以從親
爲孝則于
此宜何從
則然分則
天下更無
可疑之事

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
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
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
登于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于
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
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
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魏順從治命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

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翟魏顆敗

古文國章集卷之三 夫左傳卷三

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
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
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
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
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
報

于奚請曲縣繁纓成公二年衛侯使孫良夫石稷齊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于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于不
少須臾俱盡子襄師使何以復命皆下對又

弗可止可
可畏人主
思觀者
曰子襄
我耳至
後國事
去而人
亦無如
矣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貨
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
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
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
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齊晉鞍之戰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

古文國章集卷之三 夫左傳卷三

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
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
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
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
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
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
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
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
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

晉人必執
之戰事
相反前
得不敗
後安得
勝也

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奪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築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鞍。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履，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鼓，豈敢言病。吾子

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宜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母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

事起會卒
北紀信
楚尤難尤

辭孫而意

比女子亦

韓厥僂定其右。僂俯也。右被射什。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轎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綦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人君地。下臣不幸，獨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忤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疔蒺為右，載齊侯以免。生車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古不圖瑋集。卷之三。九左傳卷三。幾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對專子。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代其。故三人晉。每出齊師，以。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衛與齊之強故不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司。使主。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齊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子之石館。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略以

責人以禮
而師之
失已

此計必不
可無此言
少後宋請
盟和者
不如此

紀離玉聲與地。人國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
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
內盡東其敵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
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
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
孝子不鬻。承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
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
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
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
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
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
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
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子實不優。而弃百祿。諸侯何
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
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
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
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
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

古文國瑋集卷之三

辛左傳卷三

尚未知其
殺黑要逐
子孫敵楚
諸吳而禍
羊舌氏也

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言
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紆
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
對曰。羣臣帥賦與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
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
楚巫臣謀聘夏姬。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
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
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
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與諸侯以取
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
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
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
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
襄老死於郢。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
曰。歸。吾聘女。道夏姬。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
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
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

古文國瑋集卷之三

辛左傳卷三

武子告老
文子後入
皆以避部
氏也父于
同也如此
故曰我知
先夫

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
求之鄭人懼於郟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
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
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
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
適郟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
喜宜將竊妻以進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
將奔齊齊師新收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
卻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
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
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
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

晉諸帥讓功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
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
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卻伯見公曰子之力
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
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

古文國華集卷之三

主左傳卷三

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
也書何力之有焉

晉獻齊捷于周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
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
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
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
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
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

古文國華集卷之三

主左傳卷三

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
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
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
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三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
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
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知幣自楚歸晉三年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
幣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幣曰子

言必盡情
使人詞屈

是亦有辭

哀周之子
列國偏多
此過切之
論益其所
借以自立
者止此耳

其占地步
豈非以自

其政以重

以一咲仇
國君卻氏
之不長可
知韓卻分
辨矣

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倖。賦執事，不以累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累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奸，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殺。對曰：以君之靈，累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古文國瑋集卷之三

左傳卷三

齊侯朝晉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賈人有此高義

鄭賈人謀出荀營

荀營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實諸積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營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晉人遷新田六年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觀，惡疾易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

古文國瑋集卷之三

左傳卷三

經國至論
彼皆商所
見猶偏

晉侯釋鍾儀九年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鄭獻鍾儀在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

親之又弔
之又稽首

則之悔才
特以
操南音生
人感像如
樓弟此邊
秦從案之

秦晉之好
皆以文其
要其詞直
可而論
也文難
工庸足施
平

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子重側司馬子反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范文子曰。楚言其尊卿敬老。言稱先職。不肯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肯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肯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敬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古文國瑋集 卷之三 左傳卷三

晉使呂相絕秦 十三年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侯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

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闢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

古文國瑋集 卷之三 左傳卷三

康猶不悅。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遇。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郤。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奔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昏姻也。君來賜

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晉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昵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微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

古文國璋集卷之三

夫左傳卷三

諸侯退矣。敗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夫人姜氏至自齊十四年

是一傳春秋之旨也特于此事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汗。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曹子臧讓國十五年

諒國多矣終春秋唯季札子臧而人起然

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惡不。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稱人示衆。不然則否。謂身犯所執。

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晉楚鄆陵之戰十六年

憂其勝而幸其敗似乎爭禍然老成人別有遠慮人所不知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綽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偃居守。卻擊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

古文國璋集卷之三

夫左傳卷三

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枝郤。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讎降之禍。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

老人論事頗敘遠慮然使楚聽申叔時言聽范文子二國可以無咎矣

此是本音
訓後語
不出此

山壽客引
此論止音
伐吳與厥
後涉楚而
厲公孫平
吳而武帝
息何其言
若待券哉

楚內奔其民。而外絕其好。潰齊盟而食諸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驪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道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

古文國韋集卷之三

辛左傳卷三

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疆。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旬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當陳前。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仁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窺。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

古文國韋集卷之二

辛左傳卷三

曰。楚有六開。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在陳而器合。而加響。各顧其後。莫有闕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待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微幕矣。曰。將發命也。其器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矣。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

不辱國君
韓卿一也
御兵之不
免以修故
且此自天
道焉豈就
以受弓之
故

古文圖釋集卷之三

至左傳卷三

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
姬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
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
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
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
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
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
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
之殷也。有秣章之珣注。君子也。識見不殺而趨。無乃
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
戎事。以君之靈。開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
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
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
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
弗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伴以下。卻至曰。傷國
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
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荀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責
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

示楚取丁
我馬之聞
亦見餘意
可買耳生
執以明禮

古文圖釋集卷之三

至左傳卷三

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
發盡。韓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
公子茂。樂鉞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
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
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日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
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
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
之使。使鉞御持矛。是以不得攝從者。使某攝飲。子重
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
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
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
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
蓐食中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殺
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
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殺范文子立
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
周書曰。惟命不干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
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于無以爲過。不

楚殺子玉
反宜不
長世矣然
千軍之視
士伯亦皆
視焉

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晉人殺三卻

十七

反自郢陵
此則曰
左傳本
說來
至是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卻錡、卻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犖與長魚矯爭田，執

驗矣

古文國璋集

卷之三

左傳卷三

而枯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轅之既，矯亦嬖於厲公。樂書怨卻氏，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蒍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公曰：此必敗。吾歸以束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慎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卻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卻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卻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

都至大義
非不明也
幸以驛修
賈利故君
于甚惡乎
蓋人

古文國璋集

卷之三

左傳卷三

伯苦成叔於其位，位所生處也。駟伯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蓋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卻氏，卻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

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甸、士匄、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晉悼公逐不臣者十八年

春王正月庚申，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鑿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

居功

古文國瑋集卷之三

美注傳卷三

末三句非開明周之立為當耳

施為次第班班可考

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慈，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晉悼公即位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惡，薄賦歛，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

八人矣
乃建官
為政先
次算也

為卿。荀家荀會樂厲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為之法，弁糾御戎，按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過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辛束，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駒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古文國瑋集卷之三

美注傳卷三



歷代古文國璋集卷之四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左傳

鄭成公不肯楚

二年

鄭成公疾于駟請息引於晉。楚役公曰楚君以鄭故

親集矢於其日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與

言其誰驅我言盟誓免寡人唯二三子

祁奚薦賢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

古文國璋集卷之四

十一左傳卷四

君臣紀無嫌疑若此

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

後世君多

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於是使祁午為中軍

附而臣亦

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

遂引嫌矣

不為誦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

三者立子尤難故外傳專紀之

無黨王道蕩蕩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

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

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魏絳戮揚子

晉侯之弟揚子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

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子為戮何辱如之必

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

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投僕人書將

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

司馬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

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

其死以及揚子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

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既而出

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

古文國璋集卷之四

二左傳卷四

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于無重寡人之過敢

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

食使佐新軍張老為中軍司馬士富為候奄

魏絳論和戎四年

無終于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

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

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

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叛

戎禽獸也發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

為未了結待其君更

妙在併揚其之失亦以自咎使其君亦不罪之豈非面君怒矣

諸詳之故
摩切難深
不覺其煩
似淫似驕
左氏樹調
愚者其民
故內外咸
服好維慕
此之智也
此二語
此段意和
成何與然
好與與動
其同是一
種修心
極言其禍
之慘不慘
不快

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
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
而淫于原獸弃武羅伯因熊羆危圍而用寒泥寒泥
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
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
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愚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
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
食詣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泥因羿室生澆及豷恃
其讒愚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
古文國璋集卷之四 三左傳卷四
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釐以
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杆滅豷于戈有窮
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
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
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
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虐武不可重用
不悛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不可懲
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
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蕃居貴貨易土土可賈

人然則
字乎字是
深恩光景
古今人策
此與論于
交道之不
終皆始于
狎弱
君臣朋友
胥失其紀
矣不有于
罕義無朝
廷

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
晉四鄰振動諸侯咸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動甲
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
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終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子罕論侵蔡之失八年
鄭子國于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
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
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
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
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
鄭子駟謀從楚
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

罷於奔命
矣謀國若
此安得不
困

當事之人
以粉飾為
利故多急
目前而忘

遠慮反不
如年少特
達者盡有
成謀于產
子展鄭一
時之馬也

古文圖理集卷之四

五 左傳卷四

孔子矯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遠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驂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傲而師徒以討亂畧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變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弱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

唐荆川曰
文勢鏗中
乃更勁左
氏每擅此
長

晉悼懷伯
而楚爭之
故欲出師
援秦耳然

已大干量
故

孫月峯曰
重出樂廣
以士勵故
是秋不排

子產之言
果驗夫

古文圖理集卷之四

六 左傳卷四

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負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兄于城下唯君圖之

楚子囊諫王爭晉九年

秦景公使士離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夫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營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肅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晉鄭盟于戲九年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郈從荀

不棄用兵
特以失勢
則失伯勢
所難已
其意欲休
兵極眾其
交敵之盟
告成事耳
亦不厚誅
于鄭

此任咎之
時也

古文園華集卷之四

七左傳卷四

晉士匄門于鄆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
門于師之梁。勝人薛人從樂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
邾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
修器備。盛饌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青圖鄭。鄭人
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
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敵楚
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
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
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
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
子驂。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董。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
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
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
子驂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
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飲其祀。祀其民
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
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
而收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敗載書。公孫舍之曰。

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敗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
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
主盟。弟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
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
恃於鄭。乃盟而還。

何戊辭封偏陽十年

古文園華集卷之四

八左傳卷四

四月戊午。會于柵。晉荀偃士匄。請伐偏陽。而封宋何
戌焉。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
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如役。偏陽人啓
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邾人紇扶之。以出門者。狄
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援
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
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
者三。主人辭焉。乃退。辭謝不復。縣布。帶其斷以徇於
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偏陽。荀偃士匄請於荀偃曰。
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機。出於
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
既勤君。而與諸侯。率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

從夷狄以
藏中國此
舉極失雖
多勇力之
士安所用
之

偏陽不宜
不在勝

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

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偏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偏陽言自會也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偏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覲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太焉敢以死請乃于宋公

王叔伯與爭政

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王右伯與王叔陳生怒而出

古文園華集卷之四

左傳卷四

王制重內臣卿士爭政而聽于諸侯之下

其失言處在不辨事理止爭奪世使取陳遂得乘隙攻之

奔及河王復之殺史佚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句平王室王叔與伯與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句聽之王叔之宰曰算門閭賁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驛施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算門閭賁其能來東應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算門閭賁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

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鄭人患晉楚

鄭自于駟失謀遂無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

古文園華集卷之四

左傳卷四

如此謀國窮矣然其後卒不出此謀

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諸侯盟鄭于毫

諸侯伐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遂鄭人俱乃行戎

秋七月同盟于毫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微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蕪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患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問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

鄭此時未盡報誠也至肅魚之會乃固與晉耳

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遂令亡氏。路其國家。

諸侯會鄭于蕭魚。

子襄乞旅于奉。奉大夫帥師從子襄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伐宋諸侯率師以復伐鄭。鄭伯使良。皆如楚。告將服于晉。楚人執之。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

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

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

斥侯。不相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叔肸叔向

亦使叔。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

鄭四。古文國集卷之四。十。左傳卷四。

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

侯以師。惛師觸師。惛師觸師。廣車軌車。淳十五乘。

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鐃磬。女樂二八。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

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

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

侯。諸侯無怨。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

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

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

成和則無反顧之憂。

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求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平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晉卿讓位。十三年。

荀勗士勛卒。晉侯蒐于縣上。以治兵。使士句將中軍。

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

古文國集卷之四。十。左傳卷四。

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句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

趙武。又使樂厲。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

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樂厲將下軍。魏絳

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

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

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厲為汰。

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

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

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典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

一念悔過
可要緊乎

子囊謚其王謚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

古文圖瑋集卷之四

三左傳卷四

死後怙失
不懷者獨
何與
昔鵬兄試
楚其令終
一戰之勝
負烏足憑
謚法既過
能改曰共

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窳窳之事。也。窳。厚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

吳晉會向
年十四

吳告敗于晉。前年爲楚所敗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

楚雖晉敵
然其伐
喪不亡已
甚於諸戎
其居國也
宜了退與
諸戎而卒
合諸戎識
量于是過
人矣

主納諫曰
雙雙規規

訓令優閒
事理條達
戎亦有辭
哉

謂以復仇徒以和戎耳罪之是無

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吳伐楚喪故以爲不德。執莒公子務
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于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
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
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
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

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
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
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母是
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

古文園瑋集卷之四

古左傳卷四

窮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邊。今宮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膏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卽事於

會成愷悌也。

晉帥諸侯之師以伐秦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標之役也。晉侯待
士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
孫穆子。穆子賦。勉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
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
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
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
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棧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

古文國策集卷之四

主左傳卷四

多帥則權
分而號令
不一晉三
軍而六帥
故其出師
遲遲遲遲
無主各有
通從
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樂驥曰。晉國之
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
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樂伯吾
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
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
役。樂鉞曰。此役也。報標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耻也。
有二位於戎路。敢不耻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
鞅反。樂驥謂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
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

出師遺
而其移置
和國
悼于是失
主成矣

晉侯欲而
可庶其子
立言皆未
有當然論
施報之理
矣

奔秦

士鞅論樂氏之敗

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
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樂驥汰虐已甚。猶可以免。
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
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樂驥死。盈之善未
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驥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
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

孫賓出其君

古文國策集卷之四

主左傳卷四

紀獻公之
無道也首
侮臣次雙
妾次虐母
次賄貨次
失言種種
多端此子
野所聞建
甚也錯落
多變態見
叔法之秋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
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
文子如戚。孫劓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
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
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
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劓懼。告文子。文子曰。君
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遽伯玉曰。君之
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
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

孫月客曰
太文修然
文其辭不
致自妙

公使子蟻子伯于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鄆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平射兩轡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

古文國事集卷之四

七 左傳卷四

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邾齊所滅。邾國。及其復也。以邾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古文國事集卷之四

七 左傳卷四

師曠論衛君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

因問納規
有古法據
之風子野
伶官手操

近世實
其典重
固不可廢
孫月琴謂
董勝西劉
中望一派
文字信然

友庶人工商卑隸牧園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
賞之過則匡之愚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
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替爲詩工誦箴諫大
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
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
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
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
矣

鄭人醢餘盜十五

古文國華集卷之四

左傳卷四

進司臣而
端師慧子
罕懷才特
切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于西伯有子
產之故納賂于宋尉氏所殺故以馬四十乘與師
役師慧也樂師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
父尉氏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
實諸卜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
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
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瞻必無
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子罕不受獻

王用全在
不貪未盡
爲善之音

宋人或得玉獻諸于罕于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
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于罕曰我以不貪爲寶
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積
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于
罕寧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于罕不市德十七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于罕請俟
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譏曰澤門之晉實興我役門
宋東城南門也皇國邑中之黔實慰我心于罕黑色
父白皆而居近澤門

古文國華集卷之四

左傳卷四

小民私好
私惡向背
橫分滋生
別無非國
宗之禍也
未二語意
探處達

于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
小人皆有閭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
成何以爲役譏者乃止或問其故于罕曰宋國區區
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晉侯伐齊十八

左氏好誣
于比附慶
神卜之事
必爲鑿言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慶與厲公訟弗
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
陽之巫卑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于與厲公訟巫曰
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

奄人雖有
功亦辱師
何其後乃
有所謂觀

欲齊人未
必為定唯
晏子知之
措齊之不
用耳
疑兵之祖

魯人此言
于詭言以

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而禱曰齊侯
怙恃其險負其衆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
率諸侯以討焉彪晉平公名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
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
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渙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
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風沙衛曰不能戰莫如
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
子曰吾知子敢匪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
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蓋圖之子家以
古文國彙集卷之四 主左傳卷四

叔向語意
甚隱特恐
前業不終
故平公修

此時臨事
何其明決
而其後乃
有惟氏之
惑

此齊失守
陷殆又甚
于鞍之敗
矣

入人之境
而問罪若

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
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
衷顧曰為私普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
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矜甲面縛坐于中軍
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卯荀偃士匄
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郭趙武韓
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
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
于斬其備以為公琴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
古文國彙集卷之四 主左傳卷四

師曠論楚師

德以勝之
耳非真右
晉于楚

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荀偃志復齊仇十九年

晉楚爭
河而齊特
其間山東
諸國于是

古文國華集卷之四

圭左傳卷四

無安枕矣
定齊方能
定楚此宜
子先未暇
目者爾

而視不可舍。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盟。受舍。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

季武子作鍾以銘功

晉僑齊而
小惡可以
一日之幸
忘數世之
患乎武仲
之論中矣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

不錄人不
面亦

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齊殖命子復其君二十

魯少春曰
齊殖病中
之語固善
但不免奴
其君耳
使其子接
雖就逆者
此言啓之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魯賞邾庶其二十

古文國華集卷之四

圭左傳卷四

詳明調達
顯類後代
之文

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姊妹與其大邑，其次早牧與焉。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

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豈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宣子逐樂盈

詳讀其子
家之妖孽

樂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桓子樂璧。懷子也。范鞅以其亡也。怨樂氏。故與樂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樂祁與其老州賓通。樂祁桓子妻也。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怨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

古文圖彙卷之四

圭左傳卷四

好施得士
傾動人羣
此等舉動
寂為同列
所忌喪亂
蘇與

為死相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逐之。秋。樂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祁豫董叔祁師申書羊舌虎叔罷。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

八誠妻
絕人太
亦豈明
保身之

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若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內舉不棄。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暮勲。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

古文圖彙卷之四

圭左傳卷四

宣子可謂
收過不恤
古人相如
之深如此
後周伯仁
之教王導
不魏宣子
矣然王導
視叔向何
如

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鮒極而禹與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姑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叔向見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

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樂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屬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弃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弃書之力而思。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樂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轅轅。

樂王糾論州邢之勇

古文國璋集卷之四

左傳卷四

桓子知罃。非獲人。流。知起中行。喜州綽。邢。剛。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王糾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剛。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糾曰。子為彼樂氏。乃亦子之勇也。

子產辭晉人之召

二十二年

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驪。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

古今辭命之善。然之致以解有辭。

矣。飾非。謂罪。河大。以呂。和絕。系。

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驪。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實朝言。辭。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適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俱桑之明年。子驪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耐。與執燔焉。開二年。問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閒。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窮爲仇讐。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鄭公孫黑肱歸邑于公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

亦見近世。以米執政。之利故言。之有餘懼。

品
可為封殖
者戒

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楚殺子南用蓮子

食之謹錄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

古文國瑋集卷之四

左傳卷四

其志可悲
而于大義
未蘇春秋
時臣子固
多此舉動

但言已之
畏禍與法

朝。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蓮子焉。為令尹公子醵為司馬。屈建為莫敖。有寵於蓮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人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

事之足戒
耳一字不
及蓮子已
令人通身
汗下

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蓮子惶懼。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

古文國瑋集卷之四

三 左傳卷四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五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左傳

樂盈入絳襄公二十三年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勝之以藩載樂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樂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賜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

古文國瑋集卷之五

左傳卷五

懷子好施
得士意氣
頗人故私
黨願為之
死

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私相親愛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樂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樂氏多怨子為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

王鮒嬖人
其權暴過
人如此

執何機敏
舒何遲鈍
然舒此時
計亦不得
不出此矣

穆少春日
長士相遊
乃守假勝
宜子氣喪
欲語足以
動人所以

魏氏為用

古文國瑋集卷之五

左傳卷五

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汨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樂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劔以帥卒樂氏退插車從之遇樂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樂魴傷樂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滅孫出奔邾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姬

自古廢立之際鮮有不生禍亂者中豐之智殆過武仲此為武仲之智然武仲以計廢公鉏而卒以此致有後自悔曰言有餘則

其言皆有微服見廢立特故事不傳不如其請

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使從應子之禮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

古文園瑋集卷之五 三左傳卷五

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具饗燕之具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驕豐點好羯也為孟孫子之庶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為孟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警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

扶踵廢立禍敗將興武仲之智殆有深慮子樂石之論權綱

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祭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甲士視作者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為自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罪惡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將盟臧氏季孫所忌

古文園瑋集卷之五 四左傳卷五

孟孫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

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惡臣謂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滅孫之罪皆不及此孟叔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滅氏曰無或如滅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滅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叔乎

子產寓書告宣子二十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

古文國瑋集卷之五

五左傳卷五

之誠千歲可懷
春秋諸政
教以賄改
矣觀子產
小南之事
此書豈非
烟琴
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問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類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與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

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母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流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宜

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虢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詰罪焉敢不言

張幣樂輔鼓琴御敵

晉侯使張幣輔蹕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苑射犬

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可與等

之對曰無有眾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

柏都婁二子在幃坐射大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

廣車而行廣車已皆乘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

古文國瑋集卷之五

五左傳卷五

母亦傳之者過與

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轉承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胃於蒙而胃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此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

崔杼弑莊公二十五年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

崔杼又據
大志孟公
神知之矣
然人主也
有注溺至
此下被執
道之詞者

禍患之末
往往成于

不意

穆少泰曰
莊公不道
乃其臣為
死者十餘

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門
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
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蒺也何害
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噉如崔氏以崔子之
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
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
晉而不獲開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開
公夏五月莒為且干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
古文國華集卷之五 七左傳卷五

人甚奇傳
謂其變能
不足多不
知小人難
養得其死
力九難耳

雖其大義
足以催眠
強暴然議
論行事頗
類滑稽強
暴富之無
不釋然意

之皆死崔氏殺驪蔑于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
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
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
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
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
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
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屍股而哭
輿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
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
古文國華集卷之五 八左傳卷五

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
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
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
上帝乃歆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未去
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
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
往開既書矣乃還
子產獻捷于晉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

皆取節焉
遂執穆子
卿入陳而
莊伯乃不
能致諸子
產之辭其
足賴如此

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

古文國事集卷之五

九注傳卷五

耻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服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戍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敗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于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

文不滿五
十字而
理之制
固無不共

叔向處事
深長讀子
野之詞又
說然自失
矣
王觀清曰
聲色俱屬

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楚為掩治兵賦

楚為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為掩書土田。度山林。鳩數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叔向拒子朱二十六年

古文國事集卷之五

十注傳卷五

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名。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劔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于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勝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晉復獻公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姬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

不信公而
借于鮮公
固傷心矣
寧喜雖不
專公亦必
殺之
始終不與
明智之人
起然非
之外
說此庸庸
之態

古文國瑋集卷之五

左傳卷五

懼不免。敬如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寧喜言。寧喜曰：必于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于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如，以公命與寧喜言曰：苟反政，由寧氏祭則寡人。寧喜告遠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巳，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子之孫文二月庚寅，寧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也寧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寧子。寧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子叔衛侯書曰：寧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寧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

武人暴骨
千外以成
一旦之功
所推賞
之誅賞
之及古今
通鑑可為
增補

古文國瑋集卷之五

左傳卷五

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并牧。圍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楚公子爭鄭囚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賁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主作辭以為請，子產曰：令之正。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

飲其人焉
可受

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故也。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朱平公殺太子痤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弃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嫉。太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代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各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

古文國璋集卷之五

主左傳卷五

饒人之取
信于若遠
遠若此不
具此等机
鋒必不濟
事
國家禍亂
不戢于一

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因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

內寵外臣
勢定相倚
況左師有
望于鄭一
言足分重
輕者乎

君夫人余胡弗知。聞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弃。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聲子復伍員

鍾伯敬曰
聲子不復
伍舉楚無
賴尸之禍
誤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

古文國璋集卷之五

主左傳卷五

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執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

極往事歷
在口外
傳無此明
志獨支去
為決耳

文據類國
兼厥後昭

王之難吳
之耐更烈
子晉子登
之才更杰
于析公諸
人康王平
王伯讓
賢有子見
弄自適伊
威危哉

古文園華集卷之五

主左傳卷五

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勝，加勝則既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微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實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窺，易震蕩也。」若多鼓鉤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郤，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郤。

古文園華集卷之五

主左傳卷五

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擊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卻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者，舉發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遠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宋向戌平晉楚
二十七年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

卿之志依
矣于是卒
許楚盟然
宋獲名而
晉失伯趙
孟之計無
乃過乎

孫月案曰
晉書至字
有法魏野
順天錄叙

敝此

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節也。將或弭之。雖
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
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
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
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
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
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
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
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
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
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
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
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
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
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
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
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子皙公子黑肱素要齊其
辭至盟時不
得復訟事
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與蔡公孫歸生。

古文國華集卷之五

七左傳卷五

子木乃為
是言耶

單獨也言
獨自取耐
耳不病言
不能為人
病也

與盟以存
國體叔孫

至。曹許之大夫皆主。以藩為軍。示不晉楚各處其偏
晉處北。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
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
甲。甲在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
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
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
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
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
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
古文國華集卷之五
大左傳卷五
東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
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
言者不病。非予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
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
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子何懼焉。又
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
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
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
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

得此以之
義矣特以
惡與楚盟
故不背族
以樂示刺
仇之意耳
昔先晉叔
也若謂與
晉而晉叔
孫子孫義
為大謬
春秋時其
卿大夫
今晉叔
為一國
重所聞
應對之際
往往以此
琴間所長
穆少春日
楚之帶甲
百萬乃不
畏強晉而
獨畏叔向
知謀之士
指西千里
信矣
賦詩各變
差池有態

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
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
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
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
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楚為
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
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曰。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
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
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
古文國瑋集卷之五
左傳卷五

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
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鵲巢。趙孟曰。武請受其
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
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
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
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
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辛
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
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
古文國瑋集卷之五
左傳卷五

朝楚非所
樂而又不
可顯其
急故雖
以謝外
耳要之爲

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
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
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平。何以恤
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平。

子產舍不爲壇二十

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
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
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
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合而已焉。

古文國華集卷之五

圭左傳卷五

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
其苗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
故作壇以昭其功。宜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
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
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
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耶禍焉也。

晏子辭邑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
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

世情懷接
唯明智之
人可與達
觀其處時
禍亂日生
矣晏子周
旋其間身
名俱泰焉

晏子擢殿。其祿六十。別部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
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
欲也。益之以擢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
幸吾一邑。不受擢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
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
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
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
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爲
忠。故有寵。

古文國華集卷之五

圭左傳卷五

吳季子歷聘諸國二十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
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
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
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
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
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
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
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

探應慈日
 論詩端重
 于頌論樂
 跡重于解
 如百出爭
 流忽會道
 渤

古文剛隼集

卷之五

主 左傳卷五

鍾伯敬曰
興季札是
古今第一
有交情人
下札歷時
必至必識
其賢者無
一處一時
不留心人
物不肯草
草與天下
有心人
治亂禍福
之故身居

古文國瑋集

卷之五

書方傳卷五

宋 史 伯 通 卒

其事本據左氏狀之九字字義相

或叫于宋太廟曰謫謫。出出。鳥鳴于臺社。如曰謫謫。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而人婦義事也。義從宜也。

子皮授政子產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路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

古文園璋集卷之五

重注傳卷五

子瞻謂施其所授自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忍其為人也。使次已位。畏其作亂。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楚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產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

不相下處之寢。待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穆叔知趙孟孟孫之亡

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倫。不以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

古文園璋集卷之五

重注傳卷五

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倫。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倫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諱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侯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讎惡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子產毀館納幣

國之事
大國亦自
有體若彼
無所不加
而我無所
不受則滋
矣鄭之
自政非徒
有幣之功

楊非卷曰
詞強而不

激義正而
不剛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閻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何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問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古文爾雅集卷之五

古文爾雅集

卷之五

族大龍
子產漸
則濟濟
則濟濟
則濟濟
則濟濟

今銅鞮之官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禍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爵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古文爾雅集卷之五

古文爾雅集

卷之五

民之協矣辭之釋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北宮文子論鄭大夫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裴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文子辭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

為政而
同寅協
執政之
為國重
若此

人謂不
必以人
知

水滿之
耳然子
豈徒以
勝于若
等言論
于事理
于人情
得為政
之

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
令裨謀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
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
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
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子產納鄉校之議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

何子產曰無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

古文國璋集卷之五

元左傳卷五

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
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
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
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日蔑也
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
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
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子皮任尹何為邑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

敬禮經學
古入官之
論而反覆
譬之共首
獨也

愛尹何以
義而告子
皮以誠友
道至此十
古素心人
也

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
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
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
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
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
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
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
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
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

古文國璋集卷之五

元左傳卷五

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
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
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
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
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
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
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
治乃子皮之

歷代古文國璋集卷之五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六

褒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左傳

楚公子圍以兵逆女昭公元年

晉楚之盟
楚以鄭耳
宋之盟
合而中離
楚宋能
然子鄭也
此特篇口
始禮以圖

古文國瑋集卷之六

左傳卷六

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國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紫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號。尋宋之盟也。祈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

與然請訊
漸近則同
之文

古文國瑋集卷之六

二左傳卷六

與然請訊
漸近則同
之文

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于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率東夏。平秦亂。城渚干。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耶。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衰。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許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離陳。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國君行有二執。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公子圍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哲之欲背誕也。

已日無王
命放諸將為國難
無憂乎
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怒
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
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
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緡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
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紱而婉宋左師簡而
禮樂王緡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
之至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
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

古文國瑋集卷之六

三左傳卷六

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
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
謂矣

叔孫不以貨免難

季武子伐莒取郕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
退而魯伐莒潰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
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璵曰貨
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
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

不為激切
以千其怒

古文國瑋集卷之六

四左傳卷六

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
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
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
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循
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姚姒周有
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
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制何國蔑有
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蒙楚之執事豈其顧盟
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

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元也。去煩有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鄭伯兼享諸大夫

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旌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曰：

古文圖瑋集卷之六

五左傳卷六

小國為繁，大國省藉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舉兕觥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佞，此矣。』

鄭放游楚于吳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與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衣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

之街耳曲
鹿子哲無
乃龍注傳
日大烈之
論豈亦海
優柔大濟
飲大叔一
矯之與日
孫月峰曰
不其前句
却云前句
自是周本
文語

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繫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勿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皆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有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游楚，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也。蔡放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炭，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古文圖瑋集卷之六

六左傳卷六

秦后子出奔晉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景公母弟鍼也。其母曰弗去懼遷，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

后子有寵
父母遂見
秦公大
人若兄

不問
之曰
之曰
之曰

不問
之曰
之曰
之曰

鉞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
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
之車。盡于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
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
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
趙孟曰。吾子其易歸。對曰。鉞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
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
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
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平。對曰。有焉。趙孟曰。
左傳卷六

古文國彙集卷之六

左傳卷六

其幾何。對曰。鉞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
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
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至民。訖歲而憫日。其與幾
何。

子產醫和論晉侯之疾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
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
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
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

政令不修
此晉侯之
病也與鬼
物何與

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丘。地。商人。是因。故。
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
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
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
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
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
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
其官。宜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
沈。姒。辱黃。實守其祀。四國。臺。今晉王汾而滅之矣。由

古文國彙集卷之六

左傳卷六

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
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
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
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
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
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
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
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
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

鍾伯敬曰
傳物君子
得賢施
高識生
一以學
謀自是
事其矣
君臣之
於故事

忽于論理
也
蟲之為利
多矣豈惟
女色而女
色為甚方
大臣輔養
君德安靖
國家往來
於此力爭
之
外傳賈國
之說為右
今論論
之矣

古文園肆集卷之六

九左傳卷六

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
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
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胥未之聞
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
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
上。弗能久矣。晉侯問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
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
天命不祚。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

孟曰。誰當良臣。對曰。至是謂矣。至相晉國於今八年。
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
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與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
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至不
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
所生也。於文皿蠱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
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
而歸之。

晉韓起觀書太史氏二年

古文園肆集卷之六

十左傳卷六

觀此知六
經一經矣
古人學問
皆後世所
比之案可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
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
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子產尸公孫黑于衢

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
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鄆。聞之。懼弗及乘
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
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
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蕉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

力是不然
此時子首
疾作知已
無能為矣
乘其會而
速去之如
恐不及耳
死罪久矣
何獨有之
于前乎

一語通藉
勝于張趙

此大叔所
謂在其後
也

時事至此
即欲掩護
竟不可得

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
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
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
為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
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
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昔其罪於木

游吉送少姜之塋三年

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塋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
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

古文國瑋集卷之六

十一左傳卷六

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
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
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
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
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
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
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
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
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齊侯請繼室于晉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寡君願事君朝夕不倦
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
君之適以備內官煇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
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厚收寡
人微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
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
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董正也韓宣子
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

古文國瑋集卷之六

十二左傳卷六

事未有伉儷在緣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
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
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
吳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
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
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升為豆各自其四
以登於釜釜十則鐘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大矣
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
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

之所謂
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
而或煥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
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其相
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
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
敝而宮室滋侈道建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
逃寇讐樂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
無所依君曰不悛以樂怕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
讒鼎之銘曰昧且平顯後世猶怠况日不悛其能久
古文國瑋集卷之六

後世廣封
同姓意亦
為此

此為諸諫

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胥聞之
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胥之宗十一
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胥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
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
隘墮塵不可以居請更諸與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
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後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
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
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
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

十三左傳卷六

晏公室將
卑不政復
自後太以
及于禍耳
非徒使後
世聞其儉
也

去惡務盡
不復使
才其同于
雅意之長
矣齊侯子
尾婦人之
仁耳

王觀詩曰
可謂之
諫辭而得
理定則足
時晉少儒
矣

叔向語而稱之傳發晏子令不與張趙同議景公為是省於刑君
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
曰君子如祉亂底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
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
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
先卜鄰矣違卜不詳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
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
子以請乃許之

鄭子雅放盧蒲癸于北燕

古文國瑋集卷之六

十四左傳卷六

齊侯田于菖盧蒲癸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
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
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
子雅放盧蒲癸于北燕

楚請于晉會諸侯四年

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
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
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
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苟

晉公宣其
平內變將
作固不在
諸侯之辭

喪失也司
馬侯亦司
問而對未
暇及其理
本之失

古文國瑋集卷之六

十五 左傳卷六

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克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故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

古文國瑋集卷之六

十六 左傳卷六

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申豐論雨雹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狐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

幾至走諸
子而盡封
本此

人傳之。與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雷霜雹。痼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寇之為苗。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楚靈王戮齊慶封

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賁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

古文國璋集卷之六

十七 左傳卷六

自非聖人
春秋必不
可作。凡充
何如人乃
欲詰責孫
昭耶

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背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弑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底子圍。弑其君兄之子。廉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

魯豎牛殺叔孫豹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唐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

天種惡人
以禍穆子
齊列卿何
多故哉

論人偏有
無暇批評
清其後世
父子間絕
則左右之
人遂得因
緣為隙以
成禍亂此
千古相驗
也

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饒。深目而顴。象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唐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問有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舊。遂遇

古文國璋集卷之六

十八 左傳卷六

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鐘。曰。爾未際。際接也。孟未與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萊書曰。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見謂見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牛不食叔孫叔孫。怒欲使杜洩殺之。

此段正論
舉例不為

然校戈下
行終下價
其後案縱
惡之失

此亦六卿
分以皆
齊以皆
均皆皆

古文國華集卷之六

十九左傳卷六

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言求食可得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家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勲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後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

魯昭子殺豎牛五年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甲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季孫不欲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孟氏取其牛

下能為瓜分之事耳三桓之不為三晉以總其欲碎惡名前接施氏此後叔孫耳名義之不可犯權并亦懷之

鍾伯敬曰豎牛即出昭子假手其姊張機其巧若他人之便尋常矣此中理數昭子亦為人所用而不知其為人所用也

古文國華集卷之六

十九左傳卷六

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閭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莖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為鮮西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收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自從既葬而行善杜洩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官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使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已為功勞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女叔齊知禮

分別明甚
用人亦禮
中禮此爲
特見故曰
尊賢之奇
禮所生也
不如其終
宜厲公去
孫出之主
苟圖目前
習等若此

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公如
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
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
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
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
在家不能取也有于家羈弗能用也好大國之盟陵
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
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
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
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古文國瑋集卷之六 主左傳卷六

晉韓起如楚送女

晉侯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
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
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
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
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
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
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

鍾伯敬曰
楚子亦姑
爲大言反

自儀耳未
有楚之
楚也故
楚之對
年以敵

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司馬羊舌肸爲司
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啓疆曰
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耻匹夫不可以無備况耻國
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耻人朝聘有珪享賁有璋
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
好貨殮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
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
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邲以來晉不失
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

古文國瑋集卷之六 主左傳卷六

既獲姻親又欲耻之以召寇讐備之若何誰其重此
若有其人耻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
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至也求昏而薦女君親送
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矣不
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
肸之下祈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幣輔躒苗賁皇
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
韓襄無忌子也爲公箕襄那帶二人韓叔禽叔椒子
族大夫須起之門子皆襄那帶氏族叔禽叔椒子
族子皆韓起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

晉上卿上
大夫也
韓起之
門子皆
襄那帶
氏族叔
禽叔椒
子族子
皆韓起
皆大家
也韓賦
七邑皆
成縣也
羊舌四
族

德之

故作反語
微言
然金
動聽
春秋
者博
學問
此對
此對

修太之人
其氣功
亦非
德之
則其
息此
所以
死也

皆禮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
楊石。石叔向子。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羊石氏四而長穀
七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
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
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從之。禽
以逞。若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
厚為韓子禮。王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
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圍。辭不敢見。禮也。

吳厥由犒師

古文國璋集卷之六

主左傳卷六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檇、麻之役。
遂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
楚子于瑣。聞吳師出。遂啓疆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
人敗諸鵠岸。楚子以駟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蹇由
犒師。楚人執之。將以繫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
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
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
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驪焉。好逆使臣。茲
在。必可謂。敬也。休息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

殺一行
何益
立言
理而
禍心
自解

虐執使臣。將以繫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蕪。若早
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
上。豈為一人。使臣獲獲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
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賊一否。其
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郢。今此行也。其庸有報。
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
遂射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
可入。楚子遂說兵於砥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說備。楚
無功而還。以厥山歸。

古文國璋集卷之六

主左傳卷六

子產鑄刑書年大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詣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
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
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開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
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
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悔之以忠。誓之以行。教之以
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泣之以強。斷之以剛。猶求聖
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
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
小人之情。

何可究
此述
如燃犀

無制不可
多制尤不
可謂其
宋制其
國以此

矣

靈王急暴
故并疾
其此亦陳
氏厚施王
莽謙非之
意

心以微於書而微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
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
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
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
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
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微於書錐刀之末將盡
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矜聞
之國將亡心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
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
古文園集卷之六
三左傳卷六

楚公子弃疾聘晉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
吉從鄭伯以勞諸祖辭不敢見不敢當國固請見之
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
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
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蔬不抽屋不強句晉曰有
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恩賓往來如
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

伯敬曰
有禮於
人皆其
於自處

靈王何如
主乃敗
氣加之不
遂其怒幸
也

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
我衷辟邪也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
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
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
侯說乃逆之

申無宇執人于王宮
年七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
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
之無宇之闢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

古文園集卷之六

三左傳卷六

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
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
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甲至人有十等王至下所以
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
士臣皂皂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
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三宮將
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園有亡人當所以得
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

同罪所以封汝也。啓強北至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敢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徃。盜有寵求可得也。遂赦之。

楚子享公以大屈

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鼠者相。好以大屈。宴好之賜大屈弓名既而悔之。遠啓彌間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

古文圖瑋集卷之六

左傳卷六

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鄭伯有爲厲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武夢伯有介而行也。介甲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咽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之止良止伯有子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

大道理大義而圖說也。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况良霄我

古文圖瑋集卷之六

左傳卷六

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孟僖子屬二子于仲尼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不能乃講學之。苟能相儀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僇。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僇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

用此其與
諸大主言
之意也孔
下補過之
語亦不專
是設詞

文特俊爽
非左氏常
調

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
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
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
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晉人致閭田于周年九

周甘人與晉閭嘉爭閭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賴。
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
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
鄧。吾南土也。肅慎燕毫。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

古文園璋集卷之六

左傳卷六

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
髦而因以敗之。先王居檣杭于四裔。以禦魍魎。故允
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偶
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
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
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
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
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
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

天王與列
國止以辭
之曲直爲
勝負紀綱
不復言矣

精微自據
非方士家
常言

子野散通
拾遺曾不
少憚而于
此嘿嘿何

風致稍減
悅焉然識

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
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婭。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閭田
與緹。反賴俘。王亦使賓滑執其大夫襄。以說於晉。晉
人禮而歸之。

鄭裨竈知陳之興亡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
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陳顓頊之後。火
水妃也。火畏水。故而楚所相也。相治。今火出而火陳
火心。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行各相妃
是也。

古文園璋集卷之六

左傳卷六

合得五歲五及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
也。故曰五十二年。

膳夫屠蒯諫晉侯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
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人。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
以飲公。工樂師曰。女爲君耳。將司聽也。辰在子卯。謂
之疾日。疾惡也。紂以甲子君徹宴樂。舉人合業。爲疾
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
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

言必信
行必果

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倭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陳桓子逐樂高氏

齊惠樂高氏皆耆酒。皆出惠公。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

古文國璋集卷之六

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聘。良醉故。羅告鮑。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樂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使王黑以簋姑鉶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簋姑鉶行止。無旗名。斷三尺。五月庚辰。戰于櫻。樂高敗。又敗諸莊園。非特正而不放。與君同。

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樂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蓋利生孽。姑使無蓋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於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

古文國璋集卷之六

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列國大夫如晉葬平公。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見新君。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載幣用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

凡事盡如

人主疾惡
除奸悍然
一發毫不
可移則小
人所易為
忌若易為

易怒倖忽
變遷安得
不咸按山
之勢
於言動之
際占測禍
福春秋時
人專有此
學術
登帶過步
字法奇悉
精尤奇

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
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
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
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
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
欲而不能自克也。

宋元公寵寺人柳

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
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古文國瑋集卷之六

三左傳卷六

叔向知單子之亡年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
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衿。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
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衿之中。所以
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關。今單子
為王官伯。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
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楚子使棄疾為蔡公

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

古今勢不
同或病內
重或病外
重或置家
嗣于邊鄙
處夷裔子
中亦禍患
之發自非
一端也
四者已盡
大比矣
制國若木
性加毛梅
于首領目
不相安

於此一事
見叔向不
廢命而廢
亦不毀于
後一事以
子產不毀
人而實
不失以此
處事公理
上下可
兩妙

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
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伯公城穀。而寘
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
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親不在外。羈不在內。
是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親不在外。羈不在內。
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
如。對曰。鄒。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
實。殺。無。知。衛。蒲。威。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
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子產勿毀人廟室年十二

古文國瑋集卷之六

三左傳卷六

鄭簡公卒。將為塋。除道。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
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席毀。用毀。曰。子產過女。
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諸將毀矣。既如是。子
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墮。
棺。弗毀。則日中而墮。于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
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
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墮。君子謂
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齊侯晉侯因安投壺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偶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師屢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使趨進曰日盱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偶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師屢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使趨進曰日盱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子革因論左史悟楚子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賴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蹕尹

古文國華集卷之六

左傳卷六

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路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造也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爰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筮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

于願從之
中其規
諷使其君
聽漸入
漸後然
摩厲以常
之則惕然
深省耳
移之機
于此處得

終不明言
使隱者自
得于言
之外
蓋王剛
乃逆為
言感動
其情變
作善有
之者耶

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長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刺圭以為鍼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

古文國華集卷之六

左傳卷六

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指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罔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左傳卷之六終

左傳

楚平王得國昭公十三年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及即位。

奪遠居田。遷許而質許圍。圖許蔡消有寵於王。王之

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有守國。王申

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圍韋龜中犖。中犖又奪成然

邑。而使為郊尹。成然韋龜中犖蔓成然故事蔡公。故遠氏之

古文國瑋集卷之七

左傳卷七

族及遠居許圍蔡消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

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

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

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于子皙。皆重

王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公疆與之盟。入襲蔡。蔡公

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于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

結人心使。使子于居蔡公之林食。蔡公之食。已徇於蔡。已觀也。曰。

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

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

作亂亦須
觀蔡
棄族自此
以前未見
有豎立之
形也推厚
結人心使
結于我及
其與蔡公
結蔡公召
蔡人聚將
執之辭曰
失賊成軍
而殺余何
益乃釋之

得立寔大
其望而又
蔡公已成
軍之使以
計休之使
之自蔡公
召二子而
盟于郊依
陳蔡人以
國楚公子
比子公子
黑肱為令
尹次子魚
及公子罷
敵公子比
為王公子
黑肱為令
尹次子魚

賦謂子于子皙也。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
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
何適而可。眾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郊。依
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子公子黑肱。子公子棄疾。蔡
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義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
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秋蔡墨壁以
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
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狎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
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子魚

古文國瑋集卷之七

左傳卷七

破。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

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剽。師及訾梁而潰。靈

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

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

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眾怒。不可犯也。曰。

若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于

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

然丹乃歸于楚。然丹王公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

恨矣。驕暴

一敗不收
之勢從吳
王口中自
發之向日
修心略然
盡喪四顧
有河山之
恨矣驕暴

之主不知
此竟竟者
為人

功發謀疾
亦至極矣

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敦大焉。君不可
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
月癸亥。王縊于半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
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
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乃行。國
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
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于子干。子干曰。王至矣。國
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
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
古文圖瑋集卷之七
子皆自殺。兩辰棄疾卽位。名曰熊居。葬于子干。皆實
皆放。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
人。使子旗為令尹。楚師還自徐。卑人敗諸豫章。獲其
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還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
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
為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犖犖之田。犖犖本
中取事畢。弗致。鄭人請曰。開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犖
標。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犖標。降服而對
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

以圖謀
上決立
之者後
必非亂
望人故
思之辨
亂不成
矣

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極告。乃收葬
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殺龜。詎天而呼曰。
是區區者。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忠王之無厭也。故
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家。適有寵于五人。無適立焉。乃
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
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
違之。既乃與巴。經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
長入拜。從長幼。康王跨之。靈王用加焉。子干皆
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闔韋。龜屬成然焉。
古文圖瑋集卷之七
知其將立。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
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
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
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
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
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
可謂無主。無德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
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
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

鍾伯敬曰
又覆說子
千古人文
草野直經
同庚

外屬焉。苛虐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
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
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秦
季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于之官。則右尹也。
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違之。其貴亡矣。
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

晉合諸侯於平丘

晉成厲祁
示威事

晉成厲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貶心。為取鄭故。晉將
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

古文園彙集卷之七

五 左傳卷七

意叔向本
心然其心
滋苦夫彼
弱暴暴者
何可此

告于吳。秋。晉侯會吳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
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肸攝司馬。
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于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
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
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向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
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
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
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肸者。遺貨無厭。亦
將及矣。將及為此役也。于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

鍾伯敬曰
此時彌縫
支吾猶難
不足而望
以貪則之
小人下顧
國之利害
如此謀圖
者值此亦
苦矣

將及矣。將及為此役也。于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

其言涉權
不足居人

古文園彙集卷之七

六 左傳卷七

禮而欲以
禮責人此
時立誠甚

叔向之論
與他日
非其夫言
也此時
近諸侯皆
已貶晉而

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
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
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
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
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
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
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
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
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
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
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
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
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
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
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
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
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
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

君子固
有不及小
人處
此段情態
豈叔向所
能

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
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
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史將為
子除館于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
禮

叔向不私親十四

晉那侯與雍子爭鄙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士景
伯理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
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那侯那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

古文園華集卷之七

九左傳卷七

六字定三
罪人案非
老吏不能

鍾伯敬曰
以歸魯李
孫平為故
惡之一奇
總是為國

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
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需獄那侯專
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
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
施那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
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
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
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
那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顏三言而除

為國滅親
所以為道

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費無極譖逐朝吳十五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
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
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
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
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處諸
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
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
之之讓入

古文園華集卷之七

十左傳卷七

之鋒故可
畏耳

吳所以翦其翼也

荀吳不受鼓人之叛

鍾伯敬曰
數討國之
敵也武侯
服孟獲正
用此法益
一勞永逸
之計細人
不知
自知必可
以制其死
命故意外
設奇俟其
自取耳非

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
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
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
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
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
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適害所喪滋
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

宋襄之仁

不受叛乃
所以事君
也。使風沙
卒。終棄舊
不祥。鼓人
能事其君
我亦能事
吾君。率
義不爽。好
惡不愆。城
可獲而民
知義。所有
死命而無
二心。不亦
可乎。鼓人
告食。竭力
盡而後取
之。克鼓而
反。不戮一
人。以鼓子
戴鞮歸。

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也。卒。終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

周求葬器于晉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禮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之與鄰。而遠于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鞞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臣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鉞鉞拒咆。形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有

古文圖彙集卷之七

土佐傳卷七

續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庶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禍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鯨。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封。當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葬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葬器之來。嘉功之內。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談之失政
不足貴矣
斬焉衰經
之中而嬰
實以求其
舉能不見
輕于列國

子產拒韓宣子求環

古文圖彙集卷之七

土佐傳卷七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謂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闢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

二子亦連
處但共視

于此一語
見子產治
鄭有法而
買人義不
罔上

市文園瑋集

卷之十

三 京傳卷七

鍾伯敬曰
非淮詳核
語氣閒整
每觀古人
這一段學
問輒愧文
士虛過一
生

二代以下
主德遂薄
學問遂淺
乎未必然
然而博物
之智寬無
過義皇上
人也但後
世命官之
與又大半
因襲歲兵
獨何與

仲尼學禮于鄒子年十七

古文國璋集卷之七

古方傳卷七

術士預知諸侯火災

術士之子
人國何所
不至一或
信之則下
與上之
俗紛紛
以子產為

謂之不
一時連
耳此之不
可非可勇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中。胥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也。今火向伏。故知當有。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出時。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弁王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子產火政十八

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實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

古文國事集卷之七

左傳卷七

不能亦以
鄭人說
華國如
特為是
定之

經書區處
至詳至當
無此一番
作用無此

二種才分
則廣言達
論者者
能之
唐荆川曰
宗廟府庫
官內呈甚
城內城外
以火發令

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祥變異。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與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止巡羣屏攝。至于大官。屏攝祭祀之位。使公孫登徙大皞。使祝史徙主和於周廟。告于先君。石函周

古文國事集卷之七

左傳卷七

鄭火作子產授兵登陴

輕信大同
而忘已之
實也子產
之舉大國
往往不逆
共獲而亦
不失其衛
故為有休

此時豈無
正言正理
可謝國人
特以衆情
出反為
遊戲之論
破之

本實直言
然已深中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計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逸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惻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譏惡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若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

古文園瑋集卷之七

左傳卷七

晉矣。其敢有二心。

龍開鄭消淵十九年

鄭大水。龍開于時門之外消淵。國人請為崇焉。子產弗許。曰。我聞龍不我覲也。龍闢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楚伍員如吳二十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

所忌矣

若教之中
自有此而
跡明達之
人各獲其
重各審其
力往往不
拘一轍
員之才特
杰其父兄
皆知之
歲以候時
皆深勇沉
淺人候人
傲不出

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荷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蒙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

古文園瑋集卷之七

左傳卷七

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鱗設諸焉。而耕於鄙。齊侯不誅祝史

但微往事
不言操執
之

古文圖彙集卷之七

十九佐傳卷七

齊侯疥遂瘵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罔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輪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還猶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後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益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

指陳批駁
一毫不謬
補遺盡忠
正於此等
見之

又為附錄
終不厚切
到底故稱
論德耳
修德可誅
祝史乎非
是語而使

人怡然以
聽

主臣同輩
上下一心
此極盛事
也何可交
得其他情
枉執偏勢
難盡廣此
論誠千古
事君之則

古文圖彙集卷之七

十九左傳卷七

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楫守之數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若病夫婦背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耶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

晏子和同之論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遯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否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

穆少春曰
足破千古
之惑秦皇
漢武當時
何不引此

語也

各法之學
此時淺與
曰有德者
能其大日
寬雖字字
斟酌不為
申韓藉口
鍾伯敬曰
水弱多死

有和羹既戒既平。饗殿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
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
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
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
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
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
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
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
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
也。

古文園華集卷之七

主左傳卷七

子產寬猛之論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
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
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
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荏苒
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

然則寬者
民之死地
也。寬而能
使民無死
地。唯其德
者能之。此
寬之所以
難也。

非謂寬不
若猛。恐寬
之適以殘
之耳。一片
苦心。幸遇
仲尼發之。

恐事泄則
謀不成。而
禍滋起。故
為隱語以
悟王。
孫月峰曰
後二續字
只作寵用
看。即得然
其為用我
者。死寔害
其內。

荏苒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
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
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
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
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絃。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
祿是道。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
遺愛也。

寅孟謀立王子朝二十二年

古文園華集卷之七

主左傳卷七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寅孟說之。欲立之。即
起也。王與寅孟欲。劉獻公之庶子伯也。事單穆公。惡
立子朝為太子。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
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鷄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
其犧也。畏其為犧。性奉遠歸告王。且曰。鷄其憚為人
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以
子朝欲使王。王弗應。王心許之。
晉人執叔孫結二十三年
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

易屈不
難忍能
患難之
能如此
幾人不
失者

師修于
榮之事
不失當
識度過

古文國璋集卷之七

三左傳卷七

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謂此山道下溼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履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懇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入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彌牟

後世行人
節施盡落
而不肯稍
自貶屈者
忘得罪叔
孫井

左氏好兵
戰陳攻取
之事每言
之津津曲
折盡見

古文國璋集卷之七

三左傳卷七

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吹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晉公子光大敗楚師
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燬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不濟胡沈之君勿而狂陳大夫鬬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燬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不習戰以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謀而從之三國奔楚師

大奔書曰胡子光沈子逞滅獲陳夏留君臣之辭也
不言戰楚未陳也

楚囊瓦城郢

以城郢為
古郢之微
從何處決
之商議
城郢未為
失計但使
城之而不
守此
子囊亦常
城郢矣且
使出領防
此出領防
亡乎昔梁伯滿其公宮而民潰民奔其上亡何待

古文國章集卷之七

五左傳卷七

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楚竟親其民
人明其五侯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
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
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冑至于武文土
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
亦難乎

游吉勸晉圖王室

四年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
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族

泉之詩同
一慘例

合諸侯所
以獎王室

諸之大者
在尊王大

叔何不及
此

王觀清曰
論禮乃能
五侯六貴
之義其以
為成天
道者乎完
歸人情又
是性學此
與可與戴
記諸篇相
表裏者

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泰蠢
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
早圖之詩曰鉞之盛矣惟赫之耻王室之不寧晉之
耻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
年

大叔述子產禮論五年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
粟具戊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
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

古文國章集卷之七

五左傳卷七

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
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
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
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
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
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
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
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
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

此語深妙
覺齊文之
論為淺

以風篇為
識左氏微
驗之數矣
但此似太
顯徒從事
後開飾之

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
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
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
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
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
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
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
能自由。有以起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
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古文國璋集卷之七

二十七 左傳卷七

鸛鵒來巢

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
童謠有之曰。鸛之鵒之。公出辱之。鸛鵒之羽。公在外
野。往饋之馬。鸛鵒跼蹐。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鸛鵒之
巢。遠哉遙遙。獨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鵒。鸛鵒往歌來
哭。童謠有是。今鸛鵒來巢。其將及乎。

昭公謀逐季氏弗克

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
為告公果公賁。果賁皆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祖告公。

漢計之人
不審利害
而快心于
一擊事成
則受其名
敗則以身
敗之人主
輕為所惑
必成一敗
不收之勢

小人得國
既久勢難
作去守去
則有不可
知之禍故
雖孔子排
政止隨三
都益漸次
弱之使歸
命公家耳

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
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
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
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曰。
讒人以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
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
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
孫昭子如闕。公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
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

古文國璋集卷之七

二十八 左傳卷七

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代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
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
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矣。日入
惡作。弗可知也。眾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瀝瀝著
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生曰。必
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於
其眾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
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
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

此伯前從
四論皆推
街之要點
時救敗亦
更無以易
自此一蹶
前後左右
無復可謀
其後不得
不乞援于
越矣

田氏之于
齊甚不平
子矣聲勢
相尚齊豈
復能謀我

此時楚安
于夷而者
皆已哀非
復桓文之
世矣與師
問罪之舉

執冰而踞言無戰心也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

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

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

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

臧孫如墓謀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

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

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義

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

古文國璋集卷之七

左傳卷七

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

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

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

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

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信明也處者有繼繼從公

無通外內離散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

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

皆有罪從者陷君留者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

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

知不可得
三桓同
勢又無望
彼此相圖
為乘隙復
辟之事故
昭伯因伺
將且欲進
耳以返國

昭子歸置
昭侯于不
問此不可
解要其推
輕不能制
平子之命

快然而卒
是可惜也

未嘗不若
行貨而貨
行矣虛開
之君今不
行于其下
若此

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

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

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骨肉

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

恐從者知公與昭子言於帷內曰將安眾而納公公

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

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

死戊辰卒昭為平子所欺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

古文國璋集卷之七

左傳卷七

公徒執之

齊與師納昭公二十年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

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崎子猶梁丘據

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言若能為我行貨於

高氏後又當高崎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魯人

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

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

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

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七

左傳卷七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八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左傳

吳公子光弑其君昭公七年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勞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君子在都，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鱣，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鱣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道坐。光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蓋者獻體，改服。於門外，獻體解衣也。執蓋者坐行而入，膝行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鱣設諸真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胷。文帥遂弑王，閔

之以和僥
濟矣

公徒敗于鄆。

古文國瑋集

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

楚子常殺費無極與吳將鄢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進祀。

也。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廢尹莫知其罪。

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左尹御宛也申戊

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

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謏人也民莫不

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綰曹尹奢躬王之

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治熱其作不遠人惡其

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幾及于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耶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危之罪。收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

晉滅祁氏羊舌氏

晉祁勝與鄔臧通呈二子祁盈家臣祁盈將執之訪于司馬

古文國瑋集
卷之八

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言害正直者實

今所盡可
爲太息

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

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

曰鈞將皆死、慙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乃

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

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祁叔向欲娶於申

公巫臣曰女也其欲復娶其黨赤向曰君母多而

魚書魚鼻以矣而庶于鮮少

子弟不類
多致滅宗
賢者之亡
所不免也
叔向視

此語諒者
咸謂古
今人
伯叔諺曰

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以髮樂正后。獲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林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羣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共子晉申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也姑叔向母。曰。長叔似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狼子野心。非是莫喪。辛古氏矣。遂弗視。

魏獻子辭梗陽之賄。八年。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閭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

古文園華集卷之八

四

之外不加
一語。若不加
知有便。是
之。事。自。入。使
轉。入。入。使
之。自。止。亦
若。初。無。是
事。誠。其。所
能。而。其。其
能。代。爲。之
全。其。名。焉
此。諺。皆。皆
之。道。也。皆
能。有。有
治。道。何。事
建。官。何。事
及。此。即。易
之。連。引。亦

取象以明
理耳。何必
習見蔡墨
之論。亦經
矣。然。其。口
而。甚。口。吉
之。足。快。人

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蔡墨論畜龍。二十。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蔡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颶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擾順氏曰蔡龍。封諸醴川。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蔡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擾龍于蔡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更代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

古文園華集卷之八

五

以轉諸得
因九之德

請稽之
莫作矣

古文國事集

卷之八

六 五傳卷八

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宿猶安也。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為祀。是尊是奉。水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丈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於野。若不朝夕見。謹

伍員謀罷楚
三十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

員也為父
之德也
感彼此會
意各不明
言非強
楚而見
言者直坑
并之者以
義毛筆
康度無謀
臣足信正

窮種出
死猶餘
然則其
之名亦非
奸人所
也。他種
公他種其
罪意如或
非餘說

古文國事集

卷之八

七 五傳卷八

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肄猶勞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閻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晉納昭公弗克。三十一年。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晉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故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知伯荀躒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眾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言晉既憂君君一言
使晉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必逐之。

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人也公曰君惡顧

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荷蹀掩耳而走日寡若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諸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眾從者竹公不得歸

黑肱以濫來奔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

古文園華集卷之八

八左傳卷八

義例詳釋

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有所地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益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侯冠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求名而邪庶其書為賊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微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微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真力焉是以

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蔡瓦貪唐蔡之賂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共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

古文園華集卷之八

九左傳卷八

執政之臣食沒若此以當吳之君臣安得不困焉此特齊晉楚諸臣皆計事三國之大勢已去自此吳與越遂相繼而起春秋之末勢固然矣請伐楚

吳師入郢四年

楚君臣信
其棄人以
資敵國誠
所謂藉兵
而相者矣

自非公忠
之人安得
不為此言
所惑況庸
淺如死者
乎小人如
功不恤國
事未有不
就敗者

古文國瑋集卷之八

十左傳卷八

沈人不曾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
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
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
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
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
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
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敗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
阨。三者漢東。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
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

乾谿之役
不相遠矣
者中有一
人此何
楚蔡之勝
王終不
面以此

抗激激生
思見司馬
忠勇之極

古文國瑋集卷之八

十左傳卷八

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吳以
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
猶鬥。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
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
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
五戰及郢。已郢。楚子取其妹季芊舁我以出。涉睢。鍼
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楚火燧庚辰
吳入郢。以班處宮。以尊卑班。次子山處令尹之宮。夫
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戍及息
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閻廬。故耻爲禽焉。
司馬閻在吳。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
爲閻廬臣。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
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
也已。句卑布裳到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
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
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
蔚而從。鄭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
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
死天命。將誰讐。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衿寡。

事炳炳不
曉事與心
而免事也
獨朋友也
不覺且下
其事至死
在則各行
處志各有
其義各有
信雖深實
信雖深實

不畏疆禦。唯仁者能之。違疆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寡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鑄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要言無以楚王與吳并欲脫子期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也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

古文國事集

卷之八

主 王 傳 卷 八

以常情論
貨似欲罷
魯以成滿
圖之志耳
然貨奸人
之權也其
詐謀必出
守此

為謀若
蘇秦在
激進張
而儀卒
秦約此
人之交
街

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陽貨奔齊遂奔晉 九年
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陽關萊門陽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三加兵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眾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譴。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齊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顧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鑿其軸。麻約而歸之。數刻也欲絕追者載慈靈。寢於其中而逃。慈靈輜車名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慈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

古文國事集

卷之八

主 王 傳 卷 八

亂乎。

齊魯夾谷之會 十年

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

古文國事集 卷之八

古史傳卷八

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辭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夫差志報越仇 十四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檣李。勾踐患吳之整也。

鍾伯敬曰。夫差亦是古今幸義。好漢救越。王亦不失。帝王之度。觀吳越。項成敗。古今無慈。性王伯。

吳越之。說者比下。

劉項非也。項王入杰。共救沛公。國有人。之變若夫。差一戰得。志遂志父。仇始時發。憤之志于。是頃盡矣。

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鞭為吳所禽。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髮。其足大指見。還卒於陘。去檣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荀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伍員諫許越成 哀公元年

古文國事集 卷之八

古史傳卷八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檣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棼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慈澆能戒之也。基毒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官職。使女艾諫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

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司鑠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
古文圖瑋集

去 立轉卷八

叔至命周人出於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也庀具
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
投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
濟濡帷幕鬱攸從之鬱攸火氣也濡物蒙葺公屋瀟
物冒覆自大廟始外內以悛悛次助所不給有不用
公室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投人駕乘車季桓
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
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
而官辨者猶拾藩也瀟汁也言不備於是乎去表之

測之
詳換
禪
之比

藥。表表火道風所道還公宮。問除道周市公孔子在
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向者去其藥積宮使火無相連

子問謀立章惠王

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

古文園璣集
卷之八

志全傳卷八

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禳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服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禳。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引

之道也

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山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子貢辭吳召康子 七年

公會吳于鄆。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半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有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

古文園集卷之八

文生傳卷八

吳之亡不亡于越而亡于奔禮亡所以爲國也

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蓋言君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麻以爲飾。豈禮也哉。有自然也。反自鄆。以吳爲無能爲也。

齊國書伐我及清 十一

除克不克卒成禍亂公爲此恨良久故以此成其志

齊爲郕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

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自度力不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于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

古文園集卷之八

文生傳卷八

懿子驅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言所問非已。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那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五日。乃從。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語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覆。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于也。請

此師以
國士特以
右師先齊
人無聞志
難聚賢不
能收救敗
之功

是非得失
當身不知
旁觀必知
之知而
使之不敢
言喪無日
矣

三刻而踰之。如之眾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瓊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如誰而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言止戰惡足爲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所得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心不言奔。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殲。』」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古文國華集卷之八

子注傳卷八

轅咺規轅頗

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糲醴梁糗服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日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子胥諫吳王伐齊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咎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

厥尤之
而報子
差於政
不悔耳

言去惡
公蓋之旨

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乘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剿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樹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殆弱矣。盈必敗。天之道也。」

葉公靖白公之亂十六年

古文國華集卷之八

子注傳卷八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子木。請行而期焉。請行襲子木。即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合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始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

此時尚思
托之豈非
禍米神珠

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
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
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誓不遠矣此子西勝自厲與鄭人
于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
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于西子西曰勝
如耶余翼而長之楚國第用士之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
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
于西不悅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
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
古文國華集卷之八
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
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
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
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于西于期于朝而劫惠王
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怨於葉公于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
不可以弗終執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
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
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
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

子有勞
楚國人
之故望
之情得

白公慷慨
有氣頗有
才望故私
無顯為之

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微幸者其求無厭偏重必
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問為王主
問不可遂劫以兵于問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
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
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
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
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
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
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
古文國華集卷之八
以幾若見君而足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膏心
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
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
二子者楚不國矣二子西子期也柏舉之敗二子功多棄德從賊其
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
縊其徒微之微匿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
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白公也曰不言將烹
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
烹石乞王孫燕奔頰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使

寧爲令尹。子西之子使寬爲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葉。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八

古文國瑋集卷之八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九

襄西方岳貢禹修父評選

公羊傳

元年春王正月隱公元年

德莫大於讓讓莫大於文王隱公之有焉此春秋之所不也唯公羊爲能表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也平治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母俱國人莫知

古文國瑋集卷之九

公羊卷一

哀其忠智罹禍故極言其情事

於吳異必舊書必詳盡聖人之敬畏如此

隱長又賢諸大夫拔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已巳日有食之三年

何以書記異也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日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

癸未葬宋繆公

報公之尤
 招令德場
 公之民不
 堪命十年
 而十一戰
 外披立此
 宜云固不
 此生故君
 子慎之

葬者曷爲或日或不及時而日渴葬也。渴喻急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慢薄不能以禮葬也。隱痛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爲吾子。生母相見。死母相哭。

古文國瑋集

二 公 事 務

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將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轉○得○妙○不○費○詞○而○透○

秋輦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罪聲者罪
 桓也故不
 直曰秋曰
 弑弑無
 弑弑無

聲者何公子聲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與弑公
 也其與弑公奈何公子聲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

桓也桓之
賊其兄羽
父寔使之
而曰與弑
故曰罪桓
也

極得聖人之心

安子。諸侯說子。盡終爲君矣。隱公曰。否。吾使修塗。裘
吾將老焉。公子輦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
爲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
難弑。隱公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

辛未取郃辛巳取防

取邑不月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畧外于外大惡書小惡不書于內大惡諱小惡書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

古文國瑋集
卷之九

三
公羊卷一

夫孔父桓公

君則之正人乃亂賊所深忌也故華督必殺孔父實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其義形于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

而弑也。故于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夏四月取郛大鼎于宋

引証妙于無期

說至又補出疏意夫至者久必歸于疏意

者也古人用意含蓄

鍾伯敬曰齊襄公人道絕矣此第因復一事猶以春秋之禮義之其矣父仇之不可不復也莊公獨何心哉

此取之宋其謂之部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即爾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部鼎至平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為其有矣然則為取可以為其有乎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媼媼音胃無時焉可也楚王以妹為妻引為喻者明其終不可名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祓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

古文國瑋集卷之九

四公羊卷一

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

紀侯大去其國莊公四年

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仇也何仇爾遠祖也哀公享乎周享焚而殺之紀侯諱之以襄公之為于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仇乎紀下之曰師喪分焉分半也師喪亡其半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仇乎雖

莊之不從仇春秋所諱也故齊所以與魯此言良深

說即相稱之意直作何不可

與為遺遊不稱不與仇且相與

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為一體國君以國為體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怒遠怒齊人語也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

說音悅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曰不得已不得

古文國瑋集卷之九

五公羊卷一

則襄公曷為為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

冬公及齊人狩于郕

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魯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于此焉譏於仇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仇狩也于仇者則曷為將壹譏而已仇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輕者不譏見與重者同一同也凡二同故言同同

不存舊史
不見筆削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七年
恒星者何列星也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
星反者星復其位星反在半夜之後如雨者何如雨
是則知向者不見之時是夜中矣如雨者何如雨
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之謂如雨不修春秋曰未修
之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何以
書記異也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十二年

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
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

古文國璋集卷之九 六公季遷上

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
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于是會乎

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

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

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曰君許諾桓公曰諾

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揮劍而去之要

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仇而桓公不怨桓公之

信著乎天下自何之盟始焉

秋鄭驪自齊逃來十七年

三句耳
言等諸君

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三年

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
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過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
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

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
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
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兄死弟繼曰及
言隱公生桓公及今君生慶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
父亦當及是魯國之常也

古文國璋集卷之九 七公祥卷上

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弑弑成
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
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

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于是從其言而飲
之飲之無傷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
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
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

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醜
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

也。

冬齊仲孫來聞公元年

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

古文國瑋集卷之九

八公羊卷一

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不與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僖公元年

救邢。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

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取之。曷為先言

次而後言救。君也。臣則當先通君命故先言君則其

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故沒曷為不與實與而文

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

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

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拏。

莒拏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

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

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

莒人逐之。將繇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

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

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浹北面而哭。慶父問之。

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自畢語曰。吾不得入矣。子

是抗誦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

賂乎。魯人不與。為是與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

戰。

虞師晉師滅夏陽二年

虞伯欲曰
兩雖然
出若臣一
段謀國
精神直智
也非夢覺
然徒倚以
固成也
池壁牽馬
房之虞公
以殺華更
房食人到

古文國華集 卷之九

十公羊卷十

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
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于焉。其受賂奈何。
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
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
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
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橫之。攻虞則
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
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
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
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
外廐。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
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
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于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
諾。宮之奇果諫。記曰。唇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
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
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
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
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

頭如此可
為操掌

古文國華集 卷之九

十公羊卷十

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郭
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十年
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
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
貴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
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驪姬
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于是殺世子申生。
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
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友。生者不懼。毋與
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夷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
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
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友。生者不愧。乎其
言。則可謂信矣。里克嫌其不可與謀。遂弒夷齊。荀息
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
矣。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弒二君。則曷為不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

惠公誠不
免于安忍
然里克竟
不能置一
辭

春秋曲盡
人情又若
此

曰五日六
因其舊文
而書之耳
歐陽子辨
之如此誠
當特其文
作情搖搖
始欲將解
已

夫也然則執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弑夷齊卓子逆惠
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為殺之惠公曰爾既
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于
是殺之然則曷為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
踊為文公諱也歸豫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為不為桓
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
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為之諱本
惡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賈石于宋五五月
古文國律集卷之九

六鷁退飛過宋都

曷為先言賈而後言石賈石記聞聞其碩然視之則
石察之則五五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
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
雖有事不書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
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
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
異也

夏滅項十七年

桓之伯業
棄夫

宋襄舉動
多可笑
才主伯不
伯勝其亦
為之若目
者不誠
賈公于載

套稱國字
看有何等
鄭重
印社變為
重若為輕
之意因例
宋忠肅之
議若即不
此
長公處此
得絕不
斷斷則順

執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
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
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
諱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二十一年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曷為為
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于目夷諫
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
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曰

古文國律集卷之九

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
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
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
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
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
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
宋國于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
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乎捷
捷乎宋曷為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也此國辭也曷

一字增減
解爲變繁

伯敬曰
武字國
以特衛侯
之於宋耳
之特隱公
者報之公
羊非衛侯
者賢叔武
也

爲不言其圍爲公子目夷諱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二十八年

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

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歸之于者執之

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

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衛侯之罪

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爲叔武諱也春秋爲賢者諱

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

叔武叔武辟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

古文國璋集卷之九 古公羊卷一

於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

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

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衛侯之禍文公爲

之也文公爲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

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三十一年

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

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神嘗不卜郊

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

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

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曷

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

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

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千里者

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

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千里衡者何通可以

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殺三十一年

古文國璋集卷之九 古公羊卷一

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

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

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冢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

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于殺之

嶽巖是文王之所避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

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

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

者鄭商也遇之殺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

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殺而擊之匹馬

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或曰襄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易為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文公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

以明三年之喪責此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

古文國華集卷之九

去公羊卷一

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于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為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郟。晉師敗績。 宣公十二年

言舍鄭則極仁克謂則極武予之君矣。鄭子楚秋必不子楚亦非過論

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莊生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術。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耄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搗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郟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

古文國華集卷之九

去公羊卷一

以詳通註以未快

人。廝役厄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杆不穿。皮不盡。則不出于四方。是以君子篤于禮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善用心。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矣。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今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

相好。百姓何罪。令還師而佚晉寇。佚與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十五年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于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相馬而秣之。其口不飲食。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

古文園學集卷之九

公羊卷一

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啗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以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

子反前段議論不過為名心所動耳。管仲亦或為之。若君請處此二句。則則是以臣為君矣。胡公之知逢父大臣。如國佐雖不至亡。何能其人以能國。

哀妻之盟誌齊善使也。

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

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侯獲也。已獲而逃亡也。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也。還統。晉卻克投戟遠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

古文園學集卷之九

公羊卷十

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革更也。軍中水濁。欲使更遠取清也。頃公用是佚而不及。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卻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斮。斮斬也。於是斮逢丑父。已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妻。曷為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妻。前此者。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楮而窺客。踊上也。高下有絕加驛板。日則客或跋或眇。于是使跋者迂。跋者使眇者迂。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閑而語。閑當道門。閑一人在外。一人在內。曰。踦。

處敗時一
味垂首
命愈為敵
人所輕併
求成亦未
可必矣因
佐數語大
有生氣

鍾伯敬曰
晉侯可謂
善處勝矣
使齊侯七
年辛若一
旦灰冷夫
若若有此
作用越亦
其如吳何
是命之重
月日亦可
召春秋之
義而後若

古文國華集卷之九

手公詳覽

請然後許也。逮于袁婁而與之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為使我歸之。

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

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

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軫。

非此月日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夫

夫焉為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

會晉侯。請執公。嬰齊為公。請公許之。反為大夫。歸至
于狸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
反為大夫。然後卒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

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哀公十
六年

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
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
君若贊。雖然。

晉士句帥師。使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十九

古文國華集卷之九

主公詳覽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犬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

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

大夫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甯喜出奔也。曷為為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

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

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女能固立公乎。喜曰。諾。甯

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

孫氏父子
君納吾
之兄戲
之上有
之公子
之公子
之公子

以大夫
之說律
之說律
之說律
之說律

古文國策卷之九

衛果者昧雉彼祝以爲盟故云

吳子使札來聘九年

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肅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爲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驕驕執鉄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爲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肅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肅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携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衡地食

至公羊卷一

子所
可及
此

古文國策卷之九

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

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

夷狄者不查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

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昭公元年

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任諸晉也曷爲任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冬葬許悼公十九年

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爲不成于弑止進

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易為加弑焉。爾識于道之不盡也。其識于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于之聽止也。○非治罪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二十一年。

奔宋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易為不言，其古文國華集卷之九。

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則賢者公

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

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為主乎國，或為主

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

公子喜時，則易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

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于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

諱也。

齊侯唁公子野井。二十五年。

唁公者何？弔亡國。昭公將弑季氏，告于家駒曰：季氏

子無君之稱則哭。是謂時氣。習然素綱于禮其文辭足觀也。

季氏多食。民故云。

為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于玉，滅以舞大夏，人佯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日維繁牛，委已者也。而柔焉，委已者也。季氏得民衆久矣，氏作實有年，民從之，故其宜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子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頓。慶于家駒曰：慶于免君于大

古文國華集卷之九

重公羊卷十

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于大難，君不忍加之，以

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頓。高子執簞食，與四脰脯。國子

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餒饗未就，敢致糗于從

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

拜稽首，以枉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

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

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

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

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

此時陳氏厚施大德，日去景公，而不可不悟。

公子千社之曰焉。

後世錄功，臣之後用，賢者子孫，意亦如此。

顛沛時亦
能知此矣
謂其
觀矣

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敢以用。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執君而無稱。昭公于是噉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舊。荀周。以幣為席。以車為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冬黑弓以濫來奔
三十一年

古文國事集 卷之九

羊公

變亂之事。文何以無邪。妻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執謂。謂叔術也。邪妻顏公之弟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邪妻顏之時。邪妻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季公幼。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邪妻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為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弑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

存于夷之

忽出一股
無常之論

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也。于是負季公之周。新天子。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季公于魯。顏夫人者。姬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為我殺殺顏者。吾為其妻。叔術為之殺殺顏者。而以為妻。有子焉。謂之肝。夏父者。其所為有子顏者也。肝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于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肝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猶曰。以彼物人未足而肝有餘。叔術覺焉。曰。噫。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

古文國事集 卷之九

羊公

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危子者。邪妻之父兄也。習乎邪妻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寧有反妻殺殺顏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當此之時。邪妻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命而立也。通濫則文何以無邪。妻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為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于是推而通之也。

元年春王 定公

絕伯曰
孔子人之
系朝而好
言大之

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以後，昭公在外，得人不得入，未可知也。易為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至人習其讀而問其傳，讀謂經傳訓詁，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

莒，楚師敗績。四年

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拔弓而去楚，以干闥闔廬曰：士之甚

古文國章集卷之九

左公羊卷一

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仇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與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仇，臣不為也。于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于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于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仇奈

何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推刃之道也。復仇不除害，取仇身而已，不得兼仇。朋友相衛而不相迫，謂之也。古之道也。

齊陳乞弑其君舍。哀公六年

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諛也。諛，此其為諛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

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

古文國章集卷之九

左公羊卷一

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于諸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常陳乞子，難言。石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亦猶無禮相過之義，故云。諸大夫皆曰諾。于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也。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于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雷。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闔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

北通

已皆遠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禍自是往獄舍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
新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
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曷為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
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腐而
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而涕沾袍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
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

古文國事集卷之九

羊公羊卷一

夫子曰志
在春秋公
羊未篇及
禮推未如
是大聖人
之志

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于哀
十四年曰備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
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真諸君子樂道堯舜之
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
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

歷代古文國事集卷之九

歷代古文國事集卷之十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

殺梁傳

元年春王正月隱公

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
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
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隱長春秋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
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

古文國事集卷之十

殺梁卷一

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責善而不責惡信
道而不信邪信與邪申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
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正其邪心以與隱矣
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見
弟天倫也兄先弟後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義已
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
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可今釋心

大案斷

讀此知隱
大事斷大
義區區小
法小忠無
為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克者何能也能也何能也何能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

集 366—200

千稱名甲
辨事情又
考古之一

若出而使
人不知果
何異匹夫
人正好識
行者當以
此為戒

引喻以不
和類為奇

記事不事
建微必錄
以為能自
以政自

孔父開也。開謂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累謂孔氏父字謚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為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蔡人殺陳佗 六年

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熹獵。浮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其不地于蔡也。言于蔡故不地也。

古文國事集 卷之十

四教梁卷一

夏五鄭伯使其弟禦來盟 十四年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

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

此大國曰
此國耳此
春秋之大

此殺梁代
為節說耳
要之皆莊
已無仇齊

史記

梁公不與
齊仇後世
臣子得而
仇之故亦
秋書曰齊
人春秋書事
紀時一字
不輕假得

簋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禍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旬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莊公元年

築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為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于廟。則已尊。于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仇警之人。非所以接婚如也。衰麻非所以接升見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

古文國事集 卷之十

五教梁卷一

冬公及齊人狩于郛 四年

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也。不復仇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七年

恒星者。經星也。日出至于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者。若焉爾。何

國家無故
而好為舉
動其禍不
小

齊桓之于
糾殺不
殺可也
為者若始
納之卒殺
之果何心
與殺然不
病相而痛
公宜耳
左氏解作
同宗大夫
之婦而殺
之數之

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其不曰恒星之隕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于地者。則是雨說也。若于上見于下。謂之雨。著于下。不見于上。謂之隕。豈雨說哉。眾星列宿諸侯是諸侯棄天千禮義法度也。諸侯棄諸侯墜失其所也。夜中而雨。眾諸侯不救其性命。中道而落。
甲午治兵 八年

出曰治兵。習戰也。人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古文國律集 卷之十 七 殺無禮一

九月齊人取于糾殺之。九年。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于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于糾。以公為病矣。
戊寅大夫宗婦靚用幣。四年。二十。靚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贊。羔鴈雉。婦人之贊。棗栗。假修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國體謂

辰為魯國
大臣平日
不知務本
節用一旦
有急而告
繼以為功
雖其急病
亦不足取
仁人之言
亦不足取
矣

力盡之民
仁者不用

尊周懷失
是伯者本
國北戎病
之公國

肱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八年二十

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敗謂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艾獲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
古文國律集 卷之十 七 殺無禮一
為內諱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

延廡者法廡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為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功築。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廡。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齊人伐山戎 年三十

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不以伐乎。山戎其愛之何也。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

山生視不
救其患未
知所底一
舉而伯功
成賴莫大
焉

故災惟降
晉文恭侯
所不及而
此猶未盡
許之所謂
貴義不貴
惠也

虞公貪惡
易知耳至
料宮之奇
無能為患
荷之智
可謂他人
然為宮之
奇者亦少
術哉

深明情
之

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山戎雖危。勤王職貢則善。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山戎為之伐矣。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傳公

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桓仁存衛。故通令城楚丘。故曰仁不勝道。

虞師晉師滅夏陽 二年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其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

虞信口
變若輪
人之五

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

之中府而置之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

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于

君。達心則其言畧。懦則不能強諫。少長于君。則君輕

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

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

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

便于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

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

古文國理集卷之十 九

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公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 五年

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

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

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

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

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

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觀桓控大爵。機小

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觀桓控大爵。機小

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舍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觀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夫人成風也八年

唐有二后並稱宋至有皇后者皆稱于此耳我宗之尊禮

周太后可謂盛制

謂里克焉重耳此諸文所未贅重耳尚莊即受之克無可生之理彼中已狂特

古文國事集卷之十

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臣無貶君之義故于太廟去夫一人氏姓以明之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秦人來歸德不言夫人

晉殺其大夫里克十年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與一夫人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重耳弑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曰卓

子麗姬欲為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夫人申起

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

孰可使曰臣莫尊于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

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

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

人趨而來曰吾苦饑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為不使祠

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于君君

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

曰世子以祠故致福于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

古文國事集卷之十

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于地而地墳以脯與犬犬死

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

干為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有過差急切

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

傳里克謂世子曰人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

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

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

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

耳為寄矣慮麗姬又譖重耳故勿阻吾死

托里克使保全之

殺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境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

是月六鵲退飛過宋都

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欲著石則鵲月故言是月若

六鵲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鵲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無知必天鵲微

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于物無所苟而已石鵲且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

猶盡其辭而況于人乎故五石六鵲之辭不設則王

道不亢矣不遺微細故民所聚曰都

冬天王出居于鄭二十年

天子無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

敢有也王者之所居則成王畿

雨益于宋三年

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

嘉穀可知著于上見于下謂之雨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六年

必然之勢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闕下闕則上聾且聞且聾

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

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

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

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

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讓襄公死處父竟

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也

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年十一

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

敗何也以眾焉言之也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侯岩

中國更也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

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肩見于軾然則何為不

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為內諱

也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晉人納捷菑于郤弗克納年十四

是郤克也其曰人何也何為微之也長轂五

伯敬曰
從至宋至
遠至大至
重之事說
來說得冰
冷笑盡古
今倚強妄
動人

前之罪案
止反不討
賊一句盡
之此所謂
不學無術
也要其本
心突有可
原胡傳以
司馬昭事
律之似太
深刺陳靈
是古求第
一無行止
人淫衰至
此不成朝
廷矣
而使人

百乘。縣地千里。過宋鄭滕薛。發入千乘之國也。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提菑晉出也。獲且齊出也。獲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宣公二年

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于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執為盾而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
前殺梁港

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曰子盾也。見忠臣之志于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陳殺其大夫泄冶。九年

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泄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于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于泄冶。不

至親此與
趙盾之諫
無異。則使
人亦不免
矣。君民隔絕
自此始。古
今治衛不
同。自此分
矣。君子惻
之。

此與吳季
子處公子
先之義同
不第以其
非心窮約
也。陳仲子
終不得藉
以。

此時國佐
不存。子而
使夫人。則
禍也。口禍
始。于夫人
明君相不

能用其言而殺之。

初稅畝。十五年

初者。始也。古者什一。籍而不稅。籍此公田而收。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其力。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蔥韭。盡取焉。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十七年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
主殺梁港

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宣公殺子赤。叔肸非責之。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言無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宜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論情可親言義足。以厲不軌。

冬十月。列國大夫同時齊會。

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

左伯宗

聞于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間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梁山崩 五年

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行遠則可達。伯尊下車而問焉。以其言有理。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問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奈何。輦者曰。天

左伯宗
曰伯尊來
遇輦者
輦者不辟
使車右
下而鞭
之輦者
曰所以
鞭我者
其取道
遠矣
行遠則
可達
伯尊下
車而問
焉以其
言有理
曰子有
聞乎對
曰梁山
崩壅遏
河三日
不流伯
尊問曰
君為此
召我也
為之何
輦者曰

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為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樂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續乎。據善也。結或作續。謂無繼嗣。

九月辛卯用郊 十七

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山用也。官室不設。不可以為衣服。不

諸侯在而
大夫自為
盟。侯矣。危
不得諸侯
也。

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三年。及以及與之也。再言及。明獨與袁僑。諸侯以為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異袁僑之得禮。苦人滅繪。六年。

古文國事集 卷之一

非滅也。非以兵滅。宮為繪。立以為後。中國曰。早國。月夷狄時。繪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也。既盡滅。而不自知。絲別之。而不別也。苦人滅繪。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

觀此則編
曰于是不
君事何不
盡書秦滅
蓋皆之滅
繪以異姓
絕此國終
絕之絕實
去也呂秦
牛晉其事
秘失傳疑
何也

公至自會。春秋傳陽至是公至。自會。十年。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甲午。使若敗。日諸侯自滅。傳陽不以諸侯從夷狄也。故書。公至以存之。滅中國。雖惡事。自諸侯之一。皆從夷狄。而滅人。則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汲鄭伯。汲鄭引也。鄭伯。原為臣所逃。歸陳。陳侯

人臣不可
以不學學
則處事
而知禮

輕敵自
門于巢
赴死耳
先取卒
名加之

鄭之會諸侯不重以致祖之會存中國也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十九

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

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

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讓矣士句外專

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句者宜奈何宜墮帷而歸

命乎介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二十

以代楚之事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門于巢

古文國理集卷之十

左穀梁傳

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

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遇小

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師城者修守備請罪問

吳子謁伐楚至門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及舍

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

罪非吳子之自輕也非責

闕弑吳子餘祭二十

闕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闕不得齊于人不稱其

君聞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

之便為
之禍又無
論矣

敵不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
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闕弑吳子

餘祭仇之也怨仇餘祭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三十

會不言其所為其曰宋災故何也不言災故則無以

見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象何救焉更宋之所

喪財也償其所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

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

古文國理集卷之十

左穀梁傳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

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昭公四年

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

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

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于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

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亦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

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中人然皆

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

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賤由治

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秋蒐于紅八年

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
置旗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禁，禁也。禁門中流，
旁提御轡者不得入，空握握謂車兩轡頭各夫門，
車軌塵出微，馬候蹄，避疾相投，揜禽旅，衆禽御者，
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

戰不逐而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

古文國韋集卷之十

手教梁港一

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官，射而中，田不得禽，則
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
義而賤勇力也。射以不爭為義，仁相讓為義。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年十五

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
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
重死，命無所不通。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年十九

止知自責，則可以不自責。若弑然不，若弑上之，心愈不安，緣止之心，而書之焉，欲誅止也，亦安止也。

日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責止也。
責止不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應
同罪。千是我與弑君之人，哭泣歎，軒粥，噬不容粒，未
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就其有自責，
心故以備禮之責。

冬十月祁潰九年

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
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昭公之有過，非
戊辰公即位元年

古文國韋集卷之十

手教梁港一

昭定終始之際，聖人之所大擇也。故其事焉，獨詳。

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
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
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
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
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
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君正乎
國，然後即位也。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死之，沈子
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
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

言外有餘

此亦未盡

蔡人而
千思神
功以爲大

危迫至此
方可請命
鬼神正

則其日何也。著之也。所見何著焉。踰年卽位。屬也。
也。千屬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
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
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
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
康爲未久也。周道尚明。無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
弔。猶不敢。况未殯而臨諸臣乎。

九月大雩

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

主穀梁

雩。雩之爲非正何也。毛澤未盡。凡地之所人力未竭
謂耕耘之。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
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
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
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
也。雩者。爲早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
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
以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
有應上公。皆過乎陰。神諸大夫。道之而以請。

焉。道之爲君。夫請者。非可貽託而往也。貽託。謂必親
之者。也是以重之。

六月辛丑亳社災

哀公四年

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
也。人君瞻之。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爲之作屋
天也。緣有屋故言災。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七年

以者。不以者也。諸侯有罪。伯者。雖執猶以歸于京師
之益之名惡也。魯非伯主而擅相執。錄故曰人以惡
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

主穀梁

之辭焉。有從外來者曰來。今魯侯身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自以歸而曰來。是外之也。
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于矣。吳夷狄之國也。視髮
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襲衣冠
其藉于成周。藉謂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
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爲之。則
不臣乎。言其也。吳進矣。王尊魯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
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

素終獲麟
面有深青
合三傳之
言觀之益
見聖人悲
憫良深

冠好
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不知冠有差等。惟欲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引取之也。言引取之解經言獲也。傳例曰。諸獲者皆取之。亦不與狩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魯之辭也。適猶如也。其不言來。不外麟于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于中國也。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十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

李穀梁集卷一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一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國語

祭公諫征犬戎

周語

此古今錄
林第一章
疏也變風
變雅變新
以作旋而
至詐虛而
不計其猶
盛周之文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諫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威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一

一國等卷一

開陳制業
艱難有周
文召康遠
風東遷以
後無此風
訓矣

穆王傷志
只是不惟
民此一篇
之言

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動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

一意恤民
終始以之

得獲鹿而
去戎狄果
執利與

難殺君之
聰明直諫
謂之誹謗
後世衣冠
而誣者何
多也

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
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
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
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上五於是乎有刑不祭。
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
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
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動民於遠。是
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
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

古文園璋集卷十一

二國語卷一

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傾乎。吾聞夫犬戎樹悖。
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
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召公諫監謗周語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
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
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
如之。是故為川決之使導。為民者宜之使言。故

浮誇綺靡
在此等用
何

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辨獻典。史獻書。師
箴。賁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
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
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
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宜言也。善敗
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
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
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
流王于彘。

古文園璋集卷十一

三國語卷一

榮夷公專利周語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
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
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
也。所怨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玉
人者。將華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上謂天神使人百
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
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
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

專利之人
人怨于下
神祠于上
依日所經
甚多上式
有云某弘
半天乃兩
非無說也

宣王不藉千畝

宣王不藉千畝

宣王卽位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覩土也。覩視也。陽瘳陰盈土氣震發。瘳後也。農祥積也。

古文國璋集卷十一

卷十一

四國語卷一

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
春之日晨中於午也。日月底于天廟。
底至也。天廟管

室也。孟春之月，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先立春日也。大史告

璣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

未○上○諸○皆○沒○乃○不○直○嬰○以○告○王○曰○史○神○陽○官○以○命○我○

用其清管窠刀。乃死。移以竹三日。吳師問。竹乃令。

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祗監歲不易易

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墻

于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警告有協風至。

王卽齊宮百官御事各卽其齊三日。王

知風聲者。王。豐。文。用。參。人。寫。豐。義。入。寫。豐。王。景。豐。豐。豐。

浮浦蠻醜乃其黨人爲電傳人及厚三和甲和甲

後世藉田之禮可稽

存者賴此

諸農有罰
 使之刑者
 何少此一
 條
 司空以下
 各有專官

古文國璋集
卷十一

卷十

五 聖儒卷一

九之王則大徇。耕獲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

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其時財用不乏民用和

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

力。三。寺。務。農。而。一。寺。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

三。聘務易而一聘請立古行貝不為且上云

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具享神畢。至而布旋俎。

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

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

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三井氏大原周語

宣王判其女

宣王料民太原

藉田所以
有民數也
王不藉千
畝遂有料
民太原之
舉二者舉
寔相承

襄王厚主
也嚴氣正
辭使強諸
侯震懼國
家舊章猶
法足恃如
此
鍾伯敬曰
文王制伯
本以尊王
二字招致
天下諸國
無王一經
點破遂失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南協名姓。司徒協族。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事。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藉。蒐于農隙。耨穫亦於藉。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又厭惡政事。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一
不國語卷一

及幽王乃廢滅

襄王拒晉請隧 周語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也。賴利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

昭號天
下之具
宜而結
然

進退以
取

不祀王命
不長滅
統折周至
試爲君子
之言
費編委之
泰矣陽焚
又以賜晉
重賞功而
經制地不
知自立何

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遺物。以實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惜。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一
不國語卷一

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晉侯國樊 周語

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呼曰。王以晉君爲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王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肅者陽也。未狎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及。

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裝。無乃玩而頓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觀。文不可匿。觀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旬而抵以觀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喬民。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定王饗隨會周語

武子因殷
燕一事漢
求三代之
禮所見尤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一

八國語卷一

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金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般烝。今女非它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既半體。忠非親禮。而于舊職。以亂前好也。厚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冒沒輕儻。食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請門外。而使吾人體委與之。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蘇協典禮。以示民訓。則

此明禮焉
之非

此言禮意
是

此一篇大
旨

大

此詳述禮
之體

此明房烝
之禮
之全義
之全義

此總綴全
篇

據詳雅澤
便而不厭
錄於能變
故也古禮
美矣傳中
亦小此文

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選。修其簋簠。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中。畢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胡有子然其效。戎翟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立成不坐也。升其備物而已。飲以顯物。宴以食好。歲飫不倦。時宴不浮。月會。旬修。日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是服飾章所以昭有功采。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容貌有崇也。崇飾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一

九國語卷一

五色之章。所以異五聲昭德。五義紀宜。飲食可饗。蘇賢不肖。精其心也。順而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同可觀。財用可嘉。則順而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為晉法。
。卑子知陳之亡。周語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矣。道弗可行也。火心星也。朝見謂夏。候不在彊。正十月晨見於辰。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

此段責陳
大政之辭

此段責陳
不治通

此段責陳
廢康時

禹。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
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
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
畢。辰角見而水涸。天根見而水涸。之問也。本見而草木節
解。也。駟見而隕霜。星也。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
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
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
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脩而秣揚。具
也。營室之中。土功共始。定謂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一
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
陳國火朝觀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
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
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置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
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貍。野無與
章。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
事。執事有次。縣有序民。從事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
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
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質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

此段責陳
棄廣禮

此段責陳
亂宗姓

經天緯地
之文

之侯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
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
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餐。廩人獻餼。司馬陳
芻。工人展車。百官官以物至。賓人如歸。是故小大莫
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
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
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爲過。賓於陳。
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
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卽怙淫。各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一
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
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
大姬之後也。棄衰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
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
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
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
八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殺洛闢周語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闢。將毀王宮。王欲遷之。太子晉

柳宗元云
發洛將竣
王宮而勿
聖則王耶
大矣矣以
守先王之
宗廟王室
之亂且卑
在德而又
美彼洛之
間而微之
也此論誠
然然其云
得之忠信
失之信淫
一篇之中
三致意焉
蓋誠欲勸

王修德非
謂封祀不
足飾也

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
不賁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
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
以導其氣陂唐汚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地崩而物
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敢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
死有所葬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
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
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也虞安淫失其身欲壅防百
川墮高墜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一
土國語卷一

與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密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
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
收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群
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
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
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
沈氣火無災燂神無閒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
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
皇天嘉之昨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

臣諱子
文沉焉
一則子賢
世而思
撫棄天
人可知矣

此問開語
也據亂之
意屬于詩

嘉祉殷富生物也昨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
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
一王四伯豈繁多寵皆亡王之後唯能釐舉嘉義以
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鄩猶在申呂
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
其失之也必有怕淫之心閒之故亡其氏姓蹈弊不
振絕後無主運替隸罔夫亡者豈繁無寵皆黃炎之
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
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一
土國語卷一

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閒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餘
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
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
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
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
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
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離者
嘗焉佐聞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詩曰四牡
騤騤旐旐有朝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

此言

寧為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競必多。其飾彌章。民有
 怨亂。猶不可遏。而况神乎。王將防闕。川以飾宮。是飾
 亂而佐闇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
 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
 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
 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
 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屬始華典。
 十四王矣。厲王無道。更周法。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
 不濟乎。吾朝夕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
 古文園璋集卷之十一 十四國語卷一

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
 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
 言皆亡王之為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
 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象天象也。文詩書也。上非天刑。下非地
 德。刑法也。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
 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蕪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
 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景王鑄大錢。周語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
 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
 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毋權子。而行。民皆得焉。
 種曰。毋輕曰。子物輕。則子獨。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
 行。物重。則以毋權而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
 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毋而行。小大利之。今
 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
 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
 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
 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同。疏
 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
 相因之。勢古今變事。蓋此法無弊。如此則錢

左氏善用
所系

韓氏說
如此

樂記散
其制
可考
猶見
樂之
伯樂
小受
過千
形

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
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
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開石餅均王府則有詩亦
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楸濟濟惟君子于祿惟悌夫
旱麓之榛楸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
既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
乏贖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
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汚也其竭也無日矣
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一

古國語卷一

於災備也其所忌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
是去其藏而窮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景王為無射大林周語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無射鐘名大林
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
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鐘不過以
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鐘聲以為耳也耳所
不及非鐘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
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閒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

知危凡事
皆然孔子
所以致嘆
于歌也
四語已盡
孟堅樂志

聲音之道
通于治

五事相為
用若此

常之閒耳之察餘也在滑濁之閒其察清濁也不過
一人之所勝勝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
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
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不
數鍾聲不可以知餘制度不可以出節節謂法度無
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
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
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餘而視正聽餘則聰視正則
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一

古國語卷一

言德於民民欲而德之則歸心焉言德以言上得民
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
耳內餘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
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
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
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
至也若視聽不餘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
佚氣佚則不餘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
轉易之名有過惡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

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不知所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宮聲大故爲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古者以樂尚土。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風而紀農事。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餘。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餘。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宜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餘。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餘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匿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餘也。細無射也。大大林也。言大聲陵之細聲抑而不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置財。聲不餘平。非宗官

解和字方得

敢干自用秉禮之風哀矣

之所司也。夫有餘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匿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餘。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鍾。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餘。王謂伶州鳩曰。鍾果餘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爲餘。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年。王崩。鍾不餘。崩而言鍾不和者明樂人之諫夏父論宗婦執幣。魯語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宗婦同宗大夫之婦也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夫婦贊不過棗栗。以告虔也。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國家之患
在議事有
人任事無
人耳如文
仲真可與
謀國

衛侯無罪
而晉人執
之文公宜
亦不妄下

臧文仲請糴于齊

魯饑。臧文仲言於嚴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鎬名器，藏寶財，固民之珍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選事自選擇也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一

干國語卷一

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磐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倍公請復衛侯

魯語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使醫鳩之，不死，醫亦不誅。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始無罪矣，刑五

心故魯行
王遂得所
請此文仲
之義也亦
知也

長者之言

不學之人
難與執政
以其動輒
非議也
以爲刺云

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鑊，薄刑用鞭撻，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今晉人鳩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

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公說行。至二十穀，乃免衛侯。自是晉聘於魯，加於諸侯一等。爵同則厚其好貨，衛侯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一

主國語卷一

聞其臧文仲之為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

臧文仲祀爰居

魯語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

有虞氏郊
先而夏不

郊祥可想
禹之隱情

鴻文無泥

古文國璋集卷之

主國語卷一

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桎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
 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
 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
 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
 刑法以儀民。也。單畫也。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
 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宮
 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
 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
 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
 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
 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幕
 之杆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杜禹上甲微能帥契
 者也。商人報焉。契後。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
 報焉。高圉后稷後大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
 祀也。加之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
 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
 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植也。及九州名山山川澤
 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

楚俗尚鬼
國人奉巫
如奉王若
非展禽一
言魯之執
政其奉巫
之首與

此韓相公
空頭勅也

是除姦大
手段

唯能死也
故卒能奉
筆然亦特
宜公之明
賢文子之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一

主國語卷一

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知
 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
 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
 歲也。海多大風。冬煥。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
 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箴。
 里革逐莒太子魯語
 莒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
 季文子曰。夫莒太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寶來
 其愛我甚矣。為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里革
 遇之。而更其書曰。夫莒太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
 識窮固。又求自適。為我流之於夷。今日必通無逆命
 矣。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曰。
 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
 之也。臣聞之曰。毀則者為賊。掩賊者為滅。竊寶者為
 軌。用軌之財者為姦。使君為滅姦者。不可不去也。臣
 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
 也。乃舍之。
 里革斷罟魯語

鍾伯敬曰
里華斷
蓋田前更
齊一事為
之若其有
以表其氣
也
左氏外篇
洗戰馳騁
用戰見長
故多大篇
獨此簡戰

遂為千古
笑談

陶石黃曰
如此問于
古絕少里
華對只好
作註脚耳
與師子野
語相類用
善不肯專
戒深痛足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一
宜公夏。濕於泗淵。里華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
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罾。取名魚。登川禽。而嘗
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宜氣也。鳥獸孕。水蟲成。陟虞於
是乎禁罝羅。藉魚鼈以為夏稿。刺魚鼈以助生阜也。
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羅。設罝鄂以實廟。
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天。魚禁鰓。鰓魚
成。魚也。獸長麋虞。鳥翼鰓卵。蟲合蟻蟻。善成物也。古
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
公問之曰。吾過而里華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
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也。諭告師存侍曰。藏
罟不如實里華於側之不忘也。

里華歸過晉君

晉人殺厲公。過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殺其君。誰
之過也。大夫莫對。里華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
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
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懸。無
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
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桀奔

文子儉德
子服從善
尚實之

其相人之

南巢紂。踣于京。厲汙于羶。幽滅于戲。皆是術也。夫君
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
為焉。魚從川之美。惡以為肥瘠。

季文子儉德

季文子相。宜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
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共
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親國
人。其父兄之食。羶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
之父兄。食羶衣惡。而我美矣。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一

圭國語卷一

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
獻子。獻子宅。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
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
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叔孫犇鹿鳴之三

叔孫犇子。犇于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
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曰。子以君命鎮撫敝邑。不
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不腆之樂。以節之。吾子舍其
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

肄業及之
一句足令
通篇生色

左氏解詩
有絕勝處

後世說詩
家所未及

外憂未已
內難又作
不有二人
罔知候濟
矣此以見
謀國之不
可無人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一

美語集卷一

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况使臣以大禮。夫先樂金
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肆夏一名樂部
夏一名遏納夏
一名渠也。夫歌文王大明。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
三夏曲也。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爲肄
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咏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
以况使臣。臣敢不拜。况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
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
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詎謀度詢。必
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爲每懷。和當爲私咨才

叔仲勸襄公如楚魯語

襄公如楚。及漢。問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
也。非爲一人也。爲其名與其衆也。今王死。其名未改。
其衆未散。何爲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
所爲。姑從君乎。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爲國
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非義楚也。畏其名
與衆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况畏而服焉。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一

美語集卷一

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羊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王
大子又長矣。執政未改。子爲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
曰。不如先君將爲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事
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已貳。言楚臣謀肯從已時求
使諸侯有將貳者乎
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警不滋大乎。說猶除也說侮不
懦。執政不貳。帥大警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若從君
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辟難。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
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乎。則可也。
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反及方城。聞季武子薨。下
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榮成伯曰。不可。君之於臣。其
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懼之。若得
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風之取下也。必用命焉。守必
固矣。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闕焉。而況君乎。彼無亦
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
德於君。其子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
人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風之事君也。不敢不悛。醉
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入也。乃歸。
穆子不以貨免難。魯語

深明時勢
之論非縱
亂也。觀乾
侯之事。益
服其權略
醉怒醒喜
就武子說
凡貪奸所
爲。莫如左
醉夢中。激
之愈深。寬
之自解。二
語善。于形

容
穆子裂集
之事與趙
孟之請皆
不敵獨補
出不可為
法意彼此
互相發明

真心為國

謝罪之文
易於謝罪
故多不得
所請惠伯
侃侃而陳
卒脫平子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季武子伐莒取郕莒
人告于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為戮晉樂王鮒求貨
於穆子曰吾為子請於楚穆子不予梁其經謂穆子
曰有貨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免子何愛焉穆子曰
非汝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而國有罪我以貨私
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貨而成私欲
乎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
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則我求安身而為諸侯法矣
君子是以患作而不衷將或導之是昭其不衷也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一

子國報

余非愛貨惡不衷也且罪非我之由為戮何害楚人
乃赦之穆子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其人曰可以出
矣穆子曰吾不難為戮養吾棟也夫棟折而榱崩吾
懼壓焉故曰雖死於外而庇宗於內可也今既免大
耻而不忍小忿可以為能乎乃出見之

惠伯免平子于難

魯語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嚮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
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貳必失諸侯豈
唯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

終死國有
以死折其
義也
為國安得
焉如若人

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若我往晉
必患我誰為之貳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
乎椒請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夫盟
信之要也晉為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
閔矣昔樂氏之亂齊人聞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
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弊賦踣跋畢行無有
處人以從軍吏次於誰命與耶鄆滕擊齊之左荷止
晏樂焉從後曰荷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以
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一

子國報

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
乎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
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
魯為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
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
子

敬姜論勞逸

魯語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歌之家
而主猶績懼季孫之怒也其以歌為不能事主乎

婦人耳每聞口不忘國家
勞字一篇大旨後與
個而後許安正曲盡
勢字之美

錄尊號及
早都外說
及內詳數
內教以見
已之補焉
守禮
可爲家訓
可爲國威

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儉于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春分朝日大采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夕月以秋分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紃纒。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下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一
主國語卷一

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敬姜明子之令德

婦人耳爲其子愛名于死後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天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洎涕。無捐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一
主國語卷一

仲尼不對田賦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鬴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藉矣。若欲犯法。

孔子不對
不于執政
之怨也而
私告冉有
者此役不
止慎傷民
也

聖法二字
誅之廢矣

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歷代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一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一



意在薛仲
特以嚴公
肅閣為反
詩以散之
情乎不悟

英智之主

其柄管
子之自信
以信于友
者盡此一
句

穆文熙曰
解位以讓
何其優也
然管仲用
而趙子之
賢蓋彰古
人之以善
相成如此
治國家不

歷代古文國璋集卷之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國語

桓公用管仲 齊語

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
若加惠于臣使不渾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
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
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夫
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一 一國語卷二
于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于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
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于死鮑
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
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
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
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
于群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
言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
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于天

非博先世
之失正欲

與事建功
以蓋前愆

五語是綱

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嚴公曰。若何。施伯
 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
 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于群臣。猶未得請
 也。請生之。于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
 逃。比至三鑿三浴之。桓公親逆之于郊。而與之坐。問
 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戈。不聽
 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
 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褻。戎士
 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
 古文國彙集卷之十二 二國語卷二

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
 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
 以成名。合群察。比校民之有道者也。參老設象。以為民
 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樽本聲末也。導等勸之以賞
 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桓公曰。為之
 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
 其鄙。三分國都。以為三軍。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
 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
 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詭。其事易。公曰。

使民心志
既一無所
他從然後
今出而必
交政行而
不背其意
德為寄寓
令地耳

止濟曰四
節文有條
序觀者不
識其益

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
 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今夫士
 群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
 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
 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
 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群萃而州
 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且莫從
 事。施于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
 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
 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
 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
 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輶馬。以周
 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莫從事于此。
 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
 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
 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
 為商。令夫農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
 枷芟。及寒擊藁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

古文國彙集卷之十二 三國語卷二

兩其可乎
兩其可乎
想桓公求
效甚速而
管子施為
次第處

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鉏，以旦莫從事于
田野。脫衣就功，戴茅蒲，身衣襁褓，膏體塗足，暴其
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于田野。少而習焉，其心
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
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
而不厭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
以告其罪，五有司已千事而竣，桓公曰：定民之居，若
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于
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士軍
古文園珠集卷之十二 四國語卷二

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
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
欲速得志于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
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
曰：善。管子于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
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
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
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
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
古文園珠集卷之十二 事國語卷二

君民上下
其情事無
不相達故
能使民唯
疾所用

王勝洲曰
近代郡約
之法亦祖
北意但虛
文從事鮮
有是效非

法之過也

全文似周
官此段古
質又似尚
書

如此近于
刑措矣然

管子治齊 齊語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
好學。慈孝于父母。聰慧質仁。發聞于鄉里者。有則以
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干事而竣。
桓公又問焉。曰。于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
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
已干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于子之鄉。有不慈孝于
父母。不長弟于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
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干事而竣。
古文國華集 卷之十二 古國語卷二

亦太宰境
使其民無
餘地若王
者之世雖
章其善惡
其象自
與此不同

參同之制
已達于制
國二十一
鄉時故此
專問伍部

桓公伯譽
盡于齊語
諸篇諸篇
要舉尤重
于此良史
以一紀一

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
朝不越閭。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爲善
與其爲善於鄉也。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
不如爲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
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
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也。衰差征不旅
舊則民不偷。不以旅人。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
阜陵墳。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
牲不畧。則牛羊遂。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
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
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
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
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桓
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
古文國華集 卷之十二 古國語卷二

桓公霸諸侯 齊語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
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于天下諸侯。則親鄰國。桓
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

傳述一君
一臣始末
端緒恐不
能盡如此
文桓公敬
仲心術事
業無不畢
具

足兵良法
後世多資
如此者

疆無受其資而重爲之皮幣以驟聘親于諸侯以安
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爲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
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于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
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
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
矣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
兵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
戟輕罪贖以鞮盾一戟小罪譴以金分有開罪索訟
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求訟者之情禁之
三日使審實其辭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二
也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耒斤鋤試
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
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堂潛使海于有蔽梁弭于有渚
環山于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
爲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使海于有蔽渠弭于
有渚環山于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
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于有蔽梁弭于
有渚環山于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
至于鉤陰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鄆有革車

弱切赫然

稱順稱仁
阿寬稱廣

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
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
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于周而反
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荊令支斬孤竹而
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爲載以約誓
于上下庶神與諸侯勦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至
于西河方舟設泝乘桴濟河至于石抗縣車束馬踰
大行與辟耳之貉拘夏西服涿沙西吳南城周反昨
于絳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與車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二
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弱駭無
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葵丘之
會天子使宰孔致胙于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
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
舅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爲君不君爲
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顔起
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墮越于下
以爲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
門赤旂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

原非截然
分別欲據
屬其烈特
為鼓舞其
詞耳
惠行而人
知感此伯
者之事也
瑞幕入微
受者與施
者心事具
見
以刊結人
者利盡而
散柳州所
託以此

田汝成曰
歷敘伯功
而終之以
川數子又

父之亂二君殺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
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還具
翟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
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于
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動也是故諸侯歸之警
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
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縷纂以為奉鹿皮四個
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翻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
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二 十國語卷二
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
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
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焉通齊國之魚鹽于
東萊使關市譏而不征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
葵茲晏負夏領釜丘四者皆既塞與山戎眾翟接者以禦戎翟之地
所以禁暴于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壯丘四塞諸
也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于中國也敎大成定三
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
大國慙愧小國附協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

皆之以
仲其管仲
之功大也

使讓可令
君知天下
無禍敗之
事矣

鍾伯敬曰
一聖一賢
與嬖寵並
論忠臣苦

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史蘇郭偃論卜晉師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
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猾狝猶會也猾弄也以
戎夏交梓對也交梓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憐
民國移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
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憐其人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
可墜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
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二 十國語卷二
無肴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實女以爵罰女
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
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辜
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
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為瘳臣
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
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我亦必以
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
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

言如字非
者之為
敵不知其
為聖賢
也故能
千夫者
中出之

史蘇以為
必執郭假

以為辭
不失國
見事勢
微知若
者固然
左氏好
也

奇險

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妣已女焉。妣已有
龍。于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
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于是乎與虢石甫比。
遂太子宜咎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緡人召西
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
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
牙為猾。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夫若是賊之兆
也。非吾宅也。離則有之。不跨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
君。能銜骨乎。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連齒牙以猾其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二
中。其誰云弗從。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
不戒。亡無日矣。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民之主
也。縱惑不疚。肆侈不達。流志而行。無所不疚。是以及
亡。而不獲追鑑。今晉國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國
在側。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大家鄰國。將師保之多。而
驟立不其集亡。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
也。所以紀三辰宣。是以諷口之亂。不過三五。且夫
挾小鯁也。可以小狀。而不能喪國。當之者我焉。于晉
何害。雖謂之挾。而謂以齒牙。口弗堪也。其與幾何。晉

矣。車惠懷
之間事變
日不可知
然此數者
已可知耳

懷此雄心
而驚于
姬何也

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其銘有之。曰。嗟
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嗟。嗟之食不
足。徂也不能為膏。而祇離咎也。雖驪之亂。其離咎而
已。其何能服。吾聞以亂得聚者。非謀不卒時。非人不
免。難。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齒。非德不及世。非天不
離。數。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行之以齒牙。不可謂
得人。廢國而向已。不可謂禮。不度而迂求。不可謂義。
以寵賈怨。不可謂德。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德義不
行。禮義不則。棄人失謀。天亦不贊。吾觀君夫人也。若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二
為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為
人而已。士焉曰。戒莫如豫。豫而後給。夫子戒也。抑二
大夫之言。其皆有焉。既驪姬不克。晉正于秦。五立而
後平。
晉伐翟祖 晉語
獻公田。見翟祖之氛。歸寢不寐。卻叔虎朝。公語之。對
曰。床策之不安耶。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遇
士焉。曰。今夕君不寐。必為翟祖也。夫翟祖之君。好專
利而不忘。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退者距

決亡國之
君臣莫快
于各服其
私以縱其
回一語

自古忠存
之制于權

倭者皆以
知畧不勝
耳迂而少
矣其為人
一一料定
起而圖之
不難矣

達其上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有冒
上而無忠下君臣上下各厭其私以縱其回民各有
心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俄之可克也
吾不言子必言之士為以告公說乃伐翟祖卻叔虎
將乘城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卻叔虎曰既無
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被羽先升遂克之

優施為驪姬謀去太子晉語

公之優曰施通于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而
難三公子之徒如何對曰早處之使知其極夫人知
有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驪姬曰吾欲為難
安始而可優施曰必于申生其為人也小心精潔小
不忍辱也而大志重重也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
憤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近行驪姬曰重無乃
難遷乎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若不知辱亦必
不知固乘常矣今子內固而外寵且善不莫不信所
惡無不若外單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且吾聞之甚
精必愚精為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
是故先施譏于申生

古文國事集卷之十二

古國語卷二

幾于不覺
其諱矣

驪姬危言劫獻公晉語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
強甚寬惠而慈于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于我必
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強于君君未終命而不沒
君其若之何盡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
其民而不惠于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
人之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
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眾以為親苟眾利
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眾故不敢愛親眾况厚之益
也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
而厚利眾眾孰沮之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
利而得寵志行而眾說欲其甚矣孰不惑焉雖欲愛
君惑不憚也今夫以君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
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于武王而
其世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君欲勿恤
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
可驪姬曰君盡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
所索乃其憚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

古文國事集卷之十二

古國語卷二

勝與不勝
皆無所避
罪此士秀
之先見也

狐突杜門
里克中立
至鄭無心
此屬害為
身謀耳矣
能決大疑
定大變

唯無親故能養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
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
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
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阜落翟
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不
實又恐削封疆君盡使之伐翟以觀其果于眾也與
眾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翟雖濟其舉可也若勝翟則
善用眾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
懼吾邊鄙不做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矣
古文圖彙卷之十二 十六國語卷二

優施說來里克 晉語

反自稷桑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
日吾固告君曰得眾眾弗利焉能勝翟今矜翟之善
其志益靡孤突不順故不出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
強又失言于眾矣雖欲有退與將責焉言不可食眾
不可弭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雖將至矣公曰吾不忘
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

使小人
之如此
朝有重臣
可貴也

何等努力

言無心亦
假國家之
敗政此

子而立夷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
日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
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
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
曰暇豫之吾吾不如易易人皆集于苑已獨集于枯
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
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
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殮而寢夜半召優
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
殺太子而立夷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乘君以殺太
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
且而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
君謀成矣將立夷齊丕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
丕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
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開也今子曰中立
況固其謀彼有成矣難以得閒里克曰往言不可及
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子將何如丕鄭曰我
無心是故事君若君為我心制不在我里克曰殺君

明難之成
于克也

宰孔止晉獻公如會晉語

以為廉。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抑撓志。以從君。為廢人以自利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

桓之不終
宰孔言其
外欲之內
禍亦難矣
而宰孔管
其不度諸
侯皆未焉
桓智也然
盈滿將敗

志施難終
亦自成名
論

古文國瑋集

卷之十二

太國語卷二

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惠難偏也。施難報也。不偏不報。卒于怨仇。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資。是之不果奉而服。晉是泉。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城。而汾河凍。滑以為淵。我翟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其違遠去也。今晉侯不量齊得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閉修。而輕于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夭。皆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為淮之會。桓公在。殞宋人伐之。

秦伯納惠公晉語

亦是常規
之論
國亂民擾
不思入以
靖之再使
齊民生計
而公于將
越諸侯者
又數年孤
既之為謀
疎矣

古文國瑋集

卷之十二

九國語卷二

之喪。亂有大小。大喪大亂之刻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為大喪。讓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酒掃之臣。死又不敢蒞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眾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眾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卻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人。非危何安。

幸苟君之于唯其索之方亂以擾執適禦我大夫無常苟衆所置孰能勿從于盍盍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既入而後圖聚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于外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盍請君于秦乎大夫許諾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曰天降禍于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托在草莽未有所依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祥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克伏其事

古文國事集卷之十二 主國語卷二

群臣莫敢寧處特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裔胄而建立之以至其祭祀且填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儆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君之重况而群臣受其大德晉國其誰非君之群隸臣也秦穆公許諾反使者乃召大夫于明及公孫枝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以爲朝夕之急大夫于明曰君使繁也繁敏且知禮敏以知微敏能竄謀知禮可使敬不隊命微知可否君其使

之乃使公子繁弔公子重耳于翟曰寡君使繁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常于喪失國常于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爲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微幸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于哭泣之位又何敢有它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繁退弔公子夷吾于梁如弔

古文國事集卷之十二 主國語卷二

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勸我矣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狷潔狷潔不行重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微幸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于公子繁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嬖大夫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獲天命矣吾必遂矣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爲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亡

孫應鑒曰
秦伯既知
重耳之仁
而聽公子
之言之以
立矣吾其
後戰于韓
原義被見
獲可謂置
不仁者之
戒

叔帆有此
奇策

只一四字
羊解讀書
之味

人之所懷挾嬰環以望君之塵垢者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珎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繫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于利也公子繫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于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寔爲惠公

箕鄭論救饑 晉語

古文國華集 卷之十二

主國語卷二

晉國饑公問于箕鄭曰救荒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于君心信于名信于令信于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于君心則美惡不踰信于名則上下不干信于令則時無廢功信于事則民從事有業于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時入何置之有公使爲箕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

文公學讀書于臼季 晉語

文公學讀書于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

四汝成曰
臺下文法
有暇足點
坂急水下
離之勢
洵如此則
困變之說
可廢矣
湯子華而
不寔非能
善人之人
晉臣何以
不告

胥臣論傳謙 晉語

文公問于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謙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謹也遠條不可使倪戚施不可使仰焦倖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瞶不可使視瞿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賈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埃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覺少濬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勦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號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

古文國華集 卷之十二

主國語卷二

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于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卽位也詢于八虞而咨于三號度于闕天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御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縛蓬條蒙矇侏儒扶盧矇矇修聲聾聵司火僮昏瞽瘖焦僂官師所不材也以實喬士夫教者因體能

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印浦而後大。

甯嬴氏論陽處父

晉語

明智而忠
信其人非
游飲者虛

陽子言當
時常有人
望顧人乃
為處氏赴

定其一生
之案如此
神識吾君

臣不及

大臣為國
家樹人此
足風矣解
釋黨字尤
足破為世
之惑

陽處父如衛。反過甯。舍於逆旅甯嬴氏。嬴謂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道與之語。及山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曰。

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貌之機也。身為情成。于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鑒。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實非其實也。若中不濟而外強之。其卒將復。反其情也。中外易矣。若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二

孟國語卷二

外內類而言。反之。漬其信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歷時而發之。胡可漬也。今陽子之情譏矣。以濟蓋也。且剛而主能。不本而犯。怨之所聚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期年。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

趙孟禮韓厥

晉語

趙宣子言韓獻子于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不行。獻子執而戮之。眾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

舉以其私黨也。夫軍士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于罪矣。

宣子請師伐宋

晉語

似此舉動
不宜隱忍
于趙穿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于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二

孟國語卷二

為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太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錙于丁寧。傲其民也。襲侵密聲為變事也。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乃使旁告于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于宋。

武子杖擊文子

晉語

李來一口
室室正正
深得其罪
致討之義
孟氏謂春
秋無義戰
余以為伐
宋之役亦
義之不可
少者

此時邵氏
政以達之
而其于非
之知乎至
樂其之發
師誠後人
則可謂善
承父志能
不掩人矣

范文子莫退于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庚辭
于朝也。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
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兩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
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二

古文國瑋集

卷之十二

國語卷二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三

裏西方岳貢禹修評

國語

趙文子見諸大夫

晉語

得失易見
耳言各成
采使人誦
思一時賢
按布列七
成在朝言
字大獻盛
矣哉

趙文子冠。武見樂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
王。莊王趙稱也。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
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
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大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
寵驕。故典王賞陳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
既成。又聽于民。于是乎使工誦諫于朝。在列者獻詩。
使勿兜也。風聽臚言于市。辨妖祥于諺。考百事于
朝。問謗譽于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
驕也。見卻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
矣。見韓獻子。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
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獲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
不善。善亦獲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
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冀除而已。何又加焉。見知
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爲大夫。非

亦應聲曰
人之言然
遠也
在趙文子
則所謂
季孫之惡
我藥石也

老成憂國
之談難會
憤激不泯
刺記

取乎成趙家也成于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
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夫
宣子盡諫于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
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
必濟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
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
其高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樂伯之言可
滋范叔之效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
子若夫三卻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三

是先主覆露于也

范文子不欲伐鄭晉語

厲公將伐鄭范文子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畔則
晉可爲也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得
鄭憂滋長安用鄭卻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曰
我王者也乎哉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
之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子見無
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文子欲擇荆鄭爲外患晉語

憂樂卻不
和故有是
言

釋荆鄭爲
外患議遠

思深後代
名臣多模
倣其語

知人善任
如此宜難
其臣材
亦不難
於趙諸人

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
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于外是以內歸而
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熒刀鋸小人而斧鉞不行
于大內猶有不行而況外乎夫戰刑也刑之過也
過由大內大而怨內細怨由小故以惠誅怨也誅除以
忍去過忍也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
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而忍于小民將誰行武
武不行而勝幸也幸以爲政必有內憂且唯聖人能
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
猶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荆與鄭以爲外患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三

晉悼公復伯晉語

二月乙酉公即位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郟之役呂錡
佐知莊千于上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
子羽郟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
其子孫不可不崇也使筮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
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于今是用文
子勤身以定諸侯至于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

諸臣材分
區一不在
其別中何
用達其

視內傳較
賄矣確不
欠休故朴
有古意

乎故以戴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曰昔克潞之
役秦來國敗晉功魏賴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
止杜回其動路于景鍾至于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與
也君知士貞于之帥志博聞而宣惠于教也使爲太
傅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爲司空知樂
糾之能御以和干政也使爲戎御知荀賓之有力而
不暴也使爲戎右樂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悖惠
荀曾文敏歷也果敢無忌鎮靖使茲四人者爲之夫
音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悖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
古文圖理集卷之十三 四國語卷三
使果敢者諗之使鎮靖者修之悖惠者教之則偏而
不倦文敏者道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
鎮靖者修之則宣使茲四人者爲公族大夫公知祁
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
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爲元司馬知張
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爲元侯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
強也使爲輿尉知藉偃之悖率舊職而共給也使爲
與司馬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爲贊
僕始合諸侯于虛村以救宋使張老延君舉于四方

以私恩廢
其公義

秋之所必
錄

田汝成曰
此亦異人
不殺猶可
必令復從
樂氏則何
以誅樂氏
之黨也

且觀道逆者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爲文也而能恤
大事使佐新軍三年公始合諸侯四年諸侯會于雞
丘于是乎布令結援修好申盟而還令狐文子卒公
乃以魏絳爲不犯使佐新軍使張老爲司馬使范獻
子爲侯奄公舉達于戎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
盟之于是乎始復伯
辛俞從樂氏出奔 晉語
樂懷子之出執政使樂氏之臣勿從從樂氏者爲大
戮施樂氏之臣辛俞行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
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
樂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仕家
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
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于晉國世諫樂氏于今三世
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爲大戮臣敢
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說固止之不可厚賂
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
也若受君賜是隋其前言君問而陳辭未退而逆之
何以事君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古文圖理集卷之十三 五國語卷三

亦懷人亦
憂國兩念
一時感動
滋多感慨

古人好事
風操可懷

上下古人
之間恍惚
多思期于
身名俱泰

叔向懷司馬侯晉語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
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
夫子終之無不可藉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
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已利已
而忘君別也

趙文子斲椽不斲晉語

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斲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謂
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

古文國華集卷之三

六國語卷三

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斲之加密石焉諸侯斲
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
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
之勿斲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為後世之見之
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不斲者不仁者之為也

趙文子游九京晉語

趙文子與叔向游于九京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
歸叔向曰其陽子乎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于晉國
不免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

其志雖自
不問

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其隨武子乎納
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不阿而
退

叔向均二公子之祿晉語

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其車五乘叔
向為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對曰大
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
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鈞
之也對曰夫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三

七國語卷三

稱之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槩以
過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
行諸侯之賄而無等凡之祿無大續于民故也且楚
秦匹也若之何其回于富也乃均其祿

叔向賀宣子之貧晉語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
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
故對曰昔樂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
其德行順其意則使越于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

之情殊也

禍福休否之理言之極深

風沙釐之義高矣然自穆子不愛叛有以動之

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于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義畧則行志假貨居賄宜及于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于收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于難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夫卻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于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夫八卻五大夫三卿其寵太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貨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宜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

古文國事集卷之十三

人國語卷三

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穆子使風沙釐相翟

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察勿從鼓子之臣曰風沙釐以其孥行從鼓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于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而祿解對曰臣委質于翟之鼓未委質于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

可為求富之戒

簡子具有英雄之累成其臣族行其志

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敢即私刑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而有不意度穆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言于頃公與鼓子田于河陰使風沙釐相之

董叔娶范氏

董叔將取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援焉它日董祁愬于范獻子祁董叔之妻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于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古文國事集卷之十三

九國語卷三

趙簡子賞尹鐸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湯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仇也郵無正進曰昔先王文子少譽于難從姬氏于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于

只是思難
而一已足

字九我曰
以私怨
賢不以
歸實志怨

先高人一
等

荒佚之思
正以憂危
之詞戒之
然如獲
異聞

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
無謗于國順德以寧子也學教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
 相子今吾子嗣立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
 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
 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
 為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平若罰之
 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
 幾不為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
 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
 古文國事集卷之十三
 十國語卷三
 為王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
 實學論人化晉語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龜鼈魚
 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實學侍曰臣聞之君子
 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
 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植晉國今
 其子孫將耕于齊宗廟之儀為賦畝之勤人之化也
 何日之有
 知果別族為輔氏晉語

不仁之人
不有所使
不濟五賢
非其幸也

飲飲二字
此小人進
身之術也
遇其知之
至則立窮

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
 狠對曰宵之很在面瑤之很在心心很敗國面很
 害瑤之賢子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鬚長大則賢射
 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強毅果
 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
 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
 族于太史為輔氏及知氏之亡唯輔果在
 趙襄子走晉陽晉語
 晉陽之圍張談曰先王為重器也為國家之難蓋始
 古文國事集卷之十三
 十國語卷三
 無愛寶于諸侯乎襄子曰吾無使也張談曰地也可
 地趙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夷于先子不及先子
 子之臣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夷于先子不及先子
 不德而賄夫地也求飲吾欲是養吾疾而干吾祿也
 吾不與皆斃襄子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
 城厚完襄子曰罷民力以完之又斃以守之其誰與
 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
 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
 尹鐸之所寬也民必蘇矣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
 沈寗產龜民無畔意

律以思嗜
之義柳州
所讓亦于
木之藥石
也

諸侯爭長
唯與國各
老為宗晉
楚君臣日
夜謀此范
文子之言
慮其失也
恐其不得
也

子木祭不祥楚語

屈到嗜菱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菱及
祥宗老將荐菱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
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
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
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
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荐蔓豆脯醢則上下
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
典遂不用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三

伍舉論章華臺楚語

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
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
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彫鏤為美而以金石匏
竹之昌大翫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
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
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
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贊焉則宋公鄭伯問
誰相禮則華元駟騂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頻

變形肖貌

同一美字
及覆進規

既舉莊楚
而又及此
此相應處
其休勢散
湯頗似雨
漢之文

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于諸侯

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
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
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于魯侯懼之以
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
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
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干目觀則美縮于財用則匪
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君國者將
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三

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驕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

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
美名也唯其施令德于遠近而大小安之也若敘民
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
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
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于大率之居臺度于臨
觀之高其所不奪地其為不費財用其事不煩官
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瘠之地于是乎為之城守之木
于是乎用之官寮之暇于是乎臨之四時之際于是

朋友規切
馬擊而旋
古人責善
如此

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圖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爲之正。楚其殆矣。

倚相微子臺 楚語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亹于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曰。唯于老耄故欲見以交微子。若于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于是不給。而何暇得

古文國華集 卷之十三

國語卷三

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猶儆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與有旅賁之規。位有官師之典。倚相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矜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懿聖。武公實不叙聖于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易不莫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敢情。今于老

但漢良威

以不言言
以不諫諫
風人之詞

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教者。王將何爲。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亹懼曰。老之過也。老于乃驟見左史。

倚相諫子期筭妾 楚語

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內子。卿之適妻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筭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荇。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及之勞也。而獻飲焉。以獎于鄂。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于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

古文國華集 卷之十三

國語卷三

子木能違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芰。荇。吾子經楚國。而欲荇芰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子期與王論祀法 楚語

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于王。王問于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于舉。加增也。舉人君。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鬴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

天地神民
之理古之
博物者貴
于昭識若
但記書名
錄象數則
古人感之
矣

精潔而奇

氣者神人
之所合德
也此言精
于易理

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和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其為齊敬也。故其備物敬不可久，民功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謂三牲近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思，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

古文國章集卷之十三
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言無祭則民無所放縱志放縱則遂生乃不殖是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廢滯難復恐懼也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徧祀群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于龍執土氣舍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群神頻行求食國于是乎烝嘗家于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齋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禮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

以此言祭
義博而微

祝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于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于是乎弭其百苛舛其讒慝弭止也合其嘉好結其親昵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春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刳羊擊豕夫人必自春其盛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春禘郊之盛王后親操其服自公以下至于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于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

古文國章集卷之十三
之何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群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于神者謂之一純玉帛為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為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微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質有賢質也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物事也以功姓有微品十千王謂之千品一官之職其寮屬五物之官陪屬萬為

萬官。五物謂天地神官有十醜為億醜。天子之田九萬官。民類物之官也。咳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昭王不罪藍尹壺。楚語

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曰。見藍尹壺載其孥。王曰。載予。對曰。自先王莫除其國。當君之世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歸。又求見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辭。夫其有故。王使謂之曰。成曰之役。而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對曰。昔瓦唯長舊怨。以敗于柏舉。故君及此。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臣避于成。曰。以微君

則不免矣

古文國事集卷之十三

本國語卷三

也。庶悛而更乎。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白庶懼而墜。前惡乎。君若不鑒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死在司敗矣。唯君圖之。子西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王乃見之。

藍尹壺論吳之敗。楚語

子西歎於朝。藍尹壺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與哀殞喪。于是有歎。其餘則否。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閭閻能敗吾師。閭閻即世。吾

固高子馬
一等也

聞其嗣又甚焉。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修。無患吳矣。夫閭閻口不食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于色。身不懷于安。朝夕勤思。恤民之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寶。有過必悛。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修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王孫圉對簡子。楚語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

古文國事集卷之十三

本國語卷三

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于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數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速屬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于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道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

荆簡子

白公父子
無罪而逐

千楚子西
知白公之
才在外不
言將為我
心置之遠
也未為失
特信其
太過遂
為亂心

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廡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諱露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子西召伯公勝 楚語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三 千國語卷三

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知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強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于楚其心又狃而不潔若其狃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懷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

庸庸者易
與耳唯快
為亂之資
故不可測

其唯屈大
夫與

古今同蓋
于此

其以謀死
其錄其
不似也彼
如勝有

周也足以蓋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穀貪而無厭既而得入而囉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修其心苟國有慶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三 主國語卷三

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偪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偪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為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必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奸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肯能者早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肯也為之關箭著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以為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

之志
善乎若子不我信。盡求若教氏。與子于子督之族而
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驕馬繡以胡公入于
貝水。邪歎間職。戕懿公于園竹。晉長魚矯殺三卻于
榘。魯圍人犖殺子般于次。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
乎。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鑒戒也。今子
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子西
笑曰。子之尚勝也。不從。遂使爲白公。子高以疾間居
于蔡。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葉公聞之曰。吾怨其
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三

圭國語卷三

業者夫子也。以小怨實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帥
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玉室。葬一子之族。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十四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國語

諸稽郢行成于吳 吳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
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
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于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
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
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四

圭國語卷四

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于天。天若棄吳。必
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
罷獎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
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于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
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于下執事曰。昔者越國
見禍。得罪于天王。天王親趨王趾。以心孤句踐。而又
有赦之。君王之于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
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
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

言之太甚
其中必苦

越君臣陰謀殺君而
神莫知而
千晉洞然
百見其才
尚可奴隸
領盡而成
取相友者
所事之至
異也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四 三國語卷四

申胥諫許越成 吳語

得罪于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顛顛于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眩姓于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于王府。大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搢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于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說吳股掌其先微

年穀時孰。日長炎災。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催。為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于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耀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于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荒空也。

申胥諫伐齊 吳語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四 三國語卷四

借楚為喻此至言也

明于情又明于勢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友。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眾庶。其民殷衆。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于其心也。戚然服士以司吾閒。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盍亦鑑于水。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于章華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罷笑楚國。

祖也

言之痛悉以其一悟

吳至此事敗矣然無會而靖為天下戮笑莫有過于王孫雄者惜其既竭

以間陳蔡不修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南三歲于沮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于乾谿王親獨行屏營傍徨于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嚳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嚳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于地王寐嚳枕王以堊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園棘園不納乃入芊尹申亥氏焉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此志也豈遽忘于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眩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于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荐饑今王將很天而伐齊古文國瑋集卷之十四

四國語卷四

吳晉會于黃池 吳語

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群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群皆奔王其無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齊人與戰于艾陵齊師敗績吳人有功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于歲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于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必順敗王子友于姑熊夷越王句踐乃率

中軍沂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遽還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路修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雒曰夫危事不齒雒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廢我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不忍若越聞愈章吾民恐叛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王孫雒曰先之圖之將若何

古文國瑋集

卷之十四

五

國語卷四

王孫雒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王孫雒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智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勵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勵者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獲也無有誅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

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也步行必設以此民也封于江淮之間乃能至于吳吳王許諾

吳王劫盟 吳語

鍾伯敬曰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籠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通百人為一行百人為一人謂之行頭皆官帥擐鐸拱稽也擐亦恐有聲也建肥胡奉文犀之渠肥胡幡也文犀也十行一變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袍經兵也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袍為萬人以為方陳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類望夫在志起

古文園章集卷之十四

六國語卷四

忠而舍其國都以為之如茶王親乘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旗丹甲朱羽之類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類望之如墨為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袍親就鳴鐘鼓丁寧鐸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鉦以振旅譁鉦也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錄而造于弊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

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徒遠來告孤日夜相繼旬旬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億負晉眾庶不式諸戎翟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吾

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為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于藩離之外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于王前稱呼也攝執也少司馬乃皆進自剄于客前以酬客董褐既致命乃告諸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

古文園章集卷之十四

七國語卷四

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使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于天子請貞于陽卜收文武之諸侯貞正也曩曰故曰孤以下密邇于天子無所逃罪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荆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夫差驕暴非可以名

善服之知
其有內難
亦劫之以
所必從耳

吳王一生
敗于驕忿
二字

天子君有短垣而自矜之。况鬱荆則何有于周室。夫命主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歆。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為已害也。乃命王孫雄先與舅獲帥徒師以爲過賓于宋。以焚其北郭焉而過之。

大夫種倡謀伐吳 吳語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倡謀曰。

古文國瑋集 卷之十四 人國語卷四

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也。日臣嘗卜于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荐饑。市無赤米。而困鹿空虛。其民必移就滿。藏于東海之濱。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機。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兒臨之。禦兒越。吳王若愠而又戰。幸逐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

包胥借楚
破吳是其
爲楚復仇
耳子房始
終爲韓而
包胥始終
爲楚知能
之士用心
若此

論戰與曹
劇同

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于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爲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徹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于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鴈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思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我以加焉。然猶未可。

古文國瑋集 卷之十四 九國語卷四

何孟春曰
包胥之論
端重在勇
字蓋勸王
之決于楚
吳也

句踐于此
事唯康志
之經心已

久故聞言
立辨

鍾伯敬曰
使人之大
善若臣國
若如此擇
之天理人
皆非安有

以戰也。夫戰知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
之極。無以詮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
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
王句踐乃召五大夫曰。吳爲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
以爲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徹天之衷。唯是車馬
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于王孫包胥。既命孤
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
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舌庸乃進對
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
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
乎。王曰。辯。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
大夫臯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王乃
命有司大令于國曰。苟任戎者。皆造于國門之外。王
乃令于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爲戮。不
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
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
出外政。無入內有屏。是子也。外有屏。是我也。吾見子
于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

古文國事集卷之十四

十國語卷四

物極而不
反者

不盡人之
力故能便
人致力不
輕人之死
故能使人
効死信陵
君之救趙
勝者亦
用此此以
激發三軍
非示慈愛

以土去筭。側席而坐。不埽。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
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屏于國。是子也。
軍士不死。外有屏。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
政。無入。吾見子于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
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列鼓
而行之。至于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填通
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
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
命。明日徙舍。至于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
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于軍。曰。有父母耆老
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
耆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于溝壑。子爲我禮
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
明日徇于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
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
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于軍。曰。
有眩瞽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
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于軍

古文國事集卷之十四

十國語卷四

長于兵法
豈獨苦心

焦思

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餘。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于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于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于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古文園羣集卷之十四 十三國語卷四

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不知越復有軍。故中分其師以禦之。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謀。以襲攻之。吳師大比。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于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于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于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千今。今孤不道。得罪于君王。君王以親辱于孤之樊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爲臣。

穆文熙曰
吳越語無
其次第或
于吳中見
越或于越
中見吳語
以一說理
其始末又
以數段詳
其細微于
傳爲要休
矣

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于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于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于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于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于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于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吳。上征上。古文園羣集卷之十四 十三國語卷四

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群臣。以集其謀故也。

越王謀破吳 越語

越王句踐棲于會稽之上。乃號令于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早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衰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于會稽之上。

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于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于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微聲聞於天王。私于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于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

乃卽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讐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于是矣。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語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于此者，將進之。太

結罪已之言以感動其民

此等經畫俱從臥薪嘗膽中來

君子六千人以此致

宰嚭諫曰：越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句踐說于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仇，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于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句踐之地，南至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病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于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于舟以行，國之孺子之

謙辭之詞
然言所忍
與意相殘
生得力

游者無不舖也。無不散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于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于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仇。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諸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古文國羣集卷之十四
患其志行之少恥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功要利者。欲其旅進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吳于圍。又敗之于沒。又郊敗之。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句踐對曰。昔天以越與吳。而吳不受。今天以

至死猶有
驚色之
豈知吳越
成敗徒以
此分耳

賜與子一
生權衡大
畧盡于此
篇諸子之
得與詩之
言者唯賜

夷子食其
功焉

蓋種中間
功謀効力
果相當耳
至初時實
善末後行
藏則度越
種兼數等
矣

吳子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而句東。吾與君為二君乎。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君若不忘周室。而為樊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女社稷。滅女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于天下乎。越君其次也。遂滅吳。
古文國羣集卷之十四
范蠡三策 越語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為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天而不和于人。王若行之。將妨于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于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與師而伐吳。戰

吳越語一
事耳其故
法之更却
有百千

於五湖不勝棲于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
子之言以至于此爲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志之
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
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
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于吳曰
請士女女于士大夫女女于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
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
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爲我守于國
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四
十八國語卷四
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太
夫種守于國與范蠡入宦于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
反至于國王問于范蠡曰節事奈何范蠡對曰節事
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
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以養生時
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自若以處無妄以
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
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衆
殷無曠其衆以爲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有以

一如蕭相
國一如張
留侯

聖人之達
善因

進之數年
而促之一
旦皆非孟
浪

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無
反則撫民係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
也蠡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
樂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種孰民乃蕃滋君臣上
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
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強而不剛
德虐之行因以爲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
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
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于外福生于內用力甚少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四
十九國語卷四
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爲之
范蠡謀伐吳越語
至于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饒飯不及
壺殮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
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
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于五湖吳人聞之
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
廟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
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爲之災羸縮轉化後將悔

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遠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盛吾陰節而奪之宜為

古文國璣集

卷之十四

二十

國語卷四

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維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

事我負人
舉人負我
老瞞一生
權術寔自
鳴其子致
之

精潔易得
者固未知
此

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志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俞卑禮俞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早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乎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翼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于越委制于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于東海之陂鼃鼃魚鱉之與處而鼃鼃之與同階余雖覩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諛諛者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雄請反辭于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于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于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于王擊鼓與師以隨

古文國璣集

卷之十四

王國語卷四

文章之要
其若若臣
意也之問
已有微痛
卷之去志
決于此矣

飄然一去
使人主驚

思至此彼
碌碌胡為

使者至于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范
蠡辭于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于越國矣王曰不
殺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
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會稽臣所以不
死者為此也人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
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于越國
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
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于五
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
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四

主國語卷四

歷代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五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國策

周司寇勅立太子最西周

司寇布為周最謂周君曰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
為太子也臣為君不取也而治氏為齊太公買良劍
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
不賣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今君之使最為太
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謂
君實立果而讓之於最以嫁之於齊君為多巧最為
多詐君何不買信貨哉奉養無有愛於最也使天下
見之

韓歸高都于周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
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
君得高都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蘇代
遂往見韓相國公仲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
曰韓氏罷於兵倉庫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饑不過

意外出奇

意不可測
矣此論不
可以策士
次之

新作斷折
謂方快
人生之
太子不
獨知獨知
則小人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五

國策卷一

雖有善用
人之怒者

一月必拔之。今圖郭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哉。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前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微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敝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古文開華集卷之十五

土國策卷一

燕厲教白起善息

燕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蘭離石祁者。皆白起。是攻用兵善也。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若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振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

古來明哲
之士所以
全身保鴻
者不遇

引子善息
之義耳白
起廣能
此何有杜
郭之禍

犀武而北攻趙。取蘭離石祁者。公也。今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遇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顏率存周九鼎惠公

既可與齊
而不與秦
其論未為
前抑亦非
之不中齊
之微耶

秦與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於無道也。欲與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怒。師五萬人。使陳臣

古文開華集卷之十五

土國策卷一

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涂之從而致之。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曄臺之下。汝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而致之。齊王曰。敝邑固竊為王患之。夫鼎者。

春秋時
未可謂

此亦大言
之耳

非效。豈。醢。醬。瓶。耳。可。懷。挾。提。萃。以。至。齊。者。非。效。鳥。集。
鳥。飛。兔。與。馬。逝。漣。然。止。於。齊。者。昔。周。之。代。殷。得。九。鼎。
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
械。器。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淴。之。
從。而。出。臣。切。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
與。耳。願。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
待。命。齊。王。乃。止。

東周與西周爭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曰。

古文國彙集卷之十五

四國策卷一

兵說至巧
然彼此相
誦而利歸
於楚此與
齊韓東周
之爭何以
異

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實令之為已求地於東周也。不
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
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即且趨我。
攻西周。西周寶出。是我為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
弱矣。

杜赫欲重景翠于周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
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
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

今人施恩
窮約如此
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得多鳥矣今君
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
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故能
得欲矣

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得。多。鳥。矣。今。君。
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
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故。能。
得。欲。矣。

燕秦以連橫說秦

秦惠文君

燕秦始將連橫說秦惠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
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
穀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
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

古文國彙集卷之十五

主國策卷一

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
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
効。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
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
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
庭教之。願以異日。燕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
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
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
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

內諸亦家
文裝休

論張儀入
貪以金帛
豈有底于
此與

名不奔星

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
 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
 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
 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
 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
 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効勝於戰。
 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
 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
 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
 古文圖彙集卷之十五
 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
 凌萬乘。誅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
 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憚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諂。
 沉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
 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
 去秦而歸。饑餓履蹻。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
 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紉。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
 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
 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說數十得。

五年搗素
凡說六國
之難于秦
也亦難說
秦特舉竟
有未工耳
抵掌而談
便與十上
書不同

後陳秦之
得志或于
窮達相形
處俯仰係
相耳然亦
隨便有
車裂之兆

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
 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
 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昔年揣摩成。曰。此真可
 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
 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為武安君。受相印。
 車馬百乘。錦繡千純。白壁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
 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
 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
 決於秦蘇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
 古文圖彙集卷之十五
 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
 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
 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為
 用。轉穀連騎。炫燭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
 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樞樞之士耳。伏軾搏
 衡。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
 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
 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嫂蛇行匍伏。
 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

故足以動秦王則人臣之計巧哉

季子位尊而多金。燕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予，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張儀間陳軫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為子約車。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宜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否也。

古文國策卷之十五

人國策卷一

楚人有兩妻者，人誂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有辯士也。熟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

不交路已矣遂起兵襲之深于機略

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為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為然，遂善待之。

義渠君敗秦人于李帛

義渠君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矣。請謁事情。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

古文國策卷之十五

九國策卷一

則秦且燒燬，獲君之國。中國為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義渠君曰：謹聞令。居無幾，何五國伐秦，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

司馬錯論我蜀之利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問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

無論犯順
為名且
廣土聚
先為富
之而不
從事山
亦泰不
之計也
者謂其
上同謀
長于料
于此見

至論

攻周不足
以爲名則
之所以不
韓亡也

三川塞轅轅緄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敵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

古文獻集卷之十

十國策卷一

必將二國拜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求解平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張儀欺楚王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權。子爲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張儀

古文獻集卷之十

十國策卷一

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大大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王與之。懼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爲臣。迫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楚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

智者不取
無故之利

其之太甚
其中必苦

之謀未
中也使
王中智
之必不
見聽矣
之重于
張王威
之

諸語妙甚
不宜絕
不宜略

里。羣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羣
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
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
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
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
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人何重孤國？且先出地，
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
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
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
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張
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
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
齊乎？」乃使勇士往。晉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
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
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
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
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
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尚全事，王今

當日定
也。於此
之許中
失其計
則齊則
之所不
出

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
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
敗于杜陵。故楚之士壞，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
失于陳軫過聽于張儀。
扁鵲投石秦武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
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
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
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五
一舉而亡國矣
秦盟并茂于息壤
秦武王謂其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闢周室，而寡
人死不朽乎？」其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
行。其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
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其茂
于息壤。其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
陽積之矣。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數千
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

異君之盟
爲大不義
罪故宜陽
倒足陷其
罪乎而後
人以爲善
于止謗蓋
亦過矣

古文園彙集 卷之十五
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爲臣之投杆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于是與之盟于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秦拔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秦之右將有尉繚曰。

口輒有機
辭動人

秦王與中期爭論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與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五

廿茂亡秦之齊秦昭襄王

其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
 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
 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
 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于餘明之照
 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于處女妾自以爲有益于處
 女何爲去我處女相語以爲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
 逐于秦而出關願爲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
 子曰善請重公于齊乃西說秦王曰其茂賢人非恒

鴻臚重正
言昌一齊
師北智耳

幸以三城
倒三國三
可換手而
是退即不
可復全幸
同從之

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穀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子偽為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眾。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

古文國策集卷之十五

古國策卷一

秦以三城退三國

三國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于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

一城五
何耳何
之智而
國也

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于三國。三國之兵乃退。

蘇代為齊獻書穰侯

陘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于趙。而以順子為質。趙王喜。乃索兵告于秦曰。齊以陽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解戈。敢告下吏。秦王使公子池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以齊為不義。以告敝邑。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今又索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

古文國策集卷之十五

古國策卷一

穰侯之攻
齊以廣陶
封耳不為
於也代徒
以不利子
秦為言也
其情耶

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為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于計。穰侯智而習于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讐也。三晉百背秦。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于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

安邑上黨
自屬韓魏
耳齊要之
以市秦誠
不可解

楚爲制于秦。齊恐。則不走于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夫取三晉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于計。穰侯智而習于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楚黃歇說秦昭王

古文國華集

卷之十五

十國策卷一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郢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于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于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于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騫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身。三世而不接地于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

言二國
事使人

事于韓。成橋已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于秦。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社。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陽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

古文國華集

卷之十五

十國策卷一

衆恃甲兵之強。一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陵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于前。而易患于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于艾陵。還爲越王禽于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于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爲

韓魏之毒
秦若此
以後從約
之故韓魏
心與何

韓言伐楚
非計耳若
初不問有
否楚之幸

古文園集卷之十五

手國策卷一

太丑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
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幾免。
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
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
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于韓魏。而有累
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百世
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剝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
草澤。頭顱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于路。
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
妾。滿海內矣。韓魏之舉亡。秦社稷憂也。今王之舉
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恐出兵。王將藉路于
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二憂其不反也。是王以
兵資于仇讐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
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舉
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
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
銓胡陵。礪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
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于以

謀侯當國
不齊須臾
志齊欲言
也

方是時耶
王既辭去
侯侯疾家
于此書說
先破其疑

古文園集卷之十五

手國策卷一

肥韓魏于中國而動齊。韓魏之強。足以校于秦矣。而
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
莫強于齊。齊魏得地。蔭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
帝。若未能于以禁王之為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
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于楚。詘令韓魏歸帝重
于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
一。以臨韓。韓必受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
利。韓必為關中之侯。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
許鄆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
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于秦。齊之
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
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
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范雎獻昭王書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蒞政。有功
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
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
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

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語曰：人主實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實必加于有功，刑必斷于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樞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于王乎？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于前者耶？臣聞周有祗厄，宋有結祿，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于國，善厚國者，取之于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為其凋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王明于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于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闡于王心耶？亡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人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使人持車召之。

昭王庭迎范雎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

而人骨月
大豈易事
說其途迎
視伺不暇
言哉

人乃以身受命，躬窮閭然不敏，敬執賓王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于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南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于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疏呂尚而弗與深言，是周

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僻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誅于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伯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賁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

如此苦心
信忠之士
有之難
可謂不
可謂不

古文國瑋集 卷之十五

音國策卷一

補于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蒙難而
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于菱夫。無以餌其口。坐行蒲
服。乞食于吳市。卒興吳國。閻闔爲伯。使臣得進謀如
伍子胥。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
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于殷楚。
使臣得同行于箕子接輿。漆身可以補所賢之主。是
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
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廢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卽
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
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聞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
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專。死
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于生也。秦王跪
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
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
得受命于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
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
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
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

昭王欲
天下范
以爲先
破而後
秦而後
欲平藩
欲弘靖
以爲先
秦而後
博周世宗
王甘泉
後河東
范天下
范也
先與之
范成可
行親

古文國瑋集 卷之十五

音國策卷一

蜀左關坂。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
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盧而逐鶩兔也。伯王之業可
致。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于山東者。是穰侯爲國謀
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
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
齊。多之則害于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
之兵。則大義矣。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越人之國而攻
可乎。疏于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
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
諸侯見齊之罷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至辱軍
破爲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
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
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
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抗之。功成名立
利附焉。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
也。王若欲伯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爲楚趙趙
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
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

此是

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雎曰。早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于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說也。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蠶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為秦害者莫大于韓。王曰。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臯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為三韓既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伯事可成也。王曰。善。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五 兵國策卷一

范雎論三貴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地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搏。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于臂。臂大于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與駟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與。駟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駟。

主之其心
三貴久矣
遠近未發
未有其輔
耳雖特力
言而深託
之

智者損金
行幣為欲
國去其自
其具脫休

為器則已。稱駟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于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為政者。其威內扶。其輔外布。而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徵強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于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境內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五 兵國策卷一

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今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秦攻韓以求張儀

秦攻韓國。陘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為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聞。故十攻而弗勝也。今王將攻韓國。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

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爲言。張儀之力多。且割地而
以自贖于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
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則王之所求于韓者盡可
得也。

白起諫秦伐趙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
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
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休。有倍于前。而
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

古文國璽集卷之十五

三國策卷一

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
厚養。勞者相饗。飲食舖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
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勸力同憂。耕田疾作。以
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主
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宴罷。卑辭重幣。
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
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主曰。寡
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
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主乃

古文國璽集卷之十五

元國策卷一

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
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
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與兵甚衆。君
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于伊闕。大破二國之
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東藩。此君
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于長平者。已十七八。
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于趙國之衆。願
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
衆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
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妬以功。諛諂用事。良臣斥疎。百
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
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于郊野。
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
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
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志。是以能有
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
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
兵。以持韓。韓專軍爭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

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于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甲兵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于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于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于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五

三國策卷一

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意而退。以言于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于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干罪。雖不行無罪。不免于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

殺起之
成矣起
謂行得
非亦未

以秦狀聞
諸名卿之

僞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于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臣聞明王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韓非初說秦王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五

三國策卷一

爲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國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刃在前。谷質在後。而皆去之。不能死。非其百姓不能死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步耳。臣聞之曰。出其父母懷

祗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跣。犯白刃。蹈煨炭。斷死于前者。比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也。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國倉虛。四鄰諸侯不服。伯王之名不成。此

古文圖緯集卷之十五

至國策卷一

無異哉。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叛。荆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足以爲限。長城鉅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繇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走。東伏于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

家非不
議者不
上矣。如
事十常
居八九
焉此

長平之役
秦不來其
惡恐而滅
之武安君
常言之矣
謂臣不爲
後起之陳
手

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二矣。前者

古文圖緯集卷之十五

至國策卷一

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于外。士民疲病于內。即伯王之役。不成。此固已無伯王之道王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雖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秦憂民氓。悉其士民。軍于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太王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

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為秦矣。中呼沱以北不戰而已為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魏。扶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伯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伯王之業。地尊作不可得。乃取欺于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伯不伯。古文國事集卷之十五

古文國事集卷之十五

國策卷一

段操斷江之意

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眾。以攻趙襄王于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王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于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眾。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古文國事集卷之十五

國策卷一

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伯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伯王之名不滅。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于國。以主不忠于國者。蔡澤入秦

蔡澤見逐于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于滌。問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懇。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

明者乎

直對曰然
妙此時詞
氣少按即
為應侯所
寄

聞之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眾口之
辯。吾皆推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
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
讓之曰。子嘗宜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
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
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
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
德。得志于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
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
古文圖彙集卷之十五 美國策卷一
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
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
千里。世世稱之。而毋絕。豈非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
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
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
以說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係執事。奉公極身。毋二。
盡公不還私。設刀鋸以禁邪。信賞罰以致治。披心
腹。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虞親公子。叩安秦社。復利
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懷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

私。不害公。議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
不顧毀譽。必欲伯王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
王雖困辱。悉忠而不解。王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
而不矜。富貴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
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
士固有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為
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
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
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惑亂。是有
古文圖彙集卷之十五 美國策卷一
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
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
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
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于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
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
也。于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
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力。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
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
夫種。其可願執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

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博厚積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王親忠臣，不過秦孝楚悼，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強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張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于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王之親忠臣，不忘故舊，不若孝公悼王勾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于三子，而身不退，恐患之甚于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擊鳴犀象，其處世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感于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感于貪利不止也。

增入白起
事以起于
秦功最著
而雖計數
之此雖所
目擊而心
病者也故
以此動之
乃知澤非
蔡澤相位
所不擇其
死耳

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于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于天下，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叱呼駭三軍，而身死于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近道理。夫商君為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積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于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秦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郢都，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驕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于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罷罷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攻陽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

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而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墾草初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伯功。已彰而信矣。勾踐終拮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于此。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以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于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退而嚴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于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强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囚免。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五

史國策卷一

數月遂歸相印此舉渾不欺范

是大賈

不說即鄭
卿事策文
用意之厚
也文人筆
端即有禍
福因之太
史公喜于
攻發陰私
故卒有李
陵之禍

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剛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于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于秦。呂不韋謀立子楚。秦孝文王。漢陽人。呂不韋買于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于趙。處于廝城。故往說之。曰。子侯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于中外。託于不可知之國。一日倍約。身爲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吾爲子使秦。必求請子。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于累卵。而不壽于朝生。僕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寧于泰山。固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五

史國策卷一

不得太后
之權異人
雖歸無益
也楚服而
見所以深
結之

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侯有承
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侯立士倉用
事王后之門必生達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于趙無
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
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
然入謂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
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于中王后欲取而子
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若
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遺之是不敢倍德畔施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五
星國策卷一
是自爲德講必以恩德秦王老矣一日晏駕雖有子
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
見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
其名曰楚王使子誦子曰少韋捐在外嘗無師傳所
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乃留止問曰陛下嘗軼車於
趙矣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
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怨心使
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爲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
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爲太子子楚立以

不韋爲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爲華陽
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歷代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五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五

星國策卷一

歷代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六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國策

章子不欺君 齊威王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微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

信之甚確

古來國璋集卷之十六

十國策卷二

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以君命葬其母雖無父命何傷

公孫開詐走田忌

威王英主也信章子家阿墨大夫而不為所惑邪微明若此

威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開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開。公孫開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人卜者。亦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

蘇秦以合從說齊王 齊宣王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六

二國策卷二

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大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聞雞走犬。六博踰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袂成幃。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

國形勝也俗皆歌言而蓋志于地理志

其後敗從
秦已明知
之矣

其後敗從
秦已明知
之矣

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則欲深入。則後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惴惴虛囑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詔告之。敬奉社稷以從。

淳于髡一日進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六

三國策卷三

之耳

其得魏馬
齊失其免

其論出于
白子方

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至罌黍梁父之陰。則邨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淳于髡諫伐魏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勦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傾其兵。敝其眾。臣恐強秦大楚乘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顏觸說齊王貴士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昔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墓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命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六

四國策卷二

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望也。宜王默然不說。左右皆曰。觸來觸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簾。天下之士。皆為役處。辯智並進。莫不來與。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走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據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則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

開盡世味
方知此語
之確此近
道之言也

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舜禹傳禹。周成王專任周公旦。而世世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夫王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國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君子曰。觸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

王斗說齊王好士

養士稷下
賜為上大夫
與然郭衍
淳于之
徒皆取諸
蘇楚何濟
國事

不是直言
正諫却以

滑稽出之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為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拉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都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嫱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六

七國策卷二

扶桑本根
勢相倚庇
以此合之
神貌之言
則宗臣之
處于國與
國之所以
處宗臣者
各有道矣

財糞土耳
美人頭可
斬何斯此
區區而不
以得死上
之力乃知
雖毛遂馮
援之流亦
未易漫然
致之也

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管燕得罪赴諸侯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厭，而君鵲鷺有餘食，下宮綵羅紈曳綺段，而士不得以為綵，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六

八國策卷二

客諫靖君城薛齊閔王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為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矣，以薛為無薛，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靖郭君善齊貌辨

靖郭君善齊貌辨。齊貌辨之爲人也多疵。門人弗說。士尉以証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頰。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辨者。吾無辭爲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旦暮進食。數年。宣王薨。閔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辨見閔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爲太子之時。辯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辯而爲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至於薛。昭陽靖以數倍之地易薛。辯又曰。必聽之。請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辯。此爲二。閔王大喜。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六

九國策卷二

勝其子述
矣而世多
韓國孟嘗
豈以其客
三千人與
夫亦何
取乎三千
爲字

六國世出
爲秦驅除

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爲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閔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爲沮。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

齊王以兵合三晉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六

十國策卷二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通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遽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

三國合則
秦移兵于
楚移兵于
秦移兵于
楚移兵于
秦移兵于
楚移兵于
秦移兵于
楚移兵于

此范雖述
交之義儀
至是成之

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
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
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
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
師以伐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
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
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
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
兵合三晉。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六

張儀以連橫說齊王

張儀為秦連橫。說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
父兄。殷眾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
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
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眾。兵強士勇。雖
有百秦。將無奈何。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
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
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
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

趙齊之際
也言趙之
弱不足恃
使齊寒心

儀之權詐
奇矣用齊
託秦又用
秦趙齊秦
秦趙齊秦
秦趙齊秦
秦趙齊秦

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
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
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
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為兄弟之國。韓魏宜陽。魏効河
外。趙入朝。趙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
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間。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
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
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
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六

獻魚鹽之地三百於秦

張儀去秦之梁

張儀事秦。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惡張儀。曰。儀事
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張儀謂武王曰。儀有愚
計。願効之王。王曰。奈何。曰。為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
然。後王可以多割地。今齊王甚憎張儀。儀之所在。必
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之。
齊梁之兵連於城下。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
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

籍此王業也。王曰：善。乃具車三十乘，納之梁。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籍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至

古文國事集卷之十六

三國策卷二

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為然，與華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能儀也。王曰：善，乃止。

田文留楚太子

楚王死，太子在齊質。蘇子謂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蘇子曰：不然。

機智深微
成舞在胸

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子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為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於薛公，可以為蘇子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蘇子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楚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

古文國事集卷之十六

三國策卷二

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薛公曰：善。為之奈何？對曰：臣請為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已。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

史稱懷王入秦而項義立不在也。且所謂太子新立者，蓋郢中叔立以王國又明年。

而頃襄得
返耶

一事也反
覆作十段
此作文者
有意創格
也

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王因馳強齊而為交。齊辭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讐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為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割楚者王也。以

古史國事集卷之十六

五國策卷二

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子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子也。蘇子非誠以為君也。且以便楚也。蘇子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跡也。今勸太子去者。又蘇子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為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子。故曰。可以使入惡蘇子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子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子也。割地因約者。又蘇

古史國事集卷之十六

五國策卷二

子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子也。今人惡蘇子於薛公。之以其為齊薄而為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子為武貞君。故曰。可以為蘇子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因不善蘇子。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而於君之事始矣。今蘇子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與楚為讐也。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子。故曰。可以為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

淳于髡說齊王殺薛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遇薛。孟嘗君令人體貌而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淳于髡曰。敬聞命。至于齊。卑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與兵救之。願

說之者
不煩辭
謂說難
與才盡

智略之士
其初若無
甚異故能
卒成大功
此豈能
也觀焉
始曰無
器識有過
人者勢利

之徒何足
知之

厥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力哉

馮煖客孟嘗

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六

七國策卷二

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煖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憤於憂而性憚愚沉於

宜從史記
作說奉當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六

七國策卷二

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差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常償者悉來合券券偏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惟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封愛于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欲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觔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

齊所畏
皆獨秦耳

三窟投虎
字殊不恭
馮煖其潛
枯

助齊釋帝
此蘇子一
生大義也
雖立言之
自與齊連
異乎魏冉
之流矣

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勛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賁黃金千。勛文車二駟。服劔一封。書一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六

七國策卷二

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蘇子勸齊釋帝號

蘇子謂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為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對曰。伐宋利。對曰。夫約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償秦。勿使爭。

以閔王之
暴橫帝二
日而釋之
亦畏天下
之未忘周
乎

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刑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

蘇秦說齊閔王

蘇秦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六

七國策卷二

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劔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遯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劔。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

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于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六

王國策卷二

田父之功

古今人多以輕信受其害。故曰。我遂無以自立而國計亦坐困矣。

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驥驥之衰也。驚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驚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驥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衆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徵用兵而寄于義。則霸天下可踞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六

王國策卷二

蘇子生于
戰國時
之禍見之
亟矣其言
痛慘令人
凄測

古文國事集卷之十六

王國策卷二

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惜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
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
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
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
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
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
主察相誠欲以霸王也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
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
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
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膳士則是路
窘之道也中人禱祝國中之人君騎驪待飲至通都
小縣置社置社以民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不用命者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
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
空財而共藥完者內補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
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
折振鉉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官
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所養士之所竊十年之

蘇子于是說
請王未嘗
不有恩之
利而此獨
有其害豈
以國王志
願不遂至
下與

古文國事集卷之十六

王國策卷二

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
攻城之費百姓理襁蔽舉衝櫓家維總全家併身爲
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作也善數而能
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
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
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
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
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
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
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
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北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
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審於戰攻之患也由此
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于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
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
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
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于
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鷄
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

處天下之
難者必犯
天下之忌
凡事豈然

鍾伯敬曰
此全是老
氏退一步
之法蓋其
學于易谷
者如此

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
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
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
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
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
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
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
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
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

古文國璋集

卷之十六

主國策卷二

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閭閻吳起之將禽
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袵
席之上故鐘鼓竿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
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
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大善為王業者在
勢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
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伏治在我勢亂在天下則
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
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

古文國璋集

卷之十六

主國策卷二

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
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
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為戰具竟為守備為死
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
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眾故
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
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
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
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筆使也不足以
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
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
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
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官制丹衣柱建九
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
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
魏王大恐蹕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
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
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室

坡公于戰國之士傷取者連而約矢一書規規則矣是計其與戰國人士未相高下也蓋者謂其書不存此後人補亡耳將無然耶之攻耶城銳氣已盡猶燕師在印墨之下也使燕將無內讓卑何得成功魯連何得行其說哉

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機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幟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魯仲連遺書燕將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譏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

古文國策集卷之十六

主國策卷二

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虛。暮年之傲。即

論燕王必喜恐無

此事特按言以動其歸齊耳亦說法也

古文國策集卷之十六

主國策卷二

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眾。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策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暮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吹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遊懷臂而讓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華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

此實味者
定欲引君
于善特借
單之愛人
可因爲已
有徐徐引
之至于放
殺民則

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境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倒轡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襄王因田單爲已善 齊襄王

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

現王之
心也立
不若其
君者亦
貴乎推
之善哉

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今日。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古東國璋集 卷之十六

貂勃附田單

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令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聞。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

華得民
與厚施于
國心事判
然然皆人
主所深忌

單此時誠
無嫌寵之
志但不引
身而退則
于居功之
道未之愴
也。不有邪
勃殆矣

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為不善。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為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請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為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六

三國策卷二

上車勿謝
貴人之氣
通人矣然
則氣安得
屬而城矣
得下子
勢之辭若
勢之辭若

且王不能守乎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中山。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敵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為棧道木閘。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且嬰兒之計。不為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六

三國策卷二

田單攻狄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柱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蓐。立則杖耒。為士卒倡曰。何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

使人帳中
語也

而士卒無生之氣。問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有夜邑之奉。西有菑土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趙威后問齊使者 王建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六

三國策卷二

威后机警
過人前後
所論皆中
權略至欲
殺於陵子
賈之仁親
成君臣上
下一語盡
子已定其
獄情矣

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十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

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十六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六

三國策卷二

歷代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七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

國策

景舍謀救趙 楚宣王

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敵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也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以兩敵也且魏令兵以割趙

古本國璋集卷之十七 一國策卷三

趙見亡形而有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爲趙援趙恃楚勢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敵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濊之間

江乞使楚

江乞爲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傲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乞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送乎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

負人主必不負此屬者

後世黨人之論皆祖此旨

順兩開之此兩新入

夫此漢酒之弊

王曰何也江乞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

江乞潛質恤

江乞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乞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乞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

古本國璋集卷之十七 二國策卷三

寡人願兩聞之 蘇秦以合從說楚 楚威王

蘇秦爲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太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南黔中平郢都東有夏州梅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郢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疋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

當時可與
秦敵者
楚耳山東
合從諸楚
為重故注
其計以強
之

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執秦大王不從親
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秦
動矣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應至而後
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
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秦
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
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未
趙代良馬彘駝必實於外廄故從合則楚主續成則
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為大王不取
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
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
讐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
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
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
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
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
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
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

從約敗下
二國楚先
料之

八王所甚
貴子臣者
廉耳故威
王所問不
為動不
為強勉而
不及其地
不知人臣
效用于國
原非一端
雖而律之
則失天下
士矣

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
謀恐及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
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
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
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子華論社稷之臣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
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
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七
四國華卷三
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
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
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
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
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
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
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
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表野外薄
初而財於柱國財材同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
穀而財於柱國財材同柱國

悲壯然非
此水歌之

不悉救亡
而重得罪
一士

古文園珠集卷之十七

五國策卷三

事。慨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靡。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頤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粹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亡百姓離。散。楚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岵山。踰深溪。蹶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瘼而殫。閔施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楚冒勃蘇對曰。臣非吳楚使。新造。楚冒勃蘇。吳與楚人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領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

古文園珠集卷之十七

六國策卷三

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于滿與于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于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楚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闔于宮唐之上。舍闔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離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冢。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景鯉與于秦魏之遇。楚懷王

齊楚之交善。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于楚。楚王

楚之不宜
與秦共
伐之而
伐秦為
伐也
以信為
不信便
死

張儀事秦
於儀約未
與解者節
符楚耳節
楚之此
內國者可
不待痛而
服也儀儀
之說先之

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鯉。恐齊以
楚遇為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為謂楚王曰。臣實
鯉之與於遇也。秦魏無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於
楚也。今鯉與於遇。齊之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
楚也。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
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信
明矣。齊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
有秦魏。以是有一國。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王
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

古文圖彙集卷之十七

張儀以連橫說楚王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
國。被山帶河。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
匹。栗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
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
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
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
與羣羊。竊以為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
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作交爭。其勢不兩利。大王不與

大言兩言
已盡

古文圖彙集卷之十七

八國卷三

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道。下河東。取成臯。
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
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
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
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
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
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
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
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
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
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
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
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
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
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
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卒
盡矣。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
而民敵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

年政趙
日不也
也

振其短
以成其說

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
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
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
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與秦戰於藍田。又却
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
其後。計無過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
兵攻衛陽。晉必關扃天下之何。大王悉起兵以攻宋。
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
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為武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七
九國策卷三
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伴有
罪出奔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
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
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
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
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
箕帚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
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
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

巧宦

此范雖攻
人之策秦
以之破韓
者楚願欲
以破秦耶

批許之必
窮

批資不可
測然亦見

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
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
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陳軫論韓朋之智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巧士也。習諸
侯事。殆能自免也。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
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
小澤之獸。無點於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已也。因
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進之。麋因
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網而進者。必眾矣。舍
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
拔。陳軫先知之矣。
楚王置相于秦
楚王問於范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
足以知之。王曰。吾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
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知事。君小不知
處室。以苛廉聞於世。其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
王之察。張儀之好譖。其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

論之君
得此失彼
千古一轍

賢者也。然而不可與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召滑於越，而納句章，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湖。治也。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忘矣。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其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

楚不與齊東地 楚頃襄王

古文國策集卷之十一

士國策卷三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太子。太子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

齊不義背
信若秦非
不共之仇
乎奈何而
索之救也
三說雖昭
常而得楚
非不擇而
兼用之慎
子叔以濟
非耳

古文國策集卷之十七

士國策卷三

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我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佛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

秦之西用
秦退其德
拒虎而得
狼

公楚爭帝
內齊推其
後秦得秦
則秦重楚
得齊則楚
重宜其相

古文國建集卷之十七

主國備卷三

明日遣景鯁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鯁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吾之士卒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秦使蘇涓之楚

齊以淖齒之亂事秦其後秦欲取齊故使蘇涓之楚令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親以有楚之以資固於齊爲任齊見楚必受固是楚之聽涓也適爲固驅以合齊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涓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涓之辭讓

謀無已時
耳然楚自
懷王失計
亦不堪再
誤矣

父死不恤
殷樂是聞
夫差初時
亦真入杰

引喻太繁
讀者病之
然人情物
理極然矣
聞言色變
正以此

固於齊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

莊辛論幸臣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

古文國建集卷之十七

主國備卷三

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山蔡陳之地襄王流掩於成陽於是使人發驕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食而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

注淫與
頗似賦體

又不直說
具製

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囑
 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
 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扶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
 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
 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
 海淹乎大沼俯囑鱗鯉仰囑陵衡以奮其六翮而凌
 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
 射者方將修其繕虛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
 被矰磔引微繳折清風而耘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
 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
 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澗食湘波之魚左抱幼
 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
 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
 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
 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
 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家國為
 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卮塞之內而投
 已乎卮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七

立國策卷三

群公子相
領下士不
章亦集客
善書而歌
無謂焉其
蔡識可知
已言可以
得官可以
自轉然雖
意其人

臣下入秦
不反曰年
後人尚悔
之為是言
者殆以復
仇之義論
其義手何
其言之哽
咽也

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唐唯說春申君楚考烈王

唐唯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為益然臣羞而
 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
 善君之業臣聞之責諸懷錐刀而天下為勇西施衣
 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
 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暴之所以為能
 者以散恭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如不勝五肢亦明矣
 今君何不為天下梟令臣等為散乎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七

立國策卷三

或以合從說楚王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令天下以朝大臣臣願大
 王聽之也夫因誦為信奮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為
 福裁少為多智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
 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不偏於
 生不足以載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
 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噬口利機上
 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
 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山東公從
倚楚而動
顧以危言
恐之乎况
孟明曹注
前而後仰
人何以論
成敗論

魏加論武臨君不足將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
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
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
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君引弓虛
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
焉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
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
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
古文國事集卷之十七

汗明見春申君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
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
矣汗明應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
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王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
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
不然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

伯樂古今
第一機十

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
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
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
騏驎乎夫騏驎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
湛脂滑流汁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棘而不能
上伯樂遺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羶之騏驎於是
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
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掘穴窮巷沉
淪鄙俚之日久矣君獨無意補祓僕使得為君高鳴
古文國事集卷之十七

屈於梁乎

楚立李園女弟為太后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
眾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
宜子恐又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
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
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人乎對曰未也春
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
春申君知其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

李園兄弟
謀亂國
其機鋒
足相奪
借春申君
為用耳
春申君
中人所役
遂通行止
總不自由

其知略遠
也。信下
也。其事者
為其事相
類。並見簡
端耳。

國妹知事
亦非耶耶
其說可觀
之。人。事
事。成。之
非。亦。不
以。滅。口。此
後。亦。不。聞

有別幸不
頤始皇太
后。又寵
厚也。

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
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
更立彼。亦各貴其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
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
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
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
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封
盡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
國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
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為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
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
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
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
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
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
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為
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且暮且崩。
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七

十九國策卷三

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因有楚
國。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
李園不治國。王之舅也。不為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
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王議。制斷君命。乘權而
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
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為郎中。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
為君刺其胸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
生置之。勿復言也。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
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
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
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
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
王。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
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七

十九國策卷三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國策

趙襄子滅智伯

趙襄子

韓魏欲滅
智氏又與
韓氏先發
耳趙發之

韓魏乘之
三家之合
謀不待三
年後也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八

國策卷四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陵規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驕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彼徂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鄰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僕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子欲勿與趙襄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武謀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疎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開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

耳
至相為用

國策卷四
之兵備者
與月者必
其智略相
高則事無
不濟無事
時事可
備有事時
可用大
之安取
之往安于
孟談而人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八

國策卷四

君澤節之其餘收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君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官之垣皆以荻蒿苦楚膚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路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官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屠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為人羸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

智果机領
足與孟談
相敵

禍必至。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卽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箸晉陽三年矣。且暮古丈園璋集卷之十八
主國華卷四

出更其姓。今暮不警。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惟輔氏存焉。
邾疵料韓魏之反
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不沈者三板。邾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邾疵曰。以其人事知之矣。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沈竈生龜。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邾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爲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爲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趙而

當果邪莊
何家若神
兩國君臣
見之失色
情自無
所處與當
於仲東郭
年相上下

出邨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邨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豫讓報智伯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吾其報智氏之讐矣。乃變姓名為

古本國瑋集卷之十八

五國策卷四

將亡不問
一殺正之
一殺與史
列之刺客
非無謂已

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曰。欲為智伯報讐。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報讐。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八

六國策卷四

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賦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吾所謂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讐。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讐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眾人遇臣。臣故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令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

聞之皆為涕泣。按索隱引策云衣盡出血。哀子同車車轡未周而亡。

蘇秦以合從說趙王。趙肅侯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瓊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寶。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

古文國策卷之十八

七國策卷四

古文國策卷之十八

八國策卷四

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國弱。趙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各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之固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內

天下大勢
如掌上
非終年
亦不得也

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官室。聽竿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八 九國策卷四

趙雖主從
約然四國
自叛趙亦
搖心矣
之說何聞
而發耳

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傾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八 十國策卷四

專以虛聲
桐鳴之

古文圖瑋集卷之十六

土國策卷四

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股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為從者。恃蘇秦之計。秦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於東藩。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臯。敵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滎池。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臣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滎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聚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秦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官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滎池。割河間以事。

偶然後

古文圖瑋集卷之十六

土國策卷四

秦
武靈王胡服騎射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王曰。嗣立不忘先。總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錯猶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謂胡翟。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課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

所謂不可
定論也而
後所論與

前映一音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八

主國策卷四

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跌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綰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縹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瘵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

漢高祖冠
士文胡服
皆有心所
皆各有一
方之見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八

主國策卷四

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鯁冠絺縫。犬戎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共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秦。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鄣。非社稷之神

靈卽郅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間。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

制法以濟時耳。彼儒者。無當於急。而用者。固可損焉。

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已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有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涖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理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與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

今日騎射
之約同有
至感而學
者信然于
所聞何也

婦愛少子
婦人之性

堅不可破
定奪轉機
思見說力

隱其本旨

亦以愛子
為辭

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左師解警趙說太后 趙孝成王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警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人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八

七國策卷四

國之封疆
一語不及
止以長安
一身利害
計之故能
立得所請

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嫪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扶重器。多也。今嫪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嫪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八

七國策卷四

秦索六城于趙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困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死，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八

九國策卷四

秦之不愛
山東山東
之國哉知
之知而
非路之也
爲長策

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不知秦力之所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開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八

九國策卷四

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乎？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

攻秦未必
有功前車
已驗矣
取信于秦
急以自攻

秦之失
言者之失
之病也

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
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
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
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
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
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
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
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
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八

三國策卷四

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
戰勝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
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
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
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
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
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
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六城并
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

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
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
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魯連不肯帝秦

秦方攻取
天下志望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
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
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
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閔王益弱。方今唯秦
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八

三國策卷四

在此虛名
其說甚疎
何所猶豫
也。大毛薛
而信新垣
衍持此相
士雖新百
美八頭何
益

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
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
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
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
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
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
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
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召而見之。於
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

帝祭亦不
足解國危
連且未之
及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八

主國策卷四

在此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
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
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
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觀居此圍城之
中者皆有求於平原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
求於平原君者曷為又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
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
則為一身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
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遽正於天下則連有
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勝為見將軍者欲
以助趙也卒垣衍曰先生助之秦何勝連曰吾將使
梁及燕助之齊趙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
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
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
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
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天下諸侯而朝周周
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賜地拆天子下席

中無高貴
之見故詞
氣驕蹇亦
為然肆志
云

拔取死之
上請楚親
之兵皆此
一論有以
激發其氣
耳解圍之
功不稱魯
連而稱信
陵何耶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八

主國策卷四

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斷之威王勃然怒曰此嗟
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
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惟辛垣衍曰先生獨
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
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
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
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
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
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
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辦之疾故脯鄂侯文
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於羑里之庫百日而欲令
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
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
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
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
避舍納莞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
退朝也魯人投其筭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
余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

臣妾之比
言失故實
乃遂與然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八

三國策卷四

孤曰天子弔。至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暗共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未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讓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公叔常以
計走吳起
矣又使其
後獲掩于
魏之失與
前之失與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九

一國策卷五

歷代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九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國策

魏公叔痤讓公魏惠王

魏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滄北。禽樂祚。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棟撓而不避者。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昧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嬰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取。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嬰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淹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公叔當之矣。

梁王賜諸侯于范臺

晉至是數
其公乘
禮不致
能持此論
以杜強

華然成論
似于獨少
論事然

梁王親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
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
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
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
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
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
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
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
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廣池亡其國者今至
古未聞秦集卷之十九

蘇秦以合從說魏王 魏襄王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東有鴻溝陳汝
南有許鄆昆陽邵陵舞陽新鄴東有淮滎沂黃煮東
無棘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東地方千
里名雖小然而廣田廩舍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

王之無
久矣與
官利害
必解但
將相發
故以以
人侯國
利有之

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
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詠王外交
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強
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強國
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
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愧之臣聞越
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
車三百乘新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
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
萬奮擊二十萬廐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疋此其
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
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
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
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
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
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絲絲不絕蔓蔓若何毫毛
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
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

古文園羣集卷之十九

三國策卷五

弊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敝以國從

魏雍沮解齊楚之攻

巧于被從
然非其主
事固必不
受其惑
然卒不害
魏何況于

張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奈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楚之君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主乎曰王若相儀於魏齊

古文國策卷之十九

四國策卷五

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敵不足以應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遂解攻於魏

犀首將魏之兵伐趙魏襄王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經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

萬一齊梁
不遂遂不
濟師犀首
奈何故論
事以田盼
為正

儀之來魏
為秦畫此
策耳觀變
日以此特
乘隙言之

張儀以連橫說魏王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太

古文國策卷之十九

五國策卷五

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于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

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乃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搢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主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狡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慙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效河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九

太國策卷五

外。

秦易魏相信安君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黨黨不必忠今臣願爲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信安君趙者秦召而臣又恐其趙之益勁也益堅交魏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九

七國策卷五

問人以親
已此必不

鄭立驪乞
晉人使問
子產以共
爲縣歸我
而拒之况
移置人問

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我趙之謀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

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
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
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各族不高於我土地
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
身得尊焉今我構難於秦兵爲招質國處削危之形
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
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
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爲利重堯舜之
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九

獻書秦王使攻楚

韓魏天下
之朝市在
所必爭伐
韓不伐伐
韓攻魏不
如攻楚其
錯同
楚未必弱
耳爲梁稼禍

獻書秦王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出
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有地
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
俱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
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
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
立而待也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
弱天下不必能救地可廣大國可富兵可強王可尊

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教得密
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爲讐不先以弱
爲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

孟嘗君爲魏請救于燕趙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
子爲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
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
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亦能
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九

九國傳書五

非救魏也
以存趙耳

患至然後
國之戰國

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
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
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敵也今趙不救
魏魏歟盟於秦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
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
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嘗約
兩主之交夫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
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
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

古臣忠事
盡若此

山東之敗
敗于各自

為謀耳三
國合而秦
恐情勢險
然而向不
抵耶

國門而望見軍。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効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輸以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

古文國璣集卷之十九 十四第卷五

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若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

周訴止王母入秦 魏安釐王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訴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

可以欺強
楚而況弱
魏語雖不
多使人立
解

和而至之
和而至之

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河寡人以頭。周訴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汝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

古文國璣集卷之十九 十四第卷五

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也。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

其王謂
此局

安楚之智
非能也
在下也
極五
在耳

賂秦非計
人盡知之
而人盡言
之固無如
此洞微者

死矣。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為計。後為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偽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君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母行矣。臣能得於應侯矣。願王無憂。

孫臣止王割地事秦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魏有文國璋集卷之十九

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大欲盟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盟，夫欲盟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盟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而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以許秦矣，不可以率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飲食則食，欲據則

語秦之世
德盡于此

救反結之
亦使自悟

據。今君初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華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無忌說魏無攻韓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讐之敵國乎？今大王與秦伐韓，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九

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欲得故地，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關與。先時趙趙奢之事也。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

如此策必
敵無遺情

遠近攻
是秦一定
之計韓亡
必出于楚
不待智者
知之
後梁之亡
已為無忌
策定矣

秦得南國
與魏偏山
東之勢益
危

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欲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是秦向楚有兩道，涉山谷，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丘之城，扼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榮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安陵魏之不欲攻韓者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九
田園策卷五

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受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關之，有周韓而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遷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闕，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

上黨之得
失不專係
韓也。上黨
存則韓存，
而晉之勢
亦完。秦取
以通之。

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關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為天下厲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寧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為臣之日不久。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九
田園策卷五

安陵君不許秦易地 魏景周王

此時山東
軍事秦公
其不附秦
攻韓者安
陵君耳卒
之韓魏滅
亡而安陵
獨存事秦

果何益

義形于色
非特刺客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使於秦。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佛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騷素。今日是

古文國學集卷之十九

六國策卷五

可比

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聶政刺韓傀 韓烈侯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枚解於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聞之。曰。子

古文國學集卷之十九

七國策卷五

若初無求
于政使政
感激自奉

研在不以
身謝人政

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吳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白鴈。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惟其厚。因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為丈人盛稱之費。以及足下之謹。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

固非其文
大

自言其心
幸若此

行險之舉
偏能慎密
乃爾

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當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死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

古文國學集卷之十九
八國策卷五

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魏相去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讐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

自屠以滅
迹亦為強
仲子非為
其姊也此
處無一語
及仲子其
處勝于太
史公

古文國學集卷之十九
八國策卷五

侍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烈侯。聶政刺之。兼中烈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面皮。抉眼屠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嫫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責育。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酢之誅。以揚其名也。
申子欲官其從兄 韓昭侯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真聖人也。
蘇秦以合從說韓

七發七啓
覺繁無可
剪

韓魏國小
而備秦常

不能以自
持故特選
辱之以堅
其志

秦之所以
敵韓魏與
韓魏之所
以自敵終
不出此數
言

蘇秦為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必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智近者掩心韓卒之劒戟皆出於冥山崇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鴈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鞬鏃鐵幕革挾喉肉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申鏃勁弩藉利剗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

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

古文國策卷之十九

主國策卷五

何不即以
此時約楚
拒秦耶失
之此而信
之後過矣

蓋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劒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秦敗韓氏于岸門韓宣惠王

秦韓戰于濁澤韓氏急公仲朋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微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秦得韓之舊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王聽臣為之敝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韓為不能聽我韓之德王也必不為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微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車幣謂韓王曰敝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

古文國策卷之十九

主國策卷五

情理甚明
尚未信與
韓明原幹
智略相當
昔人謂二
子德中之
材信然

肆意於秦。敝邑將以楚殉韓。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為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秦欲伐楚。楚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為秦禽。智為韓策。過矣。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九

陳軫失計於韓朋也。

張儀以連橫說韓王 韓襄王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所徒負養在其中矣。為除守微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鷲之士。跼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蹶後。踴間二尋。

以秦能恐
韓諸侯

韓與親勢
等其故秦
之合從儀
之連橫其
論二國各
相似

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誑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臯。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趙。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九

三國策卷五

宜陽

說韓王復約趙魏韓釐王

言秦所事如怒辱矣當時皆不之悟何也

於此處於此處於此處

或謂韓王曰。秦王欲出師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矣。秦之欲伐韓。以東闢周室也。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為山東大禍矣。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痛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已。必折為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為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為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九

國策卷五

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為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

歷代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九

歷代古文國璋集卷之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國策

蘇秦以合從說燕侯燕文公

蘇秦將為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池。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

國策卷六

此秦合從之始也。語不煩而利害之勢。極詳明。

越國以政人秦之所不出。

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敵於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敵。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池。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于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于百里之內。夫不憂

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促近齊趙齊趙強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齋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燕昭王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

二國策卷六

齊破燕後
山東之勢
已離儀持
其取乘隙
其
專言趙不
可信所以
破蘇說也
兩人用意
相攻在此

與代王飲而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飲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飲厨人進斟羹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與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劫以謝趙王已入朝龍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與師以征伐

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許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長山之尾五城

昭王師事郭隗

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讐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

三國策卷六

已在郭隗
之先

持議岳岳

之耻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讐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者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十已者至人趨則若已者至馬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响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王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

不自引嫌
寔心為國
為君何知
忌諱

不能得。消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消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魏始。魏且見事。況賢於魏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魏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刺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

古文國策集卷之二十

四國策卷六

蘇代遺燕昭王書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寄猶委也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讐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

代嘗勸齊伐宋矣。此又恐其破宋共意。止在嚴齊使燕易乘耳。

尊齊權秦使秦恐而攻之皆為燕謀也。張儀始終為秦而蘇氏兄弟始終為燕。

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讐。而世負其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魯衛。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乎。則莫如逆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同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口。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挾賓客以待破。賓即僑二客字。因賓誤衍。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為西帝。趙為

古文國策集卷之二十

五國策卷六

與秦勸齊
釋帝之論
何相遲延

中帝燕為北帝立為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固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屣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為也秦王聞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

六國策卷六

若說也必如刺心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讐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蘇代止燕王入秦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

見齊者
之不免
則天下之
楚而不降

狙詐乃國
反覆攻佔
極難呂也
絕秦

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歸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

七國策卷六

女戰韓氏太原卷下軹道道南陽封冀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鉅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戰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

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離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鼂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鼂隘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攻趙。兵傷於離石。過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切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穰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古文國瑋集卷之二
人國策卷六

飾說

昭王恩祇臣下戰國所少故患王之讓經以此殺之亦以此誅

樂毅報燕王書燕惠王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伐燕乃使人讓樂毅
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生葉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過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

九國策卷六

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閉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經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

古文國策集卷之十

十國策卷六

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曆室，寶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順于其志，以臣為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

悲從中來

心事彰彰
絕無掩護
所以釋惠
王之疑

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賜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

古文國策集卷之十

十國策卷六

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敗。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

燕王謝樂間書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

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而問曰：「何如？」對曰：「趙

其言絮絮
似兒女子

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邯鄲。使慶舍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慶舍於鄡。使樂乘以五萬遇慶舍於代。燕人大敗樂乘。問入趙。燕王以書謝焉。樂毅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還。

樂間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

主國第卷六

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

而殺而書
之絕不出
然以之意
行則可以
之律人則

封疆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更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

主國第卷六

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議不累物。人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

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

太子丹謀刺秦王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

古文國策卷之二十

士國策卷六

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為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

宜如游俠

官深勇沉

古文國策卷之二十

士國策卷六

傳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為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驥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驚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俛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

相公方杖義以取人故使曹沫得志耳秦以下豈可與

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

十六國策卷六

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償秦必矣此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

賊人以微辭亦非完

燕多抗戰之士於此屬可見

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

七國策卷六

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奈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召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耻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

情刺何處
發故特為
詳七首之
善

丹慮事疎
而與人疑
焉得不疑

武陽為副
矣又待其
客多人恐
生得失矣

軻不獨陳
于劍術其
臨岐繞絕
之狀亦與
蕭政不侔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

十九國策卷六

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盛裝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七首。得趙人徐夫人七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樓人無不立死者。乃為裝造荊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武陽為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豈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解決矣。遂發。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愴慷。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

十九國策卷六

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函。以次進。至陞。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荊軻顧笑武陽。前為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肱。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適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

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

三國策卷六

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死。

南文子知犀首之詐衛悼王

犀首伐黃過衛。使人謂衛君曰。敝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衛君懼。東組三百緇。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夫在中者惡臨。議其事。蒙大名。挾成功。坐御以待

衛之不見
賦于大國
者卒賴文

以智伯之
暴而文子
能解之謂
臣之重國
若此

中之議。犀首雖愚。必不為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

南文子却智伯之兵

智伯欲伐衛。遣衛君野馬四百。璧一。衛君大說。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一國大懼。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

三國策卷六

賢人先知吾謀也

燕趙王中山君中山王

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百乘之國也。何倖名於我。欲割平邑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監諸君患之。張登謂監諸君曰。公何患於齊。監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耻與中山倖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倍而貪地。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

其石如幹
然因成中
山之王者
寔所以亡
仲山耳

趙魏亦豈
好相識乎
此即請姬
所由來

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為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則王之為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是以隘之。王苟舉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必通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必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存之乎。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

三國策卷六

雞姬不
同此二
每相倚
為如

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司馬喜說立陰姬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司馬喜謂陰姬公曰：事成則有土得民，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陰姬公稽首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司馬喜即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喜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為資，未可豫陳也。中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

三國策卷六

山王遣之，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神人，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以過絕人矣。若其眉目，准頰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請之，是非臣之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喜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

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卽社稷危矣。與之卽爲諸侯笑。中山王曰。爲將奈何。司馬喜曰。王立爲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爲后。趙王亦無請言也。

李疵論中山君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者。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

三國策卷六

歷代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

歷代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一

史記

蘇代爲周說楚周本紀

周秦者
同周爲秦
也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一

一史記卷一

於郢矣

史厭說韓與周地周本紀

秦借道兩周之間。將以伐韓。周恐借之畏於韓。不借。畏於秦。史厭謂周君曰。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之取絕周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質使之楚。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疆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無辭而令周不受。是受地於韓。而聽於秦。

馬犯說梁城周周本紀

秦兵不出
則梁兵難
却梁兵難
其九鼎之
心故曰爲
之域以德
周也

非言諸
盡地武事
王亦爲皆
矣主也

秦破華陽約。馬犯謂周君曰。請令梁城周。乃謂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則犯必死矣。犯請以九鼎自入於王。王受九鼎而圖犯。梁王曰。善。遂與之卒。言戊周。因謂秦王曰。梁非戊周也。將伐周也。王試出兵境以觀之。秦果出兵。又謂梁王曰。周王病甚矣。犯請後可而復之。今王使卒之周。諸侯皆生心。後事且不信。不若令卒爲周城。以匿事。端梁王曰。善。遂使城周。

百里侯薦蹇叔

紀秦本

晉獻公滅虞虢。虢虞君與其大夫百里侯。以璧馬賂

古文國瑋集

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十

於虞故也。既虜百里侯。以爲秦繆公夫人。賂於秦。百里侯亡。秦走宛。楚聞人執之。繆公問百里侯賢。欲重賂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賂臣百里侯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賂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侯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侯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常游困於齊而乞食。任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

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

秦問由余於戎

紀秦本

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問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內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

古文國瑋集

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十

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

論集或之
行其特其
詞也
五今四
之治猶然
所以前而

寡人之害。蔣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僻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登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公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問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一

田史記卷一

孝公求賢令

秦本紀

孝公元年。河山以東。疆國六。與齊威楚。宜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蹠

秦得實客
之力在此
令也已有
并兼天下
規模

滅韓為兼
并之始豈

得云息兵
華子

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秦始皇本紀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華。趙王使其相李牧來。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一

五史記卷一

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耿耿之身。與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紹御史大

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

泰山刻石文

秦始皇本紀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

古文圖彙集

卷之二十一

六史記卷一

大在工拙之外求之有韻之文只如信口敘事妙手

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述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華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琅邪臺刻石文

秦始皇本紀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

嚴肅之意自在

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上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

古文圖彙集

卷之二十一

七史記卷一

初稱秦王後言皇帝敘事有餘

丞相不侯於此知秦

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

人封爵之

此二語即為秦賦

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

之果刻石文秦始皇本紀

維二十九年昔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果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一

緊殿中著排石

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眾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輝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果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會滅六王闢并天下消害絕息永偃

字法奇舊

咸與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息作立大義昭設備器歲有章儀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果

刻石石門文秦始皇本紀

遂與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諭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臨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時女修其業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一

九史記卷一

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不立封建議秦始皇本紀

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它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

青臣據得始皇君臣意旨

二言已
見趙高

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
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
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
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
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
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
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好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
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
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一

此言其

篋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會稽刻石文 本紀
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會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
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
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
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愾
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
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
殃義威誅之殄息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一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一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史記

以弋喻楚絕秦 楚世家

不言楚者
楚為主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驎羅鷺。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管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驎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鷺也。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二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二

也先言魏
若台從當
從魏始

意在昭五
國而弋秦

落新繳。射鴈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夕發涇丘。夜加卽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舉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獵。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蒙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威也。中析郢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馬。落新繳。涉鄢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脣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振。方三十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諸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圍。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二

武公說楚相無圖周楚世家

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假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爲不然。夫欲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爲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爲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

古文國策集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二

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交絕於齊。聲失天下。其爲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爲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爲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譬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

韓同共事而不願從。器入楚欲使楚孤而自止。

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誅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翻六翼。以高世主。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韓厥謀立趙孤趙世家

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舉。請誅。

古文國策集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二

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辜。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趨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

人之才分
亦先須自
得教養然
為之名選
不就而中
道遺棄者
為不才
分耳
古人視捐
生赴難直
等平章耳
故曰死易
要之元定
非易正也

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之發。昔下官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者皆羸姓也。中行而鳥喙。降佐腰帝太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

古史集卷之二十一

五史記卷二

死易二字
至此乃有
言蔡市人
不食言

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亦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官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回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官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

趙納馮亭地議趙世家

王夢衣偏裒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

此數言可
以決利害矣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一

七史記卷二

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取占之。曰：「夢衣偏褻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聽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為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蠶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能得之於強，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糧蠶食上黨，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為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勝，敝國君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二

八史記卷二

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

魏文侯與李克論相 魏世家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誅尊，疎不誅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親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于無傳，臣進屈侯鮒，臣

說文是光
泰文體

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束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二

九史紀卷二

如耳說魏釋衛 魏世家

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約斬趙。趙分而為二。所以不亡者。魏為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釋衛。不如以魏釋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

此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其心以為攻衛。衛不以王為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釋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

蘇代說魏相太子 魏世家

張儀魏章皆歸于魏。魏相田需死。楚當張儀犀首薛公。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必相之。昭魚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一

十史紀卷二

太子自相
古無斯事

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疆。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

之太子果相。

唐睢說秦救魏 魏世家

以其老而
異之亦以
發端也

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道之。唐睢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睢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爲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

古文國璋集 卷之二十二

史記卷二

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疆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太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爲發兵救魏。

鄒忌以鼓琴說威王 田敬仲完世家

鄒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鄒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鄒忌子曰。夫

引入立說
本意

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醜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請音。鄒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亦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鄒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醜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

古文國璋集 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二

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鄒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鄒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鄒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孫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鄒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傳合疏。鄒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鄒忌子

前二段應
之不能無
疑後二
段後白
未解耳

魏地被
故欲求
子秦解

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離小人。其間。淳于髡曰。人
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驥
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
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
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以下邳。
號曰成侯。

蘇代為田軫畫策田敬仲
完世家

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
願有謁於公。其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為福。不成亦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二

為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
黃。張將拔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
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
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
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
謂韓王曰。馮以為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却齊
宋。韓因摶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
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
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摶三國之兵。

軫能便楚
王分魏也
以與秦韓
則秦韓不
救魏而楚
可獨克所
謂事成為
福也

此一段言
事不成亦
為福也
田軫名爲

分地與秦
韓秦韓之
兵雖東而
心必德軫
矣

敬叔次道
魯南宮敬
叔言魯君
曰請與孔
子適周

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此
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
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
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
伐楚韓以窮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
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於魏。魏
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
楚王欲而無與地。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
大德也。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二

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
資矣。

敬叔與孔子適周問禮孔子
世家

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
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
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
言。吾不能富貴。獨一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
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
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
終

歷代古文國華集卷之三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史記

韓非子說難老莊申韓列傳

此說之旨也

此段在離合之間耳

未及幾事則未為至難也

自此而下乃論其變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

古文國華集卷之三

史記卷三

大概亦以順意為主

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為。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為。權論其所愛。則以為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為。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日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日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懼。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與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過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通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

古文國華集卷之三

史記卷三

欲伐胡。適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適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富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則。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

古文國瑋集

卷之三

三史記卷三

孫臏畫策救趙
孫臏列傳

吳起所謂
德者能得
人心也起
將用此

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糾紛者。不控倦。救閭者。不搏機。批亢搗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古文國瑋集

卷之三

四史記卷三

吳起與魏武侯論德
孫臏列傳

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

如是則亦可以相矣

田文之賢足以自安起故相安而相必不

田文與吳起論相孫吳列傳

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至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三

五史記卷三

公叔謀去吳起孫吳列傳

田文既死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

去而西河及矣

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

子貢說五國仲尼弟子列傳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于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三

六史記卷三

先著此段以動之故說而易入

初說也何言此必有牽制田常之私者

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

吳國欲爭
斷上國者
不得不出

吳王好名
倣得以此
言激之

君上與至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三

七史記卷三

吳王畫策
世工

方自吳來
而告之以
誠何耶

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傲於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微其志。重實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君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其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三

八史記卷三

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缺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眾。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解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

古文園瑋集

卷之三

九史記卷三

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于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公叔座薦公孫鞅

列傳

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知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

古文園瑋集

卷之三

十史記卷三

鞅者少
孫為之也
借鞅之席
不能用
鞅者少
孫為之也
借鞅之席
不能用
鞅者少
孫為之也
借鞅之席
不能用

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

衛鞅說秦孝公

列傳

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石將修穆公之業。

時時睡者
欲使之更

端伯發已
已不說

矣復求見
心之生

五日内已
意則有

在所不
有所不

所則快
所則快

實矣早
實矣早

英主看透

比德於殷周矣

東復侵地。通遂西入秦。因孝公龍臣景監以求見孝

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睡。弗聽。罷而

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

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聞。悟矣。後五日

復求見。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

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

也。請復見。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

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

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

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都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

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

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

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

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

比德於殷周矣。

鞅議變法。列傳。

孝公既用衛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

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有固見。非於世有

以前所說
皆此意也
此則昌言

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

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

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井龍曰。不然

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

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

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

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

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

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

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

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

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

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

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

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

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閭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

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

古文圖事集卷之三

史記卷三

集 366—365

王制公知
其半不知

舉以為收斂。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五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其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黜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

古文國璋集

卷之三

三史記卷三

衛鞅說秦伐魏
列傳

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

魏鞅為相
則有餘為
將則不足
其欺公之
效也

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

古文國璋集

卷之三

三史記卷三

趙良說商君
列傳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

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穀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耳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穀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齎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欸開請見五穀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穀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穀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

商君之法
行于秦已
久不能
改矣良之
言亦徒然
耳

壁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驪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騁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闐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

蘇秦說齊還燕十城

蘇秦列傳

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

蘇秦本以
今乃謂秦
以爲燕重
耶

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克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卽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彊秦敵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

古文國事集 卷之三十三 七史記卷三

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卽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讐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干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

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有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面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

古文國事集 卷之三十三 七史記卷三

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僮而弃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僮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

游騰爲周說楚 樗里子列傳

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爲周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遺之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

古文國華集 卷之二十三

九史記卷三

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

蘇代說向壽收韓 甘茂列傳

向壽爲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爲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闕

此爲外
交者之戒

於秦。願公孰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富韓也。子爲壽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臏。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公孫臏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彊。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臏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爲責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

古文國華集 卷之二十三

九史記卷三

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臏。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譬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讐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彊。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臏欲以韓取齊。今

求潁川於楚
見其向壽
本意蘇代
欲必許武
遂故設言
以難之

言不見在
用也

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與甘茂無事也。

甘羅說張卿相燕甘茂列傳

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求有以強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

古文國璋集卷之三

主史記卷三

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遠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

甘羅之
甘卿非
之也

先為之解
於趙而後
卿可以服張

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古文國璋集卷之三

主史記卷三

歷代古文國璋集卷之三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四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史記

賈須說穰侯罷秦圍穰侯列傳

此雖說秦之難然在魏則地不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四

史記卷四

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勦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母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戰勝暴子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狀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却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拔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此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王之以是處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

已有欲割之情矣

是時楚趙之救必不為故魏氏以為名而速秦之構也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四

史記卷四

精也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為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臣以為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則前功必弃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速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幾盡故宋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蘇代間武安君於應侯白起列傳

秦分軍為二王龔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

此不待說
何應侯自
不平者
此為罷兵
之名

淳于先生以
漸指為移

曰然。又曰。即固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用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四

三史記卷四

淳于先生見梁王
淳于先生列傳

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嬰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口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

求于人
故能察
其微

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詎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先生見。堂語連三日。三夜無倦。

田文說郭靖君
孟嘗君列傳

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四

四史記卷

淳于先生
事理易判

孟嘗好客
亦自性成

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

猶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

蘇代說齊毋攻秦孟嘗君列傳

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敝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

古文國策集卷之二十四

五史記卷四

楚王在秦而以齊之力出之也
三國攻秦
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
秦必欲
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
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
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
毛遂自薦平原君
秦之園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
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
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

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齊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

街王誠可
門下之
客不能盡
知奈何相
天下士

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

古文國策集卷之二十四

六史記卷四

直楚平原
君自處有
禮故可責
人以非禮

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中日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

因王之比
反得
陳之名
不能
合從非楚
之志固
遂君辱
然應之耳
此力
後生疑處
必又徘徊

之內。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

古文國瑞集卷之二十四 七 史記卷四

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

一家之力
能行取
士三千人
隨若一旅
國矣

以爲上客。

李同說平原君 平原君列傳

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其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邯鄲。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剗木爲矛。天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

古文國瑞集卷之二十四 八 史記卷三

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

公孫龍說平原君無受封 平原君列傳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

龍之說以
破皮卿也
然不受封
國平原司
上當之發
可以除
而終身無
憂矣

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
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入無
勲。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則也不
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有邯鄲而
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其不可。且虞卿
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
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

虞卿說趙王令從虞卿

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四九史記卷四

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
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
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
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
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
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
乃合魏為從。

客說信陵君母伐功信陵君

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

公子歸魏
此客之功
若多其自
責處專在
于魏本忠
一句耳。顧
念宗國不
得毛薛二
公之說也

馬服君其
此識度不
但可以為
將。定可以
為相

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
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
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
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
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
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

趙奢說平原君康願蘭相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

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四十史記卷四

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
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
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
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
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
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

趙括母上書趙王康願蘭相

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
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

括母上書
言括不可
將不即速
括父之言
却將括臨
事舉動占
其成敗而
以父子異
心自發一
片高誠成
一片妙論

屈平其子
皆千古不
替負心人
忠義之爲
激爲放廢
亦以二子
皆宗臣無
潔身自固
之義耳

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以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卽有不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四

十一 史記卷四

屈原答漁父 列傳
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

秦王恐驚
人也李斯
又以惡字
進此君臣
合德也

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長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蠱乎。

李斯說秦王 列傳

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東。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疆。大王之賢。由竈上駢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急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

李斯諫逐客書 列傳

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

張儀詐欺
天下於秦
則有功

止一意作
欺折文法
奇變

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
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
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
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
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
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
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
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
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四 主史記卷四

前言其事
此推其理

復說文法
益寄

簪。飾瓊之珥。阿綈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
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鉦。彈箏
搏髀。而歌呼嗚呼。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
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鉦。而就鄭衛。
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
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
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
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
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四 主史記卷四

趙高謀立胡亥

李斯列傳

此禍本也

然則李斯已有易儲之意不待高之說矣

假使公子得封則猶可以息其邪心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古文園璋集卷之二十四

主史記卷四

以胡亥此言所以甚趙高之罪

語會在此

舉李斯之所忌一言

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驕強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焉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傾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嘆曰今大行未葬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龍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古文園璋集卷之二十四

主史記卷四

高之立說
也。能以讀
語感人情

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
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
知。長子剛豫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卽位必用蒙恬爲
丞相。君侯終仍以舊制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
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
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調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
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
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
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間巷
古文圖璋集卷之二十四
十二史記卷四

二語接之
譽矣

此書今不
傳

如始皇在
時也

爭位。身死爲戮。紆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
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
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
臣之計。卽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
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
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抑天而嘆垂淚。太息曰。嗟乎
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
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
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
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
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
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
寸之功。乃反數上書。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
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
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
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
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
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

使者數促
此類有變
括不始
皇其死也
不死而腐
更則已去
將權錄能
為矣

三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

趙高說李斯 李斯列傳

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

古文國事集 卷之二十四

九史記卷四

入此語不倫

前已領李切矣

所疑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快快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

李斯所止

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

二世責問李斯 李斯列傳

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動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棗糲之食。藜藿之羹。飯上區。啜上澠。雖監門之養。不敵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

古文國事集 卷之二十四

九史記卷四

韓子本論不然其流散至此也

九河曲九防。決滹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脰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墜于會稽。臣虜之勢。不烈于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若形勢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

李斯阿二世書李斯列傳

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請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

古文閣李集卷之二十四

王史記卷四

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文法數名。桓。桓。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已。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已。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

此以語善
治之則亦
足以致小

此一以申
韓之所不

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桎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請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之也。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尺。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窻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

古文閣李集卷之二十四

王史記卷四

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尺。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窻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

側則流漫之志拙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靡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拾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諛諂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古文國韋集卷之二十四 主史記卷四

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

張耳陳餘止陳涉稱王 張耳陳餘列傳

陳涉起斬。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間。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

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

誅暴秦。復立楚社稷。有亡繼絕。功德宜爲王。且夫監

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

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

古文國韋集卷之二十四 主史記卷四

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

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

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

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

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

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

獨王陳。恐天下解也。

耐通說范陽令 張耳陳餘列傳

范陽人耐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

六國後
此亡秦之
奇策也然
六國既立
涉若不王
有何王有
何名稱此
則兩人之
間也

范陽令庸人又必素可以此言

今之無類明矣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四

主史記卷四

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點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

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間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

所養卒說歸趙王張耳陳餘列傳

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問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所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地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入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入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入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四

主史記卷四

欲得勢在此兩問後便省力

當時事非仲說以欺燕也然難在趙王既歸而其

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四

下又國瑋集卷之三十四

史記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一

襄西方岳貢禹脩評

西漢文

高帝

入關告諭

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降道旁。高將軍沛公曰。始懷王

造我國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十一月召諸將。秦吏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酒食獻亭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貴民。民又益喜。惟恐沛公不為秦王。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誹語者棄市。吾與諸

古文國瑋集卷之一

西漢卷一

天下之本

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

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以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

言詞不繁。措意全在父兄父老。故觀商君之令而知秦之所以霸讀高帝之詔而知漢之所以王也。

告諸侯

時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史記有於字。

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史。記。作。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史記劫五諸侯劫者指實也漢書部五諸侯部者尊稱也自稱曰從諸侯王謙而有體矣

上太公尊號詔時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後上朝太公擁其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夏五月丙午乃下詔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太公之道也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一

西漢卷一

天子也始皇帝尊號漢王已有故事矣此四語為後代加尊通稱

天下尊歸於父此太公之道也前曰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皆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止太公教訓一語則自定天下之功皆歸之太公

擇立代王詔

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近有胡寇難以爲國願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

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爲代王者

代本自成國爲趙所并天下未定所重在內故趙王歇立陳餘爲代王而不之代乃留相趙是也天下已定所重在邊而趙王猶在內地故割趙並代以禦胡我 朝代王國大同亦此意也

求賢詔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一

西漢卷一

不交故也士矣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卿侯下諸侯主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高帝以爵祿誘天下故漢治雜霸其舉齊桓亦是也然西漢一代多建功立效之士亦開於此

文帝

辭建太子詔

時有司請早建太子因下詔有司同請更議不宜子啓最長敦厚慈

仁請建以爲太子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敢寶也天下人民未有恩

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史記作煇作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史記作天下何其

安之

恤民詔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育養萬民姓

古文國璋集卷之一

寡孤獨窮困之人或沾於死亡而寡之爲憂爲民父

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賜南越王佗書

時帝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

上召賈爲太中大夫賜者一人爲副使賜佗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

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

棄外來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

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

日進不衰以故許暴平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

爲高后諱
亦善于立

制。迺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

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更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

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

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其定者

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

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

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

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大牙相入

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能擅

古文國璋集卷之一

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太得王之財不足以

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

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

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

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母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

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遣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

鄰國

前賢謂文帝以柔制剛此一書足以定一國不煩

兵力矣蓋得老氏之精也

按此議出
於賈生

進列侯之國詔

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為吏謂為卿大夫太子列侯子

是時列侯皆居長安雖建國號無異關內侯也故欲遣之就國帝即位僅三年以諸呂之事上將握兵居中不可以為常制此詔本意在此而語特渾深不露

古文國璋集卷之一

日食求言詔

丘嫂山曰
此後世人
王因失其
求言之始

朕聞之天生史有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基字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史記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史記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史有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句史記以啓告朕史無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勅以職任

務省由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史有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罷史作

邊屯以衛國故不可去衛軍以衛官故可省此亦帝約已修德之實意

除誹謗法詔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史記無今法有誹謗詬言之罪是使眾

古文國璋集卷之一

士西漢卷一

以相約而
後相殺謂
本欲誅上
而後悔而
自止也

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誼上以相約漢書有而後相讒結字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史記有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誹謗之法秦王所制至此始除之後張湯幸于武帝立腹誹之法則又過于秦矣

不受獻詔

鸞旗在前轎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歸行三十里朕

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

來獻

遺匈奴書

時日領單于遣漢書詔韓舉與和親就便公卿皆曰和親便帝許之遺匈奴書

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漢書無郎中字係庫淺

遺朕書曰漢書作云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

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慈不和鄰國不附今

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

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

古文國華集

卷之一

人西漢卷一

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

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

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

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

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北疎黃金飾

貝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緋緣綰各

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單于本無罪右賢王之心故言赦前勿誅既處置

得宜又不失中國之體

勸農詔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

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

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

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

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賜租而國用不乏僅見之文帝若景帝則時一有

之未知當年何以致斯盛也

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詔

古文國華集

卷之一

人西漢卷一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盛之本也三老眾民之

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

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逸隨沐備通

其遺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

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間民所不便安

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

道民焉

惠帝時置孝弟力田復其身至是復置有常員蓋

識王道規模矣

除肉刑詔

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則。至治也。漢書作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

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德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

亡由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楚痛而不德也。漢書無楚字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史記于此止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

重。不亡。迷有年而免。具為令。

古文國瑞集 卷之一 西漢卷一

文帝除肉刑。雖變古制。而其仁心自然。蓋亦三代以下所不及也。但其制死刑既重。而笞數復多。故

受笞者。往往不全。崔寔謂文帝以嚴致治。則非帝之本旨也。後景帝改減笞數為得之矣。

增祀無所詔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祀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

廣增諸祀壇。史記作增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

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

問祠官祀。蓋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史記無也字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文帝嘗問賈生鬼神之事矣。是無乃有悟於心乎。

求言詔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

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

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其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為酒醪以

靡穀者多。犬畜之食焉者。眾與。絀炭之義。善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

百姓者。率意諫。恐無有所隱。

漢世務農。比于後世。為最勤矣。而猶未能及古。此非文帝之謙詞。蓋經戰國之亂。井田漸廢。未能復

也

遣匈奴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渠難且渠一人為二官所且渠難其姓名郎中韓遂遣朕馬二匹已至敬受。

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喋惡民食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翁

古文國璋集

卷之一

主西漢卷一

真西山曰
歲與以物
始此然亦
以歲與為

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諸吏遺單于林葉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

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燠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母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文帝之待單于如畜猛獸。使之和悅。傲怠而忘其。暴怒其後。邊陲無事。而中國日以富強。武帝犁庭。之功。於是基之也。

與匈奴和親詔

古文國璋集

卷之一

主西漢卷一

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史作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史作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史作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史有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史作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親。與朕俱棄細故。

借○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以○
定○始○於○今○年○

景帝

令二千石修職詔

景帝恭儉
之政自文
帝家法中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
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
能亡為非也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
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
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眾毋暴寡老者以壽
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
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
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
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
明知朕意。

勸農桑詔

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爲
幣用不識其終始開歲或不登意為末者眾。農民寡
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
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滅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
罪。

後世奸民乃上書勸人主開鑛是未知此詔之旨

武帝此制
大抵欲改
章服議禮
樂漢之文
治自帝始
興也

武帝

策賢良制一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
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
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
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予大夫褒然爲
舉首朕甚嘉之予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
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
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武聖主已沒
古文圖章集卷之一
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庠桀紂之
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途之士
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目
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詐繆而失其
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
烏虜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
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
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
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宜昭何修何

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序方外延及羣生予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問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論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猥積也取之於術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予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策賢良制二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

古文國璋集

卷之一

十九 西漢卷一

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中亦弗忘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武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般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用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虜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躬耕籍田以

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康恥貿亂賢不肖渾散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庶幾乎今予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開殊方與各悉對著於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畧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策賢良制三

古文國璋集

卷之一

十九

西漢卷一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予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進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序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予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帝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

立項山曰
帝此詔蓋
惡賢人進
於下也後
世顧賢於
不忠之孫
而特錄之
亦以觀世
矣

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
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
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惠加
若有復孝敬選豪傑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
詔執事與廉舉孝廉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闕郡而不薦
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
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丞
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
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自後察舉孝廉以戶口多寡為差

封齊王策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
閔為齊王曰嗚呼小子閔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
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嗚呼念哉其朕
之詔惟命不干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仰

古文國璋集卷之一

辛酉漢卷一

君子思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滅乃
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嗚呼保國又民可不敬與王
其戒之

武帝封三王策褚先生以為神謨淵慮知諸子才
術而為之戒文中子亦取之以續書

封燕王旦策旦雖大受國及衛太子敗齊懷王
上怒下其使獄賜
帝時謀反自殺

嗚呼小子旦受茲玄土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
藩輔嗚呼燕舊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畔朕命將率

古文國璋集卷之一

辛酉漢卷一

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頃
鬻徙域北州以安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桀德毋適麻情
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封廣陵王胥策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
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
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祇祇兢
兢音通輕迺音通輕順音通輕毋音通輕桐音通輕好逸毋過宵人惟法惟則
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西山曰
以鑄錢
而此
錢乃為
存
此
錢
出
于
空

文也

遺博士循行詔

昔者有司以幣輕多姦農傷而末眾又禁兼井之塗
故改幣以約之改幣以約之皮幣以簡奸邪皮幣以簡奸邪積諸往古制立
於今廢期有月而山澤之民未論夫仁行而從善義
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
殊路而矯虔吏因乘執以侵烝庶邪凡稱詐為矯虔何
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
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論三老孝弟以為
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
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
及寬失職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
為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
從來朝廷欲改幣多致紛紜丞相曰慎無擾市
知治之言也
勅楊僕書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愜非有斬將奪旗之實
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翫死人
以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

實問及項
事請詞楚

牙鹿門曰
雄策之氣

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
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候巧
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
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
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
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官明日
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
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
軍能率眾以掩過不

古文園華集卷之一

季西漢卷一

下州郡求賢詔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騰而致手
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失泛駕之馬斯馳之
武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
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宣帝

今二千石察官屬部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群生也能使生
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
持巧心析律二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
不如實上亦亡由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
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
或擅興繇役飾厨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
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

古文國律集

卷之一

五言 西漢卷一

之災朕甚惡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宣帝性好吏事其言如此益亦欲特平慎獄非以
刻為明也

益吏奉詔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
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褒黃霸詔

霸為太守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
尹後復歸潁川前後八年郡中愈治

天行以霸終
者下詔稱揚

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

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
窮獄或八年以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于行誼可
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關內侯黃
金百斤秩中二千石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
皆以差賜爵及帛

次公以治行第一封侯宣帝留心郡國如此號稱
中興誠不虛也

使尚書召問黃霸

霸為丞相時樂陵侯史高以
外屬舊恩為侍中霸薦高可

太尉天子使
尚書召問之

古文國律集

卷之一

五言 西漢卷一

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
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夫宜明教化通
達幽隱使獄亡冤刑邑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
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
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今受丞相對
觀此知宋室置樞密使為兩府文武分途未極大
臣之選又倚任亦不專也

元帝

罷珠厓詔

上以相之議。問丞相御史。丞相定國。以為東園之民。難動搖。謂之議是。止從之。下詔罷。

珠厓虜殺吏民。背叛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飢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田倉庫空虛。無以相贖。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

古本國學集卷之十

宋西漢書一

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勞。漢之棄珠厓儒者以為美談。或以為祖宗故地。不宜輕棄。意當時關東飢荒。不能興師。當擇強明。臣假之便宜。或亦可不勞兵力而定也。

賜馮奉世璽書

時羌虜盛多。奉世其土地形。願益三萬六千人。天子大為發兵。拜之。賜侯任千秋為奮威將軍。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衆。不復煩大將。上於是。以蕃勞奉世。且讓之。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其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

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

之名。太為中國羞。以咎不閑習之故。邪以恩厚未洽。

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

不得不多分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

定。執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

故發近所騎。日夜詣。非為擊也。今發三輔河東弘農

越騎。迹射。飲飛。穀者。謂能張。羽林孤兒。及呼延。疊。寧

種。種也。別。方急遣。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愚策不

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

古本國學集卷之十

宋西漢書一

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失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

將必置副。所以為備也。如韓信伐趙。張耳為副車。是也。馮將軍不欲置副。或奮武將軍未必同心。故也。

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

呼韓邪單于請罷邊備。應議詔勿罷使車騎將軍許嘉口諭單于。

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也。戍子孫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

是時單于欲保塞。本非飾詐。但邊備不可不設。以爲異日地耳。此詔詞意明婉。足以使遠人心服。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一

古文國瑋集

卷之一

西漢卷一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

襄西方岳貢禹脩評選

西漢文

遺章邯書

陳餘

時章邯項羽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邯。邯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趙高不見。欣恐。還走報陳餘。適遺章邯書。邯陰使候始成使羽。

白起爲秦將。南并鄢郢。北抗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

古文國瑋集

卷之二

西漢卷二

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已十萬數。而諸侯竝起。鉉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爲戮乎。

勸據敖倉

鄒食其

漢王數困榮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擊洛以拒楚鄒生因說上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鄒生說齊王

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史有爲天而民史有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榮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趙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榮陽據敖庾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史有實實二字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以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疆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史無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

古文國瑋集

卷之二

西漢卷二

慎微篇

陸賈

夫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先修于閭門之內垂大名於萬世者必先行之于纖微之事是以伊尹負鼎屈於有莘之野修德于草廬之下躬執農夫之作意懷帝王之道身在衡門之裏志圖八極之表故釋負鼎之志爲天子之佐克夏立商誅逆征暴除天下之患辟殘賊之類然後海內治百姓寧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于糜粥之間行之于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此二者修之于內著之于外行之于小顯之于大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之中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是已若當時定公不覺悟信季孫之計背貞臣之策以獲拘弱之名而喪丘山之功不亦惑乎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非得神靈之化罷雲霧翳令歸山海然後乃得觀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濕照四方之晦冥今上無明王聖主下無貞正諸侯誅鋤姦臣賊子之黨解釋凝滯紕繆之結然後忠良方直之人則得容于世而施於政故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于王

非得猶云必得也下段微此轉筆略結似有開處而大義自

古文國瑋集

卷之二

西漢卷二

此有絕倫
非可習解

此言喬松
而伊呂
實也

古文園璋集卷之十一

四西漢卷二

家仁義閉于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于世太
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未
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
其位者則無以濟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正其時
夫禮以行之遜以出之蓋力學而誦詩書凡人所能
為也若欲移江河動太山故人力所不能也如調心
在已背惡向善不食于財不苟于利分財取寬服事
取勞此天下易知之道易行之事也豈有難哉若造
父之御馬御之用弩則所謂難也君以不以其難為
之也故不知以為善也絕氣力尚德也夫目不能別
黑白耳不能別清濁口不能言善惡則所謂不能也
故設道者易見曉所以通凡人之心而達不能之行
道者人之所行也夫大道履之而行則無不能故謂
之道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故謂顏淵
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言顏淵道
施于世而莫之用猶人不能懷仁行義分別纖微忤
度天地乃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仙棄二親捐骨肉
絕五穀廢詩書背天地之寶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

古文園璋集卷之十一

五西漢卷二

世防非者也若湯武之君伊尹之臣因天時而行罰
順陰陽而運動上瞻天文下察人心以寡服衆以弱
制強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以報大讐討逆
亂之君絕煩濁之原天下和平家給人足匹夫行仁
商賈行信齊天地致鬼神河出圖洛出書因是之道
寄之天地之間豈非古之所謂得道者哉夫播布革
亂毛髮登高山食木實視之無優游之容聽之無仁
義之辭忽忽若狂痴推之不往引之不來當世不蒙
其功後代不見其才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寂寞
而無隣寥廓而獨寐可謂避世非謂懷道者也故殺
身以避難則非計也懷道而避世則不忠也是以君
子居亂世則合道德採微善絕纖惡修父子之禮以
及君臣之序乃天地之通道聖人之所不失也故隱
之則為道布之則為文詩在心為志出口為辭矯以
雅辭砥礪鈍才雕琢文邪抑定狐疑道塞理順分別
然否而情得以利而性得以治綿綿漠漠以道制之
察之無兆遁之恢恢不得其行不覩其仁湛然未悟
久之乃殊論思天地動應樞機俯仰進退與道
字

藏之于身優游待時故道無廢而不興器無毀而不
治孔子曰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言德行而其下順
之矣

綜其前後蓋論出處之事乎漢道方夷隱者吐芝
而來亦可以觀當年氣象

二語立綱
後乃設喻

資執篇

質美者以通為貴才良者以顯為能何以言之夫樞
機豫章天下之名木生于深山之中產于溪谷之傍
立則為太山衆木之宗朴則為萬世之用浮於山水
之流出于冥冥之野因江河之道而建于京師之下
因于斧斤之功舒其文彩之好精捍直理密緻博通
蟲竭不能穿水濕不能傷在高柔軟入地堅彊無膏
澤而光潤生不刻畫而文章成上為帝王之御物下
則賜公卿庶賤不得以備器械閉絕以關梁及隘於
古丈園集卷之二 西漢卷二
山阪之阻隔于九畹之隄仆於崑崙之山頓于宵冥
之溪樹蒙籠蔓延而無間石崔嵬嶄巖而不開廣者
無舟車之通狹者無步擔之蹊商賈所不至工匠所
不窺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功棄而德亡腐朽而
枯傷轉于百仞之壑惕然而獨僵當斯之時不如道
傍之枯楊巢窟結屈委曲不同然生于大都之廣地
近於大匠之名工則材器制斷規矩度量堅者補朽
短者續長大者治蹕小者治觴飾以丹漆敷以明光
上備太牢春秋禮庠褒以文采立禮矜莊冠帶正容

對酒行鵬卿士列位布陳宮堂望之者目眩近之者
鼻芳故事問之則絕次之則通抑之則沉興之則揚
處地梗梓賤于枯楊德美非不相絕也才力非不相
懸也彼則槁枯而遠棄此則爲宗廟之器者通與不
通亦如是也大窮澤之民據犂鬲報之士或懷不羈
之才身有堯舜皋陶之美綱紀存乎身萬世之術藏
于心然身不用于世者字二之通故也夫公卿之子
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才然在尊重之位者輔
助者強飾之者巧靡不達也昔扁鵲居宋得罪于宋
君出亡之術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爲治
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爲迎良醫治
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
鵲而咒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
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
失近廣藏而狹棄斯之謂也昔官之奇爲虞公畫計
欲辭晉獻公璧馬之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
石之計哉然虞公不聽者惑于珍怪之寶也鮑丘之
德行非不高于李斯趙高也然伏隱于嵩廬之下而

此較行亦
是諷喻

不錄於世利口之臣害之也凡人莫不知善之爲善
惡之爲惡莫不知學問之有益于己急戲之無益于
事也然而爲之者情欲放溢而人不能勝其志也人
君莫不知求賢以自助近賢以自輔然賢聖或隱于
田里而不預國家之事者乃觀聽之臣不明于下則
閉塞之譏歸于君閉塞之譏歸于君則忠賢之士棄
于野忠賢之士棄于野則佞臣之黨存于朝佞臣之
黨存於朝則下不忠于君下不忠于君則上不明于
下上不明于下是故天下所以傾覆也

通篇所論賢人得勢則天飛失勢則泥踣喻多於
正亦是近于先秦

去帝號上書

南越王佗

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化。來師位意。諸盛德焉。乃為佗親家。五字邑侯。其從昆弟。掌官寵賜之。以陸賈為大中大夫。賜佗書。賈至。南粵王恐。頓首奉詔。願長屬藩。臣奉貢職。因為書奏。帝大說。

史記載佗所上書。幾數語。不若此文之完。

不反言中國留之。不得報命也。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粵主。使為外臣。時內貢職。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去。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子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佗子。子牡。毋

古文園璋集 卷之二

十西漢卷二

子北。老夫處。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潘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以自高。異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濕。蠻夷。中西有西甌。其眾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眾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

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謹北面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

古文園璋集 卷之二

止西漢卷二

南越王報書適與文帝璽書相對佗亦一能手也

唐荆川曰
此文去戰
國未遠有
奇氣而不
用絕筆
林次崖曰
與梅福上
書意格頗
同

至言

賈山

山涉獵書記，華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名曰至言。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凶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論，願借秦以爲喻。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譁，天下響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騶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葬之侈，至於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

主西漢卷二

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開龍廷，箕子比干之賢，身死，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遇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

主西漢卷二

集 366—404

此一段亦與實生過泰文相為出入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

西漢卷二

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視餽。正前視餽。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于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開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凶罪而死。刑者

秦皇尚在之時雖已失道而猶不失勢故不自知其將亡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

西漢卷二

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虞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累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凶養老之義。凶輔弼之臣。凶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謔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

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歛大歛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飲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

古文國華集

卷之二

古

西漢卷二

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所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

通篇所論只此一事

是規其餘皆領詞蓋多於規

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媒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減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慙之陛下與衆宴游與大

古文國華集

卷之二

古

西漢卷二

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註軌事之大者也

此文風格雖健而有雜詞氣亦少溫潤徐子與稱其骨法奇爽當為西漢獨步非也要在賈董之下耳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

西漢卷之二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

襄西方岳貢禹脩評選

西漢文

治安疏

賈誼

是時匈奴強侵邊諸侯王皆擬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因上疏陳政事又楚時丞相綰侯同勃免就國人有告勃反諸連繫長安獄治卒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議之

臣竊惟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白安且治

古文國瑋集卷之三

一百漢卷三

王元美曰治安之於事也原道之於理也孟氏之後無位矣其言數誠不嫌於自薦

其後文帝竟為漢太

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

宗此言有
光見

漢時初得
天下則度
小立教實
生欲汲汲
于此

林大崖曰
大樹固以
上足法論
以下方實
敘
此一投言

諸侯封國
太宜以
漸分之

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
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
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
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
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
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
可素陳于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
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執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
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
古文國羣集 卷之三 二百漢卷三

八荆川曰
文字妙處
公在此等
今語

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
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懼以危為安。以亂為治。
假說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
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
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
貫高為相。廣綰王燕。陳稀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以
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
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八
室之執。以豫席之也。席藉也。言非有制。諸公幸者。趣
古文國羣集 卷之三 三百漢卷三

林次月日
日後最
通特其

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以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何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効也。其異姓負強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微矣。其孰盡又復然，歟！既之變，未不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

古文園瑋集

卷之三

四西漢卷三

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黃牛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體解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體解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屆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陰王楚北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賈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

文帝好道
家言其行
事也每門
執而導之
示先爲人
本故實生
分封之制
不及衆行
正武帝時
以言文假
此策

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衆令樊鄴終，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微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端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

古文園瑋集

卷之三

五西漢卷三

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貴高利幾之謀不生，榮奇開章之

此一段言
制律句叙

古文國華集卷之三

六西漢集三

計不萌。網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梳遺腹朝委裝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謙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癰。一脰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摘。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瘳也。又苦蹠驚。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癰也。又苦蹠驚。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癰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微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真也。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癰。夫辟者。一而病。非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輒得復。言雖爵高。猶得禦。五尺以上。不輒得息。斥候望烽燧。迄不得復。除漢。五尺以上。不輒得息。斥候望烽燧。

此一段言
庶民附從
不執于法

只舉兩極
小事而風
俗修廢也
見于此

古文國華集卷之三

七西漢集三

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號既卑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其甚矣。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于一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管其背。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今不獵猛獸。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太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綵履。偏諸繹。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裡。綾以偏諸。美者黼黻。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六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卑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賤人妻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

此一段言
富與禮教
以離民俗

古文圖彙集

卷之三

入西漢卷三

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
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
切于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
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言不可搖動為大耳。
好為大。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
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
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
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毋
取箠箠立而許詭抱哺其子與公併俦婦姑不相說
則反脣而相齧其慈子者利不同會歌者貪其財利
小樂于亡義耳然弄心而赴時猶曰慶六國兼天下
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
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
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
下其德其德。秦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
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
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
頌行也言所迫赴唯計利與今其甚者殺父兄矣蓋不非顛行之善惡也

功之法
持以知
者止知
細不知
此大教

古文圖彙集

卷之三

入西漢卷三

者剝寢戶之簾寒雨廟之器自畫大都之中剝吏而
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
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
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
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
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
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
憂窮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
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
為不立不植則偃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
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
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
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奸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
三歲而社稷為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奸人幾幸而
眾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
子六親各得其宜奸人亡所幾幸而群臣眾信上不
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
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

此一以爲
當錄教太
子蓋德泰
一世之失
也

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幾受
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
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
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
也。古之王者太子誕生。同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
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
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
在緇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
保保其身體。傅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
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
與太子宴者也。故趙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
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
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
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
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
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
正。猶生長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善。必
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爲之。孔

古文圖彙

卷之三

少成若天性
習貫如自然
性此其先
于伊洛其
理與具而
詞讀尤顯

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
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
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
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
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嚴。
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還習
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
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
于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
之史。微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警蹕
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
而不化。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
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
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騶
夏。所以明有度也。其于禽獸。見其生不食其肉。聞其
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
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
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

古文圖彙

卷之三

此一設言
當以禮治
民不當專
任刑罰

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致之獄。所置者非斬則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艸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微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古文園集卷之三
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滋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習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急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之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

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則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設之以法令。通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設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也。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

德之吏自後大臣有過得不下吏

市支閣集

卷之三

南西漢卷三

林次崖曰
此亦有感
之言未盡
書也

古東國集

卷之二

五西漢卷三

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與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于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

古文國璋集

卷之三

西漢卷三

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穢汚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汚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問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鵲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統紳。係引而行也。其有中舉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繯而加也。其有大舉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便捫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

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意。要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正其志。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敬宗廟。法度之臣。誠敬社稷。輔翼之臣。誠敬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敬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屬廉恥。將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吝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衆行。故曰。可爲長大息者此也。

古文國璋集

卷之三

西漢卷三

人帝繼民
錢以故
吳王郭
錢天下
而七國之
禍以成此
又在實生
推論之外

陳民私鑄錢

賈誼

孝文五年。鑄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
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今使民放鑄。賈誼曰。錢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礪以鉛鐵為它
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礪為巧。則不可得。贏
殺礪也。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
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機。各隱屏而鑄作。因
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姦不止。適者民入
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
古文園集卷之三 六西漢卷三
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也。於此。嚴禁鑄錢。姦
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又
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百
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則大為煩苛。而力
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
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并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
耜。冶鑄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善人怵而為姦。
邪惡民陷而之刑戮。將甚不詳也。奈何而忽國知忠
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今禁鑄

此吏議之
條策

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弃市之罪
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
故銅布于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
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
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
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
以術飲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
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
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貴而末民困。六矣。制吾弃財。
古文園集卷之三 六西漢卷三
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七矣。故善為天下者。
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乃退七福而行博禍。臣
誠傷之。

貧壤

賈誼

代淮陽王
王告文帝
平也

恐有思子
之嫌故先
沅發

陛下即不為千歲之治。安知今之執。豈過一傳再傳哉。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橫而大強也。至其相與持之以繼橫之約。相親耳。漢法令不可得行矣。倘且榮立而服強也。今淮陽之北。大諸侯僅過黑子之比。于而耳。豈足以為禁御哉。而陛下所恃以為藩捍者。以代淮陽耳。代北邊與強匈奴為隣。僅自完足矣。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國耳。今淮陽之所有。適足以餌大國耳。方今制在陛下。制國命而令子適足。古文閣集卷之三

以爲何大國。豈可謂土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于鄉黨邑里。人主者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黃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蜚毛而起。高皇帝以爲不可。故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洛陽上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恤小廉。不棄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于漢。其

賈以
多
王

賈以
多
王

更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永收錢用。請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遁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此終非可久以爲奉地也。陛下豈如蚤便其執。且令他人守郡。豈如令子。臣之愚計。願陛下舉淮南之地。以益淮陽。即有後患。割淮陽北邊一二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即無後患。代可徙而都睢陽。梁起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胆而不敢謀。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耳。皇太子亦恃之。如臣計。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古文閣集卷之三

禁吳楚。則陛下高枕而臥。終無山東之憂矣。臣竊以爲此二世之利也。若使淮南久縣屬漢。特以資奸人耳。陛下幸少留意。省臣昧死以聞。臣竊昧死願得伏前陳。施下臣誼。所以爲治安。陛下幸以少須臾之間。聽以驗之。于事未有妨損也。臣聞聖王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爲人臣得畢盡其愚忠。惟陛下財幸。今陛下將不意之人。與之積聚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之報于廣都之中者。即疑有專諸荆軻起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矣。陛下少留

意討之

文帝二王其一王早沒其一王徙封梁即後之拒
吳楚以破七國者亦賴之于梁也賈生之先見如
此其言二世之利者以為帝與太子捍禦故曰二
世

古文園瑣集

卷之三

三西漢卷三



匈奴

賈誼

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
六三十此即戶口三十萬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
敢歲言侵盜屢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
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為陛下以耀蟬之術振之為
此立一官置一吏以至匈奴誠能此者雖以千石居
之可也陛下肯聽其事計設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
大同大富匈奴適亡叱犬馬行理勢然也將必以匈
奴之眾為漢臣民制之令千家而為一國列處之塞
外自隴西延安至遼東各有分地以衛邊使備月氏
灌窳之變皆屬之其置郡然後罷戎休邊民天下之
兵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悅服則愚臣之志快矣
不然帝威不遂心與嘿嘿竊聞匈奴當今遂窳此其
示武昧利之時也而建隆義渠東胡諸國又頗來降
以臣之愚匈奴動疑將一材而出奇厚賁以責漢不
大興不已旁午走急數十萬之眾積於此方天下安
得食而鎮之臨事而重困則難為工矣陛下何不早
圖建國者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其眾庶時為寇

以他德
中
中
中

盜賊追境，擾中國，數行不義，為我役，得為此奈何？對曰：臣聞強國戰智，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降，舜舞干羽而三苗服，今漢帝中國也，宜以厚德懷服四夷，舉明義將示遠方，則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莫不為奇，又且執敢忤然不承帝意，陛下為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易也。人無道之人，何宜敢捍此其久？陛下肯幸用臣之計，臣且以事執論天子之言德，何奴大衆之信臣下也？為通言耳，必行而弗易，夢中許人，覺且不背。

古文國瑋集卷之三

古西漢卷三

其信，陛下已諾，若日出之灼灼，故聞君一言，雖有微遠，其志不疑，仇讐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論矣。所孤莫不行矣。一表，臣又且以事執論陛下之愛，令匈奴之自視也，苟胡而而戎狀者，其自以為見愛于天子也，猶若子之還慈母也。若此，則愛論矣。此謂一表。臣又且論陛下之好，冷胡之自視也，苟其技之所長，與其所工，一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論矣。此謂二表。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信為大操，帝義也，愛如有實，已諾可期，十歲十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凡

聚疑形容
同以驛雅
米景之流
也

賞于國者，不可以均賞，均則國窳而尚薄，不足以勸人。故善賞者，蹕之駿驥之從而時厚之，今視之足見也。誦之足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聽臣之計，則臣有餘財，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家少者必衣文錦，將為銀車五乘，大雕畫之駕，四馬載綠，蓋從數騎，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矣。今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告，人與幸以為吾至，亦可以得此，將以壞其目，一餌，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衆之所

古文國瑋集卷之三

古西漢卷三

聚也。上必有所召，賜食焉，飯物故四五盛，美哉，羹炙肉，且醢醢方數尺于前，令一人坐此，胡人欲觀者，固百數，在旁得賜者之喜也，且笑且飯，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今來者時時得此而饗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垂涕而相告，人徐悼其所自，以吾至，亦將得此，將以此壞其口，一餌，降者之饒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胡人之欲觀者，勿禁，令婦人傳白墨黑繡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撿，為其初戲以相飯，上使樂府幸假之，俾樂

吹簫鼓鞀倒挈面者更進舞者踰者時作交問擊鼓
舞其偶人莫時乃爲戎樂攜手胥疆上客之後婦人
先後扶持之者固十餘人使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
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肝相告人人悵悵唯恐其
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耳一餌凡降者陛下之所召
幸若所以約致也陛下必有所富必令北有高
堂邃宇善厨處大園京廐有編馬庫有陣車奴婢諸
嬰兒畜生具令此時大具召胡客饗胡使上幸令官
助之具假之樂令此其居處樂處因令之畜皆過其

古文國華集

卷之三

漢書卷三

故王慮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爲家耳何奴一國
傾心而與人人悵悵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
腹一餌于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後
得入官夫胡大人難親也若上于故嬰兒召貴人子
好可愛者上必召幸大數十人爲此繡衣好閑且出
則從居則更侍上卽嬰胡人也犬穀抵也客胡使也
功士武士固違侍衛胡嬰兒得近侍側故貴人更進
得佐酒而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餼時人偶人爲
問則田繡衣其諸服實餘時以賜之止卽幸拊胡嬰

兒構道之戲弄之乃投食幸自喚之出好衣閑且自
爲顛之上起胡嬰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既得奉酒出
則服衣佩綬貴人而立于胡令數人得此而居耳一
國聞者見者希肝而欲人人悵悵惟恐其後來至也
將以此壞其心一餌故牽其目牽其耳牽其口牽其
腹四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挾也此謂
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憲因宜而行不可
務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長吏衆門大夫皆謀士也
必足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觀其限窺其謀中外

古文國華集

卷之三

漢書卷三

符節適構拘也夫或人且安得久捍若此故三表已
論五餌既明則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使單于寢不
聊寐食不甘口彈劍挾弓而蹲穹廬之隅左視右觀
以爲尋仇也彼其群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衆欲無
來恐或軒之此謂執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迂虎狼
也其南面而啼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之見
將吏猶遷仇讐也南鄉而欲走漢猶水流下也將
軍軍出子無臣之使無民之守夫惡得不係頸頓顙
請歸陛下之義哉此謂賊德彼匈奴見略且引衆而

遠去連此有數夫關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
上遣使厚與之和以不得已許之大市使者反因
為要險之所多為鑿開眾而延之關吏卒使足以自
守人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美醴炙臠者每物各
二百人則胡人著於長城下矣是王將疆北之必
以其王矣以匈奴之飢飯羹啗臠多飲酒此
則已竭可立待也賜大而愈飢多財而愈困漢者所
幸心而慕也則匈奴貴人以其千人至者顯者二三
以其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

故遠期五歲近期三年之內匈奴亡矣此謂德勝或
曰建三表明五餌威資翁主禽敵國而后止費至多
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無敢費御府銖金尺帛
然而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有二族方亂天下
甚於匈奴之為邊患也使上下踏逆天下竅貧盜賊
罪人蓄積無已此二族為崇也上去二族弗使亂國
天下治富矣臣賜二族使崇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
子下臨人民憲之曰苟或非天子民尚豈天子也詩
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於

天下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戎狄詭非
天子之所作也而倚渠頗率天子之民以不聽天子
則倚渠大罪也今天下自為懷其民天子之理也豈
有休人之民哉

班固譏賈生表餌之策為迂然非迂也以大包小
以富傾資苟行其計匈奴變故萬端易以制之矣
是故權在外夷則和親所以成宋之弱權在中國
則表餌乃以成漢之強因執而用之可也

蓄積不盡
於十年直
計其早所
至以爲論
耳

無蓄

賈誼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
七歲之旱大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
餘何嚮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柔
附遠何招而不至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
而知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嘗
聞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爲之飢一婦不織或爲之寒
生之有時而用之無節則物力必屈古之爲天下者
至悉也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
古文國璋集卷之三 西漢卷三
天下之大殘也從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賊也
汰流淫佚侈靡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崇也殘賊
公行莫之或止大命泛敗莫之振救何計者也事情
安所取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衆天下之執何以
不危漢之爲漢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也
故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矣歲惡不入請賣爵鬻子既
或聞耳矣安有爲天下帖危若此而上不驚者世未
之有飢荒天下之常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
千里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數十百萬

之聚衆國何以餽之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勇力者
聚徒而橫擊罷夫羸老易子孫而斃其骨故法未畢
通也遠方之能者並舉而爭起矣爲人上者乃駭而
圖之豈將有及乎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以爲此康
康也竊爲陛下惜之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
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其
王制若此之迫陛下奈何不促使計所以爲此可以
流涕者又是也

古文國璋集卷之三

西漢卷三

晁大夫論其末故虛實不同



過秦論上

賈誼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鬥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

古文園珠集卷之三

三商漢卷三

揚四公以宗文

敘兼天下
文自叙據
四夷文繁
此乃著秦
之所由失
也

得此一末
爲始皇結
案
將欲揚之
必先抑之

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梃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鐃，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

古文園珠集卷之三

三商漢卷三

太史公形
貌雖強要
之以仁義
為本用此

分也

古文國華集卷之三

西漢卷三

此文迂回層折以盛衰之執相形于寶晉論大縣規仿此



大作一起
文勢亦自
盤拔

取守與謝
雖非王肯
之道然三
代以後逆
取而順守
之者亦有
矣

過秦論中

賈誼

秦分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靡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今不行于天下是以諸侯力攻弱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莫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秦王懷食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許力而後仁義以古之國華集卷之三

二世初立
天下尚未
效則此策
猶可行不
為迂濶

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殺。猶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古文國璋集卷之三
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于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收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

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于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過秦論諡正傳中不載

古文國璋集卷之三

西漢卷三

其功而
其巧而
其一日
之孫孫哉

過秦論下

賈誼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梁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于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于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

古文國璋集

卷之三

秦西漢卷三

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于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執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時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于險阻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執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而爲

秦之失道
不可言盡
而至于此
其失之甚
者故以

此結之

古文國璋集

卷之三

秦西漢卷三

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四之難犯也必退師安止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疲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鉅口而不言是以三王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飭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懼其刑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季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執之宜去就有

賈生過秦
爲漢喻也
故宋有規
後王之

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賈生責子嬰之不善守而班掾譏之較論二說則班掾爲長矣。然是時閔東雖擾而閔中尚全。假如先秦之事閉閔而守則猶可以不亡乎。曰諸侯之起而秦已埽境內。屈章邯矣。其國已內虛。所與守者少矣。不能如昔日蓄威以待者之固也。且使邯敗而秦民猶絕望今邯且與諸侯還兵而西。以其子弟攻其父兄。開閔之缺也。可決矣。故非以子嬰初立未暇撫循其民也。以其國內空而守者之

古文國璋集卷之三

早西漢卷三

心不固也

歷代古文國璋集卷之三

歷代古文國璋集卷之四

西漢文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

言畜積疏

鼂錯

錯既奏言于是文帝從錯言令民入粟邊六
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
千石爲大庶長各
以多少級數爲差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餓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

古文國璋集卷之四

西漢卷四

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地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

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夫農夫五

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忤。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復卒三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計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

所指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
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
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管子之策穀太貴則傷民太賤則傷農使民得入
粟拜爵除罪則農得貴糴而益勸于畔矣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言兵事

鼂錯

是時匈奴強數寇邊錯止言兵事
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
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畧畜產其後復
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開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
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
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
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
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法曰有大利

古文閣華集卷之四

西漢書

非隴西之民有勇怯廼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
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
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
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
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
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
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
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
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

地大天精
丁兵事其
言長短分
數皆非此
論

二不當一。荏葦竹簾。草木蒙龍。枝葉茂接。此禾。之
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之
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
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
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
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
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
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
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
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
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
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
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
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入
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
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
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五

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
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闘。劍戟相接。去
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
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
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
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
倂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
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
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
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
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
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
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
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
擇。

漢時匈奴不敵中國如此。今則虜技益精。中國之
一不能敵虜之一矣。

唐荆川曰
民徒塞下
古實

民本無罪
欲以爲戍
乃求其罪
而誅之

言急務

龍錯

上從其言募
民徒塞下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水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毳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

古文國璋集卷之四

八西漢卷四

邊輸者債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各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貨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賄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

此謂大城
中又立小
城也

古文國璋集卷之四

八西漢卷四

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不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望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難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繞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能爲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礮石可投布渠荅鐵炭復爲一城其內城開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也外蕃先爲室屋具田器廼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千冬夏衣廩食能

若者樂卿
也武功
之極者

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其亡夫
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
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
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
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
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
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也
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
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古文園璋集卷之四

十西漢卷四

惟胡人去來無常內地遣戍則罷勞中國故募民
寔塞下以為上著則勞費自少

林次道曰
一篇意
後見
前似

再論塞下書

趙錯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輪將
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
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
至者安樂而不思叛鄉則貧民相募而勤往矣臣聞
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
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
製里制宅通田作之道止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
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竹有所
用此民所以極去故鄉而勤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
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
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
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丑家為伍伍
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
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之能督習
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
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懸徒
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

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雖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勤。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秦南也。一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因。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古文國璋集

卷之四

生西漢卷四

鄒繡簡曰
策莫大於
漢漢策莫
大於繡策
就事為文
文簡便明
暢事皆鑒
亡可行實
太傅不及
也

充賦抗言
偷數也此
錯之謙詞

賢良策對

龍錯

聘詔有司事賢良文學士對
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

平陽侯臣宙。汝陰侯臣憲。潁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太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甯子為五霸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古文國璋集卷之四。生西漢卷四。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宙等。廼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草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眾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生。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百穀豐。五

殺熱妖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情之所

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敎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罪大者罰重罪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同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蹇汙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霸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霸與焉此身不從其臣而使得盡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入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于五霸而賜愚臣策曰臣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

而借往車
最得體

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以
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
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
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
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者慾亡極
民力罷盡賦斂不節務奮自賢羣臣恐諛驕溢縱恣
不顧患禍妄賞以隨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惜
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
奸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

古文園羣集卷之四

十六西漢卷四

此論秦事
其切蓋二
世行皆責
之也又其
子始主也

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
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
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
通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為異
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
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
淫末除苛解矯寬太愛人肉刑不用罪人亡辜非謗
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墜諸侯賓禮長老愛郵
少孤罪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

此則舉
一古而收
今通篇所
諫文極最

古文園羣集卷之四

七西漢卷四

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奸邪除去陰刑也官刑
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
所為天下典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
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
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
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
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
共憂之五霸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
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
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
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
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
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
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
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
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
損一日歲忘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于天下以
為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

草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

對策分段條答此體創自蕭家今而後之應制者咸依之為式如蘇文忠之對制策亦然也此篇以漢廷臣才不及人主而欲文帝自親事後世或訛此言為失宜然欲人主親事亦錯之本意也蓋廷臣之才多不足任其意將激發文帝不次用已以盡其才耳對策者各欲自見此亦人之常情也

古文園羣集卷之四

太西漢卷四

上吳王書

鄒陽

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向隱故先引秦為喻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吳王不內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刃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闔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強趙貴于河間六齊望于惠后城陽顧于盧博三淮

古文園羣集卷之四

太西漢卷四

大指言皆自有所感而發之不能為吳也唐劉川曰救漢攻取之勢是刺骨語又曰胡是趙隱語是吳隱語是言漢皆有以待之足吳趙未足為漢難也
南之心思墳墓夫主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燒于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臣聞蛟龍裏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蠶智卑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同王也竊高下風之

至此段則已正之

借言新垣平暗指吳

之奸臣

行。左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至。臣聞
 驚鳥。索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祗服。叢
 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
 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
 不得。歸諸貴。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
 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
 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襄儀父之後。深割嬰兒。王
 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因弟于雍者。豈
 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
 古文國華集卷之四 辛酉漢卷四

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太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
 鼎復起于漢。新垣過計于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于
 世矣。高皇帝燒棧道。水章耶。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
 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耶。以亡其城。陸擊則
 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就察
 之

此文前用譎說。後入正旨。詞辨飛詭。曲取變幻。使
 聽之者神志沮損。而不能執其偏詞以罪之

獄中上梁孝王書

鄒陽

陽從梁孝王游。羊勝公孫龍等疾陽。惡之。考
 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
 孝王立出之
 平為上客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
 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
 畫長平之事。大白食鼎。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
 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
 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
 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就察之。昔王人獻寶。楚王誅
 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怨
 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王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
 之聽。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
 賜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就察。少加憐焉。語
 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
 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
 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齊。秦而
 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于志。慕義
 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于天下。孫臏生白。王戰亡

前已引敘
此則優說
以明之

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駟騾。白圭顯于中山。中山人惡之。于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于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臙脚于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脇折齒于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于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于世。義不苟取。比肩于朝。以移人主之心。故百里奚。乞食于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于朝。借譽于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于心。合于行。堅于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于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辨。不能自免于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于俗。牽于世。繫故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

古文國璋集

卷之四

主西漢卷四

王文法

弟。由余于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讐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聰。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于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讐。強伯諸侯。齊桓用其讐。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于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嚔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于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于道。衆莫不按劍相盼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蠐木根根。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珠和璧。抵怨結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木。力而不志。今夫

古文國璋集

卷之四

主西漢卷四

收必有罪狀此文畧不及之而卒得附釋何也

古文圖學集卷之四

三西漢卷四

林次康曰此書當是吳謀未露之先而諫之故全不露出情事而長喻遠譬曲盡利害

不及明言已足令人諫然而想

諫吳王書

枚乘

時乘為吳王游郎中吳王之怨望謀為逆乘奏書諫吳王不納

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錫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効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于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古文圖學集卷之四 三西漢卷四 其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于天。不可復結。隊人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問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于桀。難于上天。變所欲為。易于反掌。安于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桀。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人勿知。莫若

口人性至
救火也
謝言息滿
勿如不為

勿為欲湯之命。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于彼而救之于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于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殫極之綆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素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執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止言難為之勢。能使壯氣消阻。益人反顧之心。此亦至善立說者也。

古文園華集卷之四

辛酉漢卷四

次岸曰
是吳王
謀已露
故諫之如
此中間利
害禍福反
覆計盡

辛鹿門曰
天子問吳
諫之
以下以名

復說吳王

枚乘

吳錯為漢相。諸侯與吳王與六國謀反。舉兵相。相。漢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吳王不用。幸是合說。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修戎狄之義。修義撫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十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譏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警于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于天下。而功越于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于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于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輪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于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

古文園華集卷之四

辛酉漢卷四

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念。修治上林。難以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牛。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饗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跡。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邯鄲。此不可。

古文國瑋集卷之四

西漢卷四

施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守十里之內。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出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

劉疑此文非真。以其詳于後事。不應懸合。乃爾也。且乘自吳適梁。又自梁適吳。亦可疑然。其文則爲乘所自製無疑。意吳滅之後。乘由此文以明譴直。所以名顯于諸侯。而班史亦采之。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四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五

西漢文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限民名田疏

董仲舒

此議始于仲舒
後師丹申其說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皇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錫之地。又額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于民。去奴婢。除專

古文國瑋集卷之五

西漢卷五

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後世去古久遠井田之法倉卒不可行所可行者
限民名田也自董子後論者多及之

王元美曰
治安之
事也原
之理也
孟氏之
無位矣
何元朗曰
董子天
人之道
於此儒
家之流
也

賢良策對一

董仲舒

天子覽其對異
焉乃復策之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性情皆非愚臣之所
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
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
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
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
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
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

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
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強勉
之謂也道者所由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
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
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于
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
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
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于和而
本于情接于肌膚臧于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弦

四書章句
卷之五

之辭未莫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于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此風夜不解行善之所改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古文國華集卷之五
四西漢卷五
所操持詩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其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案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皆畔殘賊良民以爭壤上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于下怨惡畜于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謬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

四書章句
卷之五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治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緩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次王上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于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于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于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于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

前段虛論
其理此語
與事其事

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草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

古文國瑋集卷之五

六西漢卷五

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使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至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

此二語得
蓋王莽時

之意

古文國瑋集卷之五

七西漢卷五

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頡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隳頽抵冒殊扞熱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污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

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顧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古文國學集卷之五

西漢卷五

董生深于春秋對策。即舉其說歸之于此。即春秋書春王正月四字。按而析其義。便已終篇漢儒治經之精。亦後世所罕及也。篇中欲武帝更化。即賈生說文帝之旨也。但賈言英博。董言醇雅。其詞氣不同。

孝廉門曰
次對在興
太學與擇
守今及求
賢之大

此策每段
引孔子之

言為証此
仲舒所以
為漢儒宗

賢良策對二

董仲舒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萬咎由。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

古文國學集卷之五

西漢卷五

之謂也。至于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相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法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開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此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勢逸異者。所遇之時異。

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珪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于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隨材授位也。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于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誡，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狠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于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亡恥。又好用酷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

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算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于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瑑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不序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宜，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奸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

漢興久矣，其教未著，此其故也。

林次崖曰
觀仲舒所
言當時任
官之弊則
資格之法
漢初已然

古文國瑋集

士
西漢卷五

觀大臣之所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于文使得切磋究之仲舒三對此策有致治實效如興太學以淑人才去資格以勵功能責貢舉以收賢良漢一代治體至是始立

鹿門曰
第三門蓋
於並按次
而修葺之
其時促學
吳直損周
之文以用
夏之忠無
與民爭利
而一道術

董仲舒

自武帝初立仲舒對冊推明孔氏立學較之
官州郡舉茂材孝廉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于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

古文國瑋集
卷之五

三 西漢卷五

愛而無私。希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撥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

師古曰古
謂古法也

崇陽引此
語作集註
以爲言之
特也

古文國璋集卷之五

西漢卷五

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朴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羣生，人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

師古曰長
言身形之
修短自幻
公壯也

古文國璋集卷之五

西漢卷五

微致顯，是以堯發于諸侯，舜興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發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寔明寔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謬，護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寔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寔微寔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眚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採溢扶

論定寄焉
二聖同道
益下消損
為精確
真西山曰
道出于性
而性原于
天仲舒此
言即中庸
之意

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
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
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
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採。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
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
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川。以此三者矣。
夏因于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
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
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
古文國華集卷之五 七 西漢卷五

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
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
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遠之遠也。安所謬
鑿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與。有所詭于
天之理與。試述之古。送之于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
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
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于力。不動
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
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
古文國華集卷之五 七 西漢卷五

大屋曰
臣愚一段

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
于舍而茹葵懼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
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
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
其卿大夫緩于誼而急于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
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飾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
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
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
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
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
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
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
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
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
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
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
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
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

古文園學集

卷之五

大西漢卷五

此仲舒學
術之正得
孔孟之真

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
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按仲舒此對言二事其一欲損文就忠以武帝銳
意興文學而其大歸或流于詞章也其一刺在位
者貪利時魏其武安在相位至于爭田而有卻韓
大夫雖名臣而持已未能廉潔仲舒傷之此篇最
為切要矣

古文園學集

卷之五

大西漢卷五

雨雹對

董仲舒

元光元年七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于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陰，疑于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已後，陽氣始生于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已後，陰氣始生于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戾。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熏蒿歛蒸，而風雨雲霧雷電雪雹生焉。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寔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

古文國瑋集

卷之五

干西漢卷五

古文國瑋集

卷之五

干西漢卷五

風多則令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令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于地，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為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為大雨，下凝為冰。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雹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寒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珍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雩，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電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為殺殄之妖也。故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邪？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為陽；陰用事，此則氣為陰。陰陽之時雖異，而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為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齊麥枯，由陰殺也。

建亥之月為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齊麥始生。由陽升也。其著者。幸歷死干。盛夏。欵冬。華于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故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降。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雲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故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故曰月中何

古文國璋集卷之五

主 西漢卷五

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故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收節。暖涼失度。故曰災沴之氣。其常存邪。曰無也。時生耳。猶乎四肢五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肢五臟皆病也。故遷延負藉。俛揖而退。

五行志止載是月癸未先晦一日日食不言兩旬舒傳中無飽敵

陳仁子曰
策對百數
諸君有司
宗溫公詞
應答取之

茅龍門口
八者亦中

理要之言
從韓非選
名義中求
所以與仲
舒異旨
此二書論
治理亦深

賢良策對

公孫弘

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弘年六十。徵使。匈奴還。報不合。乃獲病免歸。後復徵賢良文學。弘上書曰。臣聞古者聖王之治天下。必先正其身。然後正其家。然後正其國。然後正其天下。臣聞古者聖王之治天下。必先正其身。然後正其家。然後正其國。然後正其天下。臣聞古者聖王之治天下。必先正其身。然後正其家。然後正其國。然後正其天下。

古文國璋集卷之五

主 西漢卷五

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遠。第也。罰當罪。則奸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晝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

離騷安
義禮智
向為王故
耳
海中心

古文國璋集卷之五

雷西漢隱五

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
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
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
嘉禾興。朱艸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
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
地。明並日月。則鳳麟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
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
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
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
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生殺之權。通壅塞之塗。
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于上。謂
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
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
蔽于上。官亂于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
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
桀之除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
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
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慙。不足以奉大對。

平津對策專以致和立論。即推方為員之意。平津
之立身事主。此言可以盡之矣。

歷代古文國璋集卷之五

古文國璋集卷之五

雷西漢隱五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六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西漢文

白麟奇木對

終軍

軍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奇木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軍上封上其異之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

罕虎門曰車之封似導誠而其文湛佳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窳屏葭華與鳥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陳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

古文國瑋集卷之六

西漢卷六

居在邊也隨畜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乘鐵軍于奔奔票騎抗旌昆邪右枉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俟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仔祿罷者退而勞力刑于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于無窮故周王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恩于勒成尊神明之敬奉禘瘠于郊宮獻享

古文國瑋集卷之六

西漢卷六

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木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于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也席以白茅于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鵬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微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木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埃之耳時漢庭臣未有言及封禪者惟終軍此對發其端而相如臨歿乃嚔言之然漢武登封而二子俱逝及見也

諭意淮南王

嚴助

淮南王安上書諫伐閩越漢兵出輪領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降漢兵罷上通令嚴助諭意南越王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又遣助告淮南王越事助因諭意王謝服

今者大王以發也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遠不與王同其計朝有闕政遺王之憂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王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間也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仰治今閩越王狼戾不仁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為甚多不

古文國華集卷之六

三西漢卷六

舉閩越欲謀入中國以見出師非動遠畧

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為暴強陰計奇策入燔葺陽樓船欲招會稽之地以賤句踐之迹今者遠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于通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故遣兩將屯于境上震威武揚聲聲警也曾未會天譴其衷閩王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

淮南王安上書諫伐閩越漢兵出輪領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降漢兵罷上通令嚴助諭意南越王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又遣助告淮南王越事助因諭意王謝服

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故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盛德閩王以八月舉兵于冶南士卒罷倦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謀至今國空虛遣使皆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

伐越之舉武帝年少未有兵事不無喜功之心至

古文國華集卷之六

四西漢卷六

于師出而南越俱定此亦出自意外以此誇示淮南英氣可見此文鋪揚功伐奉使自見稱旨

林次產曰
此對道理
之宜公孫
之屈服也

禁民挾弓弩對

吾丘壽王

丞相公孫弘奏言十賊強弩百吏不敢前盜
賊免賊害寡利多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
就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
就必得盜賊有客無利則莫犯法臣愚以為
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
議壽王對上以難弘弘謝服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
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戎
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強侵弱衆暴寡海
內抗敵盡也巧詐益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
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
古文閣事集卷之六
其不可勝數于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
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
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筆耜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
不勝至于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
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
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
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
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
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

不能門曰
瑞集有指

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
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
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
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干
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
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
于禁奸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
便

語云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秦王兼并天下而銷郡
古文國律集卷之六
六西漢卷六

縣之兵故羣雄起而無以制之平津侯之議是將
襲秦事也吾丘之對深明治體矣

此古文辭
遠亮夏侯
太初所謂
正諫以明
節者也
徐丁山曰
胡中上曰
日龍古
較如較
獵長楊更
宏瞻古雅
乃西京諫
書第一

諫闢上林苑疏

東方朔

時陳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懸屋以東。宜
春以西。提封貢賦。及其費。欲除以為上林
苑。屬之南山。壽王奏事。上大悅。稱善。朔因進
諫。適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然遂起上林
苑。如壽王所奏。

臣聞謙遜靜懿。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
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
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
苑。何必盜屋郭。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
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
古文國璽集卷之六
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
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
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
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本也。言根
本多也。
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秬稻梨栗桑麻。
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鰉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
無饑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
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
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

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
之苑。大虎狼之虛。諫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
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
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驚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
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典。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
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
之宮。而諸侯叛。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
房之殿。而天下亂。黃土思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
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秦階六符。以觀天變。不
可省。

古文國璽集卷之六

西漢卷六



東方先生
此對與漢
大儒內多
以而外施
下義之言
同意但汲
言利直而
東方緣以
父來故不
見其難耳

化民有道對

東方朔

時天下修廢百姓多難
農畝上從容問朔朔對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下。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弋黑色。足履草。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縕弋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于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

古文國學集卷之六

九百篇卷六

被綰廟。官人簪璫。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散珍怪。撞萬石之鍾。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于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通曰
難自是
入中華出
為雄擬之
有難自
得之妙自
此以後轉
相摹仿不
足觀矣

客難

東方朔

朔上書陳計。因自訟欲求試其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難以自慰。論。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王。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于竹帛。居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朔曰。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國。未有雄雌。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康倉。澤其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于覆盂。天下均平。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

古文國學集卷之六

十西漢卷六

彼一時也
二句一篇
綱領

此敬世之

此一段文
勢似不緊
要然自漢
新有古致

謂自解
其持其
實事
合上文
被一時
三句相

古文國華集卷之六

土西漢卷六

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幅奏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于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于文武。得信厥說。封于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鵲鳴。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見而前旒。所以蔽明。註續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于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

古文國華集卷之六

土西漢卷六

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于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鄴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耶。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筵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猶臆匏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于大道也。以武帝之時。拔將帥于士伍。致三公于牧隸。蓋亦奇才之士。所以昂首欲建非常者也。東方先生又待詔殿中。非隔塞不通者。亦何怪客之傲之乎。余以爲惟遇其時。而身不致顯位。是以發憤而作也。若在乎世。又何言乎。

非有先生論

東方朔

非有先生仕于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爲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是不明也。意

古文國璋集卷之六

主西漢卷六

者寡人始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者有悖于目。而拂于耳。謬于心。而便于身者。或有悅于目。順于耳。快于心。而毀于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主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于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禁。除主之禍也。今

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

于身。蒙不幸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悅色微辭。愉愉煦煦。終無益于主上之理。卽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

古文國璋集卷之六

主西漢卷六

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于邪主之心。歷于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于是吳王懷然易容。捐荐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譙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

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于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誼。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于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古文國璋集卷之六
主西漢卷六
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于是吳王穆然。僂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于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者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民

思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米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祚。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此文自明出處之義。亦答客傲意也。起一段規摹。韓非子而得其變化。

此數語便
如披圖而
觀

此數語便
如披圖而
觀

陳伐關越書

淮南王安

時關越復興與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
擅發兵上書以聞上為發遣兩將軍將兵誅
關越安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
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
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
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
之地削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
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
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
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
荒服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
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
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
于水鬪便于舟楫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
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
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
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

北越人即
越人也古
越人本不
為中國用
不宜為之
與解

先臣即准
南王之父
周王也自
稱故曰先
臣言屬王
伐越不利
明之則知
今者之不
宜伐也

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

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

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

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

蠻夷也且越人愚慙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

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

革無時得息也聞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

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

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

古文園華集卷之六 大西漢卷六

人越地輿橋而踰領陀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

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

時喉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

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軍

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

卒水居擊糧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

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

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

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

是古朝字

不習南山

以下言越

人不能為

中國患宜

漢時以維

為界故其

言越既不

能為中國

患中國之

之氣薄陰陽之和也。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

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

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慘于心。今方

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霜漬

山谷，遺境之民，為之早開晏開，愚不及夕。臣安竊為

陛下重之，不習南山地形者，多以為越為人眾兵強，能

難邊城。為邊城，淮南全國之時，未分為多為邊吏。臣

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

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

古文國璋集卷之六 尤西漢卷六

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

必先田餘于界中，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

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

邊城何？且越人絲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

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

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

足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瘴熱，暴露

水居，蚰蛇蠱生也。疾病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

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

言聞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

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

招致之，此必拂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

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如人畜

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

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煩一戟，而威德益行，今

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雖

免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聚，聚而守之。

歷歲經年，則士卒疲敝，亦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

古文國璋集卷之六 辛酉漢卷六

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紉，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

若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之

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

擊越，都尉尉屠，又使監祿鑿渠道也。監尉史越

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

久之，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破遁，發適戍以備

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

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于是山東之難始

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

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身。有征而無戰。言莫敢較也。如使越人蒙死。微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斯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蠻爲圉。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棄執聖道。負黼衣。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問。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

古文國璋集 卷之六

主 西漢卷六

任也。

淮南王年少。初欲以行義聞于天下。漢之伐越。其事將有枝。星故上疏。以爲先事之驗。而取名于漢庭也。會兵出。而越人內亂。因而定之。漢復遣使報王。蓋不喜得越。而喜服淮南矣。

古文國璋集 卷之六

主 西漢卷六

聞樂對

中山王勝

武帝初即位大臣惡吳楚七國行事欲稍侵制中山王勝等來朝天子置酒殿閣樂聲而泣具以吏所使問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

臣聞悲者不可為樂。歡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

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

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

知涕泣之橫集也。夫泉源漂山。聚歸成雷。朋黨執虎

十夫。桡椎。是以文王拘于牖里。孔子厄于陳蔡。此乃

蒸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

古文國璋集卷之六 重西漢卷六

家口。鏹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

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長

宵見然。雲蒸列布。查冥昏座。埃拂覆昧。不見泰山

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竊關不得開。說有之徒。益生

道。途路遠。冒莫為臣。開臣竊自悲也。臣聞社。越不灌

星。風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滿也。得蒙肺腑。位

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

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損御。骨肉

一。澤斯伯奇。所以流離。比于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

憂傷。必焉如。棲。像。熊。永。熟。唯。憂。剛。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臣。之。謂。也。

歷代古文國璋集卷之六

古文國璋集卷之六

重西漢卷六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七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西漢文

難蜀父老文

司馬相如

相如使時蜀長老及漢大臣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相如乃著書難蜀父老為辭以風令百姓皆知天子意

土維積曰先敘事起而後說其辭其意其辭其意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云湛恩汪濊羣生濡濡洋溢乎方外于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懷遠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驍定祚存邛

古文國瑋集卷之七

一西漢卷七

喀斯掄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報天子也至于蜀都

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

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于茲而功不竟士

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

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

西犍之與中國竝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

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

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

即以已蜀之事論之詞不煩而意已明

後世必有非常之人是冒頭以意想明此

流分也沈深言安也

鳥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威之乃堙洪塞原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于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于慮而身親其勞躬

古文國瑋集卷之七

二西漢卷七

餓餓無服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

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饌蹈拘文牽俗

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宏議創業垂

統為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

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

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

有不浸潤于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

威獲嘉祉靡有關遠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遠絕異黨

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

與事列夷
反吉息兵

此指詞之
善者也

按此文末
段已補陳
封禪意蓋
田如素所
著積也

古文國璋集卷之七

三西漢卷七

則犯義侵禮于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
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繫號泣。
內鄉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
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盤
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
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
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開沐若。微祥柯。錢靈山。梁
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
駕。使疏逃不閉。智夷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
此。而息討伐于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
拯民于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
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烏可以已哉。且
夫王者固未有不始于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
受命之符。合在于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
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肯聽者未
聞。音猶焦朋。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
于是諸大夫茫然而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竝
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

身先之。敝罔靡徒。遷延而辭避。

此文與巴蜀檄大旨相同而音節微異蓋在賦頌
之間又一體也

古文國璋集卷之七

三西漢卷七

牛鹿門曰
古但太以
人勝此訓
以家木色

封禪文

司馬相如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欲悉取其書使
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其妻曰長卿
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者其書曰
札言封禪事天子異之相如既卒上遂禮中
岳封太山
至梁甫

伊上古之初肇自顓穹之生民歷選列辟以迄于秦
率邇者踵武聽逝者風聲紛綸歲祀湮滅而不稱者
不可勝數繼昭夏昭明夏也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
二君罔若淑而不昌時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
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五帝三王載籍之傳維

古文國璋集卷之七

五西漢卷七

風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
盛于唐堯臣莫賢于后稷后稷創業于唐公劉發跡
于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邛隆大行越成而後陵遲衰
微千載亡聲亡聲也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
繇于前謹遺教于後耳故軌跡夷易易遵也湛恩麗
洪易豐也憲度皆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
業隆于襁褓而崇冠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
有殊尤絕跡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
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滂原泉沕涌曼曼盛大旁

故國大事
皆大司馬
進言不事
所職如司
日諸子亦
大司馬為
此原字相
應

古文國璋集卷之七

六西漢卷七

峴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沂八埏懷生之類霑
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彘逝邇隔游原遐闊涿洙首
惡鬱沒晦昧昭晰昆蟲閭澤回首面內然後圓駒虞
之珍羣微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于庖犧雙貉共
祗之獸獲周餘放龜于岐招翠黃乘龍于沼鬼神接
靈囿賓于閭館奇物譎詭倣儼窮變欽哉符瑞臻茲
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
敬夫此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惡乎進讓之道封周
何其爽歟于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
羣生義征不誅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
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惠秦
山梁父設壇場幸益號以况榮上帝垂恩儲社將
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肇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
羣臣惡焉或曰且天為質開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
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亦各竝時而榮咸
濟厥世而屈絕說者尚何稱于後而云七十二君哉
大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故聖王不
而修禮地祇出款天神勒功中嶽以章至尊舒盛

天子曰命
臣不佞
謹之詞

古文園華集卷之七

七西漢卷七

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皇皇哉此天下之壯觀
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企之而後因難播紳
先生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宋錯事
猶兼正列其義正天時如人事校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
舊六為七加六經聽之無窮仰萬世得激清流揚微
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
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于是天子沛然
收容曰命乎朕其試哉乃遷思迴慮總公卿之議詢
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自我
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
不有嘉穀六穗我穡易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
徧之汜布獲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
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質
黑章其儀可嘉皎皎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親
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爾于舜虞氏以興濯濯
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
享社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
炫燿煥炳輝煌正陽顯見陽明也覺悟黎蒸千傳載之

古文園華集卷之七

八西漢卷七

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喻以封
爵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王之
德兢兢翼翼故曰於典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
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在察假大也顧省闕遺此之
謂也
此篇全乎賦體矣子長封禪書誕而刺譏長卿此
書純乎說而已末段又為慎終保始之言所謂曲
終之奏也

論巴蜀徵

司馬相如

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通夜郎蒙中發巴蜀吏卒郡為轉漕用軍興法誅其渠卒巴蜀民大驚恐上遣相如責蒙等因論告巴蜀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

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

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

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闔越相誅。右弔。

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犍之長。常效貢職。不敢。

情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

古文國璋集卷之七 九 西漢卷七

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

未賞。故遣中郎將往。實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

奉幣帛使者。不然。發也。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

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

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

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燿。皆攝弓。

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

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

惡生。非編戶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

此一反正
見學民而

掠非陛下
之意收結
上之亦非
人臣之節
引起

非有勞苦
正以喻上
古於百姓
也

發使往案
以明其事

有道足令
蜀父老
無辭

未用陛下
患使者有

一司五句一
一總結上

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

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于後世。傳土地。

于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于無窮。功。

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壘。

帥而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

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耻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

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

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

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肯愚。

古文國璋集卷之七 十 西漢卷七

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敷之。

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

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

不徧聞。敕到。亟下縣道。使咸諭陛下意。毋忽。

通夜郎實係武帝勒遠略以勞罷內地然事已發

不可中止相如此文以非上意為主因歷責使者

有司而并以義諷百姓轉展委曲深得論詞之體

諫獵疏

司馬相如

嘗從上至長楊獵天子好自擊熊羆相如因上疏諫上善之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勇期貴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輟人不暇施巧雖有鳥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于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

古文國瑋集卷之七

士西漢卷七

有銜繫之變况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于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既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鄣諺曰家系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

谷壺遂問

司馬遷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爲何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壺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備敝起廢上道之大者也易著天

古文國瑋集卷之七

士西漢卷七

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禮綱紀人倫故長于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艸木化牡雌雄故長于風樂樂所以生故長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之毫釐謬于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

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古文國璋集

卷之七

七

西漢卷七

此段文法亦自戰國策中來

之令人感激然氣猶未盡除

後助曰反漢曲折首尼相續敘事明白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遷遭李陵禍被刑後為中書令專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于遷書遷報之時安為戾太子事繫獄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順于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已容。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絛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黜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薄迫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僕。問之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禍莫

古文國璋集

卷之七

西漢卷七

此以後
已非休
說不足
為士

自此以下
致已不能
致功名

此下總敘
已所以致
禍之由

憊于欲利。悲莫痛于傷心。行莫醜于辱先。而詬莫大
于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
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
寒心。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
事閑于官。豈莫不傷氣。况怵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
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先人緒業。
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
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
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
古文國事集 卷之七 主西漢卷七

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
職。以求親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
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
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
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
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
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
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
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
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印億萬之師。
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
裘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
國共攻而圍之。轉闕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
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洟血。
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來
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
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
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

此意李
時中已具
見之

此意李
時中已具
見之

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自絕其甘與衆同其少也。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常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干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圜牆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隳其家聲。而僕又耳以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

古文國璋集卷之七

七西漢卷七

此引古人不自引決者以目完

危。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鬻髮鬻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奔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執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于鮮也。未遇刑自殺。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于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古文國璋集卷之七。太西漢卷七。疆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美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于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于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于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爲此也。

古文國璋集卷之七

太西漢卷七

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于義理者。不然。適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紕繆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圜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後也。古者富貴而名廢滅。不可勝記。唯倂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斷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于無能之辭。獨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

辭。故通篇不脫一屈字。

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邕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霑背。露衣也。身直為閹。問之臣。寧得自引深藏于巖穴耶。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迺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瑒。曼辭以自解。無益于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適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

太史公有奇才。所坐事亦公耳。故憤懣如是。然其言刑餘之人不足薦士。則千古至言。士君子所當佩之。

歷代古文圖瑋集卷之八

襄西方岳貢禹修辭

西漢文

史記論贊

五帝紀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

古文圖瑋集卷之八

西漢卷八

觀此使人不勝歎言

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弗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缺乃時時見于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孔子世家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必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

子魯戰之則寄留連不盡之意詞而與

劉辰翁曰一借伯力已極獨從重雖著與開贊自跌

歎有有餘即不足者在矣言辭振動

留侯事都不可意謂欲從鬼神發論

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聖矣

項羽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

古文圖瑋集卷之八

西漢卷八

天下而封王侯政餘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留侯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子書亦可怪矣高祖雖困者數矣而留侯常

本論及形
況亦與有
情

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陳丞相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相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撥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

一生

古文國華集卷之八
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廉頗藺相如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泰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蒙恬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墮山堙谷。近直道。固賴百姓力矣。夫秦之

也。深文定
案。後賢者
不。能。以。其
與。功。自。解
其。罪。

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疲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賦哉。

淮陰侯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于漢家勲。可以

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古文國華集卷之八

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季布樂布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于楚。身屢典軍。舉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自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樂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

古烈士何以加哉

十二諸侯年表篇言十二實叙十三者應史佚而叙之者閭閻不數吳又難在後故也不數吳

而叙之者閭閻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課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

也曰嗚呼師孳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

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

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旋亂

自京師始而其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強乘弱與師

不謂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歸五

古文國璋集卷之八

五西漢卷八

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

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

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佚興更為伯主

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于七

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與于魯而

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

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決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

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

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

全氏得諸
書失其意
于此可定
三家之短

孔子史記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傳

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

趙季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一本亦

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

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

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

往招撫春秋之文以善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

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太史公曰

儒者斷其義馳說者明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

古文國璋集卷之八

六西漢卷八

其年月數家隆于神運諸謀獨記世謠其辭畧欲一

觀諸要難于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

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為成學治古文

者要刪焉

六國表

太史讀秦記至夫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

封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

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雖戎翟之俗先

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疆于郊祀君子懼焉及文

子仲曰古
春秋周室
在秦記國
得不廢故
太史公本
之非獨表
六國而於

錄孔子春
秋併及秦
家之書以
見其所本
也文法錯
落微妙

秦之木末
尤望畫可

商論古昔
皆變唯我
大祖其長

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
 竟主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
 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于諸侯。及
 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于戰
 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
 盛。自此始。務在疆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
 起。矯相蓋出。營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
 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賁之。比于戎翟。至獻公之後。常
 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
 古不圖理集卷之八
 不如三晉之疆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
 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
 孰。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故禹興
 于西。堯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
 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
 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
 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獨有秦記。
 又不載日月。其文畧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
 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

通篇讀秦
之意甚矣
未幅似焉
諷用秦法
者安其故
意然感概
深矣

茅坤曰月
表之文甚
跌宕通古
可誦

漢臣古亦
之所以
漢之所以
與者甚矣

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
 也。學者牽于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
 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于是因
 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
 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
 焉。
 秦楚之際月表
 張晏云。時天下未定。參錯變
 易。不可以年紀。故列其月。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于陳涉。虐於滅秦。
 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于漢家。五
 古文國理集卷之八
 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
 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
 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繇契后稷。修
 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
 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繆。獻孝之後。稍以
 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
 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
 革不休。以有諸侯也。于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
 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于閭巷。合

未若此數
語駭快

漢初宗姓
諸王無戰
功而有分
土唐初宗
姓諸王有
戰功而無
分土

茅坤曰畫
大海內形
勢如掌與
五代史職
方論並雄

從討伐軼于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
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
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
此受命而帝者乎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應劭云雖名為王其實如古之諸侯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
伯禽康叔于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
太公于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
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

古文園瑋集卷之八

九西漢卷八

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
疆國與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
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
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
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太原以
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大行左轉渡河濟阿
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
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于胡
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

漢初每事
草創故分
封太廣不
其後後
立制禁
然今日
又有祥來
以變通

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借于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穎
州南陽自江陵以至西蜀北自雲中至龍西與內史
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
骨肉同姓少故廣疆庶孽以鎮撫四海川承衛天子
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休邪臣計
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
亡國天子觀于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
弟國邑故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三
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

古文園瑋集卷之八

十四漢卷八

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遼郡吳淮
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于
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
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
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乘其阨塞地利疆本
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
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
世得覽形勢雖疆要之以仁義為本

高祖功臣年表高祖初定天下表明有功之臣而侯之若蕭曹等

言下有低
側振望之

功臣既自
問罪因家
小不能終
其厚上下
符失之矣
元功任職
亦善全之
一也也史
公為之皆
有立言事
意如此夫
居今古
以自保全
其通章固
就也俯仰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
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
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
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
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
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
之後見于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
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哉漢興
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

古文國華集卷之八

士西漢卷八

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
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
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
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
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于當世之禁云居
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
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觀乎觀所以得
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于
是謹其始終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水未著其明疑

傷感足以
永懷

本音律理
篇中全論
兵事誠度
趙勝并後
世文人所
及

今日文墨
之士性
此有規
家多矣

律書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于六律六律為萬事
根本焉其于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
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
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
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阻
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較而況于人懷奸
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

古文國華集卷之八

士西漢卷八

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
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邇興邇廢勝者
用事所受于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
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
兼列邦士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龍君尊當世顯
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聞于大較不權輕重狠云
德化不當用兵大至奢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勢
不移等哉故教管不可廢于家刑罰不可捐于國誅
罰不可偃于天下川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

太史公于
漢文帝
其思武尤
加詳焉以
為得制律
之意

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
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于邊陲。
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結禍于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
勢極。問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其得之
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
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
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
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阨。
選端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
古文園瑋集卷之八
士西漢卷八

之區之
付之不可
所之數而
謂之於命
之區之
重傷亡主
之威也

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外戚世家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
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
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娥。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
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故易基乾
坤。詩始關雎。書美隆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
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
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
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
于子。况卑下乎。既驩令矣。或不能成于姓。能成于姓
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
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儒林列傳總論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于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
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
樂壞。諸侯恣行。政餘疆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
興。于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

于陳王史
特起錄學
聲情激盪
以甚於秦
之罪

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傳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丁始皇天下。古文圖彙集卷之八 孟西漢卷八

並爭于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至于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于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許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

先以五經
大師總提
於此為根
而後枝分
而叔之一
一與此段
相應

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于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大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于是喟然歎興于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于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于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

典制詳悉
今日猶可
施行

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尊民以禮。夙之以樂。婚姻者居
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怒焉。故詳延天下方
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
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
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開三代之道。
鄉里有教。夏曰較。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
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
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
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
古文園羣集卷之八 七 西漢卷八

從孔子聲
造斯文
七十子
長風教中
開源流
與秩秩如
暗至武帝
而大盛矣
然成平之
李世祥中
衰何以博
士愈增豈
文學不因
國運耶蓋
老師名儒
卒少見之
也

酷吏列傳總論

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
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論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
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
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
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
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
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
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古文園羣集卷之八

七 西漢卷八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
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子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
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
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
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
至于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
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
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
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圓。斲雕而爲朴。網漏于吞舟之

欲申制治
本論先明
繁華之史
有餘然也

即禽侯封之
之象一節
七伏諸
史結局

得庸人心
易耳召致
本在不在
行差伐二
論此是游
低本領

魚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姦黎民艾安是觀之在彼
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
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晁錯以刻深頗用
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于錯錯卒以被戮其後
有郅都竄成之屬

用法過當其意亦取為小治特其源不存所以擾
也持論準平大體隱躍自見可謂深于治亂之篇

游俠列傳總論

韓子曰儒以文亂化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

古文圖彙集卷之八

七西漢卷八

士多稱于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
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間
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
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
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
不執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
其軀赴士之危困既已存亡死矣而不矜其能差
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恃有也太
史公曰昔者虞舜窮于井廩伊尹負于朝俎傳說置

不微感數
之長

古文圖彙集卷之八

七西漢卷八

于傳險呂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墨
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
苗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
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故伯
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躋暴
戾其徒誦義無窮辭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
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
于世豈若早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
之徒設取于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
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
力効功于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
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
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侯親屬藉于有
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
昔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
之俠修行砥名聲施于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
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

游俠地位甚高不為
宋猶藉口
本後又一
分別以見
世許不有

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各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游俠廉潔又能使人此其姿真有大過者蓋汎愛謙退日超人之急不見已私故凡殺人報仇其徒為之不使知也第其勢隱若敵國難乎免于世矣

古文國璋集卷之八

主西漢卷八

篇內抑揚懷慕其興寄有在

龜筮列傳總論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典勳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也自三代之興各據神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殛燕之下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著龜不易之道也鬱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進退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畧聞夏殷欲

龜策如此
微妙是亦
五事之助
也後世得
其意故有
應不應耳

卜者乃取著龜已則棄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著火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皆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遵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根故推歸之至微要潔于精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于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齊官世

古文國璋集卷之八

主西漢卷八

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豫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于彼而著龜時日亦有方于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于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逆巫蠱時或頗中素有毗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奸窮

卜筮以人
而為本有
而不為其
近得其理

理

古文圖彙集卷之八

圭西漢卷八

亦誅三族。夫捷策定數。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
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
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
卜得黃帝之兆。卒。形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
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
逆。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于內。而時人明察見之
于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
悖背人道。信禱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
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

貨殖列傳總論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
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
此為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

何上理財
之精言治
道之論實
不能奢

言通言自
然所見大
而深是經
亦不領非
持善者足
富之

此數語亦
清人語

古文圖彙集卷之八

圭西漢卷八

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
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
以明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
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
纈。施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藍桂
金錫。連丹砂。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
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
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諸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
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率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
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
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
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
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
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
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
之道。莫之奪于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
于營丘。地瀉鹵。人民寡。于是太公勸其女工。極技巧。

雖多有歎
之言然其
勢實然可
奈何

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福奏。故齊冠帶衣履。天
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
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
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于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
至于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
辱。禮生于有。而廢于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
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
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
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

古文國華集

卷之八

李西漢卷八

歷代古文國華集卷之八

從字義則
白使後世
如見其書
非西漢簡
筆無此手

于夏款書
昭昭若日

歷代古文國華集卷之九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西漢文

尚書序

孔安國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
繩之政。繇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
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
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詰與義。其
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
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
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
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
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親史籍之煩文。懼覽
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
記而修春秋。讀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計
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
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
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

古文國華集

卷之九

月之明
離如星
之行

伏生與
經相輔
而傳信
于世

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竝受其義。及秦
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
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
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
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
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
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
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開金石。絲竹
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
古文圖彙集卷之九
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
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
又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皋陶謨。盤庚三篇。合
為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
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
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認為五十九篇。作傳。于是遂
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
敷暢厥旨。庶幾有補于將來。書序所以為作者之
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

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
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
不隱也。

易以卜筮之書。故存詩則人間諷誦。不在竹帛書
乃藏之壁中。斯文流衍。先聖預得其處。所雖亡。道
泰其柰之何。視此整頓源流。而先儒之功。亦不可
泯也。

古文圖彙集卷之九

西漢卷九

詩大序

毛 萇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天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興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繇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詩之動人
深切尤在
刺諷之篇
故片中詳
之

分別諸體
簡快異手
季札微聞
兼論音節
耳

古文南華集卷之九

四 西漢卷九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賢直清灑。自是西河之書。而毛公因之也。蓋漢興。申培。轅固。韓嬰。三家已列于學官。而毛公後起。獨得子夏所傳。觀其寓意。感慨便爲離滯。憂國騷賦之所從起。後雖汗漫。乎猶不失其旨云。

古文南華集卷之九

五 西漢卷九

訟太子書

令狐茂

太子兵敗亡不得上怒甚羣臣憂懼壺關三老茂上書天子感憤

此文載漢書有誤此書語似非諫體漢書所載為之誤也又漢書所載三老不著姓亦前代所補也

漢書所載云子弄父兵罪當笞當笞意亦甚奇但此文為更雅耳

臣聞父猶天母猶地子猶萬民也。天平地寧陰陽和調萬物乃茂。父慈母愛室家得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家喪亡。昔孝已孝而祿諂伯奇仁而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則積毀之所生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繼祖宗之重親皇帝之宗子也。江充閹閹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蹴太子造偽姦詐親戚隔絕太子進不得見上退則困于亂臣獨含冤結憤而無告訴不勝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者欲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趙太子天下誰不聞其罪。固宜誅戮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攻之又使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唯陛下寬心慰意無患太子之非亟罷兵甲無令太子久立臣不勝眷眷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閣下。

古文國瑋集卷之九

六西漢卷九

是時武帝疑庭臣為太子左袒者故大怒不解茂細民車千秋亦疎遠小臣也其言發于至誠亮無可疑者故帝覽其書而感動不然霍金二將軍皆忠臣也日在帝左右而不言豈坐視哉未得進言之宜也

古文國瑋集卷之九

七西漢卷九

王濟之曰
王吉之論
可以為人
助養生之
法

諫昌邑王疏

王吉

時吉為昌邑中尉王
游獵亡傳四上疏陳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
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惻兮但字說曰是非古
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
者大王幸方輿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
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
當民事時舍于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
世思其仁思至乎不伐其棠其棠之詩是也大王不
古文圖章集卷之九
好書術而樂逸遊進式搏衡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
手苦于箠箠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
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侵薄數以
奧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
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
居前勸誨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
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斯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
樂豈徒銜楸之間哉休則俛仰誠信以利形進退步
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于以

此皇帝指
耶帝也思
慈未忘
吉耶帝思
慈武帝不
忘於心也

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
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饒而
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忘于宮館閒池弋
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
骨肉莫親大王大王于屬則子也于位則臣也一身
而二任之責備焉思愛行義娥介有不具者于以上
聞非嬰國之福也臣古愚憊願大王察之

昌邑王昏狂非令器然其在國猶未有不道之聲

發聞至使大將軍徵以為漢嗣則吉之為師傅所

古文圖章集卷之九

九西漢卷九

以誠訓消弭其功為多矣此文舞引詩是古之師
傳後云以三白篇諫者此也

某鹿門曰
西漢中第
一等文字

以身在遠
故託為朝
臣之言本
以讓在廷
無識也

為霍氏上封事

張敞

宣帝漸疎霍氏山雲以過歸第諸將疑局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上甚然其計然不微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嘖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譏世卿最甚。邇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于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倭迫陰陽月朏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秋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棄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聞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

古文國璋集卷之九

西漢卷九

古文國璋集卷之九

北西漢卷九

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難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哉唯陛下省察敝與蕭魏皆不得志於大將軍時者也。故皆引世卿執命之言以為證。敞此疏尤為深切兼善處君臣之間若從其說可以弭後來之隙矣。惜其身不在朝而廷臣貪功者眾使其事卒不得兩全也。

先須後現
不嫌費詞
漢文符性
如此

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帝初即位溫舒上書上
善其言遷廣陽府長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
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
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
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
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惠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
通閭閻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
所安而施之于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
帝宋國華集卷之九
土西漢卷九
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
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
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
察禍變之故適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
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
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
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
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
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八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

林次舉曰
此書之
見本意

與西山曰
此書之
見本意

之時蓋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
者謂之排謗遇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干
世忠良切言皆鬱于胸舉諫之聲日滿于耳虛美惠
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
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
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
死者不可復生蠲者不可復補書曰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賊以刻爲明深者
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
古文國華集卷之九
土西漢卷九
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
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
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坐痛
則思死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
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
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
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
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輪爲一切不顧
國忠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

木爲吏則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臧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惠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于世永復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漢自武帝以酷吏進用更立法律而治獄之吏爭

古本國璋集卷之九

西漢卷九

爲暴刻矣昭帝時霍子孟爲政雖以無事休息天下而子孟亦尚嚴明溫舒此疏所以進規宣帝一反先世之治也然宣帝亦好法律未能盡行其意

報孫會宗書

楊 卿

卿既失爵位家居自娛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卿書諫戒之卿報會宗書後宜帝見而惡之延尉當卿大逆無道要斬會宗免官

憚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

古文國璋集卷之九

西漢卷九

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

數語辭雄
頌德而意
實悲望

合相片
憚之所
得罪也

為讒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日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袂低卬，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慚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肖之徒，所與比。故曰：『西伯伯也，自此及古，盛衰興廢，不可及也。』

古交國璋集卷之九
朱之九
西漢卷九

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

皆節操如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于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諉。人臣事明主，論才而進，其進則易，獲罪而退，其退

則難。蓋明主知人臣之才分，故志得計，聽其進易也。若已進而退，自處失宜，一涉怨望之迹，皆得望寬於明主，哉！會宗藥石之言，憚不之悟，以至殺身，良可痛矣。

古交國璋集卷之九
朱之九

西漢卷九

與蓋寬饒書

王生

寬饒數上疏諫爭太子庶
子王生與書寬饒不納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
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于君矣君宜夙夜
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
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
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適欲以太古久遠之事
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
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
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遠民之高
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替之難離不測之險竊為
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
宣帝雖圖治令主而性剛任察不喜臣下以才能
氣桀特踴於朝蓋司隸奉承太盛王生處士猶知
其不能終豈非察微之識哉然司隸一意盡節不
顧其身亦可感也

古文國華集卷之九

太西漢卷九

上書陳兵利害

趙充國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之罕論
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
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
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
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
石山木候便為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
釋有罪誅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
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于
人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
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
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
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
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
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
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
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羌堅其約合
其黨虜文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脇諸小種附著

古文國華集卷之九

九西漢卷九

本意言罕
羌不須擊
耳非謂致
之恐不能
待其來攻
不可往伐

也

論事開明

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縣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于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開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開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

古文園章集卷之九

年西漢卷九

之黨既伐其交又伐其謀所謂得二者也

屯田奏二

趙充國

漢兵既三
先已敗
久則車
人皆隨
三以留
而羌自
困

此則管
不詳也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于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于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殷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羌初言欲降後其言違去者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萬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塋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牝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實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微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于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瘵瘵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

古文園章集卷之九

年西漢卷九

信猶中也

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小。開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遑陘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師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尚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此疏所上十二利其半以制羗其半修西州邊備不止為先零事矣此其計畫甚長

古文關雎集卷之九

辛酉集卷九

此二卷相離之驗也

屯田奏三

趙充國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羗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早開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戍。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漸。疊木樵。較。聯不絕。便兵弩。飭。古文關雎集卷之九。書有懷也。九。關具。災火幸通。勢及井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貪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火矣。從今盡三月。勞馬羸瘦。必不敢相其妻子。于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之冊也。至于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賊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置能

以出兵費
多故兵還
不可復留

今勞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散。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渥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為不便。較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羗。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効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亡尺一寸之功。煖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計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愚臣伏計執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韓安國在武帝時以罷兵屯田數失利。營平以屯田成功。羗虜勢有盛衰。將略亦自不敵耳。

此項西京
之變體也
蓋淺注于
六朝矣

即工部二
事以起得
人意此客
形主之法

聖主得賢臣頌

王 褒

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褒有韓材。上通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襲藜吟樸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于窮巷之中。長于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記曰。其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古文國事集卷之九。蓋西漢卷九。普器用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鋒。越砥飲其器。水斷蛟龍。陸馴犀革。忽若棼沬。晝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剖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涸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驚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于行。何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騶都驂。乘旦王良執靶。韓京附輿。縱馳騁騁。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遠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緝絲之涼者。不苦盛

易其備之
易下得深

此言世無
聖賢即有
賢臣不至

意者遺述
之也

晉之變。與裴貂狐之。梗者不發。至寒之。悽愴。何則。有
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
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
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述。昔。周公
躬吐握之勞。故。有。圖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
匡合之功。繇此。觀之。君人者。勤于求賢。而。逸于得人。
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控策。則。君。不。用
其謀。陳見。惘。滅。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
又。非。其。意。是。故。伊。尹。勤。于。鼎。俎。太。公。困。于。鼓。刀。百。里
古。文。國。瑋。集。卷。之。九。主。西。漢。九
自。需。需。于。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
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開。其。忠。任。職。得。行。其
術。去。卑。辱。與。漂。而。升。本。朝。離。疏。釋。蹻。而。享。膏。梁。剖。符
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
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肅。而。列。風。龍。興。而。致。雲。
蟋。蟀。埃。秋。吟。蟬。蛸。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
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呂。之。臣。明。
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遇。鍾。

實賢才以
乃明聽言
之親切足
以感動人

逢。門。子。鸞。鳥。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王。必。待。賢
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躋
然。交。欣。千。載。壹。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
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
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升。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
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
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貴。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
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詩。考。無。疆。雍。容。垂
拱。永。承。萬。年。何。必。懼。卑。訕。信。若。彭。祖。嘯。呼。吸。如。偃
古。文。國。瑋。集。卷。之。九。主。西。漢。九
松。耿。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益。信
乎。其。以。寧。也。
于。淵。辭。賦。之。才。宣。帝。所。素。輒。令。為。歌。頌。以。為。賢。士
博。奕。此。文。教。展。有。體。不。忘。規。賦。猶。是。古。人。之。風。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九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十

襄西方岳貢禹脩評選

力耕篇

桓寬

即十卷之本意

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管仲以權
 譎伯而范氏以強大亡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
 甄陶而伊尹不為庖故善為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
 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今山澤之財
 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故漢之全纖微
 之資所以誘外國而釣羌胡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
 西漢卷十
 綬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捐敵國之用是以羸驢駝駝
 銜尾入塞驛驛馬盡為我畜羶毚狐貉采旃文罽
 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璫璫咸為國之寶是則外國
 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
 外泄則民川給矣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文學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偽故君子
 耕稼佃漁其實一也商則長許工則致罵內懷閭閻
 而心不怍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管樂女樂充宮室
 文繡衣裳故伊尹高逝遊毫而女樂終廢其國今歲

雖得之不足為用

王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漢萬有
 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百倍其價
 一也一把而中萬鍾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則浮服下
 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
 節其民不愛奇貨以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
 尚本分土井田而已

中國與外夷互市其費固有之其利亦相當此二
 論相敵也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

西漢卷十

通有篇

桓寬

大夫曰。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軻。韓之蒙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內。皆爲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街數。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文學曰。荆揚南有佳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什。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然後皆窳偷生。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履。歌謠鼓琴。日給月單。朝歌暮戚。趙中山帶大河。纂四通神衢。當天下之蹊。商賈銷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修。男女矜飾。家無斗筲。鳴琴在室。是以楚趙之民。均貧而寡富。宋衛韓梁。好本稼穡。編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故利在自惜。不在勢居。街衢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也。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

此上古之事
不可論
十西漢

物也。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樂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萊黃之鮓。不可勝食。而鄒魯同韓。藜藿蔬食。天下之利。無不濫。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

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斲。茅屋不翦。衣布褐。飯上腍。鑄金爲鉤。埴埴爲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俗。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襲而競於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靡素樸而尚珍怪。鑽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蠻貊之物。以眩中國。徒叩笱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褐衣匹婦。勞能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濫利。節漏費。濫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

大夫曰。古者宮室有度。輿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昔季文子相魯。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懸肆所爲。

作也管子曰不飾公室則財木不可勝用不充庖厨則禽獸不損其壽無味利則本業所出無補轍則女紅不施故工商梓匠邦國之用器械之備也自古有之非獨於此弦高飯牛於周五穀貨車入秦公輸子以規矩歐冶以銘鑄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農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澤處蓬蒿境埆財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饑若各居其處食其食則是楠柚不密荆鹵之鹽不出梅闔不市而吳唐之材不用也

古文園羣集卷之十

五 西漢卷十

文學曰孟子云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用佃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食若則飾宮室增臺榭梓匠斲巨爲小以圓爲方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則財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爲末雕文刻鏤以象禽獸窮物究變則穀不足食也婦女飾微治細以成文章極技盡巧則絲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殺胎卵煎炙齊和窮極五味則魚肉不足食也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材木不勝患僭侈之無窮也非患無游翫楠柚患無狹庭構櫺

也

此篇大槩得之貨殖傳而史公以奇異爲主此以瞻麗變其音節

古文園羣集卷之十

太 西漢卷十

非鞅篇

桓寬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飾政教姦偽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壤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濟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憂也

文學曰蓋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

古文園集

卷之十

十四

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大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莫起長兵攻取楚人騷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

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冊任於內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匱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文學雖無憂其可得也

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後卒并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亡春秋曰未言介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譚謂自子之教也周道之以周公之力也雖有裨謀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枘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

古文園集

卷之十

八

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疲善基者致高而不蹙伊尹以堯舜之道爲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爲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矣又作爲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歛既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爲

秦開帝業。不知其爲秦致亡道也。狐刺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柁。春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

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爲難。故賢者處實而效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于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爲秦致利成業。是以戰勝攻取。并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欲征西而面。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壤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飾

古文國璋集

卷之十

九西漢卷十

素循也。故舉而有利。勳而有功。夫蓄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弛廢而歸之民。未覩巨計而涉大道也。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無功也。震威天下。非不强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歿而衆敗。此所謂擊胸之知。而愚人之計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卒必泣血。此之謂也。

商君務本。桑大夫寵物。其事不同。而主於富國。則均。故實主立言。皆有擊奪。

古文國璋集

卷之十

十西漢卷十

輕重篇

桓寬

御史進曰。晉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紅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為強國。管仲相桓公。釐先君之業。行輕重之變。南服強楚。而伯諸侯。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用饒足。民不困乏。本末並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致。非獨耕桑農業也。

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興其君。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

士西漢卷十

桓公以千乘之齊。而不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墜。而道不濟。當此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於公私。故以權相傾。今天下合為一家。利未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冊。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榷。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間矣。非特管仲設九府。微山海也。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

御史曰。水有獮獺。而池魚勞。國有強禦。而齊民消。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夫理國之道。除穢鉏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令。明法以繩天下。誅姦滑。絕并兼之徒。而強不凌弱。眾不暴寡。大夫各運籌冊。達國用。籠天下。蓋錢諸利。以排富商。大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是以兵革東西征伐。賦歛不增。而用足矣。損益之事。賢者所視。非衆人之所知也。

文學曰。扁鵲撫息脉而知疾。所繇生陽氣盛則損。而調陰。寒氣盛則損。而調陽。是以氣脉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夫拙醫不知脉理之勝。血氣之分。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益富。貧者益貧。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非扁鵲之用鍼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

士西漢卷十

御史曰。周之建國也。蓋千八百諸侯。其後強吞弱。大兼小。并為六國。六國連兵。結難數百年。內拒敵國外。攘四夷。由此觀之。兵甲不休。戰伐不乏。軍旅外奉。倉庫內實。今以天下之富。海內之財。百郡之貢。非特齊

此蓋自補其功

楚之畜趙魏之庫也計委並入雖急用之宜無乏絕之時顧大農等以術體弱殊則后稷之烈軍四出而用不繼非天之財少也用鍼石調均有無補不足亦非也上大夫君與治粟都尉管領大農事炙刺稽滯開利百脉是以萬物流通而縣官富實當此之時四方征暴亂車甲之費克獲之賞皆濟大司農此皆扁鵲之力而鹽鐵之福也

文學曰邊郡山居谷處陰陽不和寒凍裂地衝風飄南沙石凝積地勢無所宜中國天地之中陰陽之際

古文園集

卷之十

三

也日月經其南斗極出其北含衆和之氣產育庶物今去而侵邊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猶棄江臯河濱而田於嶺坂菹澤也轉倉廩之委飛府庫之財以給邊民中國困於繇役邊民苦於戍禦力耕不便種糴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皮裘蒙毛曾不足蓋形夏不失複冬不離窟父子夫婦內藏於專室土園之中中外空虛扁鵲何力而鹽鐵何福也

武帝開邊其用皆仰于農官文學以爲廣取以給用不如省事而惜民也

散不足篇

桓寬

大夫曰吾以賢良爲少愈乃反其幽明若胡車相隨而鳴諸生獨不見季夏之騷乎音聲入耳秋風至而聲無者生無易由言不顧其患患至而後默晚矣賢良曰孔子讀史記喟然而歎傷正德之廢君臣之危也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爲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比干子胥遺身忘禍也其惡勞人若斯之急安能熟乎詩云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孔子

古文園集

卷之十

古

栖栖疾困也墨子遑遑閱世也大夫默然丞相史曰願聞散不足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爲之制度以坊之問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倣倣頗踰制度今故陳之曰古者穀物菜菓不時不食鳥獸魚鱉不中殺不食故繳網不入於澤雜毛不取今富者遂驅殲網且掩捕麋鹿耽湏沉溺鋪百川鮮羔桃獾胎屈皮黃口春鷺秋雛冬葵溫韭浚芘蓼蘇豐突耳菜毛果

蟲貉古者采椽茅茨陶桴復元足禦寒暑蔽風雨而已。及其後世采椽不斷茅茨不剪無斲削之事磨砢之功大夫達棧櫺士穎首庶人斧成木構而已。今富者井幹增梁雕文檻修壁疊壁飾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游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玩好玄黃雜青五色繡衣戲弄蒲人雜婦百獸馬戲闢虎唐綿迫人奇蟲胡如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故行則服扼正則就犁。今富者連車列騎騁馳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

五 西漢卷十

輜輶中者微輿短轂煩尾掌蹄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裏枲表直領無襜袍合不緣夫羅純文繡者人君后妃之服也。繡緇練者婚姻之嘉飾也是以文繒薄織不游於市。今富者緝繡羅純中者素絺錦冰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夫純素之賈倍緇練之用倍純也。古者椎車無柔棧輿無植。及其後木幹不衣長轂數幅蒲薦莖蓋蓋無染絲之飾大夫士則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

六 西漢卷十

單複木具盤韋柔韋常民染與大幹蜀輪。今庶人富者銀黃華左攝結綬朝杠中者錯錯塗采耳新飛鈴。古者鹿裘皮冒蹄足不去。及其後大夫士狐貉縫腋羔鹿豹舄庶人則毛袴衿彤襖抵皮傳。今富者鼈鼈狐白鳧黃中者屬衣金縷燕颺代黃。古者庶人賤騎繩控革鞮皮薦而已。及其後革鞮釐皮鐵鑣不飾。今富者轅耳銀鑣鑣黃金琅勒屬繡余汗。再耳胡鮮中者染韋紹系采畫暴乾。古者汙尊坏飲蓋無爵觴樽組。及其後庶人器用即行柳陶瓠而已。唯明建鴈豆而後彫文彤漆。今富者銀口黃耳金壘玉鍾中者舒玉紵器金錯蜀杯夫一文杯得銅杯十賈賤而用不殊箕子之譏始在天子今在匹夫古者燔黍食稗而燁豚以相饗。其後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簋一肉旅飲而已。及其後賓客相召則豆羹白飯茶噲然肉。今民間酒食穀旅重疊燔炙滿案膾臠膾膾麇卵鴛鴦握拘鮐鱠醢醢衆物雜味。古者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非腹腹不休息非

祭祀無酒肉。今賓昏酒食。接連相因。折醒什半。棄事相隨。慮無乏日。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臘臘祭祀。無酒肉。故諸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故不殺犬豕。今閭巷縣伯。阡伯。屠沽。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秋修其祖祠。止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所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中者。南居當路。水上雲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貧者雞

古文園璋集

卷之十

主西漢卷十

豕五芳。衛保散臘。傾蓋社場。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親。嫂親而貴勢。至妄而信。日聽馳言。而幸得出實物。而享虛福。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餐。小人不空食。世俗飾偽行。詐爲民巫祝。以取釐謝。堅額健舌。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坐閭里有祝。古者無杠櫛之寢。牀移之案。及其後世。庶人即采木之杠。葉華之櫛。士不斤成。大夫葦莞而

古文園璋集

卷之十

主西漢卷十

已。今富者。黼黻幃幃。塗屏錯跗。中者。錦綈高張。采畫升漆。古者皮毛草蓆。無茵席之加。旃蓐之美。及其後。大夫士復薦草綠蒲。平單莞。庶人即草蓆。索經單。蘭遽蔭而已。今富者。繡茵翟柔。蒲子露林。中者。獮皮代。旃關坐平莞。古者不粥糲。不市食。及其後。則有屠沽沽酒市脯魚鹽而已。今熟食徧列。穀施成市。作業墮怠。食必趣時。腸豚韭卵。狗脂馬腹。煎魚切肝。羊淹雞寒。蠃馬。金捕庸。脯臘羔豆。賜管。臘鴈。羹白鮑。甘飢熱梁。和炙。古者。上鼓由枹。擊木拊。石以。及

樹反虞祭於寢。無檀宇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累恩。古者鄰有喪。春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辦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男女之際。尚矣。嫁娶之服。未之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褻而已。今富者皮衣朱絡。繁露環佩。中者長裾交袴。璧端綵珥。富者皮衣朱絡。繁露環佩。中者長裾交袴。璧端綵珥。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爲制節。非虛加之。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尚。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爲孝。顯名立於世。先榮著於俗。故黎民相慕效。至於廢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有姬娣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怨。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年凶年不備。豐年補敗。仍舊貫而不改作。今工異變而更殊心。壞敗成功。以匪厥意。意極乎功。業務存乎面。

目積功以市譽。不恤民之急。田野不辟而飾宇落邑。居丘墟而高其郭。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常耕耨者養食之。百姓或短閭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古者人君敬事愛下。使民以時。天子以天下爲家。臣妾各以其時共公職。古今之通義也。今縣官多畜奴婢。坐粟衣食。私作產業。爲姦利。力作不盡。縣官失責。百姓或無斗筲之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婢重拱遨遊也。古者親近而疏遠。貴所同而賤非類。不賞無功。不養無用。今蠻貊無功。縣官居肆。廣屋大第。坐粟衣食。百姓或旦暮不濃。蠻夷或厭酒肉。黎民泮汙力作。今蠻夷交脛肆踞。古者庶人鹿非草芟。縮絲尚韋而已。及其後則禁下不借輓鞮革舄。今富者革中名工。輕靡使容。純裏紉下。越端縱縑。中者鄧里間作。蒯苴秦堅。婢妾韋沓絲履。走者葺芟狗官。古聖人勞躬養神。節欲適情。尊天敬地。履德行仁。是以上天歆焉。永其世而豐其年。故堯秀眉高彩。享國百載。及秦

始皇覽怪迂信機祥。使盧生求羨門高徐沛等。入海求不死之藥。當此之時。燕齊之士。釋鋤耒耜。言神仙。方士於是趣咸陽者以千數。言仙人食金飲珠。然後壽與天地相保。於是數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蓬萊之謁。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貨佐。貧者築道旁。其後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頓。不以道理名。官之旁廬舍丘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思者十有半。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于已。非正道不禦於前。是以先帝誅文成五利。古文國瑋集 卷之十 主西漢卷十

等陛下建學宮。親近忠良。欲以絕怪惡之端。而昭至德之塗也。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蠹也。口腹縱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墮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故一杯棧。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其爲害亦多矣。目修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極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口腹不可爲多。故國病聚不足。即政息。人病聚不

足則身危。

此篇與瞻古麗兼賦材志體而有之

申韓篇

御史曰。待周公而爲相。則世無列國。待孔子而後學。則世無儒墨。夫衣小缺。襟裂。可以補。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以坊。而必待雅頌。乃治之。是猶舍鄰之醫。而求俞跗。而後治病。廢汗池之水。待江海而後救火也。迂而不徑。闕而無務。是以教令不從而治煩亂。夫善爲政者。弊則補之。決則塞之。故吳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彊秦韓也。

文學曰。有國者。選衆而任賢。學者博覽而就善。何必

古文國策集

卷之十

辛酉 庚卷十

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今商鞅吳起。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愚人縱火於沛澤。不能復振聳。蠱蠱人致死。不能息其毒也。煩而止之。躁而靜之。上下勞擾而亂益滋。故聖人教化。上與日月俱照。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御史曰。衣缺不補。則日以甚。坊漏不塞。則日以滋。大河之始決於瓠子也。涓涓爾及。其卒氾濫爲中國害。苗桑楚。破曹衛。城郭壞沮。積穢漂流。百姓木機。千里

無廩。今孤寡無所依。老弱無所歸。故先帝閔悼其窮。親省河堤。舉禹之功。河流以復。曹衛以寧。百姓戴其功。詠其德。歌宣房塞。萬福來焉。亦猶是也。如何勿小補哉。

文學曰。河決若壅口而破千里。況體決乎。其所害必多矣。今斷獄歲以萬計。犯法滋多。其爲苗豈特曹衛哉。夫知塞宣房而福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錯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爲福。亦不小矣。誠信禮義如宣房功業已立。毒拱無爲。有司何補。法令何塞也。

古文國策集

卷之十

辛酉 庚卷十

御史曰。犀銳利鉏。五穀之利。而間草之害也。明理正法。姦邪之所惡。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惡直繩。姦邪惡正法。是以聖人審於是非。察於治亂。故設明法。陳嚴刑。防非矯邪。若懸枯槁。繫之正。孤刺也。故水者火之備。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爲治。無甲兵。雖孫吳。不能以制敵。是以孔子倡以仁義。而民從風。伯夷適首陽。而民不可化。

文學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已。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溷。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痛。傷。

古文圖瑞集

卷之十

西漢卷十

辨刑德之宜各有左右俱中官商

詔聖篇

桓寬

御史曰。夏后氏不信言。殷誓周盟。德信彌衰。無文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以失勢。而見奪於諸侯也。故衣弊而華裁。法弊而更制。高皇帝時。天下初定。發德音。行三章之令。權也。非撥亂反正之常也。其後法稍犯。不正於理。故姦萌而市刑作。王道衰而詩刺彰。諸侯暴而春秋譏。夫少目之網。不可以得魚。三章之法。不可以爲治。故今不得不加。法不得不多。唐虞畫衣冠。非阿湯武刻肌膚。非故時世不同。輕重之務異也。

古文圖瑞集

卷之十

西漢卷十

文學曰。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則擾。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其業。則富。富則仁。生。澹。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實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理。今之治民者。若御拙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吻傷於銜。求其無失。何可得乎。乾谿之役。土崩梁氏。內潰不能禁。峻法不止。故罷馬不畏鞭箠。罷民不畏刑法。雖曾而累之。其亡益乎。

御史曰嚴牆三仞樓季難之山高千雲牧豎登之故峻則樓季難三仞陵夷則牧豎易山巔夫鏐金在鑑莊蹻不顧錢刀在路匹婦掇之微於非匹婦貪而莊蹻廉也輕重之制異而利害之分明也故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臨而不可入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爲其無益也魯好禮而有季孟之難燕會好讓而有子之之亂禮讓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據法故能長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

古文國璋集

卷之十

主西漢卷十

文學曰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乎上刑之不可踰教而殺是以虛也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踰也問禮義行而刑罰中未問刑罰行而孝弟興也高精狹基不可立矣嚴法峻刑不可久也二世信趙高之計深爲責而任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民多者爲忠厲民悉者爲能百姓不勝其求黔首不勝其刑海內同憂而俱不聊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死不再生窮鼠齧狸匹夫奔萬乘舍人折弓陳勝吳廣是也當此之時天下期俱起方面而攻秦開不一期而社稷爲墟惡在其能制

蠶下而久守其國也御史默然不對

大夫曰瞽師不知白黑而善聞言儒者不知治世而善營議夫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考之今令何爲施法何爲加湯武全肌骨而殷周治秦國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亂春秋原罪而刑制獄今願開治亂之本周秦之所以然乎

古文國璋集

卷之十

主西漢卷十

文學曰春夏生長聖人象而爲令秋冬殺藏聖人則而爲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法者刑罰也所以禁強暴也二者治亂之具存亡之機也在上所任湯武經禮義明好惡以導其民刑罰未有所加而民自行義殷周所以治也上無德教下無法則任刑必誅剔鼻盈粟斷足盈車舉河以西不足以受天下之徒終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律異所行反古而悖民心也

其文大較從李斯傳來而句法微變彼以宕折此以清能

循古節儉疏

貢 鴻

元帝即位徵馬為諫大夫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馬養言天子納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與貧民還畜為光祿大夫

哀采之曰上元帝數千言皆陳節儉之道不可謂非正論也但當時石顯專政乃無一言及之

據此言所略用者余朝之體又非止私意之後此而已

古文圖瑋集

卷之十

元 西漢 卷十

孝文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絳履華器亡瑊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絳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朝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侈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襲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

上書萬石於大臣故事之皆通亦救時之切論也

序馬肥壯可謂刻畫入神

西漢時多厚養之失故自馬王孫傳

古文圖瑋集

卷之十

李 西漢 卷十

萬蜀廣漢王金銀器歲各用五十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識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畫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饑饉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又不葬為犬猪所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于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乘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安多藏金銀財物為賦魚鼈牛馬虎豹生食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辜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

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廄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圃，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

歷代古文國朝集卷之十二

西漢文

訟甘陳書

耿育

先是陳湯以請徙昌陵徙敦煌，敦煌太守奏湯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因訟湯天子還湯。

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改元竟傳之無寧也。古文國朝集卷之十二。一西漢卷十三。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今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邸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哀其之誅，以

馬知已
之官國
家待功臣
正宜有此
見也

揚漢國之盛夫授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及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歟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于唇舌爲嫉妬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二 西漢卷三

認湯功者三人可以知當時朝議所在矣劉文宏折此文激切谷文雅實皆互相推明不可優劣

災異對 李尋

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傳喜問尋尋因奏對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卽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承御府久汗玉堂之署比得召臣以自效復時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閒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且清風發群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晡昧亡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

按此一段即是在人君勸帝執乾剛之德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二 西漢卷三

其後事
亦竟無
此言為
驗也

唐荆川曰
此即谷永
後宮之對

按此段即
月之變應
在母后動
帝親求賢
士

此指丁傳
之事也

按此段即
五帝之變

管閒者目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現。數作本
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至日中。間差癘。小臣不知
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拂棄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
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
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
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
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財貨。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
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
作。閒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降德。克躬以執。不執。臣聞
古文圖彙集卷之十二 四西漢書卷三
月者眾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月千里立表。
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為
繩。曼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閒者月數以春夏與
日同道。通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耀。犯上
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為母后與政。亂朝
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
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為寒心。唯陛下親
求賢士。無疆所惡。以崇社稷。尊強本朝。臣聞五星者
五行之情。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

此在兵家
所亂時帝
宜察蕭牆
之禍

按此下又
增在廟時

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
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
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榮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
德低卑。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
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榮惑入天門
至房而分。欲與榮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
神靈故禍亂不成也。榮惑厥強。佞巧係執。微言毀譽
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
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
古文圖彙集卷之十二 五西漢書卷三
內。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蠲滌濁源。
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
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于歲首之孟。天所以
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
伏不見而為彗。彗與四星皆出。為易主命。四季皆
出。星家所謹。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為右
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威威欲速。則不達
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
不咎。來事之師也。閒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賦陰立逆。

此印疑相
月令明堂
之對也

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
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與。恐後有雷電之變。夫以真
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
言天者。必有教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滌耕。
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
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
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
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
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
古文圖彙集卷之十二
太西漢長生

此印疑相
月令明堂
之對也

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下順中
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間。則君
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閉者
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
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
強本朝。夫本強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
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離者獨有汲
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
而尚見。謂何況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
古文圖彙集卷之十二
七西漢卷上

多禹歿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僞並興，外戚顯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官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太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敢從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專之言切直，深至本，無所依阿，其言母后外家雖指下，儼然若將王氏已疎，外使下傳復盛，來必不復為王用也。忠臣憂君宜慎防其端，豈可以後日丁傳無大害而逆料之乎？

古文國華集

卷之十二

人西漢卷七

訟馮素世疏

杜欽

宣帝時，奉世矯制斬莎車王，上下議封，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至奉世死後，甘延壽以誅莎車王之功，封侯。時丞相匡衡亦用望之前議，以為不當封，而蕭者咸美其功，上從眾侯之，于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上以帝尊，不復錄。

蕭大傳儒者故稱春秋之義以抑退武功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廷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廷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廷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異賞，則勞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威功自著，為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察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語曰：功疑從賞，大夫出疆可以專制，亦春秋之義。

古文國華集

卷之十二

人西漢卷七

也則邳支莎車之功皆當列土抑而不封非也但漢法斬單于與斬名王其賞格有殊此謂比罪邳支薄而欲屈甘陳之功則非確論

說王鳳絕蕭賓

杜欽

元帝時立陰末赴為蕭賓王後軍侯趙德使蕭賓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請殺趙德殺趙德以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帝以絕城不錄放其使于縣度成帝特使遠使款謝飛漢欲遣使者報送欽因說王鳳

前蕭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時逆夫德莫大于有國子民罪莫大于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矯慢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愿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今縣度之阨。非蕭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分守五更也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強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食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乘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

得此二語
應絕之形
執了然

王肅之曰
九州四
可資根本
之論

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曠畜盡
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陞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
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
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阨谷盡靡碎。人墮。執不得
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
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
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敝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
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

古太園集卷之十二
王肅之曰

利回賜又假郵驛以自傳置自古及今蓋多有之
中國或以能致遠人自爲矜伐則反爲所役矣此
書可謂特有卓見



訟陳湯疏

谷永

時陳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按發實
天子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
爵爲士伍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哭。席而坐。趙有廉頗
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
敢南鄉沙幕。內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
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
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
不加策慮。愍愍然。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
孫。踰集都賴。輪速也。都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
之通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
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是非。幽囚
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
將。南拔郢都。北阨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
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乘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
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
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
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

古太園集卷之十二
王肅之曰

孫。踰集都賴。輪速也。都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
之通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
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是非。幽囚
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
將。南拔郢都。北阨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
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乘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
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
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
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

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鑄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惟
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
恨。非所以厲歾難之臣也。

湯之立功爲丞相。尚書所疾。雖已昭雪。受侯封。非
其本意也。故發侍子之言。而罪之。并奪其爵。永此
疏。亦可謂不畏強禦矣。

薦薛宣疏

谷永

宣思省吏。求其便安。爲設方略。利用省費。
時御史大夫于承卒。谷永疏薦上。遂以宣爲
御史大夫。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
故皋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
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
今當選於群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
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毀。王功不興。虞帝之明。在
茲。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

此二事足
爲治郡之
良在三輔
尤難

前爲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當。出
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爲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
行。衆職修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
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効卓爾。自左內史初置
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
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罪。臣聞賢材
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
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
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

實之臣任華虛之舉是用越職陳宜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

宜吏幹有餘儒學不足故谷疏言恐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舉也

古文圖理集卷之十二

共

舉方正對詔求直言見建始三年詔今谷永
建始冬口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直言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奏天子特召見

陳仁子曰此對谷永告君之初說也成帝自為太子以好色聞永曰美與以指之雖無王氏之禍亦無王氏之禍王氏之禍至千後身自托矣

古文圖理集卷之十二

七西漢卷三

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發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閭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妻失中與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妒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于內謁請也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惑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褒閼妻驕扇閼寵族也日以不滅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

按此下分
五柱立論
其切時事
美矣同

帝王之職以統群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
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閒。以勞天下。放去
淫溺之樂。罷嗜倡優之夫。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
之虞。起居有常。循理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
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
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
網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
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
降亡。魯桓脅于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
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如尊寵。以絕嬌嬖之端。抑褒閹
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
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
類。皇父周卿士因損妻黨之權。未有閹門治而天下
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箴納言。而帝
命惟允。四輔既備。成主靡有過事。誠勅正左右。齊聚
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遺
知君臣之義。濟濟謹乎。無傲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
艾。讀入。郡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
治也。

古文園肆集卷之十一

大西漢書

分十二州
詳事此
卷又主

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
治。簡賢達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
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
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寢潤之諂慝。則抱功修職之
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僞之徒。不得即工。即就工小
官也。人目銷。俊艾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
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功賞得于前。眾賢布於
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州。
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
古文園肆集卷之十一
也。泰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
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于下。莫甚乎殘賊
之吏。誠放還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
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
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樂。
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
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
鮮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
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消。

福隆。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使。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蜂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大指以後官為主。下分五段。或離或合。文情大有變化。

古文圖釋卷之十二 二 西漢卷十二

永南後對
一惠通前
對帝則示
後官此對
劉孝者許
趙前斥之
時殊顯

黑龍對

谷 永

永為涼州刺史。奉事京師。當之部。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徵言。永對。永侍有。外戚內應。多言事。輒見答。禮至。上此疏。上大。怒。對將軍。商。密。德。永。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永。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明年。徵。永。為。太中大夫。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

古文圖釋卷之十二 三 西漢卷十二

古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輳陳忠。群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魏陽德。由小之太。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叩將動心。冀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去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乙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

一後唐
指是代時

趙氏桓驤
後宮亦人
所難言

按養生二
句一篇領
下文又
詳言之

功後賢者
亦得其內

寵則失之
矣

如劉輔等
以諫立趙
后下掖庭
秘獄是也

四發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
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溺
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於天四方之通逃多
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
赫宗周褒姒威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秦所以二
世十六年而亡者秦奢泰終泰厚也二者陛下
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効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言婦
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悲婦為泉為鵲匪降自天
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熹灼
古文園集卷之十二
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
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
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
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附榜箠瘠於
炮烙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
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其罪名至為人起責分
利受謝生入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招
其辜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
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平字崇

作昌陵乃
陳湯所建
言也後以
功久不就

而後

聚無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難深宮之固挺身晨
夜與羣小相隨為集禱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
流酒燂燂酒殺無別閑免通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
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
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
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
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
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及天地之性因
下為高積土為山發徙起邑並治宮館大興錙役重
古文園集卷之十二
增賦歛徵發如雨役百乾斃費徒驪山靡敝天下五
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肝營表發人家墓斷殺骸骨
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飢饉
仍臻流散冗食餒殍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
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困無以相救詩云殷監
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
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
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
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安

其後
漢
也

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令天意亦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播。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厲精致政。尊心反道。絕羣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罷北宮私奴車馬。矯出之具。克已復禮。毋敢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出炮烙之陷阱。誅戮古文園瑋集卷之十二
書西漢卷上

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存恤振救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夙夜孳孳。屢省無怠。舊愆畢改。新德既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郡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

按漢儒深于識記之學。此篇所陳數端。皆君德之闕。至其推災異所起。則曰黑龍同姓之象。由小之大。為王者瑞應。是時同姓雖未有陰謀。而成帝無嗣。哀帝以藩服入繼。亦為有驗。

古文園瑋集卷之十二

書西漢卷上

筆門曰
漢時守
能言亦
為事也

引史魚
難二事以
是上夫
不違君之
意立言
為有餘

可以為民
同之對詞
根本

災異對

谷 承

承為非地太守與災異對上使新對洋
于長受承所欲言承對天子添勝之

臣承幸得以愚朽之財為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
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還無被堅執
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頃
首身膏野州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克仁不遺
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下及窮荒之愚有詔使衛尉
受臣承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官責者盡其忠有
官守者盡其職臣承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二

主西漢卷三

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
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
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軀後復以屍達誠反踏身外
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
不在王室臣承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
邊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闈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
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
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
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

一段詞理
質茂可觀

按陛下承
八世以下
言災變相
仍

天下通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

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輩籍稅取民不遇常

法官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

理效五徵時序百姓言考歲艸蕃滋符瑞並降以昭

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溺荒淫婦言

是從誅逐仁賢離遯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

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上天震怒災異屢降日

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竭出妖孽並見弗

星耀光弗與飢饉薦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二

主西漢卷三

痛惡洽變儲不復謹告更命有德詩云乃審西顧此
惟予宅夫去惡奪弱還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
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中季
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
三七之節紀遭无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厄二難異
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太異交
錯鋒起多于春秋所載八世著記久不寒除重以今
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方
眾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

商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飢饉。接之以不贖。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飢饉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外則爲諸夏下臣妾之家。幽閉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爲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火角爲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胆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

古文國璋集

卷之十二

元西漢卷十二

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媒黷燕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妒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飢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歛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諛辭曰。關動牡飛。辟爲

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飢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起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爲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

古文國璋集

卷之十二

二十九

西漢卷之十二

要至損服。凶年不墜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表。扶服掾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廉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輪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敕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

下主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爲善。捐忘邪志。毋敢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于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群小。不肯爲耳。

永文以經術爲主。雖論災異。不專用緯書。亦漢之儒者也。惜其依于王氏。始終不發外家之擅政。故見譏于後世。然真西山謂其爲文頗得大學遺意。

歷代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三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西漢文

言王氏書

楊福

福數因野道上言變事求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諫刺鳳爲鳳所誅福復上書帝遂不納

林次崖曰此書止取高祖武帝事立論近而不遠切而不浮

而不激可謂善立言矣或謂時諱而不買

古文國璋集

卷之十三

一西漢卷十三

園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尹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由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刑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

唐荆川曰此文是野

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庭，自衛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眾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言淮南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昶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輩，路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

古文國璋集 卷之十三 二 西漢卷三

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艸。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艸。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由。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

招徠之道
雖廣而賢
人可備大
用者亦少
蓋言不患
來而無以
處之也

復舉高初
武帝與前
相應

真西山曰
此段議論
不辭不可
以為世法

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偶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毆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

古文國璋集 卷之十三 三 西漢卷三

者之道，延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時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讐，以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純。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載鵠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灰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羣臣皆

廷臣不喜
神養之士
上書以往
況今大抵
皆然不止
以王事專
制忌人指
斥也
至此方見
本意

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權之以厲其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判后族盛也留意亡遂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二 四西漢書三

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影。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與此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

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靡靡。終焚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范曄之說。秦先言外事而後及內事。福之此疏。本在王氏而亦先言其外。至其論王氏又專指王章一事而不旁及其他。蓋以疎間親以卑刺尊。危事也。福達識先機之士。王氏終代漢而已。逝世此疏忠而兼智。故帝不用其言而亦得以無患。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三

五西漢書三

請建三統封殷後書

梅福

成帝久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為殷後。復上書。諫切王氏。終不見納。後下莽專政。福一朝弄妻子。去其後人有見福于會稽者。號召姓為吳門卒云。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歎之曰。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登文石之階。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

古文園瑋集

卷之十三

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聖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墮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初。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

以上泛論
以下方見
不意

言子為諸侯。即非宗子。而為宗子。即聖人。即聖子。可為通也。真西山曰。風雷之變。與金縢之書異。

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若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古文園瑋集

卷之十三

切于朝事何也。福本智士。前疏不用。茲復上書。以孔聖立後為言。王氏方依經典。以飾天下耳目。知儒者不可以無罪誅。所以全身也。

匈奴請罷邊備對

侯應

元帝以後匈奴求子王婚賜呼韓邪單于車
千上書願休塞上谷以西至敦煌請罷邊備
塞吏卒以休人民天子今下有司議即中候
應習邊事願以為不可許天子有詔勿議罷
邊塞事

侯應所條
十事而唐
中肺附非
久請還事
為國家深
謀遠慮者
不能為此

自後胡人
有失我塞
支山之聚
陰山也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三

人西漢卷十三

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中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
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
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
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
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因則卑順。強則
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
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
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
其眾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

此言更有
非朝廷即
乘此以塞
單于

唐荆川曰
愈出愈奇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三

九西漢卷十三

以絕臣下之觀欲也。設塞徹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
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
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
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塞。則
生變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
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
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何。望急何。然時有亡出
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窮急。亡走北出
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
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路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
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謀者不深慮其終始。欲
以壹切省。由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
破壞。亭隧滅絕。當更募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
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
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
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我朝自穆廟時。北虜款塞。後大臣建議。修邊至數
年。而塞垣城堡。猶未完輯。則知備邊之難如此。况

可罷守禦使夷漢為一家乎此疏所言卒有他變
當更繕不可卒復信哉其為長慮也

唐荆川曰
頌文甚古
而嚴

訟王尊書

公乘典

御史大夫劾奏尊坐免吏民惜之湖三老公
乘典等上書訟尊功效天子復以尊為徐州
刺史遷東
郡太守

建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勦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
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
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羣盜漸強吏氣傷沮旋
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
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
方略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

此數家通
奸養盜言
非尊為京
尹不能擒

漢時郡守
皆稱曰郡
將以其兼
行縣尉主

勞心夙夜思職卑禮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
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
拊循貧弱鉏耰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音城
西萬章音箭箭張禁酒趙放音箭杜陵楊章等皆通邪
結黨挾養奸軌上于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
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
以正法索誅皆伏其辜奸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擬制
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
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命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

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爲天
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惡
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
家梓搏其煩兄子閔拔刀欲刺之輔以故深怨疾毒
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傳
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
魏南拔鄢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爲魏守西河
而秦韓不敢犯譏人問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
良將魏信譏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三

主西漢卷十三

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已砥節首公首向刺譏不
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強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
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
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
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讐之偏奏猥被共
工之大惡無所陳愬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竝興
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卽以佞巧
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
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

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卽定尊素行夫
人臣而傷害陰陽成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廢之刑
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
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常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卽
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譏賊之
口絕詐欺之路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

西漢時南山盜賊多京尹最爲劇職非有威嚴不
治卽川威嚴則不便干貴卿戚屬尊以捕盜立名
而爲御史所奏是也湖三老以小吏領府公寃而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三

主西漢卷十三

事卒白亦可謂賢矣

日食對

王章

鳳遣共王之西天子相對涕泣京兆尹王章素剛直題奏封事天子感悟然章因獄中

此言明切能使以注

章之得罪在此數言蓋忠直為奸權

天道聰明佑善而災害以瑞異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端日蝕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端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訕節隨鳳委曲卒用閹門之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歿眾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官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人與事宜

古文國華集

卷之十三

古西漢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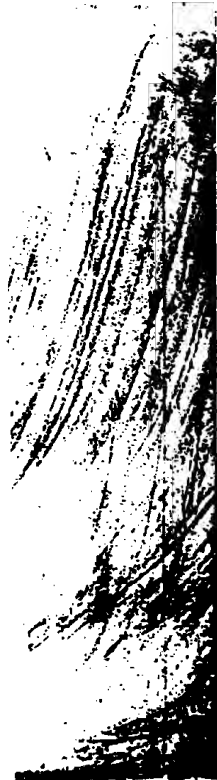
選使就策選忠賢以代之

王章之劾王鳳京房之短石顯皆能以深亮之詞感悟人主事將行矣而卒為要人所制坐是至死人主亦忘其前言豈不痛哉然此文可以千古矣

古文國華集

卷之十三

古西漢卷三



頌劉輔書

辛慶忌

劉輔繫獄庭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
張光祿勳并太中大夫李永俱上書上趙
主繫輔共工獄成獄
罪一等論為徒薪

以此言微
勸人主使
思其前古

臣聞明主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
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
朝廷無調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咎竊見諫大夫劉
輔前以縣令求見權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
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秘獄臣
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三
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
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眾共之昔趙簡子殺
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
水旱迭臻方當降寬廣問褒直蓋下之時也而行慘
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
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
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
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丞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
銷矣也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

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

輔以諫立趙皇后收係秘獄此人主之私怒也篇
中之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因其內諱而發之則
無以為辭故書奏輔乃得寬釋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三

七

極言時政書

鮑宣

帝祖母傳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傳喜執正議失傳太后指皆免官宣以諫大夫亦上書諫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林次崖曰指斥倖倖非毀公卿曾不少恕之說尤切世務豈特漢之藥石古今若人者之藥石也

此亦人情通患夫子所以重宰武之愚蓋為此也

王文恪曰曲盡流離困苦之狀千載之後讀之猶為酸鼻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特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恭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于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三

大西漢卷三

自稱諸奇大見其直之風

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寃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讐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饉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于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奸利而已以苟容助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嚴穴誠與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也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視酒如漿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傳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罪足以移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三

大西漢卷三

還邪依違
公忠其言
並進而
為小人所
譖疑為朋
黨可為至
忠矣

眾強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
還。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傳。急徵
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
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
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冀勝為司直。郡國皆慎
選舉。三輔委論。官不敢為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
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
眾。曾不能忍武等耶。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
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
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
不聽也。臣雖愚。竊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
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憚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
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
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宜啗鉞于辭
不勝慙慙。盡獻節而已。

通篇文辭欵惻。雖排舉者。眾當無深怨。以其誠心
外昭也。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一

千西漢卷七

樓防曰。論
事深切。達
于世變。西
漢文字。惟
梅福王嘉
文最佳。亦
可以見漢
家故事。

請重二千石疏

王嘉

京師初立。嘉上疏。薦儒者公孫光。蕭昌。蕭咸。
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用之。

臣聞聖王之功。在于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故
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
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眾附焉。
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于古諸侯。往者
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于囚徒。昔魏
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
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于徒中。拜為梁
主西漢卷七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一

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黜吏知而
犯敵。敞收殺之。其家自免。使者置獄。劾敞賊殺人。上
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
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于公
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
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
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
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
祭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還。送故迎新。交錯道路。

宋應門曰
切中今病

良民吏者
為治百姓
之吏也

古文國華集

卷之十三

主西漢卷三

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于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眾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民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不為放。遺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勅事留中。會赦一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

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題下唯陛下留神于擇

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

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闕略。

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

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整屋

命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請大夫有材能者甚少。

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

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漢時部刺史止以六條按事。至于郡國政務一委

守相宣帝復行久任之法。故二千石功效章明。至成哀之間。則微矣。

古文國華集

卷之十三

主西漢卷三

日食奏董賢封事

王嘉

時嘉復奏封事上漢不說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教佚欲有國就放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惡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間僭差不一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于臣

古文國瑋集

卷之十三

書西漢卷十三

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微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蒙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于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園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眾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貴千萬者

燕出者微行也用手

借淳于長輩以例重

此言亦近上驗蓋漢

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飢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臧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寵專愛耽于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丹育數貶退家貨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桎杻于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求所過道上稱頌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卽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絳絺繒而已

古文國瑋集

卷之十三

書西漢卷十三

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使吏卒甚于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尉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通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買震動道路謹諱群臣惶惑詔書罷施而以賜賢二千餘項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

已備者多
用此道
明于天
之際者

偕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
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爲
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
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
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于
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
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豫逆無厭小人不
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忘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
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

古文圖彙卷之十三

西漢卷十三

哀帝誠成帝之失疎遠王氏蓋亦知懼矣而寵任
董賢逾制過分此王氏雖退而不能服其心一旦
宮車晚駕而竊國之奸不能止矣向使用嘉之言
豈獨賢寵不極以庇主德亦可以折服王氏使無
非分之思矣

共王廟議

師丹

時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熲奏言定陶共皇
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蕃國名以冠大戴
車馬衣服宜皆稱皇又宜爲共皇立廟
京師上復下其議丹議獨不合上意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
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至
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
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爲號者母
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
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
古文圖彙卷之十三
西漢卷十三
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
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
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墓明尊本
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皇立後
奉承祭祀今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
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
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
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
奉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

厚共皇也。

按定陶共皇之議與宋漢議合而於我朝 肅宗之議不合前賢論之詳矣哀帝初立王氏之權稍奪丹之此奏執禮而言非爲長信宮也固宜辨之

歷代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三

古文國璋集

朱之十三

天西漢卷七

歷代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四

襄西方岳貢禹脩評選

西漢文

諫不許單于朝書

楊雄

唐書治月
楊子雲
奇字其文
皆用其字
語意此書
卒正而疏

夾雜推之
實中不
亞也
漢與匈奴
隙一何爲
綱以下皆
明所以致
隙之故

臣聞六經之治貴于未亂兵家之勝貴于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

古文國璋集卷之一四

天西漢卷十四

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于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念匈奴群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于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

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關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機。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微于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于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便無量之費。古文園集卷之十四。二西漢卷古。役無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恐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噪。運府庫之財。填虛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易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所期處。謂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

字鹿門曰
兩條戰守
之策提上

此言其故
之理制之
之不易則
所以待之

亦不可以
不備也

國婦。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雖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強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居大宛之城。陷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籍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旗。拔兩越之旌。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罕其庭。結其間。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留。唯北狄古文園集卷之十四。三西漢卷古。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婦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于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希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離疎以無目之期。消往息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欲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婦怨于漢。因以自絕。終無北而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馬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于無形。聰者聽于無聲。誠先于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

古史集
卷之十四
西漢書
古史集
卷之十四
西漢書

得用五將之威安所愛不憚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
心于內辨者教擊于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選者
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
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勝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適以
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
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亂未戰以遏邊萌
之禍

自古夷狄之於中國非入掠則結盟未有閉關不
接常如光武初定之時者也匈奴欲朝而止之則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四

西漢書

必結怨生事矣我朝如俺答歲歲入犯及後受
款乃為我守邊亦其效也至於夷人進貢漸來而
厚往每以歲期許其朝貢示羈縻之意也雄之此
文添于邊計



此
實戲亦和
孟孟堅
端曲折詳
世升落之
出入才過
過四轉說
問文意不
不及矣中
氣滿成則
過之其一
別客客難
此和東少
有元日

解朝

楊雄

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
下榮父族析人之圭儻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
紆青拖紫朱丹其轡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
之朝與群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盡
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
光宣從臺榭論者莫當顧而作太玄五千文支葉扶
疎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
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權緩給事黃門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四

西漢書

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楊子笑而應
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轡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
者周回解結群鹿爭逐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
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
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素或鑿坏以
道是故騁行以頡亢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
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
尉西北一候蔽以糾墨製以質鉄散以禮樂風以詩
書噴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

或則以
句之待

乎有事必
亡勝矣

室陳路耶
人王

古文圖瑋集卷之十四

六西漢書

襲威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殺契。人人自以為斧鉞。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于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執則為匹夫。譬如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鳬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歟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五穀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嚙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易漢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于陋巷。或擁帶珥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寧隙陷瑕。無所誦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悅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雠。是以欲談者卷舌而閉。欲行者擬足而投迹。鄉使上世之士處虛。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

古文圖瑋集卷之十四

七百漢書

非高得待詔。下獨開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愛清愛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廼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蜺蜺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俞跗扁鵲。悲夫。容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滂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曄。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免于徽索。翕肩陷背。扶服入橐。激叩萬乘之主。界溷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領頤折頸。涕淫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搢其咽。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華已平。都于雒陽。畏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于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市刑靡赦。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于唐虞之世。則詩矣。有作叔孫

為可為四
句收於前
意

通。樣。于。夏。然。之。時。則。惑。矣。有。建。業。敬。之。策。于。成。周。之。
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于。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
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秦。山。響。若。匪。
噴。雖。共。人。之。膽。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
于。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于。不。可。為。之。時。則。凶。天。
商。生。收。功。于。章。臺。四。時。采。榮。于。南。山。公。孫。創。業。于。
金。馬。驃。騎。發。迹。于。祁。連。司。馬。長。卿。竊。嘗。于。卓。氏。東。方。
朔。制。灸。于。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跌。然。獨。
守。吾。太。玄。

古文園集卷之十四

西漢卷十四

識時遠變之言驅使往事使人心開

趙克國頌

楊雄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
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喻。以。威。德。
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謂。奮。其。旅。千。罕。之。羌。天。子。命。我。
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
遂。克。西。戎。還。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
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克。國。作。武。
赴。赴。桓。桓。亦。紹。厥。後。

營平在漢屢立功伐此讚止述西羌一事蓋威羌

古文園集卷之十四

西漢卷十四

人不靖而作不及其他

冀州牧箴

楊雄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岳陽是都。島夷皮服。潏潏河。流。夾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爲侯伯。降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糜沸。炫云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橫。陪臣擅命。天王是替。趙魏相反。秦拾其弊。北築長城。恢夏之場。漢興定制。改封藩王。仰覽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遺危。周室自怙。云焉有。予。察六國奮矯。果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兖州牧箴

楊雄

悠悠濟河。兖州之寓。九河既導。雷夏悠處。艸繇木條。漆絲締紵。濟澤既通。降丘宅土。咸陽五徙。卒都于毫。盤庚壯渡。牧野是宅。丁感雉雉。祖已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厥後陵遲。顛覆湯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婦言是用。牝雞是晨。三仁既知。武果戎殷。牧野之禽。豈復能曉。甲子之朝。豈能復笑。有國雖久。必畏天咎。有民雖長。必惧人殃。箕子獻猷。厥居爲墟。牧臣司兖。敢告執書。

青州牧箴

楊雄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鉄之地。鈐松怪石。群水攸噴。萊夷作牧。貢隨以時。莫忘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丘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始其銜。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弱。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没。周卒凌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奉其文武。牧臣司青。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楊雄

游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子蕃宇。大野既濬。有羽有蒙。孤桐噴珠。泗沂攸同。實列蕃蔽。侯衛東方。民好農桑。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勦絕其緒。祚降周任。姜鎮于瑯琊。姜姓絕苗。田氏攸都。事田細微。不慮不圖。禍如丘山。本在萌芽。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揚州牧箴

楊雄

矯矯揚州。江漢之游。彭蠡既濬。陽易攸處。橘柚羽貝。瑤琨篠簜。閩越北垠。沅湘攸往。獮矣淮夷。蠹蠹荆蠻。翩彼昭王。南征不旋。人咸嘖於垤。莫嘖於山。咸跌於汙。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湯武聖。

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逢干。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靡有孝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太伯遜位。基吳紹類。夫差一誤。太伯無祚。周室不匡。勾踐入霸。當周之隆。越裳重譯。春秋之末。侯甸叛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葺。堯崇履省。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執籌。

荊州牧箴

楊雄

沓沓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鴻。荆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華。金石砥礪。象齒元龜。古文國璋。集朱之十四。土西漢卷十四。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厥國。孰敢余奪。亦有成湯。果乘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巢茫茫。包楚與荆。風慄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逆豫。牧臣司荆。敢告執御。

豫州牧箴

楊雄

郁郁荆河。伊雒是經。榮播泉漆。惟用攸成。田田相孳。廬廬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鵠墟。四隩咸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

率其爪牙。靡哲靡聖。損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捫命。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故有天下者。毋曰我大莫。或余敗。毋曰我強。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於季世。放于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蔽屏營。屏營不起。施于孫子。至赧為極。實絕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益州牧箴

楊雄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茫茫洪波。鯨鯢降陸。于時八都。厥民不與。禹導江沱。岷嶓啓乾。古文國璋。集朱之十四。土西漢卷十四。遠近底貢。磨錯斧丹。絲麻條暢。有粃有稻。自京徂豢。民攸溫飽。帝有桀紂。滔沈頗僻。遏絕苗民。滅夏殷績。爰周受命。復古之常。幽厲夷業。破絕為荒。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暴。遂國于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為十二。光美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雍州牧箴

楊雄

黑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闔闔。晝為雍垠。上侵積石。下碍龍門。自彼氏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匡。每在

季主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寓陵遲衰微秦掃
以戾興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不寧命漢作京隴山
以徂列爲西荒南排勁越北啟強胡并連屬國一護
攸都蓋安不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替承

幽州牧箴

楊雄

蕩蕩平川惟真之別北阨幽都戎夏交偪伊昔唐虞
實爲平陸周末薦臻追于獯鬻晉溺其陪周使不阻
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穢貊羨及東胡疆秦北排
蒙公城疆大漠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
古文國璽集卷之十四
義兵涉漠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占虞唐盛不可不
圖衰不可或忘隄潰蟻穴器漏箴芒牧臣司幽敢告
侍傍

并州牧箴

楊雄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畫茲朔土
正直幽方自昔何爲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周穆
遐征犬戎不享受貊伊聽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
涇北宗周罔職日月喪暎既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
作亂斃于驪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

倖荒牧臣司并敢告執綱

交州牧箴

楊雄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是開闢
不羈不絆周公攝旆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
越裳絕貢荆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周宗臻于季赫
遂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
稍稍受羈遂臻黃支抗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
憂降不可不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慕亡國多逸豫
而有國多難泉竭中虛池竭瀕乾牧臣司交敢告執
古文國璽集卷之十四
憲

光祿勳箴

楊雄

經兆宮室畫爲中外廊殿門閭限以禁界國有周衛
民有藩籬各有攸保守以不岐昔在夏殷桀紂淫泆
持牛之飲門戶荒亂即雖執戟謁者舉差殿中成市
或鼓或鞀忘其廊廟而聚矢遁逃四方多罪載號載
呶內不可不省外不可不肅德人立朝諫士克庭祿
臣司光敢告執經

衛尉箴

楊雄

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畫爲防禦。重垠累堞。以難不律。闕爲城衛。以待暴卒。國有以固。民有以內。各保其守。永修不敗。維昔庶僚。官得其人。荷戈而歌。中外以堅。齊桓怵惕。宿衛不飭。門非其人。戶廢其職。曹子標劔。遂成其詐。軻挾匕首。而衛人不寤。二世妄宿。敗於望夷。閭樂矯搜戟者。不誰尉臣司衛。敢告執維。

太僕箴

楊雄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銷銷和轡。駕彼時龍。昔在上帝。

古文園瑋集

宋之十四

太西漢卷古

巡狩四宅。王用三驅。前禽是射。紂作不令。武王征殷。檀車孔夏。四驥孔听。僕夫執轡。載駢載駟。我與云安。我馬惟閑。雖馳雖驅。匪逐匪愆。昔有淫羿。馳騁忘端。景公千駟。而淫于齊。詩好壯馬。牧於坰野。輦車就牧。而詩人興。魯廐焚問人。仲尼厚醜。孟子蓋惡夫廐多肥馬。而野有餓殍。僕臣司駕。敢告執皂。

廷尉箴

楊雄

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茲平民。不回不辟。咎在蚩尤。爰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不寧。穆王耄荒。甫侯伊誅。

五刑訓天。周以阜基。厥後陵遲。上帝不祚。周輕其制。秦繁其辜。五刑紛紛。靡遐靡止。寇賊滿山。刑者半道。咎唐虞象刑。天民是全。紂作炮烙。墜民于淵。故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刑是剗。無云何字。是剗是剗。惟虐惟殺。人莫予奈。殷以刑顛。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詁。

大鴻臚箴

楊雄

蕩蕩唐虞。經通域極。陶陶百王。天工人力。畫爲上下。

古文園瑋集

卷之十四

太西漢卷古

主以不廢。官以不廢。昔在三代。二季不綱。穢德慢道。署非其人。人失其材。職反其官。案案荒老。國政如漫。文不可武。武不可文。大小上下。不可奪倫。鴻臣司爵。敢告在隣。

宗正箴

楊雄

巍巍帝堯。欽親九族。經哲宗伯。禮有攸訓。屬有攸籍。各有育子。世以不錯。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晉獻悖統。宋宣亂序。齊桓不胤。而忘其宗緒。周譏戎女。魯喜子同。高作秦崇。而扶蘇被凶。宗廟

荒墟。魂靈靡附。伯臣司宗。敢告執主。

大司農箴

楊雄

時惟大農。爰司金穀。自京徂荒。粒民是斛。肇自厥初。實施惟食。厥僚后稷。有無遷易。實均實贏。惟都作程。旁求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閔三王。什一而征。爲民作常。遠近貢篚。百姓不忘。帝王之盛。咸在農殖。季周燭沒。而東作不勅。膏腴不獲。庶物並荒。府藏單虛。靡積靡餘。陵遲衰微。姬卒以葬。秦收太平。二世不瘳。泣血之木。湯內無聊。農民司均。敢告執錄。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四

大西漢卷十四

少府箴

楊雄

實實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海內幣帛。神神如雲。家有孝子。官有忠臣。共僚率舊。聖則越遵。民以不擾。國以不煩。昔在帝季。癸辛之世。酒池糟隄。而象箸以唏。至於耽樂流湏。而姐妹作崇。共寮不御。不恢夏殷。喪其國康。而卒以陵遲。奢不可察。欲不可不圖。未嘗失之於約。嘗失之於奢。府臣司共。敢告執觚。

執觚

執金吾箴

楊雄

溫溫唐虞。重襲純詵。經表九德。張設武官。以御寢朕。如虎有牙。如鷹有爪。國以自固。獸以自保。牙爪慈慈。動作宜時。用之不理。實反生災。秦政暴戾。播其威虐。亡其仁義。而思其殘酷。猛不可重。任威不可獨行。堯咨虞舜。惟思是尚。吾臣司金。敢告執璜。

將作大匠箴

楊雄

侃侃將作。經構宮室。牆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烏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世。茅茨土階。夏卑宮觀。在彼溝洫。桀作瑤臺。紂爲璇室。人力不堪。古文國瑋集卷之十四。九西漢卷十四。而帝業不卒。詩詠宣王。由儉改奢。觀豐上六。大屋小家。春秋譏刺。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秦築驪阿。贏姓以顛。故人君無云。我貴模題。是遂毋云。我富淫作。極游在彼。墻屋而忘其國。戮作臣司匠。敢告執猷。

城門校尉箴

楊雄

幽幽山川。徑塞九路。盤石唐芒。襲險重固。國有城溝。家有柝柵。各有攸堅。民以不虞。德懷其內。險難其外。王公設險。而承以盤蓋。昔在上世。有殷有夏。癸辛不

德而設夫險阻。湯武爰征。而莫遏。莫禦。作君之危。不可德少。而城滿。伊保不可德希。而城滿。是依唐虞。長德而四海永懷。秦恢長城。而天下畔乖。尉臣司城。敢告侍階。

上林苑令箴

楊雄

茫茫大田。茫茫作穀。山有陘陸。野有林麓。夷原汚藪。禽獸攸伏。魚鱉以時。芻蕘咸殖。國以殷富。民以家給。谷在帝羿。共田徑游。弧矢是尚。而射夫封豕。不顧於德。卒遇後憂。是以田獲三驅。不可過差。鹿鹿攸伏。不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四

西漢卷十四

如德至。衡臣司虞。敢告執指。

司空箴

楊雄

昔彼坤靈。作天作則。分制五服。劃爲萬國。乃立地官。空惟是職。茫茫九州。都鄙盈區。網以群牧。綴以方侯。烈烈雋乂。翼翼王臣。臣當其官。官宜其人。九一之政。七賦以均。昔在季葉。班祿遺賢。捨克充朝。而象恭滔天。匪人斯力。匪政斯勅。流貨市寵。而苞苴是鬻。王路斯浮。孰不傾覆。空臣斯土。敢告在側。

太常箴

楊雄

翼翼太常。實爲宗伯。穆穆靈祇。寢廟奕奕。稱秩元祀。班于群神。我祀既祇。我粢孔蠲。匪愆匪忒。公尸攸宜。弗祈弗求。惟德之報。不矯不誣。底無罪悔。昔在成湯。葛爲不弔。弃禮慢祖。夔子不祀。楚師是虜。魯人躋僂。臧文不悟。文墮太室。桓納郤賂。災降二宮。用諱不祧。故聖人在位。無曰我貴。慢行繁祭。無曰我材。輕身恃巫。東鄰之犧牛。不如西鄰麥魚。秦殞望夷。隱懿鍾巫。常臣司宗。敢告執書。

尚書箴

楊雄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四

西漢卷十四

皇皇聖哲。允勅百工。命作齊慄。龍爲納言。是機是密。出入朕命。王之喉舌。獻善宜美。而讒說是折。我視云。明我聽云。聰載風載夜。惟允惟恭。故君子在室。出言如風。動於民人。渙其大號。而萬國平信。春秋譏漏言。易稱不密則失。臣允吉其和。巽各其類。書稱其明。申中厥鄰。昔秦尚權詐。官非其人。符璽竊發。而扶蘇隕身。一奸愆命。七廟爲墟。威福同門。牀上維辜。書臣司命。敢告侍隅。

博士箴

楊雄

洋洋三代典禮是脩。豈為辟雍國有學校。侯有泮宮。各有攸教。德用不陵。昔在文王。經啟其軌。始于德音。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楨。惟周以寧。國人興讓。虞尚質成。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官操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綏俗。莫美於施化。故孔子觀夫大學。而知為王之易。易大舜南面。無為而衽席平。還師階級之間。三苗以懷。秦作無道。斬决天紀。漫彼王迹。而坑夫術士。詩書是泯。家言是守。知豆不陳。而顛其社稷。故仲尼不對問陳。而胡篋是遵。原伯非學。而閔子知周之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四

重西漢卷古

不振儒臣司典。敢告在賓。

子雲諸箴有經典肅穆之氣。而風騷流澹情乎非常觀之不能釋手。

毀廟議

劉歆

京師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為太宗。建昭制書。孝武為世宗。損金之禮。不敢有與。遂毀之。次當以時定。臣請與群臣議。議奉可。于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下。五廟迭毀。後雖有賢君。不得與祖宗並列。孝武皇帝雖有功德。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上議。制曰可。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强。于今何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四

重西漢卷古

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弃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強。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強。為中國害。南越尉佗。摠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虞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何奴。

平指劉
此亦功
二體也

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
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
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
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千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
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
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燉煌酒泉
張掖。以隔羌胡。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
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施封承
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四
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月。易服色。
立天下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
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
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
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
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稱德音也。禮記王制
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
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
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

儒者皆
王者親廟
四非也七
世之廟經
文獻之久
矣

此言以
喻大

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
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
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
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
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于殷太甲爲太宗。大戊曰中
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母。遂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
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
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
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于
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勞觀
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于異姓。猶將特祀
之。况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
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
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美。思其人。猶愛其
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
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
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
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四

西漢卷四

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久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商家立宗而周家不立宗。以此儒者于宗法各有傳述。不相通也。然以王者僅立四親廟。又不設宗則所祀者少矣。故數以七為紀。而宗祀者在外為得宜也。至我朝則又為九廟崇祀之孝。愈篤矣。

移太常博士書

劉 歆

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故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故以為左丘明親見夫子。公穀在七十子後。與親見不同。以難向。向不能非。然猶自持穀梁義。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遠勝古文。尚書。皆列于學官。家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諸博士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之。

樓昉曰。辨難。攻擊之辭。深潔有力。李鹿門曰。典禮之文。百世不易。孔子憂道。

以下欲六經所由作。及孔子沒。以下敘六經所由廢。

林次崖曰。自孝文以下敘經術所由興起。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各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遯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

及魯恭王
以下叙經
稍定

真西山曰
三事謂左
氏春秋左
氏春秋左
氏春秋左

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
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
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
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
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
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于
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
古文于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
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舍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四
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于秘
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
發秘藏。較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
簡。傳或閒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
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
惜。聞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
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
不能究其一義。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
至于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

天西漢卷十四

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
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
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
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又閔文學
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
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遠近臣奉指銜命。將
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
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
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族之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四
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
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微驗。外內相應。
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猶愈于野乎。
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
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
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
傳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
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
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

天西漢卷十四

聖意以陷于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是時春秋止立公羊穀梁而不立左氏然左氏實能敘述往事為春秋之經緯公羊穀梁不能當也今左氏大行而二家浸微矣當時學者乃謂左氏為歆之所作以今觀之歆之文與左氏固非一手也

與楊雄求方言書

劉歆

雄為郎一歲作編補遺節龍骨詩三章及天下上計孝廉雄問異語紀十五卷為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成

帝時歆與楊雄書從取方言

歆叩頭昨受詔密五官郎中田儀與京婢陳徵駱驛等私通盜刷越巾事即其夕竟歸府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道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謠歌戲欲得其最目因從事郝隆宋之有日篇中但有其日無見文者歆先君數為孝成皇帝言當使諸儒共集訓詁爾雅所及五經所詁不合爾雅者詁竊為病

古文園瑣集 卷之十四 三 西漢卷六

及諸經氏之屬皆無證驗博士至以窮世之博學者偶有所見非徒無主而生是也會成帝未以為意先君又不能獨集至于歆身修軌不暇何俚更創屈聞子雲獨採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語以為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思不能經年銳精以成此書良為勤矣歆雖不遘過庭亦克識先君雅訓三代之書蘊藏于家直不計耳今聞此甚為子雲嘉之已今聖朝留心典誥發精于殊語欲以驗考四方之事不勞戎馬高車之使坐知歸

亦復訓與
于急

俗適子雲揅義之秋也不以是時發倉廩以振瞻妹
無爲明語將何獨挈之實上以忠信明于上下以置
恩于罷朽所謂知蓄積善布施也蓋蕭何造律張敖
推曆皆成之于帷幕貢之于王門功列于漢室名流
乎無窮誠以降秋之時收藏不殆飢寒之歲於之不
疑故至于此也今謹使密人奉手書願頗與其目
得使入錄今聖朝留明明之典故叩頭叩頭

此文深雅潔掉不似子駿他筆當是欲與子雲書
卽徵仿子雲耶

古文園集 卷之十四

圭 而漢書

治河奏

賈讓

時舉吏民能浚川疏河者莫有應者
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遵川
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早
下以爲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
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
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
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
防之作近起戰國邠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
古文園集 卷之十四
圭 而漢書
河爲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
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
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
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
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
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
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
廻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堤東爲盛舍住十餘歲
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

以堤中之地給子民也此文凡五用石隄字而不為冗筆非後人所到也

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從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古文園瑋集卷之十四

孟西漢卷十四

今日所出在於河身太高在漢此解已自如

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于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洪水口適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執南七十餘里至洪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洪口以東古文園瑋集卷之十四

孟西漢卷十四

病溼氣水皆立枯。鹵不生穀。此二決溢有敗。為魚鹽

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此一

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此二轉漕

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代買

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

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

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

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賈讓欲北放大河以入渤海。即武帝時齊人延年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四 西漢卷十四

欲令水工開河上領出之。胡中故策也。我朝世

廟前河亦北決。議者憂其徑出北海。以為運道之

憂。今則河行日南。無此患矣。

舉賢良策

申屠剛

平帝時王莽專政。偏絕帝外家。剛舉賢良方
正。因對策。莽令元后下詔。罷歸剛。

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

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瘖然覺悟。懷邪之

臣。懼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較德。而虛納毀譽

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

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

旌。縣敢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

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四 西漢卷十四

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

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王幼少。始免

繯絲。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

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疎相錯。杜塞間隙。誠

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

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為人後

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共執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

不為怨。姦臣賊子。以之為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

之保傳。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

王莽方欲
自稱功
以代漢
而漢臣
受其之
缺失之
事所以
不為之
謀也

其來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
義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
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崇其宗黨權抑
外戚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方今
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功何
不至不思共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持
滿之戒老氏所慎蓋功冠天下者不賞威震人主者
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歛重
數苛吏奪其時貧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
古文園璋集卷之十四
天西漢卷十四
賊澤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
燒縣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官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
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
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
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
帝王之迹近尊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
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
衛二族裁與穴囑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
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一機下全保傳內和親戚外

絕邪謀

平帝幼弱內有太后外制於莽雖召衛馮二家豈
足以維持衰危哉剛之此對雖為二家發端而大
要言人主之私親當迭為進退不得專任一姓數
世不易所以刺莽者切矣

璋集卷之十四

天西漢卷十四

諫伐匈奴書

嚴尤

莽新即位欲立威廼拜十二部將軍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窮追匈奴內之干丁今因分其地立子韓彭十五子莽將嚴尤口諫莽不聽尤轉兵發如故天下騷動

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蠱之螫。敲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齊輕恨。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

古文園集卷之十四

平西漢卷十四

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于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遼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旣空虚。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糗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

伐胡五雅
非但新莽
一時之事
實千古至
言也故班
固亦以爲
嚴尤論之
言也

古文園集卷之十四

平西漢卷十四

牛又當自齋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艸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副餼薪炭。古釜字。重不可勝。食糗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代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執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旣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

自古大舉伐胡及遠夷。未有全勝者。蓋大舉則卒未能齊。先至者坐食。迫其發行糧食。必困竭矣。隨賜以百萬之師。敗于遼水。李衛公以三千騎大破突厥。卽其驗也。嚴尤云。今先至者深入霆擊。此知兵之言。

言盜賊書

田况

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所能禽也牧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曼連州乃遣將率多發使者傳相監起郡縣力事上官應案詰對共酒食具資用以收斷斬不給復憂盜賊治官事也給服將率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竄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饒饒易動旬

古文園集卷之十四

里西漢卷十四

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雒陽以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八爪牙重臣多從人眾道上空竭少則亡以威視遠方宜急還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執不得群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率郡縣苦之反甚于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况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

歷代古文園集卷之十五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

東漢文

光武皇帝

策鄧禹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千部使使者持節拜禹為大司徒禹時年二十四

仲華是時將兵在外前拜三公後論充職制辭典要仲華荐達五教在寬今遣奉車都尉授印綬封為鄧侯食邑萬

古文園集卷之十五

戶敬之哉

諸將未嘗夫人故曰門人日親

救馮異

二年帝既遣異代為討赤眉車駕遂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八員劍并下此救

造其神道京師小民歸農桑得解罪盜賊之法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又遇赤眉延岑之弊兵家縱橫百姓塗炭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兵家降者遣其渠帥皆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在遠戰掠地多得城邑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吾諸將非不徒爾然多好虜掠為小民害卿本能簡吏民勉自修整無為郡縣所苦

勞馮異三年時赤眉敗

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臨池

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

報隗囂手書三年時陳倉人呂鮪擁眾數萬

異擊之走鮪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

孫月峯曰昔力本左氏而語勢則邊前六朝端倪世祖此書詞旨謙約秋法文帝

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但駕馬

鈐刀不可強扶數蒙伯樂一顧之價而燕蛇之飛不

過數步即託驥尾得以絕羣隔于盜賊聲聞不數將

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拒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

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人躡蹠三輔微將軍

意而器友不終非二帝之有得失蓋器文雅有餘斷制不足不

之助則咸陽已為他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

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如

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倘肯

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

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

人解構之言

勞耿弇四年時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因謂弇

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

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收勅

敵其功乃難于信也又田橫烹鄒生及田橫降高帝

詔衛尉不聽為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

當詔大司徒釋其怨隆父也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

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

也

賜賁融重書五年融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

融重書因校融為涼州牧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五

郡兵馬精強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

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無

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

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

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

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

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

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

必有任焉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

非將軍樂
或也韓信
韓王伯也
陛下謂高
帝也樂高
帝之事以
自況
賢勢已促
如此時乞
降則功名
掃地矣是
以遲疑然
不降復何
望
王維慎曰
語甚雅正
辨景帝之
存所以令
明帝神情
從道以還
餘制
高帝初定
天下匈奴
正強世祖
時匈奴已
弱惟其弱
也可以息

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賜賜詔六年。有司以言言慢，請誅其子。

昔柴將軍與韓信書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

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冀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

深言則似不遜，畧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

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

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

勿為山陵詔二十六年。初作壽陵，將作大臣

資融上言：國陵廣袤無應，所用帝

古文即事集卷之十五

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

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

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

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報滅宮馬武詔二十七年。宮武上書請伐匈奴

言兵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

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

所柔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

身者，其樂短。

漢安人不
求遠外之
功耳

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

運而有終。遠攻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

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

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

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

顯夷，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

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

如息人。

古文即事集卷之十五

五 東漢書



明帝

即位詔 中元二年

詔月峰曰
此文典雅
氣味深可
九味第西
亦古質意
宛爾渾

詔語深婉
動人亦東
京之獨絕
東漢可帝
即位則立
太傅一人
輔政迫其
竟後復虛
其位其
始于此也

予末小子奉承聖業。夙夜震畏。不敢荒寧。先帝受命
中興。德侔帝王。協和萬邦。假于上下。懷柔百神。惠于
鰥寡。朕承大運。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難。懼有廢
失。聖恩遺戒。顧重天下。以元元為首。公卿百僚。將何
以輔朕不逮。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并。悌。力
田人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及流
人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謂無文簿而鰥寡孤獨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五 六 東漢卷一

陳仲醇曰
金省爰東
被二教其
其相宜
讀此語並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
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今月元日。復踐辟雍。尊
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輶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
侯饌珍。朕親祖割執爵而酌。祝嘏在前。祝嘏在後。升
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于庭。朕固薄德。何
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永念愍疚。無忘厥心。三
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

土 其封惠為節鄉侯。所為安鄉侯。勳為楊邑侯。
桓榮何豪詔 中元二年 時燒何豪有婦人比
所信向皆從取計策時為盧水胡所擊比銅
鍾乃將其眾來依郡縣種人頗有犯法者臨
先長收繫比銅鍾而誅殺其
鍾六七百人帝憐之乃下詔
昔桓公伐戎而無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今國家無
德恩不及遠。羸弱何辜。而當并命。夫長平之暴。非帝
者之功。咎由太守長吏。妄加殘戮。比銅鍾尚生者。所
在致醫藥養視。令招其種人。若欲歸故地者。厚遣送
之。其小種若束手自詣。欲効功者。皆除其罪。若有逆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五 七 陳漢卷一

西漢諸王
無輔政者
明帝初立
東平王與
鄧元侯同
制輔政有
司以非故
事請王歸
園上雖友
愛而格于
朝制遣之
然以東平

過洛汭歎禹之績○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瀕渠下田○

是時河流尚遠其決或在冀戚仁孫豫爲下流則上流無事故曰東流入海而冀常利而被水百姓不知朝廷本意以爲不恤民患故仍修治

此書比于
桓昭明之
作微帶著
勁諸剛之
美制也

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庶繼世宗叔子之作

報桓榮書帝為太子時少傳桓榮上疏辭歸因報書

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于此況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

古文園集卷之十五

十東漢卷一

文不足百
言細密纖
至處置各
有思理

章帝

實受東詔建初元年正月

方春東作恐人稍受廩往來煩劇或妨耕農其各實嚴尤貧者計所貸并與之流人欲歸本者郡縣其實稟令足還到聽過止官亭無雇舍宿長吏親躬無使貧弱遺脫小吏豪右得容奸妄詔書既下勿得稽留刺史明加督察尤無狀者

切責寶憲二年實兄弟親幸乘勢放縱奪公水公主田王不敢爭後上知焉大怒

詔以田還王切責憲

古文園集卷之十五

十東漢卷一

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為言今貴王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漢紀有難引可汲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

論五經同異詔

四年十一月詔下太常將大博士士議郎官及諸生諸儒

會白虎親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

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

觀降初曰
漢世重經
學如此

經師所傳
同異辭歟
不齊故歟
以語旨決
之所以息
爭解辯也

東京勸學
憂民之詔
比于太宗
之詔

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
宣皇帝以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
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
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
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
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
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
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於戲其勉之哉

古文園瑋集卷之十五

主東漢卷一

禱雨詔

春秋書無麥苗重之也去秋雨澤不適今時復旱如
災如焚凶年無時而爲備未至朕之不德上累三光
震慄切切痛心疾首前代聖君博思咨諏雖降災咎
輒有開匱反風之應今予小子徒慘慘而已其令二
千石理冤獄錄輕繫禱五嶽四瀆及名山能興雲致
雨者異蒙不崇朝徧雨天下之報務加肅敬焉

手詔東平王

問起居相

七年時有司奏蒼麟闕于詔賜
之于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談中使

陳仲舒曰
此詔秀絕

詞氣深惻
極而不傷

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
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暑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
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

行秋稼詔

七年九月帝幸偃師東
涉卷津至河內乃下詔

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它輜
重不得輒修橋道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
入前後以爲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
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

詔三公

古文園瑋集卷之十五

主東漢卷一

方春生養萬物率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
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莫
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
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
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惻惻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
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
斯亦殆近之矣間敕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奸行
賂于下貪吏枉法于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
大逆也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

世祖已封
太山至此
以章先勳

皇帝數出
巡行而所
過不擾又
時故曰祖
所以農民
大其所

四者或與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巡狩赦天下詔二年 帝東巡狩幸太山柴告祠壇上東北趨于宮室。黃鵠三十從西南來。經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告祠二祖四宗大會外內群臣于是下詔。

朕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告祠明堂。以章先勳。其二王之後。先聖之胤。東后蕃衛。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百僚從臣。宗室衆子。要荒四裔。沙漠之北。蔥嶺之西。冒彫之類。跋涉懸度。陵踐阻絕。駿奔郊時。咸來

古文國瑞集卷之十五
古東漢卷一

助祭。祖宗功德。延及朕躬。予一人空虛多疚。纂承尊明。盥洗享荐。慙愧祗慄。詩不云乎。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歷數既從。靈耀著明。亦欲與士大夫同心。自新其大赦天下。諸犯罪不當得赦者皆除之。

以肥田賦貧民詔三年二月 帝北巡狩耕于原東平郡太守田云

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結究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劇易。前祠園陵。遂望祀華霍。東柴岱宗。爲人所祈福。今將禮常山。

遂徂北土。歷魏郡。經平原。升踐隄防。詢訪耆老。咸曰。往者汴門未作。深者成淵。淺則泥塗。追惟先帝勤人之德。底績遠圖。復禹弘業。聖跡滂流。至于海表。不充堂構。朕甚慙焉。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

詔敕朱暉等時張林上言。可盡封錢。一取布帛。詔諸尚書通議。朱暉議以爲不可。行帝怒。以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

古文國瑞集卷之十五
主東漢卷一

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

明德馬皇后

辭封爵諸舅詔建初二年夏建初二年夏大

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下詔固不許

係月日

辭其想

誠心

明此言

非但處已

謀約莫可

為後世法

西京以來

外戚與政

以為常典

故後雖約

故外家而

四方問候

俗者猶自成

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寶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

古文國律集卷之十五

東漢書

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

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襪領袖正白

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

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

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

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

又

有舊典舅氏一人封也吾非謙而不為誠未有可耳

解陰氏所

以歸美先

后外家此

言尤為得

既言舅氏

而陰氏莫

封三侯故

言三侯皆

有功德自

應得封而

馬氏不得

以此也

古文國律集

卷之十五

東漢書

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

立耳目之塞也吾萬乘主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

旁人無香薰之飾但著布帛如是者欲以身率服衆

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刻但發笑言太后素好

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車如流水馬如龍吾亦不

譴怒之但絕其歲用異以默愧其心而猶驚怠無憂

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餓餒者而欲施封爵上行之爲失政臣受之爲喪軀不可明矣先帝嘗言諸

王財令半楚淮陽吾子不當與光武帝子等今何以

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山不

及履而至門此蓬伯玉之敬也又有好賢下士吐握

之名親陽侯雖剛強微失理然有方畧據地談論一

朝無雙原鹿貞侯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

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常恐

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也言之不舍晝夜

古文國律集卷之十五

東漢書

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

立耳目之塞也吾萬乘主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

旁人無香薰之飾但著布帛如是者欲以身率服衆

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刻但發笑言太后素好

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車如流水馬如龍吾亦不

譴怒之但絕其歲用異以默愧其心而猶驚怠無憂

國忘家者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

報帝請封舅爵詔時太后辭封舅爵帝省詔悲

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有謙成奈何今

臣獨不加恩三舅子且衛尉年等而較封有

馬氏伏波將軍之後並謂無功明德微官之耳

飲歸政後封外家不使身與事明德顯名識分如此

王維柏曰家象數語耳無限隨

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袍刺臂之儀宜及古時不可謂習太后報云

吾及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寶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永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孰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五

大東漢卷一

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又報帝封諸舅四年時帝封三舅廖防光為列侯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

問之云云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

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而復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

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當年之日長恨矣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五

大東漢卷一

和熹鄧皇后

賜周馥貴人策後帝延平元年三月和帝葬後宮人並歸國太后賜周馥貴人

策人

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福祐先帝早棄天下孤心執奠靡所瞻仰風夜永懷感憤發中今當以舊典分歸後園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母能喻焉其賜貴人玉青蓋車采飾轡驂馬各一駟黃金三十斤雜帛三千匹白越四千端

詔河南尹豹等元初六年時太后詔徵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千男女年五歲

古文園集卷之十五

者也

孫月吟曰得真切亦自有致漢制貴人子者從子歸國稱土太后無子者歸國本先帝陵疑此諸貴人當無子

先公懷太得也東京后族馬氏其猶有

吾所以引納群子置之學官者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故時俗淺薄巧偽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充公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故

教戒不為忠以損

能束修不屬羅網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

古文園集卷之十五

主諫

漢多封
無罪失封
續封元功
誠盛德事
我朝世廟
封六王之
後亦如此

東京倫約
至于安帝
時乃復修
廟蓋時平
政息所致
此語所以
戒之

安帝

紹封詔

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
典也。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昭假
上下。光耀萬世。祉祚流衍。垂于罔極。予末小子。夙夜
承思。追惟勳烈。披圖案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
虎臣。識記有徵。蓋蕭曹紹封。傳繼于今。況此未遠。而
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
罪奪國。其子孫應當統後者。分別署狀上。將及景風。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五
章敘舊德。顯茲遺功焉。
中制度科品 五年七月
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務崇節約。遵永初之
際。人離荒厄。朝廷躬自菲薄。去絕奢飾。食不兼味。衣
無二綵。比年雖獲豐穰。尚乏儲積。而小人無慮。不圖
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麗。至有走卒奴婢。被綺縠著
珠璣。京師尚若斯。何以示四遠。設張法禁。懇惻分明。
而有司惰任。訖不奉行。秋節既立。勢易將用。且復重
申。以觀後效。

順帝

策祠楊震

先是樊豐等共譖震。因飲詔而卒。順
策祠楊震。宗即位。豐等誅死。帝感震之枉。乃下
詔策焉。
故太尉震。正直是與。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
藩。上天降威災。青屋作爾。爾遂惟震之故。朕之不
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今使太守丞。以中
牢具祠。魂而有靈。倘其歆享。

楊太尉以
直第項命
改祀之後
猶受策策
因其宜也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五

主 東漢卷一

桓帝

策馮緄

五年 武陵蠻夷反 拜緄車騎將軍 將兵十餘萬討之 詔策緄

蠻夷猾夏久不討攝各焚都城踰藉官人州郡將吏

死職之臣相逐奔竄曾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

威猛是以擢授六師前代陳湯馮傳之徒以寡擊衆

郅支夜郎樓蘭之戎頭懸都街衛霍北征功列金石

是皆將軍所究覽也今非將軍誰與修復前迹進赴

之宜權時之策將軍一之出郊之亭不復內御已命

有司祖于國門詩不云乎進厥虎臣闢如虓虎敷敦

古文園瑋集卷之十五

淮濱仍執醜虜將軍其勉之

賜應奉詔

奉爲武陵太守免廷燕中武陵蠻復寇荆州車騎將軍馮緄以奉有威烈

爲查吏所服上請與俱征并從事中郎詔奉

蠻夷叛逆作難積惡放恣鑊中之魚火熾湯盡當悉

焦爛以刷國恥朝廷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故復

式序重任奉之廢典期在于今賜奉錢十萬駁犀方

貝劔金錯把刀劔韋帶各一奉其勉之

靈帝

追策楊賜

二年十月

故司空臨晉侯賜華嶽所挺九德純備三葉宰相輔

國以忠朕昔初載授道帷幄遂階成勳以陟大猷師

範之功昭于內外庶官之務勞亦勤止七在卿較殊

位特進五登衆職弭難又寧雖受茅土未答厥勳昔

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焉禮設殊等物有服章今

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贈司空驃騎將軍

印綬漢記云謹

古文園瑋集卷之十五

靈帝

追策楊賜

二年十月

故司空臨晉侯賜

華嶽所挺九德純備

三葉宰相輔國以忠

朕昔初載授道帷幄

遂階成勳以陟大猷

師範之功昭于內外

庶官之務勞亦勤止

七在卿較殊位特進

五登衆職弭難又寧

歷代古文園瑋集卷之十五

歷代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六

漢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東漢文

勸進奏

諸將

諸將議上尊號馬武先進曰宜且還爵即等位乃議征伐今此諸將而與將軍擊之尤武擊武曰諸將盡然尤武使出脫之尤武擊武從前還至中山諸將復上奏

漢遭王莽宗廟廢絕豪傑憤怨兆人塗炭王與伯升首舉義兵更始因其資以據帝位而不能奉承大統敗亂紀綱盜賊日多群生危蹙大王初征昆陽王莽

古文國璋集

卷之十六

十東漢卷二

自潰後拔邯鄲北州彌定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言武力則莫之敢抗論文德則無所與辭臣聞帝王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惟大王以社稷為計萬姓為心

更始之立本非眾望起義之功寔縣伯升此數言簡而據要勝勸進箋文多矣

封皇子議

賈融

初巴蜀既平吳漢上書請封皇子不許重奏連歲至是乃詔群臣議大司空融等奏議制曰可乃封皇子輔等十人悉為公

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周封八百同姓諸姬並為建國夾輔王室尊事天子享國永長為後世法故詩云大啟爾宇為周室輔高祖聖德光有天下亦務親親封立兄弟諸子不違舊章陛下德橫天地興復宗統褒德賞勲親睦九族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廣地或連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陛下恭謙

古文國璋集

卷之十六

二東漢卷二

克讓抑而未議群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時定號位以廣藩輔明親親尊宗廟重社稷應古合舊厭塞眾心臣請大司空上與地圖太常擇吉日具禮儀

漢制皇子弟俱封王功臣朱祐奏古者人臣無封王帝可其議故建武功臣俱為侯以食邑為差而皇子弟封公

孫月華曰
是八續雅

遣劉均上書

融得帝璽書。即復遣劉均同弟友上書。世祖問融在西州時所上章奏。誰與參融對。皆此處所為。

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為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為辭以納忠則易。為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日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賢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六
主東漢卷二

賈氏西京寶后族也。此深於自託之言。以故詔書亦依此答之。西河不能獨立。不附朝廷。必將他屬。離忠即叛。去安就危。周公明于計策。必不為也。故言之深切。

與隗囂書

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歸與書。囂不納。

申屠剛

愚聞專已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姿。猶屈已從眾。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以獨見為明。而以萬物為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為鄉里所推。廊廟之計。既不豫定。動軍發眾。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群眾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銳之心。其患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六
申東漢卷二

以小敵大
微發煩騷
則人不堪
矣

與隗囂將牛邯書

王遵

時遵知囂必敗滅與囂將牛邯書故知其有歸義意以書喻之邯得書乃謝士衆歸命洛陽

顧勝初曰其辭宛掌溫厚

遵與隗王歆盟爲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洛以西無所統壹故爲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冀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奉舊郡以歸本朝生民以來臣人之勢未有便于此時者也而王之將吏群居穴處之徒人人抵掌欲爲不善之計遵與孺卿日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六

五東漢卷二

言辭慷慨

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扼腕垂涕登車幸蒙封拜得延論議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扼當軍衝視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覩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是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齊黥布杖劍以歸漢去思就義功名並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爲怖慄宜斷之心胸參之有識

季孟所與共事將帥賓客大槩行誼可觀孺卿得書散士衆而來歸者不欲以此邀利也然宜先以書勸曉季孟而後去則更有始終之分耳

與醫將楊廣書

馬援

特帝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援因爲書與醫將楊廣使曉勸于醫廣竟不答

春卿無恙廣字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間還長安因

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

季孟爲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

總總以致惻隱之計通問季孟歸罪于援而納王游

翁諂邪之說游翁王元宗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

而觀竟何如邪援問至河內過存伯春曹子恂字見其奴

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六

七東漢卷二

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

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

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于其親豈

不慈于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

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

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

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

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

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

楊升菴曰詞鋒雄爽

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

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

于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

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

計畫不從則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

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

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

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

但萎服咋舌又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六

八東漢卷二

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

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于此必不負約

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勸春卿曉譬季孟相率歸附既爲春卿忠謀又使

春卿不負季孟情事委曲雖使季孟觀之亦自可

無恨矣

誠兄子書

馬援

援兄子嚴、敦、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誠之。季良名保，時為越騎司馬，保體人上書訟保。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誠兄子，詔免保。官伯高名述，為山都長，擢拜零陵太守。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襦，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勉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六

九東漢卷二

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勉也。効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効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不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不願子孫効也。

此小宛詩人之意也

日食疏

朱浮

時日食浮因上疏帝下其議群臣多同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二千石長吏於國為則為若故跡應口象

臣聞日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為陽為上，為尊為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于動三光垂示王者五典紀曆象之政，鴻範別災異之文，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宥生人，使得蘇息，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効，吏皆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六

十東漢卷二

積久養老于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誼諱，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問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于舉効，懼于刺議，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群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廢，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

也。天下非一時之川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
遊意於經年之外。望化于一世之後。天下幸甚。
建武之政。以吏事責三公。三公繩切郡邑。故官吏
數易。不能成化。理此疏深中時弊。

請委任三公疏

朱浮

舊制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
三公遣吏案驗後。黜免。帝時用明察。不復委
任三公。權歸刺史。舉之吏。浮因上疏。

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
奉遵繩墨。無黨執之名。至或乘牛車。齊于編人。斯固
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于事。宜以和平。而災
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
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尊國命。卽位以來。不用舊典。信
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于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
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爲心腹。而
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尚書之平。決于百石之吏。
故群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
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服。無咎者坐
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胎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
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
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况人道哉。臣浮愚慙。不勝惓
惓。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

世祖初政。懲王氏陰移國祚。故深責三公。而權歸

此二語足
以任事責

臺閣亦勢變使之然也然大臣不任則浮言易搖而中外之吏皆無所責成蔚宗所以深嘆浮謂得長者之言也

孫月春日甚動有氣議論甚透快

此言亦自不能掩其快

與彭寵書

朱浮

時浮為幽州牧寵為涿陽太守浮性急寵亦負其功嫌怨轉積浮密表寵違史迎妻不迎母又受貨賄多聚兵教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之怒舉兵攻浮浮責責之寵得書愈怒攻浮轉急

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切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于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關自陳而為族滅之計乎朝廷之于伯通恩亦厚矣

古東漢卷二

矣委以太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勝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影何以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鳴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也耿兒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

之所以自伐

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于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迺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執各盛廊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國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又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于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爲料石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六

東漢卷二

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

寵以過望失志有快快之心此猶可包含也而浮顯詰之蓋亦刻險之流耳觀其詞意惻隱意少譏諷意多寵本粗暴當愈不能平耳

求降避功臣疏

杜詩

詩爲南陽太守時人方召信臣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乃上疏常惜其能不許

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群帥反旅。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垂。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橐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觀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于內郡。然後卽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六

東漢卷二

以爲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煩泄用之。混猶也。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驚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見藻。今若使公卿郡守出千軍。壘則將帥自勵。士卒之復比于宿衛。則戎士自百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讎其功而勵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于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

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收養不稱。奉職無効。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慚。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

中興之功。既成。列侯諸將。有吏幹者。皆授名郡守。以舒其力。用詩自以非功臣。故欲謙退。而上不許。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六

東漢卷二

亦可以見建武之臣才兼文武者多也

孫月時曰
若山自是
文人兩疏
皆動殿不
黨

詞意新校

陳時政疏

桓譚

大司空宋弘薦譚郎中事
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書奏不省

臣開國之廢興。在于政事。政事得失。歸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眾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于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眾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黽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于前事也。且設法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眾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六

東漢卷二

孫月平曰
此等語六
朝所無
高帝初興
亦因折商
人怨立國
之本計也

古文國璋集 卷之十六

九東漢卷二

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于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來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于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祗山贖罪。如此則讎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銅商賈不得官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錢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眾人慕効。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贓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脩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較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古文國璋集 卷之十六

九東漢卷二

東漢風俗雅尚氣節。故以報仇為賢。以此顯名者多。蓋自建武初政。為之倡也。然而國典不刑。則非所以為訓也。譚疏首論此事。斯則深於國體矣。

此言足以
折服小儒
附會之語

此言足以
折服小儒
附會之語

此言足以
折服小儒
附會之語

信謙傳覽疏

桓譚

時帝信謙以象象其辭實少薄夫
下不安定譚復上疏帝省察不悅

臣前獻替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
謀有益于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
于見事而貴于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
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
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
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以欺
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

古文國瑞集卷之六

王東隱卷上

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識記又
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小數隻偶之類陛下宜
垂明聽登聖意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畧雷
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導道術之
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主
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
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思誘或至虜掠
奪有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
不解故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莫知與之

為取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
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勉如此則能以
狹為廣以遲為速亡者復存朱者復得矣

諸經歷傳無緯書自王莽以符命篡漢祚是時識
記緯書雜出東漢之儒不為識者惟譚一人世祖
既以武功中興而赤伏之記援以為功聖德之累
惟此一事譚之所疏不為時好卓然有守

古文國瑞集卷之十六

王東隱卷二

追稱祭遵疏

范升

遵喪至河南帝素服臨之哀痛喪禮成復親祠以大牢博士范升上疏追稱之帝下其章以示公卿至葬車駕復臨贈將軍侯印綬諡曰成侯

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勳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嚙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于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歲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六

主東漢卷二

視疾而喪
君臣之義
則為我
祖之於
將亦然

祖宗征虜將軍穎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為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于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以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群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于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深取略陽眾兵既退獨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清名聞于海內廉白著于當世所得賞賜輒盡于吏士

行師之臣
領其文雅
深于叙義
後之勳矣

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于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諡爵以殊尊卑諡以明善惡臣愚以為宜因遵薨論叙眾功詳案謚法以禮成之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為後嗣法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六

主東漢卷二

范升之征虜國恩方深朱勃之訟新息主歡已終才之於范更為難矣此疏末言功臣謚法自是以後大抵賜謚然總稱節侯者多或曰剛侯不必人人另謚也此與西漢不同

北齊於料敵之言

議答北匈奴疏

班彪

北匈奴遣使詣關貢馬及裘更乞和親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答之司徒掾班彪因奏帝從之

臣聞孝宣皇帝救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啟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誑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

古文國璽集卷之十六

主漢書卷二

義禮無不答謂可煩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答之辭今必有適今立豪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竝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恩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眾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前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

因單于勝道中國自示其富故稱其虛耗不必重齎一以代其陰謀一以示中國不

食不賜樂器而賜弓劍總以明其國義亂以極其心

歸降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

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款脩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

成單于忠孝之義漢乘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

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

罰善惡之効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

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

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

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韃纛九一矢

四發遣遣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

古文國璽集卷之十六

主漢書卷二

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竿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竿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于單于便宜所用遣驛以聞

外夷之於中國以勢轉合郅支既誅而呼韓入朝此前事也中興以後既立南單于則北單于懼有謀我之心故亦款關然在中國本無擇于南北得其兩歸因制其輕重則權在我矣故曰朝廷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此知機之論也

王命論

班彪

時隨置權東天水處乃避難從之置問彪從橫之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根葉猶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漢承秦制改立郡縣至于成帝假借外家故王氏擅朝因竊位號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維繫帶州域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譁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彪疾置狂狡乃著王命論以救時難置不聽轉之河西大將軍竇融諮訪焉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泉于稷契成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平應天

古文園學集

卷之十六

王命論

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繇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赫之德豐功厚利積索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于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于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

東京之初
用力者誠
不足言

古文園學集

卷之十六

王命論

若然者豈徒聞于天道哉又不親之于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種褐之製儋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然終于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虐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亨醢分裂又况公麀尚不及數子而欲開奸天位者虐是故驚蹇之乘不聘千里之塗燕雀之儔不奮六翮之用案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于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于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于無窮垂策書于春秋而况大丈夫

孟堅高帝
特許大業
本之於此

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縣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于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繇已。從諫如。順時。趣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鄴生之說。寤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于行陳。收陳平于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迺電。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六
元 東漢卷二

若禍或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贅說。審神器之有授。母貪不可幾。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自莽據天位。豪傑並興。其採秘記。挾雄策。以干當時者。衆矣。此論上探天命。下陳人事。使覽者曉然。誠東京初建。文士之翹桀也。數代而下。虞公歎息。有以也夫。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六

元 東漢卷二

儒者論事
引經立言
兩漢皆有
此體

行師以資
儲為牧琴
之計亦所
當慮

諫親征疏

伏湛

時彭寵反于漁陽帝欲自征湛
乃上疏帝覽其奏竟不親征

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
于群臣加占著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
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
與爾臨衝以伐崇庸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
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
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較
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為無功今京師空虛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六

三東漢卷二

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通接
北狄點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為困乏
種麥之家多在城郭間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
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兗豫青冀中
國之都而寇賊縱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
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况今荒耗
豈足先圖而陛下舍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
姓恐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
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

之聖慮以中土為憂念

漁陽邊郡如其未平必將倚虜為重且外連盧芳
難可卒滅世祖欲自將討之蓋深慮此也伏公此
疏則治國之恒體先內後外亦不可忽也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六

三東漢卷二

論增科禁疏

杜林

群臣上言今憲律輕薄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帝從之

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為圓斲彫為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李茹之餽集以成臧小事無妨于義以為古文國律集卷之十六

古文國律集卷之十六

杜林

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于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通為敝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梁統力陳宜復肉刑此雖有合經典然非長者之言梁氏卒有刑戮故知林之此奏為合情理之宜

雅秀另為一體此東京之獨標

水災疏

杜林

建武八年間郡國大水涌泉盈溢林以為張步雖皆降散猶有遺脫長吏制御無術令得復熾因上疏

臣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同也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從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今通道傳其法于有恨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氏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宗分唐叔簡抑其奸宄又遷其餘于成周舊地維俗旦夕拘錄所以挫其強禦之力詘其驕恣之節也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徒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稍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井之民萬里之統海內賴安後輒因衰靡之痛脇以送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觀往法政皆神道設教強幹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是以皆永享康寧之福無怵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已而治蓋此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兩府遣吏護送饒穀之郡或懼死亡卒為備質亦所以消散其口救贍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

古文國律集卷之十六

杜林

行將致國于桓公。乃留連貪位。不能早退。况草創兵
長。卒無德能。直以擾亂。乘時擅權。作威玉食。狙獮之
意。微幸之望。曼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
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陛下。昭然獨見成敗之
端。或屬諸侯官府。元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尚遺脫二
千石。失制御之道。令得復昌熾縱橫。比年大雨。水潦
暴長。涌泉盈溢。災壞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徙離處。
潰成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
相害。故曰樂也。而猥相毀。墊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六

此篇漢書不載出之漢紀其文幽秀似斷似連又
一體也

歷代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七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東漢文

說鮑永

馮衍

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
集北方。時衍在命山東。以計說永。永既重衍
且受使。得自置偏裨。
乃以衍為立漢將軍。

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
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
銘勒金石。令同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

孫月峰曰
平直詳贍

頗似西京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七

陳漢卷三

之時。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
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
于南夷。緣邊破于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孽未
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歛愈重。衆彊之黨。橫擊于
外。百僚之臣。貪殘于內。元元無聊。饑寒並臻。父子流
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穰。疾疫太興。災異並
起。于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駘藉。四
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
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

先皇帝指
更始也

更始威權
不立諸將
各行其意
故無成功

耶耶王即
也真定劉
楊也

鳳舉。率先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噴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期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顧。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畧其財產。饑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七
二 陳漢卷三

自忌。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強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爲用。備不爲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縣于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七
三 陳漢卷三

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于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

衍功名之士也。雖知更始之無成。而欲與鮑永共牧并州。以觀天下之變。其後歸世祖。不得已耳。故雖知其才。而不以要職處之。慮其有飛揚之志。耶

遺田邑書

馮衍

鮑永以馮衍為將軍與上黨太守田邑計
并上後邑開更始敗走使諸各陽謀擊馬
并為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不衍
等不肯降念邑背前約行乃遣邑執

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宜其忠趙武逢難而程嬰明
其賢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叛赤眉危國天下螳
動社稷顛隕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
玉擢選剖符專宰大郡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
帶三關西為國蔽奈何舉之以資彊敵開天下之何
假仇讎之刃豈不哀哉衍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

古文園璋集卷之十七

四東漢卷三

本係挑菜
二字後人
易挑為捷
言部

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
其辭謝息守邲勝以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
鉤頸之禍外無挑菜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
耻竊為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以要大利曰
賤而必書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以大丈
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
為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
立超世之功如以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
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紆怨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

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賞之權惜
全邦之實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
之禍昔晏平仲納延年之誨終免樂高之難孫林父
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以為伯玉聞此至言必
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聖人轉
禍而為福智士因敗以成勝願自彊于時無與俗同
更始已沒無後鮑馮獨據并州不歸世祖將何所
為耶其後事不成立乃輕身而來不忘故君特為
雅言耳文淵敬通擇君之事正相反也

古文園璋集卷之十七

五東漢卷三

顯志賦序
論感救世

顯志賦序

馮衍

馮子以爲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王落落如石。風興雲
蒸。一龍一蛇。與道翱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屈伸無常。故曰有法無
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與物取舍。常務道德之實。而
不求當世之名。濶略杌小之禮。蕩佚人間之事。正身
直行。恬然肆志。顧嘗好儗。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
喟然長嘆。自傷不遭。久棲遲于小官。不得舒其所懷。
抑心折節。意懷情悲。夫伐木之家。不利雞豚之息。委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七

六東漢卷三

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况歷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
產益狹。居處益貧。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
者。不能與其德。爲身求者。不能成其功。去而歸家。復
羈旅於州郡。身愈掣職。家彌窮困。幸離饑寒之災。有
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渭陵。哀帝之崩也。營之以爲
園。于是以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地勢高敞。
四通廣大。南望鄠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
三晉之路。西顧鄠鄠。周秦之丘。宮觀之墟。通視千里。
覽見舊都。遂定坐焉。退而幽居。益忠臣過故墟而歎。

顯志賦序
論感救世

顯孝子入舊室而哀嘆。每念祖考。著盛德于前。垂鴻

烈于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蒸嘗。昭穆無列。年
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
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
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上隴阪。陟高岡。游精宇宙。流
目八紘。歷觀九州山川之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愍
道陵遲。傷德分崩。夫親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
詠其道。疆理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乃
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七

七東漢卷三

昭章玄妙之思也

敬通志欲營建功業。久而不遂。此賦既成。乃爲高
蹈之士矣。

更始白沒
於赤眉與
世祖本無
嫌猜鮑鴻
二子遂生
事始於義
何損豫州
不下余不
知其終時
何歸

報馮衍書

田邑

邑得衍書因
報之衍不從

僕雖驚怯。亦欲爲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戰
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聞者老母諸弟見執于軍。
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
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
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
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聞者上黨黠賊。大衆
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親演敵圍。拒擊宗正。自
古文園集卷之十七
試智勇。非不能當臣。知故朝爲兵所害。新帝司徒。已
定三輔。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
海帶地。不足以比。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下存亡。誠
云命也。邑雖沒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
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
亡。義其誰爲。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
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歷位
卿士。性少嗜慾。情厭事爲。況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
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揭節垂組。自相署立。

古文園集卷之十七

九東漢卷三

蓋仲繇使門人爲臣孔子。譏其欺天。君長據位兩州。
加以一郡。而河東畔國。兵不入魏。上黨見圍。不窺大
谷。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王背
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昔墨翟累繭救宋。
申包胥重砥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至亡一歲。莫
知定所。虛冀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
知爲臣。焉知爲主。豈厭爲臣子思爲君父乎。欲搖秦
山而蕩北海。事敗身危。要思邑言。

更始世祖皆劉宗也。社稷爲重。義無所擇。假使并
州可全。亦莫適爲主。此書所云。厭爲臣子。思爲君
父。雖譏切太甚。然邑之去就。固亦有可論者。不爲
頁友也。

孫月峰曰
東都多稱
家上上爲國

自陳疏

馮異

人有章言異專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帝使以章示異。異懼。上書。

臣本諸生。遭遇受命之會。克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國家謀慮。愚臣無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始起。擾攘之時。豪傑競逐。迷惑千數。臣以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湮殺之中。尚不敢過差。而況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七

十東漢卷三

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誠冀以謹勅。遂自終始。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緣自陳。

馮公孫獨制關中。其權勢本重。加以深悼韓彭之事。觀其語意。與淮陰侯之言。正相反。豈不善處功名。要以建武君臣鑑戒。不遠故俱有其美矣。

許應元曰
語亦鍊而雅

伐匈奴書

臧宮

時匈奴饑疫。分爭。帝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立功。帝笑曰。吾方自思之。宮乃與楊虛侯馬武上書。帝不許。

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緣邊被其毒痛。內國憂其抵突。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七

十一東漢卷三

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于聖世。

此疏所言。使夷擊其左。羌擊其右。以夷狄相攻。不煩中國。蓋亦深于兵策。然匈奴未爲我患。擊之非義。且重結怨。故世祖拒之。要之爲國討伐者。諸將之勇也。不勸遠略者。人主之德也。兩俱得之矣。

追訟馬援書

朱勃

勃字叔陽年十二常候拔兄况方領矩步辭
言嫻雅援我知書見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
酌酒慰後及援為將軍封侯勃不過縣令援
後貴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
遇讒唯勃
能終焉
書奏不報歸田里時梁相竇固在中上問知
朱勃手對曰故雲陽令也以所上章使讀之
松固驚相謂曰如是
陛下不其罪伏波也

讒言在內
指梁相軍
語新息者
吉也

孫月峰曰
驅遣頗有
勢

文選為然
字據
前破羌

文選川曰
又得此工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七

十三 陳漢卷三

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
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
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開險難觸冒
萬死孤立群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
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微封侯之福邪八
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孤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
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為國
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
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鼓如轉規遂救倒懸

八

伏波前討
阻並頭圍
而不進則
將訊其失
策故北言
辯之未竟
業之未竟
不得進言
得失

南征時有
兼散之故
故引陳丞
相事以解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七

十三 陳漢卷三

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
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鋤先零緣入山谷
猛怒力戰飛矢貫脰又出征交趾土多瘴氣援與妻
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間復南
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疲援不獨
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人未必為
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
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
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
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譏家屬杜
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刻生
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饒于用賞約于用刑
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
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于
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
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
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賢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
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

時新息侯
印已收故
有絕續之
義

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

馬伏波侯印不續，又以椒房之嫌，不入圖畫。然中興名將，豈能掩哉？叔陽此疏，雖僅報聞，而後事不復窮治，則亦有力焉。

通稱

國家指乘
與也東漢

封禪儀記

馬第伯

天子覽河圖會昌符，感其言，於是太僕梁松使奏封禪事，乃許焉。二月辛卯，上登封泰山，事畢，乃下甲午禪于萊菴。

建武三十一年，車駕東巡狩，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魯遣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氏宅，賜酒肉。十一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一一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夫、黃門郎百官及朱公衛公褒成侯、東方諸侯、雒中小侯、齊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察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為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尺，廣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

點次特有
意境

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下騎步牽馬。乍
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
無不親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為高也。如
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竄窳。如無道逕。遙望其人。端端
如行。朽兀或為白石。或如雲父之白者。移過樹乃知。
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齋
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為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
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脊。
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
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
之下。仰視天門。笑遠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
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
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頭
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捏石。捫天之難也。初上
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膺。燠五六步。一休。踈蹠
據頓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
上脯。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鍾。又方
柄有孔。莫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七

太康漢卷三

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
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
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
兩陞人不得從上。從東陞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
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
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
酢梨酸棗。狼籍散錢處。數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
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為先上跪拜。置梨棗錢于道
以求福。卽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鷄一鳴時。見
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
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
有玉龜。山也。南脅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
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路
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車駕廿九
日之山虞國家。居亭百官布野。此日山上雲氣成宮。
闕百官並見之。二十一日夕牲時。白氣廣一丈。東南
極望致濃厚。時天清和無雲。瑞命篇俗。嶽之瑞。以日
為應也。二十二日晨燎祭天于泰山。晨祭也。日高二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七

太康漢卷三

丈所燔燎燔燎烟正北也。禮畢。百官各以次上。郡儲
輦三百為貴臣諸公王侯卿大夫百官皆步上。少用
輦食時。國家御首輦人輓升山。至中觀休。須臾復上。
日中後到山上更衣。須臾羣臣畢就位。早晡時卽位
于壇。國家臺上北面虎賁陛戟臺下。尚書令奉玉牒
簡。國家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驃騎三千餘人發壇
上方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
印封石檢。以金為繩。以石為泥。東方西方各三簡。簡
中石泥及壇上色赤白黑各依如其方色。國家再拜。
古文國瑋集 卷之十七 太東漢卷三

武帝登封
一車子侯
一夕死此
數言明其
得沃也

露卧水飲無一人蹉跌無一人疾病豈非天邪泰山
率多暴雨。如今上直下柴祭封登。清晏溫。和。明日上
壽。賜百官省事。事畢發。暮宿奉高三十里。明日發至
梁甫九十里。夕牲。二十五日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帝
配天。高后配地。功效如彼。天應如此。羣臣上壽。國家
不聽。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
中元元年。

叙登封者十之四。叙山勢雲物者十之六。此遊記
之始也。後人作者不能潔勁如此。

古文國瑋集 卷之十七

太東漢卷三

歸職疏

東平王蒼

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上疏歸職帝優詔不聽

臣蒼疲駑特為陛下慈恩覆護在家被教導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書褒美班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况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為百寮先而愚頑之質加以固病誠羞負乘辱汗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紱之刺今方域晏然要荒無傲將遵上德無為之時也文官猶可併省武職尤不宜建昔象封

古文國璋集

卷之十七

二千漢卷三

為孝也得康平之言矣非理明判

章帝欲立陵邑非有恭儉益以

楊升菴曰旋風雅

諫起二陵疏

東平王蒼

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帝從之而止

伏聞當為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令從官古霸問涅陽主疾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觀始終之分勤勤慷慨以葬制為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至於自所營創尤為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為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豈况築郭邑建都郭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

園陵之盛秦人之奢俗又以遺患於漢此疏特為

劉至

逢遇篇

王充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衆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汗行。尊于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于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才從于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

古文圖彙集卷之十七

王充

觀其轉局

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伍員帛喜。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員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爲相。箕子爲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夫以賢事賢。君君欲爲治。臣以賢才輔之。趨合偶合。其遇固宜。以賢事惡君。君不欲爲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爲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于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

自此變合
特爲盡身

驥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皋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推衡折軔之忠。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才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並生唐世。俱面于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同。

古文圖彙集卷之十七

王充

仲任高遠
之士也故
稱山夷乃
遇其美

志合趨齊。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中有離。何則。道有精粗。志有清濁也。許由皇者之輔也。生于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于王者之世。並由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肖主爲仁義。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堯洞舜濁。武王誅殘。大公討暴。同濁皆羣。舉指鈞齊。此其所以爲遇者也。故舜王天下。卑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卑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

子高也。然而卑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進用行。耦退隱操達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進。人主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商鞅三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伯者之主。雖精見拒更。調霸說雖麤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麤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固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竽工為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為

上。嫫母無鹽是也。嫫母進于黃帝。無鹽納于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為是。適可為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世俗之議曰。賢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觀鑒。治內調能。定說審詞。際會能進。有補贍主。何不遇之。有今則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鑪。以冬奏扇。為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過禍幸矣。何福祐之有乎。進能有益。納說有補。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補而得祿。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鑪以炙溫。冬時扇以契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已為文則遇。主好武。已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已則不遇。文王不好武。武王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卒之業。須臾之名。曰力不足。不預聞。何以准主而納其說。進身而託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于塗者。人或問之。何為泣乎。對曰。吾仕數

此言蓋以
事論

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爲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爲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爲。况節高志妙。不爲利動。性定質成。不爲主顧者乎。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上意。故謂之遇。如准推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爲揣。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爲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爲遇。猶拾遺于塗。據棄于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魂。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仲任本以著書懷道自樂。非希世不偶而爲此言者。中段論由夷是所托意。前後感發。乃其餘情流澹耳。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七

王東漢卷三

韓子謂韓
非子也

非韓篇

王充

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內以力自備。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却。徐偃王修行仁義。陸地朝者三十二國。彊楚聞之。舉兵而滅之。此有德守無力備者也。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直任以御敵也。韓子之術。不養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較。各有不足。偃王有無力之禍。知韓子必有無德之患。凡人稟性也。清濁貪廉。各有操行。猶草木異質。不可復變易也。狂譎華士。不仕于齊。猶段干木。不仕于魏矣。性行清廉。不貪富貴。非時疾世。義不苟仕。雖不誅此人。此人行不可隨也。太公誅之。韓子是之。是謂人無性行。草木無質也。太公誅二子。使齊有二子之類。必不爲二子見誅之故。不清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養之終無其化。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樸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間。魏國不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七

王東漢卷三

此爲通人
之辭

即以韓子之言折之

尚功之政足以致此言

皆閭門。由此言之。太公不誅二子。齊國亦不皆不仕。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為也。夫人所不能為。養使為之。不能使勤。人所不能為。誅以禁之。不能使止。然則太公誅二子。無益于化。空殺無辜之民。賞無功。殺無辜。韓子所非也。太公殺無辜。韓子是之。以韓子之術。殺無辜也。夫執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誅之。如出仕。未有功。太公肯賞之乎。賞須功。而加罰待罪。而施使太公。不賞出仕。未有功之人。則其誅不仕。未有罪之民。非也。而韓子是之。失誤之言也。且不仕之民。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七

元東漢卷三

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貪多利。利欲不存于心。則視爵祿猶糞土矣。廉則約省。無極貪則奢。泰不止。奢泰不止。則其所欲不避其主。案古篡畔之臣。希清白廉潔之人。貪故能立功。憍故能輕生。積功以取大賞。奢泰以貪主位。太公遺此法。而去故齊有陳氏。劫殺之患。太公之術。致劫殺之法也。韓子善之。是韓子之術亦危亡也。周公問太公誅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執贊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正子之類也。周公禮之。太公誅之二子。之操執為是者。宋人有御馬者。不進。

拔劍剄而棄之于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剄而棄之于溝中。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車。馬無罷驚。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剄馬也。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父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若其全然則民之死。不若其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七

元東漢卷三

于宋人賊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治國猶治身也。治一身。省恩德之行。多傷害之操。則交黨踈絕。耻辱至身。推治身以況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韓子任刑。獨以治世。是則治身之人。任傷害也。韓子豈不知任德之為善哉。以為世衰事變。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于刑也。夫世不乏于德。猶歲不絕于春也。謂世衰難以德治。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地生萬物。天地不為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仲任非韓數篇此最有筆柳柳州辨斷之文皆出于此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七

三 東漢書

狀留篇

王充

仲任為郡吏不達時人以儒生不如文吏故也仲任每發此論

論賢儒之才既超程矣世人怪其仕宦不進官爵卑細以賢才退在俗吏之後信不怪也夫如是而適足以見賢不肖之分睹高下多少之費也龜生三百歲大如錢游于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緣巨尺二寸蒼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也故生遲留歷歲長久故能明審實賢儒之在世也猶靈蓍神龜也計學問之日同已盡年之半矣銳意于道遂無貪仕之心及其仕也純特方正無員銳之操故世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七

三 東漢書

儒生嫌於謂此也

人遲取進難也針錐所穿無不暢達使針錐末方穿物無一分之深矣賢儒方節而行無針錐之銳固安能自穿取暢達之功乎且驥一日行千里者無所服也自服任車輿驚馬同音驥曾以引鹽車矣垂頭落汗行不能進伯樂顧之王良御之空身輕馳故有千里之名今賢儒懷古今之學負荷禮義之重內累于胸中之知外劬于禮義之操不敢妄進苟取故有稽留之難無伯樂之友不遭王良之將安能馳于清明之朝立千里之迹乎且夫含血氣物之生也行則背

論衡之書
皆推物理
以證而切

在上而腹在下。其病若死。則背在下而腹在上。何則。背肉厚而重。腹肉薄而輕也。賢儒俗吏。並在當世。有似于此。將明道行。則俗吏載賢儒。賢儒乘俗吏。將闢道廢。則俗吏乘賢儒。賢儒處下位。猶物遇害。腹在上而背在下也。且背法天而腹法地。生行得其正。故腹背得其位。病死失其宜。故腹反而在背上。非唯腹也。凡物仆僵者。足又在上。賢儒不遇仆廢于世。蹠足之吏。皆在其上。東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于足。救昧不給。能何見乎。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吏如積薪矣。後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七

王東漢卷三

來者居上。原汲黯之言。察東方朔之語。獨以非俗吏之得地。賢儒之失職哉。故夫仕宦失地。難以觀德。得地難以察不肖。名生于高官而毀起于卑位。卑位固常賢儒之所在也。遵禮蹈繩。修身守節。在下不汲汲。故有沉滯之留。沉滯在能自濟。故有不拔之扼。其積學于身也多。故用心也固。俗吏無以自修。身雖拔進。利心搖動。則有下道侵漁之操矣。楓桐之樹。生而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之木。其材彊勁。車以為軸。殷之桑穀。七日大拱。長速

此論深明

大暴。故為變怪。大器晚成。寶貨難售。也不崇一朝。輒成賈者。芥果之物也。是故湍瀨之流。沙石轉而大石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輕也。沙石轉積于大石之上。大石沒而不見。賢儒俗吏。並在世俗。有似于此。遇開長史。轉移俗吏。超在賢儒之上。賢儒處下。受馳走之使。至或巖居穴處。沒身不見。咎在長吏不能知賢。而賢者道大力劣。不能拔舉之。故也。夫手指之物。器也。度力不動。舉則不敢動。賢儒之道。非徒物器之重也。是故金錢在地。焱風不能動。毛芥在其間。飛揚千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七

王東漢卷三

里。夫賢儒所懷。其猶水中大石。在地金鐵也。其進不若俗吏速者。長吏力劣。不能用也。毛芥在鐵石間也。一口之氣。能吹毛芥。非必焱風。俗吏之易遷。猶毛芥之易吹也。故夫轉沙石者。湍瀨也。飛毛芥者。焱風也。活水洋風。毛芥不動。無道理之將。用心暴猥。察吏不詳。遭以好遷。妄授官爵。猛水之轉沙石。焱風之飛毛芥也。是故毛芥因異風而飛。沙石遭猛流而轉。俗吏遇悖將而遷。且圓物投之于地。東西南北。無之不可。策杖叩動。機微輒停。方物集地。一投而止。及其移徙。

須人動舉。賢儒世之方物也。其難轉移者。其動須人也。鳥輕便于人。超遠人不如鳥。然而天地之性。人爲貴。蝗蟲之飛。能至萬里。麒麟須獻。乃達闕下。然而蝗蟲爲災。麒麟爲瑞。麟有四足。尚不能自致。人有兩足。安能自達。故曰。鸞飛輕于鳳。皇兔走疾于麒麟。龜躍躁于靈龜。地騰便于神龍。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于黃髮。深爲國謀。因爲王輔。皆夫沉重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暴疾。故曰。其進銳者退速。陽溫陰寒。歷月乃至。災變之氣。一朝成怪。故夫河水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七

三
東漢卷三

結合。非一日之寒。積土成山。非斯須之作。干將之劍。久在鑪炭。鋸鋒利刃。百熟煉厲。久銷乃見。作留成遲。故能割斷。肉暴長者曰腫。泉暴出者曰涌。酒暴熟者易酸。醢暴酸者易臭。由此言之。賢儒遲留。皆有狀故。狀故云何。學多道重。爲身累也。草木之生者曰濕。濕者重。死者枯。枯而輕者易舉。濕而重者難移也。然元氣所在。在生不在枯。是故車行于陸。船行于溝。其滿而重者行遲。空而輕者行疾。先王之道。載其胸腹之內。其重不徒船車之任也。任重其取進疾速難矣。猶

人之物。其得非不速疾也。然而非其有得之非已之力也。世人早得高官。非不有光榮也。而尸祿素食之。謗誼譴甚矣。且賢儒之不進。將相長吏不開通也。農夫載穀奔都。賈人齎貨赴遠。皆欲得其願也。如門郭閉而不通。津梁絕而不過。雖有勉力趨時之勢。奚由早至。以得盈利哉。長吏妬賢。不能容善。不被鉗楮之刑。幸矣。焉敢望官位升舉道理之早成也。

論賢者難進。不賢者易進。其論深而博矣。仲任屈于小吏。故其言若此。推而言之。進退之事。無不皆然矣。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七

三
東漢卷三

然矣

歷代古文圖瑋集卷之十八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東漢文

議救耿恭

鮑昱

時匈奴圍耿恭關龍蕭宗新即位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建議云云帝然之

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危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千

古文圖瑋集卷之十八

東漢卷四

攻圍既久虜賊亦罷故虛聲可畏以走之唐太宗解馬帝之圖亦用此策

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

如使國力未足棄西域不立可也將吏死守不迎之則隳孤臣之志此在國體不得不救

置官選職疏

韋彪

彪以世承二帝後多以苛刻為能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書奏帝納之

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于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克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乎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問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于應對然察察小慧頗無大能

古文圖瑋集卷之十八

東漢卷四

空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空鑒喬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審正有補益于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空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
漢時郎選雖清而資格猶卑多自郎中山為縣令

尚書總諸郎所稱臺閣者也而序還不能至卿較自此以後其職轉重歷代爲六卿之長而我朝分職不屬中書彌爲重矣此疏欲清尚書之選誠爲當矣

唐荆川曰
第無弱處
漢人之風
自在

恐卒然有
小過愛而
不罰則廢
法也

論馬防征羌疏

第五倫

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
西羌倫四上疏不見省用

臣愚以爲國威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規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爲意愛聞防請杜篤爲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爲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所在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況乃以爲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爲選賢能以補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苟有所懷敢不自聞外戚有過大抵輔佐失宜第五公此疏卽絳灌爲長公兄弟置賢師傅是也

論寶氏疏

第五倫

諸馬既得罪歸國寶氏始貴倫復上疏

先其其長
善於進說

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驚怯位尊爵重
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況親遇
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威趨邪路莫
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寶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
出入省闕年盛志美早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
友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
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聚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八
五凍漢卷四
照○飄○山○聚○蚊○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
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禽○解○醒○當○以○酒○
也○設○險○趣○執○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官○嚴○
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于○
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
所○至○願○也○

東京初建諸王通賓客卒有楚王英之禍敗死者
千數外戚馬寶之徒亦復結引而得禍者少故一
族蕃盛即賓客滿其門即有連累又因緣滿洗

是以彌衆也此疏推論明切可謂諒節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八

六

請節諸王恩禮疏

宋 意

肅宗性篤親親。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兄弟並留京師。意疎請之。

陛下至孝。蒸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禹。先帝屬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遽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荆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今康禹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卽位。調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古本國璋集卷之十八 七 東漢卷四

它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疎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藩國。爲子孫基址。而室第相望。久磐京邑。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克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並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康禹各歸蕃國。令羨等速就便時。以塞

東望

諸王暫留京邸。爲費不多。而國恩崇重。以強本朝。亦未爲過失也。特以西京故事。無此故群臣請之。卽東平不得留。何況二王也。

古本國璋集卷之十八

東漢卷四

孫月峰曰
說情事明
是筆力亦

諸兵疏

班超

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兵攻姑墨石城破之
因平諸國乃上疏請兵帝以徐幹為假司馬
將兵就超

西域大小
城郭大小
之國政大
攻小也
外國不可
常仰中國
不可常
也田西
城郭遠
溫利休
其勢易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
于夷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
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
西域未服者有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
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
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夫漢之威而無銳刀
古文圖彙集卷之十八
九東漢書四

煌都善問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
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
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
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
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
布大喜于天下

建元以來開通西域勞費無紀中興後班氏父子
奮身出奇繼以中國史士數千而大功已就雖因
仍往迹其事差易而二班之才智實過人遠矣
古文圖彙集卷之十八
十東漢書四

乞歸疏

班超

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時安息遣使。獻大爵師子。超遣子勇隨入塞。乃上疏。

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屬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于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也。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轉。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八 十一 東漢卷四

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定遠侯到關未久而沒。思土之切。正其宜耳。此疏詞意真篤。豁人心懷。文人之筆。無以過之。

匈奴和親議

班固

竊自惟思。漢興以來。曠世歷年。兵繼夷狄。猶事匈奴。綏御之方。其塗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而致之。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修舊典。數出重使。前後相繼。至于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關而不修者也。今為桓。古文國璋集卷之十八 十一 東漢卷四

就關。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于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為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可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彊。能為風塵。方復求為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為策近長。

東漢以世祖不事匈奴。故後之議者皆以為宜閉。

絕往來然未有能久而不通者也與其惡來不若以好來班掾所上與子雲之議亦相同耳

孫月晦曰
古質不及
長卿而固
勳地子雲

典引并序

班固

固作典引篇述敘
漢德自謂得其致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毅杜延年陸郁萌
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宜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
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臣對此贊賈誼過
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
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問此論非耶將
見問意開竅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
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於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

將為頌德
之詞故賦
子長而察
長卿非唯
辭也

議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濟行無節但有浮
華之詞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
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
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諠
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
最情受恩最深誠思畢力竭情吳天罔極臣固頓首
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亡實
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
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竊作典

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發憤懣覺
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歎而不
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與、有浮而清、
沉浮交錯、底類混成、肇命民主、五德初起、同於草昧、
玄混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
厥有氏號、紹天闡緯、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
哉復乎、其書可得而修也、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幽光
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

古文國事集

卷之十八

古東漢卷四

德卓絕者、其崇乎陶唐、陶唐舍微而禪有虞、有虞亦
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迺歸功元
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
象闕而恒文垂、葵倫敷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綴
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詰、備武榮爛、真
神明之式、雖臯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福矣、是以高
光二聖、宸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
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標、胡繼非分、尚不
泄其誅、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群后、正位度宗、有于德

劉氏唐亮
之後故言
包孕四代

古文國事集

卷之十八

古東漢卷四

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撫之容、恭以膺當天
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
陳云爾、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詰誓所不及已、鋪
觀三代、洪纖之度、其積可探也、並開述於一贊、同受
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彤弧黃
鉞之威、川討韋顧、黎崇之不恪、至于參伍華夏、京遷
鎬毫、遂自北而虎蟠、其師革滅天邑、是故誼士華而
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亦猶於穆猗那
翁純繳繹、以崇服祖考、殷薦宗配帝、發祥流慶、對越
天地者、曷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誕略有常、密
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矧夫赫赫聖漢、巍巍
唐基、汭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
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照、光被六幽、仁風
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愚亡迫而不泯、微胡瑣而
不顧、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典、鋪不遺策
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
外運、渾元內霑、毫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
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

與亢乃始虔章勞謙兢兢業業朕成抑定不敢論制
作至於遷正黜色賓監之事漢揚寓內而禮官儒林
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慈
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
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洽巡
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決滌滌懸沉肅祇群神之禮
備是以求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闕援
緇文皓質於郊升黃糈采鱗於沼甘露宵零於豐草
三足軒翥於茂樹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
古文圖彙集卷之十八
主東漢卷四
謀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
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鳥玄秬黃藝之事耳君臣
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峩峩如也蓋用昭明寅畏
承丰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
其爲身而有齟齬也若然受之亦宜勤任旅力以克
厥道啓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夫圖
書亮章天哲也孔繇先命聖孚也體行德本正性也
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以剗制因定以和神答三靈
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聖

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勅天命乎伊考自遜百乃
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倏素罔光度
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時聖上因已垂精游
神也舉藝文屢訪羣儒諮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
淵源有數仁義之林蕤以望元符之臻焉既感群后
之謠辭又悉五絲之碩慮矣將緝萬嗣揚洪輝奮景
炎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
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符命之文封禪美新具其體矣至于音節亦無能
古文圖彙集卷之十八
大東漢卷四
大爲變易其造詞綴字則各能自出所以可傳

答賓戲

班固

附永平中馬融與校秘書郎志博學以著述為素又感東方朔楊雄自論明君子之所安故復應焉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章是以聖詰之治棲棲皇皇孔席不煖墨突不黔繇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君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綬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特龍虎之文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八

元東漢卷四

舊矣卒不能據首尾奮翼振振拔涉塗踴騰風雲使兄之者景駭聞之者嚮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衙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獨據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豪芒之內潛神默記繼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常已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摘藻如春華猶無益於破此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道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執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守安與之榮燭未印天庭而觀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御侯伯

凡功日茂言節亦能小變

方軌戰國橫騖於是七雄並峙分裂諸夏龍戰而虎爭遊說之徒風扇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森飛景附煜燿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乏時橫朽摩鈍鉛刀皆能壹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驟千金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也夫喙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溜龜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四執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嬰始皇彼皆驟風雲之會履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八

元東漢卷四

顛沛之執據微乘邪以來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而焦瘁福不盈眦既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說辯以徵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僉其身迺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故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濶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洒掃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絃恢皇綱基隆於義農規廣於貴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原共流沐浴玄德稟

印太和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
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
事之厚薄哉。今子處皇世而論戰國耀所聞而疑所
覩欲從整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汎濫而測深乎重淵
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哀周之凶人既聞命
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
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咎繇謨虞箕子訪
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
於渭濱齊寧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邱坑皆竣命

古文園集卷之十八

王棟撰卷四

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
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典董生下帷發藩儒林
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楊雄覃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
之門闢先聖之靈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
籍之間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聽刻炳於後
人斯非其亞與。若遇夷抗行於首陽惠降志而辱仕
顏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
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運之方。迺文迺
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結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

此語特為

爾天符委命共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質
又不聞和氏之璧經於荆石隋侯之珠滅於蚌蛤乎
歷世莫賦不知其將含景耀吐英精噴千載而流夜
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龍媒之不親其能奮靈德合
風雲超忽荒而踈顛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
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蘇隋之珍也。時闇而久章者
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彙
分蓬蒙絕技於弧矢。班輪權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
相取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

古文園集卷之十八

王棟撰卷四

於無垠僕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是文之體始於東方生東方生東方生東方生東方生
此作方雅和茂鍊詞之工似有過之者

高麗龜鹿
皆山名溫
陽戶孫皆
濟長名

封燕山銘并序

班固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資
亮聖明。登翼王室。納于大麓。維清維熙。乃與執金吾
耿秉。述職巡禦。理兵於朔方。鷹揚之較。螭虎之士。爰
該六師。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
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輻蔽路。萬有三千
餘乘。勒以八陣。蒞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
高閭。下鷄鹿。徑磧南。絕大漠。斬溫禺。以震鼓。血尸逐
以崇錫。然後四較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
古文圖碑集卷之十八
主東漢卷四
冠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
遂踰涿郡。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
龍庭。將上以據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
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所謂一勞而久逸。
暫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其辭曰。
鏖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夏其邈兮亘地
界。封神丘兮建隆嵎。熙帝載兮振萬世。
史臣以爲竇將軍之功自漢以來所未有也。文亦
古典高嚴可以永垂

本謂王也
以將軍建
稱政故言
立乎本朝

奏記東平王薦士

班固

時著以至成爲驍騎將軍輔政。開東
廷英。雄固始弱。冠秦記說。若若納之。
將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
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傳
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
後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于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
末。私以螻蟻。竊觀國政。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
聖之蹤。體弘懿之姿。振高明之執。博貫庶事。服膺六
莒。白黑簡心。求善無厭。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
古文圖碑集卷之十八
主東漢卷四
議。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羣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將
軍宜諄唐殷之舉。察伊臯之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必
達。期于總攬賢才。收集明智。爲國得人。以寧本朝。則
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宣于當世。遺烈著于
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
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輝。當世之俊彥也。京兆
祭酒晉馮。結髮脩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
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育。經明行著。敎
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徒

以家食數辭病去。溫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無以加焉。宜令考績。以參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于州里。經學稱于師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功。如得及明曉。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羽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忠。涼州從事王雍。窮守嚴之節。文之以術藝。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而後已。宜及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遠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古才圖彙集卷之十九

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內梁之秋。夫子所為歎也。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璽均納忠。終正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于志為。萬世歸善。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日昃之聽。少屈神威。浴嗟下問。今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前五人總叙畢。復舉一人。此又一體。謝安奉讓。士書大抵脫胎於此。

歷代古文國彙集卷之十八

議論車特
後儒斷古
今同異不
能通之

視史記排
為數語尤
為警動

安雅隱口
文極高古
而論亦正
大當是諸
序之冠

歷代古文國彙集卷之十九

漢書論贊

異姓諸王表

班固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于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高稷。修行仁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難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于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于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籍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成疆于五伯。間偏于戎狄。嚮應瘠于謗議。奮臂威于甲兵。卿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銷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

古文國彙集卷之十九

一東漢卷五

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適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異姓諸王有大功則愈不能安其勢。然也。漢初爲尤甚。漢不誅韓彭諸呂之變。種足而動事不可知矣。以漢文之盛德而異姓盡焉。無封滅繼絕之謀者。蓋漢文實因異姓之變以嗣服異之深矣。文能隱其本末於感慨中語不煩而意至。

本史記漢
此以宋諸
侯年表

史記卷九
此以宋諸
侯年表

秦之十國
多端意亦
不止刪去
輔衛

諸侯王表

班固

昔周監于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于魯衛。各數百里。太公于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維蕃。太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開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白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虓隄。隄河洛之間。分有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鉄之言。然天下爲之共主。強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于王祚。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于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燔笑三代。盡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疋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于是剖裂疆土。漢封

即史記文
增

功臣大者王。小者侯。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渡河濟。漸于海。為齊趙。穀泗以東。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荆吳。北界淮。瀕畧盧。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亘九疑。為長沙。諸侯比境。周市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播枉過直。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于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溢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九

東漢卷五

後世處宗
王往如
是以為善
全之道然
也
陽一弊則
一弊復生
然獨任外
家又不知
尊厚宗黨
也

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于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生于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顛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惟恐在後。或弱之變。明鑒戒焉。漢絕而興光武。再振昭烈。繼起皆廣建。同姓諸王之力也。雖所傳漸遠。裔雖微。而種實蕃。兩帝俱以諸王之後興矣。文之排蕩反覆。專明此意。立言有本也。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九

東漢卷五

此篇全是
叙事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班固

自古帝王之興。易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以沛公總帥維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迺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于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

古文園集卷之十九

不東漢卷五

漢以耐金
及犧牲不
多此為少
蓋生陰者
審耳

又作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意。減諸宗廟。副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墮命亡國。或云。子孫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子遺。耗矣。罔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藏。覽舊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並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卹問。稍益

諸意身而
精兵是三
氏文氣

衰微。不絕如綫。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群。后饗共已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于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群后之勤。知其恩結于民心。功光于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愛敬飾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于是為至。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

古文園集卷之十九

七東漢卷五

後王若能
念祖自然
無過

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于墓。苗裔流于道。生為懸隸。死為轉屍。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憫。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遡東布章也。言今難行。封則繼絕少。必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為衆。雖難布章于天下也。于是成帝復紹蕭何哀平之世。增修盡繼。宜從尤功。于是成帝復紹蕭何哀平之世。增修

示坤曰大
孝當時有
司或多種
見在故事
非創心范
討故云

曹參周勃之屬得其宜矣以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次盡于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云

漢時諸功臣不絕如綫卒不若后族之秉權專位勢行乎下者以高帝起自徒步外家知其微賤故不能制之然外家盛則功臣自衰或用外族或用后族誰復念勲庸之苗裔乎雖問覽舊籍卹問褒嘉有其名耳而權則去之久矣俯仰之間使人情動故知情生于文也

外戚恩澤侯表

班固

茅坤曰此文類方而整肅開東漢以後門戶矣

諸無枝葉而感慨已深

從來無名之徒必據古以爲辭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脩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傳稱武王克殷追存賢聖至于不及下車世代雖殊其揆一也高帝撥亂誅暴庶事草創日不服給然猶修祀六國求聘四皓過魏則寵無忌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及其行賞而授位也爵以功爲先後官用能爲次序後嗣共已遵業舊臣繼踵居位至于孝武元功宿將畧盡會上亦興文學進拔幽隱公孫弘自海濱而登宰相于是寵以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九

東漢卷五

列侯之爵又曠咨前代詢問耆老初得周後復加爵邑自是之後宰相畢侯矣元成之間晚得殷世以備賓位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呂后兄周呂侯澤建成侯故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是以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氏修侯犯色脩音徐卒用廢黜是後薄昭竇嬰上官衛霍之侯以功受爵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帝舅綠大雅申伯之意寢廣博矣是以別而叙之

漢時得侯甚易失侯亦甚易至以耐金國除恩澤

所加未有久於外戚者以是興亦以是敗歷叙文
景至於元成哀平之際感慨係之矣

錄三人過
時致位因
論漢世得
人之感榮
象如列宿

公孫弘卜式見寬

班固

特直詳該
燕文於質

叙次人物
分作兩截
于此時為
專感矣

公孫弘卜式見寬。皆以鴻漸之翼。困于燕爵。遠迹羊
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
載。海內艾安。府庫克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
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
歎息。群士慕嚮。異人竝出。卜式拔于芻牧。弘羊擢于
賈豎。衛青奮于奴僕。日磾出于降虜。斯亦曩時版築
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于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
仲舒。見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
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
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
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
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
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
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
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
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
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

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
功迹見述于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得人之時高賈賈鄧俱登高位有顯名故知鼓舞
人才全在人主不拘資格文專借客振主所叙雖
多而意自嚴健

此贊良辰
抑揚中間
難出畫評
論之法

遊俠貨殖
皆于長有
激而為言
非其本意
未可以此
作貶

司馬遷

班固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子纂之
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
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
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
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
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
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
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
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于采經據傳分散數家之
事甚多疏畧或有抵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
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
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
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
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
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
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
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

除文又生
感慨致極
風騷

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史遷之才過於班氏史遷之遇遠不及班氏蓋純以感慨成書意之所至使事從我故言亦有過當者然何至大謬於聖人也班祿貶剥過甚心服其才不能不忌之亦文之習乎

古文國理集

卷之十九

中東漢卷五

武五王

班固

新本世曰按武紀建元六年長星見更元光至元朔元年春庚太子始生

楚四太子宮置兵甲而南臣以叛故儲君不可使親

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亢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畧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之父皆敗故太子生長于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卽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虛相屬於道不一日而無兵錄是山東

古文國理集

卷之十九

中東漢卷五

歸出立於本指非謂其之始末也

之難與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然是以蒼頡作書止戈爲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爲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還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傳得天人之祐助云

自古英傑之主于骨肉之間頗多大故漢之武帝

吳之孫權也皆以處置失宜小人交構其間衛后無寵江充得志戾太子雖不親兵亦不能免矣

公孫賀劉屈氂車千秋王訢楊敞陳義陳萬年鄭弘

班固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之十九
車千秋傳
中接來彼
開其端此
竟其說也

不論主而
論賓論賓
則主之得
去自見故
於題中諸
人獨舉

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為此適所以安邊境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高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騁其辭斷斷焉行行焉雖未詳備斯可畧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橋當世反諸正彬彬然弘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彊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畧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

言利之臣
非無功終
其此害本
未供其是
以君子不
為也

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于末利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筭之徒。何足選也。言利之臣。無如齊之管仲。此益鐵之祖也。而不以利見人。臣欲為國興利。宜隱其說。藏其用。而國自富強。乃不為壬人藉口。

古文國瑋集 卷之十九

大東漢卷五

漢書卷五
此止次漢
與補史而
不及其國
以上

循吏傳

班固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于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于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見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于

古文國瑋集 卷之十九

大東漢卷五

通世務必
以潤飾經
術為本昌
黎所云士
不通經不
能致用信
然

此與政治
之本今日
行之亦可
大中之興
積

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于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明所疾苦。于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錄久眊而登至尊。與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

叙二千石
久任之效
語不煩而
情事已悉

王維
本一段立
新史傳大
旨

古文國學集卷之十九

千東漢卷五

讓君子之遺風矣

漢之循吏亦皆明決有才廉能自勵者也貴乎相
勢寬嚴兼用遂享循良之名耳使趙廣漢韓延壽
之屬再任數年其必變而尚寬平崇禮樂矣文能
審勢識微曉人當知其故

貨殖傳

班固

孟堅準古
制以經附
其文典雅
不似子長
之多煩詞

辛中曰此
段建議並
本國禮所
載理財之
事而指次
之耳

古文國學集卷之十九

千東漢卷五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卑賤抱關
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
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
而民志定于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
牧民樹種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荏蒲材幹
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
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獺未祭
罝網不布于墜澤鷹隼未擊槍弋不施于侯隴既
時而取物然猶山不糴稟澤不伐天鰲魚麋麋咸有
常禁所以順時宜氣審阜庠物積足功用如此之備
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
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贈非有徵發期會而遠
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
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于閭
宴工相與議技巧于官府商相與語財利于市井農
相與謀稼穡于田塍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

貨殖子長
於書大夫
說少伯又
不用之矣

程音豎布
長精也
下長衣也

其父兄志終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於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廉。節財足而不爭。于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太畧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于庭。雍徹于堂。其流至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于桓文之後。禮讓未壞。上下相冒。國典政家殊俗。奢欲不制。僭差亡極。于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僞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國者。為王公。閹閹禁守其人。奪成家者。為雄桀。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土木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裋褐不完。啜菽飲水。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愠色。故夫節變詐為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饑寒之患。其教自上興。跖法度。

古文國華集 卷之十九

王康 卷五

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三者竝為風俗之弊。識見深妙。窮覽盛衰者自知。

古文國華集 卷之十九

王康 卷五

刻會孟曰
此書此等
得序甚嚴
止有本末
一及子長

論屬與則
太史公則
卑卑多感
慨

能使衆之
者漸進不
悔此屬與
有過人者

游俠傳

班固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
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
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
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
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
臣執命。陵夷至于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強。繇是列
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
藉王公之勢。競爲游俠。鷄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
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
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
天下。搃堅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于是背公死黨。
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濶。未
之臣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淠淮南。皆
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于京
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騁于閭閻。權行州域。
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覲而慕之。雖其陷于刑辟。
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

此等人物
有快人處
世非刻薄
之法耳

扣禮之指
此爲準平
足令任俠
者心折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行惡。齊之
以禮法。民易繇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
之罪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
之罪人也。況于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
其罪已不容于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
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縱于
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
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傑。處處各有。京師親戚
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
氏。賓客爲盛。而樓護爲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
爲雄。閭里之俠。原涉爲魁。
子長尚氣概。故喜游俠。而孟堅則原始要終。衡其
功罪。蓋持平之論也。終當以此爲正。

古文國事集卷之十九

孟東漢書

唐順之曰此篇議論最奇作而中間以仲舒之論其武宜工其力變化

三代以來御勇之概亦曰之矣

匈奴

班固

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易嘗不運籌策相與爭于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晁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于春秋其與匈奴有

古文國學集卷之十九

東漢書五

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訓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于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與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

此篇是千古之論此大以安天下無

唐順之曰欲抑先揚

高中文獻和親此正堅絕謀足破千古之惑

聚天下精兵軍于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勸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于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于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柰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于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于長

古文國學集卷之十九

主漢書五

城而羽檄不行于中國不亦便于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通知其未合于當時而有闕于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累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畧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

公事之世
此見

漢之初
單于
其季
轉來
夷之
哀不
附

唐順之曰
此下
王

務賦歛于民遠行貨賂割剥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
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永
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
既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
侍三世稱藩賓于漢庭是時邊城晏閑牛馬布野三
世無大吹之警黎庶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
遣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繇是歸怨自絕莽遂斬
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于漢漢議其
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九

東漢卷五

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還逃竄伏使
于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
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
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
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
仲舒之言漏于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
媿侍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
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
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

從來
之常
此數
行
為
其
下
矣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九

東漢卷五

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
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
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
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
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
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
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
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
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靡不絕使
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戎狄異類不宜與之通即招撫來朝亦當示以節
制使知有備而已娶狄女為后且不可而况和戎
乎雖大半取之六郡良家子非長公主也然堂堂
天朝而飾欺下降既傷大體萬一有洩其事於匈奴者
欲以為德而適以為怨矣

西南夷兩粵朝鮮

班固

以此兄彼
尤妙有微
詞

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勾踐亦以粵伯。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漢王。漢誅西南夷。獨滇復甯。及東粵滅國遷衆。繇王居股等。猶爲萬戶侯。三方之間。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繇涉何遭世富威。動能成功。然已勤矣。追觀太宗填撫尉佗。豈古所謂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者哉。

竝舉三方所繇開而武帝之勤師自見

古本國事集卷之十九

辛 東漢卷五

玉莽

班固

從古無得
天子而統
用竊者王
莽是也
割辰翁曰
貢詞古雅
絕倫

玉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其據。顛覆之勢。險于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威詐。

古本國事集卷之十九

辛 東漢卷五

大亡道之
事二者正
堪作對此
謂擬之以
倫

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騷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虛。丘壠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熾詩書。以立和議。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亢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蠅聲。餘分閭位。聖王之驅除云爾。

王莽詆欺功德僭竊宗社已如魑魅鬼蜮不可方

物矣而更欲文飾禮樂矯誣先王宜其天怒神恫也

立六國

班固

事等功對
分此三例
古今之故
無定而有
一定何言
之洞達也

强秦下有
缺文當云

漢王之時

後世連權
而有濟不
得復三代
之經亦世
變然與

居位之難
忘所謂與

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也。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意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何。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爲樹黨。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也。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時天下未必欲亡項也。且項羽率從六國攻滅强秦之時。勢則不能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已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也。及宋義待秦趙之斃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施之戰國之時。隣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時。乘敵之斃其勢然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成功退則受禍。此同

勢也

楚漢之戰
若無韓淮
陰天下事
豈有不可
知者

士氣之盛
義所謂異
情也

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于泚水之上。而趙不能敗。彭城之難。漢王戰于灑水之上。士卒皆赴入灑水。而楚兵大勝。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必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飲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強大之威。而喪其國都。項羽自外而入。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九

漢書卷五

立六國後旋服旋畔。旋起旋散。總之楚漢大勢。不在此其要策。在收淮陰。彭越。耳。得此三人。雖立六國。後無害。失此三人。雖不立六國。亦無益也。

以封建主
為民郭縣
主自為此
言其初用
心耳。權其
利多害少
與時變通
亦不失公
天下之志
故郡縣至
今不廢

此當與柳
州封建論
參觀

列侯

班固

諸侯之制。所錄來尚矣。易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孔子作春秋。為後世法。譏世卿。不改世侯。答者聖王之有天下。非所以自為。所以為民也。不得專其權利。與天下同之。唯義而已。無所私焉。封建諸侯。各世其位。欲使親民如子。愛國如家。於是為置賢卿大夫。考績黜陟。使有分土而無分民。而王者總其一統。以御其政。故有暴禮於其國者。則民叛於下。王誅加於上。是以計利慮害。勸賞畏威。各競其力。而無亂心。及至天子失道。諸侯正之。王室微弱。則大國輔之。雖無道不得虐於天下。賢人君子。有所周流。上下左右。皆相夾輔。凡此所以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也。故民主兩利。上下俱便。是則先王之所以能永有其世也。然古之建國。或小或大。監前之弊。變而通之。夏殷之時。蓋不過百里。故諸侯微。而天子強。桀紂得肆其虐。紂脯邢侯。而醢九侯。以文王之上德。不免於羑里。周承之弊。故大國方五百里。所以崇寵諸侯。而自抑損也。至其末流。諸侯強大。更相侵伐。周室卑微。禍亂用作。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九

漢書卷五

漢書去封
定本遠故
論者往往
極言其直
後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九

美東漢卷五

未必百王之法也。

唐之藩鎮古諸侯遺意也。觀其驕橫如此。則知三代以後。自不宜封建矣。此亦其勢也。

秦承其弊。不能正其制。以求其中。而遂廢諸侯。改為

郡縣。以一威權。以專天下。其意主以自為。非以為民。

深淺之慮。德量之殊。豈不遠哉。故秦得擅其海內之

勢。無所拘忌。肆行奢淫。暴虐天下。然十四年而滅亡。

故人主失道。則天下遍被其害。百姓一亂。則魚爛土

崩。莫之匡救。賢人君子。復無息肩。眾庶無所遷徙。此

民主俱害。上下兩危。漢與承周秦之弊。故兼而用之。

六王七國之難作者。誠失之於強大。非諸侯治國之

咎。其後遂皆郡縣治民。而絕諸侯之權矣。當時之制。

祿制

班固

先王之制祿也。下足以代耕。上足以克祀。故食祿之

家。不與下民爭利。所以厲其公義。塞其私心。其或犯

逾之者。則繩以政法。是以君子勸慕。小人無怨。若位

荷祿薄。外而不克。憂賈是卹。所求不瞻。則私利之制

萌矣。放而聽之。則貪利之心。濫矣。以法繩之。則下情

怨矣。故位必稱德。祿必稱爵。故一物而不稱。則亂之

本也。今漢之賦祿薄。而吏非員者眾。在位者貪於財

產。規奪官民之利。則殖貨無厭。奪民之利。不以爲耻。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九

美東漢卷五

是以清節毀傷。公義損缺。富者比公室。貧者匱朝夕。

非所爲濟俗也。然古今異制。爵賦不同。祿亦如之。雖

不及古度。時有可嘉也。

祿以養廉。祿不厚而任事。何以平其功罪乎。

是以祿
適可繩之
以法若絲
而祿薄
則下情
怨矣故
是謂重

災異

班固

凡三光精氣變異。此皆陰陽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是以明王見之而悟。敕身正已。省其咎。謝其過。則禍除而福生。自然之應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詳難得而聞矣。豈不然乎。災祥之報。或應或否。故稱洪範咎徵。則有堯湯水旱之災。稱消災復異。則有周宣雲漢。寧莫我聽。稱易積善有慶。則有顏冉天疾之凶。善惡之効。事物之類。變化萬端。不可齊一。是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九

東漢卷五

以視聽者惑焉。若乃稟自然之數。揆性命之理。稽之經典。校之古今。乘其三勢。以通其精。撮其兩端。以御其中。參五以變。錯綜其紀。則可以舉其畧矣。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雖加人事終身不可成者。是謂三勢。凡此三勢。物無不然。以小之大。近取諸身。譬之疾病。不治而自瘳者。有治之則瘳者。有不治則不瘳者。有雖治而終身不可愈者。豈非類乎。昔號太子死。扁鵲治而生之。鵲曰。我非能治死為生也。能使可生者生耳。然

命論
同必作運
以語已盡
天人之際

生死也。教化也。天道也。一豈盡出無往不伏。

能盡人志。則天發其。言不可。若惜。則天之。

說盡人心之惑。于是消。觀。

清玄之指。令人深。而得之。

太子不過鵲亦不生矣。若夫膏肓之疾。雖醫亦不能治矣。故孔子曰。死者有節。又曰。不得其死。又曰。幸而免。死生有節。其正理也。不得其死。未可以死而死。而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凡此皆性命三勢之理。推此以及教化。則亦如之。何哉。人有不教而自成者。待教而成者。無教化則不成者。有加教化而終身不可成者。故上智下愚不移。至於中人。可上下者也。是以推此以及天道。則亦如之。災祥之應。無所謬矣。故堯湯水旱者。天發也。洪範咎徵人事也。魯僖澍雨乃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九

東漢卷五

可救之應也。周宣早應。難變之勢也。顏冉之凶。性命之本也。猶天迴日轉。大運推移。雖日遇禍福。亦在其中矣。今人見有不移者。因曰。人事無所能移。見有可移者。因曰。無天命。見天人之殊遠者。因曰。人事不相干。知神氣流通者。人共事而同業。此皆守其一端。而不究終始。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言其異也。兼三才而兩之。言其同也。故天人之道。有同有異。推其所以異而責其所以同。則成矣。守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異。則弊矣。孔子曰。好智不好學。其弊也。

蕩末俗見其紛亂事變乖錯則異心橫出而失其所守于是放蕩反道之論生而誣神非聖之義作夫上智下愚雖不移而教之所以移者多矣大數之極雖不變然人事之變者亦眾矣且夫疾病有治而未瘳瘳而未平平而未復教化之道有教而未行行而未成成而有敗故氣類有動而未應應而未終終而有變遲速深淺變化錯于其中矣是故參差難得而均矣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凡三勢之數深不可識故君子盡心力焉以任天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

古文國璋集

卷之十九

四十

東漢卷五

命其此之謂乎。

注此文見荀悅《前漢紀》卷六之論辨《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之《東漢荀侍中集》為荀悅撰無疑《古文國璋集》作班固撰實誤補抄者識

馮唐

班固

以孝文之明也。本朝之治。百寮之賢。而賈誼見逐。張釋之十年不見省用。馮唐白首。屈於郎署。豈不惜哉。夫以絳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猶見疑。不亦痛乎。夫知賢之難。用人不易。忠臣自古之難也。雖在明世。且猶若茲。而况亂君闇主者乎。然則屈原赴湘水。子胥賜夷於江。安足恨哉。周勃質朴忠誠。高祖以為安劉氏者。必勃也。既定漢室。建立明主。眷眷之心。豈有異哉。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俛首撫襟。屈於獄吏。豈不慙哉。夫忠臣之於其主。猶孝子之於其親。盡心焉。盡力焉。進而喜。非貪位。退而憂。非懷寵。結志於心。慕戀不已。進得及時。樂行其道。故仲尼去魯。曰遲遲而行。孟軻去齊。三宿而後出境。彼誠仁聖之心。夫賈誼過湘水。弔屈原。惻愴懷。豈徒忿怨而已哉。與夫苟患失之者。異類殊意矣。及其傳梁王。梁王薨。哭泣而從死。豈可謂不忠乎。然人主不察。豈不哀哉。及釋之屈而思歸。馮唐困而後達。有可悼也。此忠臣所以泣血。賢俊所以傷心也。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九

東漢卷五

動君得其會也

賈誼辭奏而不竟馮唐一言而即致感慨

遇合之際甚難與言及此不勝感歎

通首有命之

失志之士讀之神傷得志之士讀之意振老驥伏櫪終當一遇人預自立何如耳

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九

三 東漢卷五

游俠

班固

世有三遊

此等入定非下流習尚一失不知其惑至矣

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辨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游行。此三遊者。亂之所繇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失先王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繇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繇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廢弛。以毀譽為榮辱。不核其真。以愛憎為利害。不論其實。以喜怒為賞罰。不察其理。上下相冒。萬事乖錯。是以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疎。而舉筆善惡。謬於衆聲。功罪亂於王法。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奔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就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騁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

於官事於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壞矣。遊俠之本生於武毅不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授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以正行之者。謂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於為盜賊也。遊說之本生於使乎四方。不辱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對解結。辭之繹矣。民之慕義。以正行之者。謂之辨智。其失之甚者。至於為詐。給徒眾矣。遊行之本。生於道德仁義。汎愛容眾。以文會友。和而不同。進德及時。樂行其道。以立功業於世。以正行之者。謂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於因事害私。

古文國璋集 卷之十九 聖 東漢卷五

為姦軌矣。其相去殊遠。豈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則三遊廢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于公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偽。毀譽失其真。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偽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民志定。民志既定。於是先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奉業勸功。以用本務。不求無益之物。不畜難得之貨。絕靡麗。

前漢卷之三
者之患又
分言之可
謂之盡

之飾。遇利欲之巧。則淫流之民定矣。而貪穢之俗清矣。息華文。去浮辭。禁偽辨。絕淫智。放百家之紛亂。一聖人之至道。則虛誕之術絕。而道德有所定矣。尊天地而不瀆。敬鬼神而遠之。除小忌。去淫祀。絕奇怪。正人事。則妖偽之言塞。而性命之理得矣。然後百姓上下皆反其本。人人親其親。尊其尊。修其身。守其業。於是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游說者從橫之客。游俠者荊軻聶政之徒。若游行則不過要勢。為姦恃強凌弱耳。此聖王所必誅。良吏所必究也。游說游俠利害相半。以能排難解紛。拯危急。厄然皆末世所重。若太平時。則無用之君子。正其原而止其流也。文專以消弭為本。自無偏激之患矣。

古文國璋集 卷之十九 聖 東漢卷五

昌邑王

班固

文體質直
明快其言
治亂之故
真若者能

中下之主
有章不幸
最下者必
無幸矣
昌邑在藩
邸則已極
無道不知
何以謀立

昌邑之廢。豈不哀哉。書曰。殷王紂。自絕於天。易曰。斯其所取災。言自取之也。故曰。有六主焉。有王主。有治主。有存主。有衰主。有危主。有亡主。體正性仁。心明志固。動以爲人。不以爲己。是謂王主。尅已恕躬。好問力行。動以從義。不以縱情。是謂治主。勤事守業。不敢怠荒。動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謂存主。恃逆交爭。公私並行。一得一失。不純道度。是謂衰主。情過於義。私多於公。制度殊限。政令失常。是謂危主。親用讒邪。放逐忠賢。縱情遂欲。不顧禮度。出入遊放。不拘儀禁。賞賜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罰。以逾法制。遂非文過。知而不改。忠信擁塞。直諫誅戮。是謂亡主。故王主能興平。治主能行其政。存主能保其國。衰主遭無難。則庶幾得全。有難則殆。危主遇無難。則幸而免。有難則亡。亡主必亡而已矣。夫王主爲人而後已利焉。治主從義而後情得焉。存主先公而後私立焉。故遵亡主之行。而求存主之福。行危主之政。而求治主之業。蹈衰主之跡。而求王主之功。不可得也。夫爲善之至易。莫易於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九

吳東漢卷五

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九

吳東漢卷五

人主立業之至難。莫難於人主至福之所隆。莫大於人主至禍之所加。莫深於人主。夫行至易。以立至難。便計也。興至福而隆至禍。厚實也。其要不遠。在乎所存而已矣。雖在下。才可以庶幾。然述觀前後。中人左右。多不免於亂亡。何則。沉於宴安。誘於諂導。放於情欲。不思之咎也。仁遠乎哉。存之則至。是以管者明王戰戰兢兢。如履虎尾。勞謙日吳。夙夜不息。誠達於此理也。故有六主。亦有六臣。有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具臣。有嬖臣。有佞臣。以道事君。匪躬之故。達節通方。立功興化。是謂王臣。忠順不失。夙夜匪懈。順理處和。以輔上德。是謂良臣。犯顏逆意。抵失不撓。直諫過非。不避犯罪。是謂直臣。奉法守職。無能往來。是謂具臣。便辟苟容。順意從諛。是謂嬖臣。傾險讒害。誣下惑上。專權擅寵。唯利是務。是謂佞臣。或有君而無臣。或有臣而無君。同善則治。同惡則亂。離則交爭。故明主慎所用也。六主之有輕重。六臣之有簡易。其存亡成敗之機。在於是矣。可不盡而深覽乎。

昌邑之失。不在廢而在立也。藩邸失德。已替使早

古今君臣
之謂不能
出此三語

立宣帝廟堂之上不煩此紛紛矣豈霍子孟誤讀
伊訓耶

單于朝位

班固

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於天下也。書曰西戎卽序。言皆順從其序也。道理遼遠。人物介絕。人事所不至。血氣所不沾。不告諭以文辭。故正朔不及。禮義不加。非導之也。其勢然也。王者必則天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故盛德之主。則亦如之。九州之外。謂之藩國。蠻夷之君。列於五服。詩云。自彼氐羗。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地。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故遠不間親。狄不亂華。輕重有序。賞罰

植義嚴正
引據典核
靡靡華夷
之辨

有章。此先王之大禮。故舞四夷之樂於四門之外。不備其禮。故不見於先祖。獻其志意音聲而已。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以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時蕭望之議故云單于來王。應獨自朝。見不應與諸臣論。上下使之在諸侯王上。則啟其驕使之在諸侯王下。則生其怨俱非也。且夷狄亦難與天子命臣爭先後。

亮直之心。是以平手職受盜於王室。還伯玉可卷而懷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難乎哉。

人臣既庸要職。便自求退。不得須當盡忠。侃侃生。死置度外耳。明哲保身。言不污其身。非一味恬退。靜默也。箕子明夷。與比干慷慨。亦復何殊。



此為異州
和標而發
與古書微

州牧

州牧數變易。非典也。古者諸侯之國。百里而已。故易曰。震驚百里。以象諸侯之國也。夫國小人眾。易統曰。古諸侯皆久其位。視民如子。愛國如家。於是建諸侯之賢者。以為牧。故以考績黜陟。不統其政。不御其民。惠無所積。權無所并。故牧伯之位。宜合古也。惟周制為不然。大國不過五百里。而公侯伯子男。以次小焉。今漢廢諸侯之制。以郡縣治民者。本以強幹弱枝。一統于上。使權柄不分于下也。今之州牧。號為萬里總。郡國威尊勢重。與古之牧伯同號異勢。當周之末。天下戰國十有餘。而周室廖矣。今牧伯之制。是近於戰國之迹。而無治民之實。刺史令為監御史。出督州郡。而還奏事可矣。

外重內輕。內重外輕。互有得失。漢至後世。則加詳然。亦終不能不弊也。

歷代古文國粹集卷之二十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東漢文

為兄請歸疏

班昭

保月事曰
若非有意
為文者自
是文人之
筆

筆墨不惟
孟堅

蠻夷之性
畏非侮老
此為國深
其凡乞歸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餉絕域曉警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為先登身被發露不避重創賴蒙
古文國粹集卷之二十
東漢卷六
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聽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于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二年于今未蒙

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况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勾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于沙漠疲老則便捐死于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赦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
古文國粹集卷之二十
東漢卷六
姬先請之貸妾愚慙不知大義觸犯忌諱仲升之出也有讒之為安樂外國者若校老不歸則人言煩滋必有新息失嗣之事此疏引趙母連坐大意在此

上鄧太后疏

班 昭

昭。班彪之女。扶風曹世叔妻。兄固著漢書。其
人表。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漢記
書。閣踵而成之。數召入宮。號曰大家。永初中。
太后兄大將軍。陽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
欲許。以問昭。昭因上疏。太
后許之。陽等各還里第。

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開四門。
而開四聰。采狂夫之謬言。納蕩蕩之謀慮。妾昭得以
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效萬一。妾聞謙讓
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夷齊去國。
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達邠。孔子稱為三讓。所以光昭

古文國華集

卷之二十

王

東漢卷六

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
乎。何有。錄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
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
毛加于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
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蠅之赤心。
馬。鄧皆東京賢后也。馬后深不欲封諸舅。而鄧后
未許大將軍之乞身。錄此言之。優劣稍別。大家此
疏。補益坤德不少。

太尉箴

崔 駰

太尉秦官。金印紫綬。掌武事。武帝元狩四年。
初置大司馬。位在丞相上。後復為太尉。要置
不常。

天官冢宰。庶僚之師。師錫有帝。命虞作尉。爰叶台極。
受平國域。制軍詰禁。王旅惟式。九州用綬。羣公咸治。
干戈載戢。宿繹其紀。之上云。據下之云。戴荀非其人。
教我帝載。昔周人思文公。而召南詠甘棠。昆吾隆夏。
伊摯盛商。季世頗僻。禮用不亘。無日我疆。莫余敢喪。
無日我大。輕戰好殺。紂師百萬。卒以不艾。宰臣司馬。

古文國華集

卷之二十

四

東漢卷六

敢告

河南尹箴

崔 駰

後漢郡國志。河南尹。二十城。雒陽。縣。周時
號成周。河南縣。周公時所城。洛邑也。世祖都
雒陽。改曰。

河南尹

茫茫天區。畫冀為京。南邑翼翼。四方是營。唐虞商周。
河洛是居。成王邠鄘。以處鵠墟。諸夏勁強。是從是橫。
徹我墻屋。而師尹不匡。霸奪其權。宗器以分。圖籍遷
齊。九鼎入秦。

司徒箴

崔 駰

古官命契為司徒徵敷五教
孔安國曰主徒衆教以禮義

天鑒在下仁德是興乃立司徒配茲黎烝茫茫庶域
率土和人和人具爾瞻四方是維乾乾夕惕靡怠靡違
敬敷五教允德咸事齊人用章黔卬是富無日余恃
忘余爾輔無日余聖以忽執政匪用其良乃荒厥命
庶績不怡疚于爾祿豐其折右而鼎覆其餗書歌股
肱詩刺南山尹氏不堪國度斯憊徒臣司衆敢告執
落

大理箴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

五 東漢卷六

邈矣臯陶翊唐作士設為犴狴九刑允理如石之平
如淵之清三槐九棘以質以聽罪人斯殛凶旅斯進
熙又帝載旁施作明昔在仲尼哀矜聖人子罕禮刑
衛人釋艱釋之其忠勳亮孝文于公哀寡定國廣門
瓊哉邈矣舊訓不違主慢臣驕虐用其民賞以崇欲
刑以肆忿紂作炮烙周人滅殷夏用滌刑湯誓其軍
衛鞅酷烈卒殞于秦不疑加害禍不反身嗟茲大理
慎于爾官賞不可不思斷不可不虔或有忠能被害
或有孝而見殘吳沅伍胥殷剖比干莫遂爾情是故

是刑無遂爾心以速以殛天鑒在顏無細不錄福善
災惡其微甚速理直司律敢告執獄
亭伯四箴宕折奇變思理可尋與子雲之作幾于
齊鑑矣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

六

東漢卷六

東觀箴

崔瑗

黃帝命和誦倉頡為左右史夏商有太史周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下漢東京圖書悉在東觀使名儒碩學直之撰述國史

洋洋東觀古史之官三墳五典靡義不貫左書右行

右記其言辛尹顧訪文武明宣倚相見寶荆國以安

何以季世咆哮不度在強奮矯而戮彼逢干衛巫監

諛國莫敢言狐突見斥漳齒見殘焚文坑儒羸反為

漢巫蠱之毒廢者數載嗟後王易不斯鑒是以明

哲先識釋木而處夏終殷華周聘晉黍或笑或泣抱

古文閣書集卷之二十一

東觀漢記

籍遁走三葉靖公果喪厥緒宗廟隨夷遠之荆楚麥

秀之歌億載不胸史臣司藝敢告侍後

關都尉箴

崔瑗

漢百官表關都尉秦官

茫茫九州規為關津唐堯積德三代修仁越季不軌

髮失厥人聖賢不用頑嚚是親漢清武關項破函谷

秦王子嬰繼為禽僕尉臣司關敢告並載

河隄謁者箴

崔瑗

漢成帝時河隄大壞以校尉王延世領河隄謁者秩千石漢通鑑漢官名有不當于百

官表四事乃見者如河隄謁者曰王延世塞決河而見豈非因事置官事已即罷手後漢循吏傳或名其官為護水使者

伊昔鴻泉浩浩滔天有夏作空爰奠山川導河積石

鑿于龍門疏為砥柱率彼河游大陸既礙播于北野

濟源咸順沂泗從流江淮湯湯而冀宅乃州滄海濺

濺東歸于海九野孔安四隩不殆爰及周衰夏績陵

遲導非其導理非其理入野填淤水高民居溢溢滂

汨屢決金隄瓠子潏潏宣房作歌使臣司水敢告執

河

古文閣書集卷之二十一

東觀漢記

尚書箴

崔瑗

事見前尚書有三箴則前篇揚雄所作審矣

龍作納言帝命惟允山甫翼周實司喉吻赫赫禁臺

萬邦所庭無日我平而慢爾衡無日我審而怠爾明

四岳阿繇績用不成虞登八元五教聿清舉以無私

乃忝服榮正直是與伊道之經先民匪懈永世流聲

君子下問敢告侍庭

北軍中候箴

崔瑗

後百官志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京中典省但置中侯以監正營屯騎越騎步兵

長水射聲五
披對皆屬焉

赫赫將帥。典總虎臣。鷹揚旅武。關然奮震。贊承近保。
常伯之人。怒如熊力。自焉任均。操兵左右。百夫衛。
昔在高祖。草創伊神。鴻門之會。職多未陳。或有劍舞。
賴有傾身。孔丘歷階。文武定中。以人士拜。齊無其臣。
秦政東遊。大盜輩羣。期門不設。施巧銳騎。不在修員。
故圖遠乘機。事有殷勤。殷勤在親。親無常人。忽情懈。
怠。禍慢及君。憲臣司武。敢告執軍。

司諫校尉箴

崔瑗

古文園羣集卷之二十

九

東漢書

司諫校尉漢官掌徒諫而巡察武帝初置
節從中御史徒千二百人捕承蓋督大姦猾
從罷其兵祭三
輔三河

煌煌古制。分割五服。翼翼封畿。四方之極。牧豎匡謫。
是謂王國。大漢通變。崇弘簡易。吞丹之網。以濟難。既。
自時厥後。或慢或遲。繡衣四出。禍起宮闈。江充作亂。
辱于戾園。率隸掘墓。以詰其姦。既定既寧。爰遂其官。
俾督京畿。時惟鷹鷂。必正必式。國之司車。乃回乃邪。
實為讒慝。毀于貞賢。悔其何及。昔唐虞晏晏。庶績以。
熙。嬴氏慘慘。怨毒用滋。是故履上位者。無云我貴。苟。

任激評平。陽玄默。以式百辟。畫一之歌。豈猶遐。使

郡太守箴

崔瑗

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後景帝更名太守

有羸驅除。焚典紀舊。蕩滅蕃畿。罷侯置守。秦發閭左。
陳涉奮威。楚築乾谿。靈王不歸。征遐由近。可不肅祇。
守臣司境。敢告執機。

子玉七箴與雅深茂比之亭伯雖似微減然有典
有則之作也

古文園羣集卷之二十

十

東漢書

日食上封事

丁鴻

是時竇太后臨政憲兄弟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書奏帝以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于是收憲大將軍印綬兄弟皆自殺

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于外黨類彊盛侵奪主執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

土

東漢書六

不稱外奉而吉周公以王莽之罪不便斥言故托之耳

假人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執也今大將軍雖欲勅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敕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于下效驗見于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齋象見戒以告人君問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

此論微作此偶東漢始有其法

楊升菴曰西而有骨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

土

東漢書六

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勒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消滅害除福臻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千雲蔽日之木起于葱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于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太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為左官外附之臣依託權門傾覆誦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問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歛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懼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為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先不明王不可以不強不強則宰牧縱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實憲之惡稍減于梁冀然宇內向風朝臣灰目則亦非可久之事矣鴻此疏詞旨和平而威切已深故即有處分亦會內有隙也

諫用竇氏封事

何 敞

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爲之者何耶。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繇。較然易知。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繇是觀之。愛子若此。猶儀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以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

主

東漢卷六

諫書
諫書
諫書

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僭僭偏。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洶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于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于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臣散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寒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警泉之譏。下使憲等長保其福祿。然賊務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于嚴怒。臣伏惟累

諫書
諫書
諫書

祖蒙恩。至臣八世。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駟馬都尉。環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

外戚彊盛。大臣依以取容。及其勢太。又不隨坐。則是外戚有廢興。而大臣無安危也。如此豈肯極諫。爲國家外戚深計乎。敞之此疏。無論忠于朝廷。爲竇氏計。亦篤矣。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

主

東漢卷六



楊升庵曰
章亦別開

立北單于封事

袁安

時北單于通使。餘部不知所屬。實欲更立。降者左鹿蠡王。安以爲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令降衆無得更立。以增國費。又懼憲計。遂行。乃上封事。

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思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于章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朱綏。光祿勳耿种。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

古文園理集卷之二十

主

東漢書六

分南則失
信建北則
無功此二
論事明

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邊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初。伏念南單于也。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况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于所養。建立于無功。歸秉實知。忝議而欲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于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

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讐。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奪。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千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分立二庭。得宜則中國制其權。失宜則中國被其擾。是時竇憲當國。非班叔皮建議之舊矣。徒有勞費。反爲邊境之憂。故袁公進規也。

古文園理集卷之二十

主

東漢書六



諫伐匈奴疏

魯恭

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
番，為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
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
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
懼，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蓋諒陰三年，聽于
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
若有求而不得，今適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
下，以事戎狄，誠非所以番思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
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
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外錯，況于人乎？故
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太邠，故獲上天
之祐。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蹕夷踞肆，與鳥獸無
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
制，羈縻不絕而已。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于
無為，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又于下，則陰陽
和于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
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

此言以朴
而實切至

古文園羣集卷之二十

七

東漢卷六

山不見
虜則中國
罷矣故不
敢而已臣

王維讀曰
謂有德力
以兵起家

是舉也微
言切奴以
為意曉罪
改日以一
人之計重
萬人之命

而吉已。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為
鮮卑所殺，遠城于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
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彤遠出
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白山之難，不絕如經，
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
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為累息，奈何復欲襲其迹，不
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使者在道，
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
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効也。羣
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
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
得失。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
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
竇憲擊匈奴，絕竊銘功，范史稱之以為逾於衛霍。
然是時匈奴亦已衰微，故易破之。憲雖功成於外，
而騎生於內，則亦非國家之福也。恭疏是為大臣
正論，豈計戰伐之勝負哉？

古文園羣集卷之二十

本

東漢卷六

舉方政對策

魯 丕

政莫先於從民之所欲。除民之所惡。先教後刑。先近後遠。君爲陽。臣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京師爲陽。諸夏爲陰。男爲陽。女爲陰。樂和爲陽。憂苦爲陰。各得其所。則和調精誠之所發。無不感浹。吏多不良。在於賤德而貴功。欲速莫能修。長久之道。古者貢士得其人者有慶。不得其人者有讓。是以舉者務力行。選舉不實。咎在刺史二千石。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觀人之道。勿則觀其孝順而好學。長則觀其慈愛而能教。設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

九

東漢卷六

難。以觀其謀。煩事以觀其治。窮則觀其所守。達則觀其所施。此所以核之也。民多負困者。急急則致寒。寒則萬物多不成。去本就末。奢所致也。制度明。則民用足。刑罰不中。則於名不正。正名之道。所以明上下之稱。班爵號之制。定卿大夫之位也。獄訟不息。在爭奪之心。不絕。訟者民之儀表也。法正。則民慈。吏民凋弊。所從久矣。不求其本。浸以益甚。吏政多欲速。又州官秩卑而任重。競爲小功。以求進取。生凋弊之俗。救弊莫若忠。故孔子曰。孝慈則忠。治姦流之道。必明慎刑

罰。孔子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以犯難。民忘其死。故且忘之。况使爲禮義乎。

范史不載此對。蓋出漢記也。文詞典質。與東京殊別。以不錄。蔚宗粉藻故耶。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

十

東漢卷六

勸興儒學疏

樊 準

臣聞買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學
孝爲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傳。及光武皇帝。受命中原。
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
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
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齊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
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竝聽。四方欣欣。雖閭里之化。
嬰兒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召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
趙孝。瑯邪承官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
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廡。故朝多
瞻瞻之良。華首之老。每議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
詳覽羣賢。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
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
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
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
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
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寒暑之
忠。習譏諛之辭。文史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

或云益字
當作益然
恭義亦通

後文事之
盛興於今
猶可想見

古文國璋集

卷之二十

主

東漢卷六

古文國璋集

卷之二十

三十一

東漢卷六

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寶后性
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爲宜下明
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
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
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後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
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
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西遼自効疏

馬融

融扶風茂陵人。歷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璚征之。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

乞自効。朝廷不能用。

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不遇。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

古文國璽集卷之二十

東漢卷六

昔毛遂。廝養為衆所出。終以一言克從。要因機。等專守一城。言攻于西。而羌出于東。且其將士。悉高克。潰叛之變。

馬季常初為大將軍從事中郎。總攝府之佐。後轉郡守。猶得言兵事。所以為府公也。

日食陳三務疏

馬融

伏讀詔書。陛下深惟禹湯罪己之義。歸咎自責。寅畏天戒。詳延百僚。博問公卿。知變所自。審得厥故。修復往術。以答天命。臣子遠近。莫不延頸企踵。苟有隙空。一介之知。事願自效。貢納聖聽。臣伏見日食之占。自昔典籍。十月之交。春秋傳記。漢注所載。史官占候。羣臣密對。陛下所觀覽。左右所諷誦。可謂詳悉備矣。雖復廣問。陷在前志。無以復加。乃者第氣於參。臣前得敦朴之人。後三年二月。對策北宮端門。以為參者西

古文國璽集

卷之二十

二十四 東漢卷六

方之位。其於分野。并州是也。殆謂西戎北狄。其後種羌叛矣。烏桓犯上郡。并涼動兵。驗略效矣。今復見大異。申誠重譴。於此二城。海內莫見。三月一日。合辰在婁。婁又西方之宿。象占顯明者。羌及烏桓有悔過之辭。將吏策勲之名。臣恐受任典牧者。苟脫目前。皆粗圖身一時之權。不顧為國百世之利。論者美近功。忽其遠則各相不大疾痛。伏惟天象不虛。老子曰。圖難於其易也。為大於其細也。消災復異。宜在於今。詩曰。

言邊郡當擇人甚於內地

月吉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日擇人二曰安民三曰從時臣融伏惟方今有道之世漢興設張侯采衛司民之吏案繩循墨雖有敗最所差無幾其陷罪辟身自取禍百姓未被其大傷至邊郡牧御失和吉之與凶敗之與成優劣相懸不誠不可審擇其人士以應天變下以安民隸竊見列將子孫生長京師食仰租奉不知稼穡之艱又希遭厄用故能果毅輕財施與孤弱以獲生處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重東漢卷六

之用此其所長也不拘漆禁奢泰無度功勞足以宣威踰濫足以傷化此其所短也州郡之士出自貧苦長于檢押雖專賞罰不敢越濫此其所長也拘文守法遭遇非常狐疑無斷畏首畏尾威恩纖薄外內離心士卒不附此其所短也必得將兼有二長之才無二短之累參以吏事任以兵法有此數姿然後能折衝厭難致其功實轉災為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云無若人臣以爲誣矣宜特選詳舉審得其真鎮守二方以應用

良擇人之義以塞大異也

漢之守臣卽爲邊將時融推災變在參分并州隣胡當慎擇守臣篇中論長短之宜頗爲詳切大槩謂內地當重法制邊郡當宣威武各當其才可也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

重

東漢卷六

保月孝曰
文亦朕助

外戚間之
必當悚然
誠恨
子語似老

宣聖語乃
似六朝何
也

諫外戚疏

翟 鵬

安帝追感祖母朱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
寶及皇后兄弟。開顯並用。威權。上疏諫書
省不

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
疎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
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
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開致化之道。益遠者難
明。請以近事徵之。昔寶。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統。
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夏社稷。豈不以執尊威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

東漢卷六

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為孤豚。豈可
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歿。必疾。今外戚
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
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
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翁翁。皆營。更相佐附。臣
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
曰。吐珠于澤。誰能不含。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
人。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
存約節。故文帝愛百金于露臺。飾帷帳于阜。或有不

議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至

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較。今自初政以來。
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飲天下之財。積無功
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
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公
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扶而維之。日見正容。
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數定也。今
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般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大
平。其可得乎。自去年以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高岸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

東漢卷六

為谷。修身恐懼。則轉禍為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
願陛下親自勞。躬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
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割情欲之歡。罷宴
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
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
東漢之時。固云權歸臺閣。酬以尚書。詎切外戚而
卽外補。則外戚之重。愈可知矣。

說文解字序

許慎

漢宣帝時命諸儒修蒼頡之法。和帝時中命賈逵修理舊文。于是許慎采史籍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達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上之。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蒼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义萬品以察。蓋取諸夫。夫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

古文園羣集卷之二十

五

東漢卷六

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八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訓。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

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今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其後諸侯力政。不統于正。惡禮樂之害已。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曉。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泰文合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

古文園羣集卷之二十

手

東漢卷六

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繇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草書。尉律篇名。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非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時。召通蒼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

然則自西漢時八體之學已衰

杜鄴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復禮等百餘人今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采以作訓纂篇凡蒼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書所載畧存之矣。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較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卽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古文圖彙集卷之二十一

此言係於
正經

于史猶俗儒奇夫書說文既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觀字例之條。怪舊執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爲秘妙。究洞聖人之微旨。又見蒼頡篇中。幼子承詔。因號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仙之術焉。其迷誤不。論豈不悖哉。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也。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已私。是非無正。巧說素隨。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番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古文圖彙集卷之二十一

聖

東漢卷六

噴而不可亂也。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小大信而有證。稽誤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者達神旨。分別部居。不相雜廁。萬物咸覩。靡不兼。展誼不昭。爰明以論。其僞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於其所不知。盡。闕如也。

詳六書之源流博而不泛。與而有體。此古敘之正。式也。

歷代古文圖彙集卷之二十一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一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東漢文

憂盜疏

陳忠

時盜賊竝起郡縣莫肯糾發忠以為憂上疏

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未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一

東漢卷七

天下之亂由盜賊起此盜賊之起由盜賊起此盜賊之起

穿踰不禁。則致強盜。強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群。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于通行飲食。罪致大辟。而頃者以來。莫以為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為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跽踏比伍。轉相賦歛。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迫。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于此。前年勃海張伯路。可為至戒。覆車

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糺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強盜為上官若它郡縣所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為詔文。切勅刺史。嚴加糾罰。冀以猛濟。寬驚懼姦。惡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寒氣錯時。水涌為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差。今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以承天誠。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一

東漢卷七

論喪服疏

陳忠

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
忠因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也及給事
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得令得葬
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
諷等以為宜復建武故事忠
上疏宣堅不便竟寢忠議

臣聞之孝經始于事親終于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
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于子同氣異息一體
而分三年乃免丁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
五月是以春秋臣有人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
子雖愛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一
三陳漢卷七
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
之人作詩自傷曰既之罄矣惟馨之恥言已不得終
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
寧告之科合于致愛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
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群司營祿念私
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
損大漢之典雖承哀微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
田之計起于孝文孝廉之貢發于孝武郊祀之禮定
于元成三雍之序備于顯宗大臣終喪成于陛下聖

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臣願陛下登高北
望以甘陵之思陵也安帝母
其所以甘陵之思陵也安帝母
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
其所以甘陵之思陵也安帝母
當時宣堅都不便此奏而卒著為令言詞愷婉發
人深念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一

三陳漢卷七

言中使疏

陳忠

時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侍伯榮往來甘泉
伯榮負寵郡國迎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
百姓騷動忠
上疏不省

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每引災自責。不責臣司臣司。思莫以為負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益溢克豫蝗。蠋滋生刑揚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矣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臣聞洪範五。

古文園璋集卷之二十一

五東漢卷七

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恒雨春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蒞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強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駟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倖于人主長吏惶怖謹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甲停傳多設備時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路吁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

言言事
八得引經
六得之義
內謂原聲

之屬清河有陵廟之等及封符大臣皆假為伯榮。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于陛下陛下之柄在于臣妾水災之發必起于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机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讚崇之。許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傳之援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于已則下。不得偏上臣不得干君恒雨大水必當霽止四方眾。異不能為害。

古文園璋集卷之二十一

六東漢卷七

中侍駟蹇至郡國爭為禮謁陰充陽之象也厥咎。為水伯始深于春秋家言

議西域疏

陳忠

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璠上書陳三策帝下其議忠因上疏帝納之乃以璠為西域長史西屯柳中

以威虜懷遠久大是格論形勢在指顧間

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寤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當斯之役黔首隕于狼望之北財幣靡于虛山之壑府庫單竭杼柚空虛算至舟車費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一

東漢卷七

鼠竄遠藏至于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閑微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與不貲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郵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

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感國威土經有明誠臣以為敦煌宜置較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威外所以固內故邊境益遠則中國益安役屢四夷而朝廷乃尊有謂不必廢有用而廣無用者廷者之談也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一

東漢卷七



諫內寵疏

楊震

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據恩妨
慈聖子及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
帝以示阿母等
內侍皆懷忿恚

臣聞政以得賢為本理以去穢為務是以唐虞俊乂
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
嬖倖寔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
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
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黷日
月書誡牝雞牡鳴詩刺哲婦喪國昔鄭嚴公從母氏
乞食圖辱集卷之二十一
九東漢卷七
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
為失教大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易曰
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于政事也宜速出阿
母另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聖
俱美惟陛下絕婉嬖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誠
闕拜辭省獻御損節微榮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
小人之恤大東不與于今勞止不怨于下擬蹤往古
比德哲王豈不休哉
前切無所忌諱真古大臣之風卒以耿寶之奏飲

鵠而卒蓋始基于此矣

古文閣集卷之二十一

十東漢卷七

諸國拜章

郎顗

顗父宗精于占候。顗少博學。明經。與諸儒。居海畔。晝夜占。東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時。災。異。屢。見。焉。嘉。二。年。正。月。公。車。微。顗。詣。闕。拜。章。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修德。

使正。抗下。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

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景。之。聽。

溫。三。省。之。勸。思。過。念。咎。務。消。祇。悔。方。今。時。俗。奢。佚。機。

思。薄。義。夫。救。咎。必。于。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

莫。善。于。禮。修。禮。遵。約。益。惟。上。興。華。文。變。薄。事。不。在。下。

古文園瑋集卷之二十一 士東漢卷七

故。出。而。之。德。閉。睢。政。本。木。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

昔。先。帝。其。本。者。未。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箴。以。虛。獨。

自。造。及。遠。者。也。伏。見。往。年。以。來。園。林。數。災。炎。光。熾。

私。室。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

厥。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

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竝。作。燒。居。室。自。頃。繕。理。西。

苑。修。復。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遷。殷。去。奢。

即。儉。夏。后。里。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為。長。府。閔。子。審。曰。

節。節。何。必。改。作。臣。愚。以。為。諸。所。繕。修。事。可。省。減。泉。

顗丁災之
所應則知
福之所來
斯言自不
爽也

漢書

可以方大
臣之威

郵賁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

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

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窮見。

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業。

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賢德不用。厥。

異常。陰大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

商。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水。既。解。釋。

還。自。今。大。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和。

推。寒。暑。相。逆。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

古文園瑋集卷之二十一 士東漢卷七

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至。

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眾政。以爲立夏之後。

常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焚。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

輿。鬼。環。繞。軒。轅。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

夏。令。則。焚。惑。失。行。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三。

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

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著。于。虞。典。而。今。之。在。位。競。

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

述。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

此消伏災。害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疎小。網數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謂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鑽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

古侯之文。易于條悉。難于典雅。雅光机鑒。明通文辭。則逸卓犖。有尤何必以占驗之事為小數。而恥之也哉。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一

三陳漢書七

薦黃瓊李固陳四事奏

郎頤

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即去歸家

天臣不得其人則天變叠至用人之關係

若此

賢人蕭然之將如在物表

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于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怔營惶怖。靡知厯身。臣聞刻舟刻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群龍為用。文武劍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諺曰。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來。勤心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三公九卿。是以災害屢臻。四國未寧。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為功。失士為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進德。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酬。來無所樂。進無所趨。則皆懷端蕝。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為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青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青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厄。其咎由此。豈可不剛從。為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子臣伏見光

高致四人

祿大夫江夏黃瓊。耽樂道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又果于從政。明達變復。朝廷前加優寵。賓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議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善人爲國三年。乃立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潔白之節。情同嘔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爲聖漢宜蒙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一

主東漢卷七

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子奇釋齒。化阿有聲。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傳說。不足爲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願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所歸。臧否可歎。願訊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爲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謹復條便宜四事。附奏于左。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

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潤濁。時氣錯逆。靈霧蔽日。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于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宜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于下。日應于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其無虛作。豈獨陛下倦于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勸求机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爲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一

主東漢卷七

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其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于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典也。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貴雨而潤。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于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

高為天威
龍反在
紅生之

勢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効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常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陛下若欲除災，昭社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聲乃發。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于房心，太白在此，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皆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一

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此以陰陵陽，臣下尊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石氏經曰：歲星出左有年，出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為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

回車易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于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宮室，臣下專權。

示龍星
為得市見
龍記

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臣聞皇天威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獲，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北有光曜，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一

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贖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蓄者，簡稅防災，為其方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于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改變于朝，而天不雨，則臣為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

所陳四事，皆意主寬和，務去嚴酷，其言有類仁者，而不免于孫禮之禍，術士每不令修何哉。

徐月峰曰
貨核近西
京第諸作

五清寬裕
用字精新

久職治成
于漢其驗
之矣

陳吏事疏

左雄

雄以虞胡薦拜尚書再遷尚書令上疏論之
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偽詳所施行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
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皋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
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
故詩云有奔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
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褒貶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
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
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一
并秦阮儒民典刻華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
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
慎庶官錫苟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于文景天
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
于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
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
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
變易則下不安業久于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
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

元東漢卷七

此言吏不
久職之病
最其切

道之
多難

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于
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
百餘載俗浸雕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
城百里轉動無常最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
為威風聚歛整辦為賢能以理已安民為劣弱以奉
法循理為不化兇鉗之戮生于睡背覆尸之禍成于
喜怒視民如寇仇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
疾疾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于亭傳責成于期月
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簡者離毀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一
或困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號共辟召
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
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奸猾枉濫
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卿官部吏職卑祿薄
車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
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
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與服有
庸而齊于匹堅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
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効者可就增秩

元東漢卷七

此法亦宜行之于今

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遼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漢有增秩之法。故吏之乂于其職者。皆得擢爲公卿。治以大起後世。增秩不實而樂于遷徙。治之所由不成。非制之不善耶。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一

主東漢卷七

請領三郡疏

虞詡

時涼州無多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書奏帝乃復三郡

臣聞子孫以奉祖爲孝。君上以安民爲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民利。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群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阨據險。因渠以溉。水春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樂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爲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雖河山之阻。亦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園林畢外。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歸聖德。考行所長。觀升卿之說。李修其言。涼州事勢甚惡。修用其言。而涼州乃定。至是三郡復而西土向風。蓋升卿深于兵者之論也。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一

主東漢卷七

形勢洞然

序西州風俗通矣

被劫自頌書

虞詡

詔曰三公劾奏詔盛夏多拘繫無辜爲吏人患詔上書自訟順帝省其章乃爲免司空陶敬

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人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爲賢。盡節爲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二府恐爲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卽以尸諫耳。

東巡詔

張衡

延光元年幸泰山鳳集濟陽

惟二月初吉。帝將狩于岱嶽。展義省方。觀民設教。丙寅。臚率群賓。備法駕。以祖于東門。乙酉。親禮于魯而休齊焉。己丑。屆于靈官。是日也。有鳳雙集于臺。壬辰。祀上帝于明堂。帝曰。咨于不材。爲天地主。懷慄勰光。百僚萬机。心之謂矣。孰朕之勞。上帝有靈。不替朕命。誕敢不祗承。凡庶與祭于壇墠之位者。曰懷爾邦君。實願先帝。載厥太宗。以左右朕躬。群臣曰。帝道橫被。吉命。

東漢卷七

旁行海表一人有建萬民賴之從巡助祭者茲惟嘉
瑞乃歌曰皇皇者鳳通玄知時萃于山趾與帝邀期
吉事有祥惟漢之祗帝曰朕不敢當亦不敢蔽天之
吉命

其文也原于尚書而逸氣新詞自無擬襲之迹

應聞

張衡

衡再轉復為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官。積年不徙。乃設客問作應聞以見志云。

有問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于下學。止達佐國。理民有云為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使君為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書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咎單巫咸。實守玉象。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袞而朝。介圭作瑞。厥跡不朽。垂列後昆。不亦至歟。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質以文美。實由華

古文園珠集

卷之二十一

主東漢卷七

興器賴雕飾。為好人以與服。為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已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曩滯日官。今又原之也。原。再。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常見謗于鄙儒。深厲淺揭。隨時為義。曾何貪于支離。而習其孤技耶。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盍亦調其枳。而銛諸。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獲。若乎禮屈已美言以相

新致興球

勉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動雪前。各輝俱

不柔以意。誰斬也。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求之無益。故智者。面而不思。貼身以微幸。固貪夫之所為。未得而踰喪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于心。有猜則竄。歟。無備猶不屑。餐旌。晉以之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刺以之士。或解絰褐而襲黼

古文園珠集

卷之二十一

主東漢卷七

黻。或委市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輪力致庸。受必有階。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分錯。入用腫膿。黃帝為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于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為也。常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顛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為也。人各有能。因藝受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竝濟。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天且平。兼况以人該之。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

涉冬則澗泥而潛蟄。避害也。公且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恥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獨武縣縋而秦伯退師。魯連係箭而聊城施析。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咸以得人為臬。失士為尤。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高祖踞洗。以對鄉生。當此之會。迺鳴而鼙應也。故能同心戮力。勒恤人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一
主 東漢卷七

分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謀之。爛然有第。夫女魁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溽暑至而鵲火棲。寒冰返而鼉鼉蜚。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劑。若脩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信為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于茲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擄失塗者幽僻。遭遇難妻。趨偶為幸。世易俗異。事執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接之。斯契軋而求劍。守株而伺兔也。冒愧違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願也。越王勾踐事此。故厥緒不

承捷徑。邪至。不忍以拔步。于進苟容。我不忍以飲。肩雖有犀舟。豈能徐人涉印否。有須者也。姑亦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不見是而不惜。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股彭及周鼎。與世殊技。固孤是求。子憂朱汗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子觀木雕獨飛。慙我垂翅故棲。吾感蠶蠶附鳴。悲爾先笑而後號也。斐豹以斃督。番書。禮至以掖。同作銘。弦高以牛餽退敵。墨翟以紫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一
主 東漢卷七

帶全城。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禿節効貞。藉且以飛。增逞巧。詹何以沈鈎致精。奕秋以棋局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僕進不能泰名于二立。退又不能群彼數子。慙三墳之既頽。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乎柱史。且韞櫝以待價。踵顏氏以行止。曾不慊夫晉楚。敢告誠于知己。

沈與默執別有思。指其體亦似與前人有異。特可研咏。

時事疏

張衡

時政事新損權移于下術因上疏陳事

通鑑達論

史稱平子從容談靜

伏惟陛下宜哲克明。繼統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今乘雲高躋。繼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倭僂之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偽。故能一貫萬机。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廢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災青屢見。神明幽遠。寔鑒在茲。福仁禍淫。景嚮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為效。古文園瑋集卷之二十一

矣。故恭儉畏忌。必蒙社祚。奢淫惰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遷忘反。豈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累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于凶患乎。貴寵之臣。眾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訛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頃年而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陽若者。也。懼群臣奢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川速谷微。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

龍自上降故能行遠吉哉言乎

臣以勳和威。自上出。不越于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已。恩不忍割。與眾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王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疎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思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修。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

平子精于術學。所言皆中。惟時感歎。時之政令。不專于上。以書上陳。言俱朗至。真可于圖緯之外。衡立一書。

古文園瑋集卷之二十一

諫固緯疏

張衡

初光武善識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
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

蔡端精雅

直令則會
之流失其

根據

引義斷經
字字詳核

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
九宮經天驗道本盡于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
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
于前有徵于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識書識書始出蓋
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
當此之時莫或稱識若夏侯勝賈孟之徒以道術立
名其所述著無識一言劉向父子領較秘書開定九
古文圖緯集卷之二十一
主東漢卷七
流亦無識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
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識云
共工理水凡識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識獨以為蚩
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
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
于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于圖中訖于成
帝一卷之書五異數事聖人之言孰無若是殆必虛
偽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識互異三十
餘事諸言識者皆不能說至于王莽篡位漢世大禍

亦好僻
事然近
也

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識成于哀平之際也且河
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纂永元中清河
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或者至
于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効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為
證驗至于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
執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封侯九宮風角數
有徵効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
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
收藏圖識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古文圖緯集卷之二十一
主東漢卷七

平子學兼道數常好玄經尤善机巧而獨于圖緯
之說辨其虛偽言之鑿鑿真不復可置難論也

以此得入
漢之人才
所以獨盛
也

以文章取
上者不盡
比之才

論貢舉疏

張衡

古者以賢取士。諸侯歲貢。孝武之代。郡舉孝廉。又有
賢良文學之選。于是各臣皆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
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能
焉。陛下即位之初。先訪經術。聽政餘日。親省篇章。聊
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
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
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于盛化
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一
東漢卷七

歷代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一

遼事之敗
鮮卑如此
謂之可歎

此所謂國
之不振者

歷代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二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

東漢文

求自効疏

皇甫規

西羌寇三輔。征西將軍將兵擊之。現
審其必敗。上書言狀。而賢為羌所沒。
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
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較。臣每惟賢等擁眾
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出于平人。回入
姦吏。故江湖之人。群為盜賊。青徐荒饑。強負流散。夫
古之國璋集卷之二十一
東漢卷八

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其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請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歟

自陳

威明習於地形又曉兵法故其言有深驗此因馬賢不恤軍士以致敗沒故於邊將撫綏之法言之款切可為永鑑

古文國事集卷之二十二

十一陳漢卷八

忠貴痛

王符

漢書作後
不恨恨字
意長

世有莫盛之福又有莫痛之禍處莫高之位者不可以無莫大之功竊亢龍之極貴未嘗不被亡也成天地之大功者未嘗不蕃昌也帝王之所尊敬天之所甚愛者民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甚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民達上則思進賢功就大焉故居之而下不重也在前而後不殆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自公卿以下至于小司罔非末官也是故明王

古文國事集

卷之二十二

十一陳漢卷八

漢書去此
故語然文
時奇與

不敢以私思臣不敢以誣能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論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五代建侯開國承家傳嗣百世歷載千數皆以能當天官功加百姓周公東征後世追思召公甘棠人不忍伐見愛如是豈欲私害之者哉此其後之封君多矣或不終身或不替月而莫墮其世無者載英盈百是人何也哉五代之臣以道事君以仁撫世澤及草木兼利外內普天率土莫不被德其所安全真代天工也是以福祚流衍本枝百世季世

漢書去其
其位二
其文不明
其不如金

漢書新切

古文園集卷之二十一

四庫全書

之臣不思順天而時主是諛。爾破敵者為忠。多殺者為賢。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此等之儔。雖見貴於時君。然上不順天心。下不得民意。故卒泣血號咷以辱終也。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能不稱其位。其殃必大。且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神惑其心。是故貧賤之時。雖有鑒明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皆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狗馬。財貨滿於錢。宰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人多驕肆。負債不償。骨肉怨望於家。細民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世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等。嬰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飽也。貴人常禍。傷寵也。父母常失。在不能已。於媚千人。君常過。在不能已。於驕臣。哺乳太多。則必掣縱而生。病貴富太盛。則必驕佚而生。過是故。獨子以賊其福者。非一門也。驕臣用滅其家者。非一世也。

古文園集卷之二十一

五庫全書

也。或以背叛橫逆不道。或以德薄不稱其貴。文昌莫功。司命舉過。親惡深沒。稱罪降罰。或捕格斬首。或拉膊掣胃。培灰浮甓。街刀都市。殭屍破家。覆宗滅族者。皆無功於民。悞者也。而後人貪權冒寵。蓄積無極。思登顛隕之臺。樂循覆車之迹。願禪福祚。以備員滿貫者。何世無之。當呂氏之貴也。太后稱制而專政。祿產秉事而握權。擅立四五多封子弟。兼據將相。外內盤結。自以雖湯武興。五霸作。弗能危也。於是廢仁義而尚威虐。滅禮信而務譎詐。海內怨痛。人欲其亡。故一朝摩滅而莫之哀也。霍氏之貴。專相幼主。誅滅同僚。廢帝立帝。莫之敢違。禹繼父位。山雲屏事。諸壻專典禁兵。婚姻本族。王氏之貴。九侯五將。朱輪二十。太后專政。秉權三世。莽為宰衡。封安漢公。居攝假號。身當南面。卒以篡位。十有餘年。自以居之已久。咸立恩行。永無禍敗。故遂肆心恣意。私近忘遠。崇聚羣小。重賦殫民。以奉無功。動為奸詐。託之經義。迷罔百姓。欺誣天地。自以我密。人莫之知。皇天從上鑒其奸。神明自內照其態。豈有誤哉。夫鳥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

魚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貴戚懼家之不吉而聚諸令名懼門之不堅而爲作鐵樞卒有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虐百姓而失民心爾孔子曰不患無位患已不立是故人臣不奉遵禮法竭精思職推誠輔君効功百姓下自附於民氓上承順於天心而乃欲任其私知竊君威德以陵下民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偷進苟得以自奉厚居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譬猶始皇之舍德任刑而欲

古文園集卷之二十一

木東漢卷八

計一以至於萬也豈不惑哉

西京貴戚惟王氏若東京則累朝俱有極於實梁此篇論其湛寵敗族可爲切諷

浮侈篇

王符

王者以四海爲一家以兆民爲通計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受其寒者今舉世舍農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爲功克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浮末者什於農夫虛僞游手者什於浮末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饑寒饑寒並至則安能不爲非爲非

古文園集卷之二十一

七東漢卷八

則姦宄姦宄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則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強亂生於治危生於安是故明王之養民也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民固不可恣也今民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以相詐給比肩是也或以謀姦合任爲業或以游教博奕爲事或丁夫世不傳犁鋤懷丸挾彈携手遨遊或取好

土作丸。賣之為彈。外不可以禦寇。內不可以禁鼠。晉靈好之。以增其惡。未嘗聞志義之士。喜操以游者也。唯無心之人。羣豎小子。接而持之。妄彈鳥雀。百發不得一。而反中面目。此最無用而有害也。或坐作竹簣。削銳其頭。有傷害之象。傳以蠟蜜。有甘舌之類。皆非吉祥善應。或作泥車瓦狗馬騎。倡俳諸戲。弄小兒之具。以巧詐詩刺。不續其麻女也。婆娑今多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婦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皆易恐懼。至使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一

人東漢卷八

用功十倍。此等之傳。既不助長農工。女無有益於世。而坐食嘉穀。消費白日。毀敗成功。以見為破。以牢為行。以大為小。以易為難。皆宜禁者也。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灌漏卮。孝文皇帝。躬衣弋絺。足履華舄。以韋帶劍。集上書囊。以為殿帷。盛夏苦暑。欲起一臺。計值百萬。以為奢費而不作也。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上甚矣。從奴僕妾。皆服葛子升越。簡中女布。細緻綺縠。冰純錦綉。犀象珠玉。琥珀瑋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靡靡履舄。文組絲縷。驕奢僭主。轉相誇詡。箕子所唏。今在僕妾。富貴嫁娶。車軒各十。騎奴侍僮。夾轂節引。富者競欲相遇。貧者耻不逮及。是故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本業。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承繒絲而乘車馬。今者既不能盡復古。細民誠可不須乃踰於古昔。孝子衣必細緻。履必麋鹿。組必文采。飾機必綸。此投飾車馬多畜奴婢。諸能若此者。既不生穀。又坐為蠹賊也。子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時。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為棺。葛采為緘。下不及泉。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一

九東漢卷八

此與楊王
相相反也

上不泄臭。後世以楸梓槐栢。各取方土。所出膠漆。分致釘細。要削除。鏽靡不見。際會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可矣。其後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楸梓豫章。楸梓邊遠。下土亦競相倣倣。夫楸梓豫章。所出殊遠。又乃生於深山窮谷。經歷山峯。立千丈。高百丈之露。傾倚險阻。崎嶇不便。求之連日。然後見之。伐斫連月。然後訖。會衆然後能動。擔牛烈然後能致。水油漬入海連淮。逆河行數千里。然後到。雜工匠彫治。積累日月。計一棺之成功。將千萬夫。既其終用。重且萬斤。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二 東漢卷八

非大眾不能舉。非大車不能載。東至樂浪。西至燉煌。萬里之中。相競用之。此之費功傷農。可為痛心。古者墓而。崇仲尼喪母塚高四尺。遇雨而墮。弟子請治之。夫子泣曰。禮不修墓。鯉死有棺而無槨。文帝葬於芒碭。明帝葬於洛南。皆不藏珠寶。不造廟。不起山陵。陵墓雖卑而壘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葬。或至刻金鏤玉。楸梓槐栢。良家造塋。黃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塚。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崇侈上僭。寵臣貴戚。州郡世家。每有喪葬。都官

屬縣各當遣吏。齎奉車馬。帷帳貨假。待客之具。競為華觀。此無益於奉終。無增於孝行。但作煩擾。擾傷害吏民。今按部畢之郊。文武之陵。南坡之壘。曾哲之冢。周公非不忠也。曾子非不孝也。以為襄君顯父。不在聚財揚名。顯祖不在車馬。孔子曰。多貨財傷于德。弊則沒禮。晉靈厚賦以彫牆。春秋之為非君。華元樂舉厚葬。文公春秋以為不臣。况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景帝時。原侯衛不害坐葬過律。奪國。明帝時。桑民權陽侯坐塚過制。髡削。今天下浮侈離。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二 東漢卷八

本。僭奢過上。亦已甚矣。凡諸所議。皆非民性。而競務者。亂政薄化。使之然也。王者統世。觀民設教。乃能變風易俗。以致太平。

東京之時。人主節儉。而臣下侈靡。至于喪葬其費尤劇。此篇所載。既得劇俗之要。文之麗贍。亦為罕匹。

顧初曰
石人往往
賊殺良民

述教篇

聖書

凡治病者。必先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病之所起。然後設之以禁。故姦可塞國可安矣。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奚以明之哉。曰。孝悌之家。修身慎行。不犯上。禁從生至死。無銖兩罪。數有赦贖。未嘗蒙恩。常反爲禍。何者。正直之士之爲吏也。不避強禦。不辭上官。從事督察。方懷不快。而姦猾之黨。又加誣言。皆知赦之不久。則且共橫枉。侵冤。誣奏罪法。今主上妄行刑辟。高至死徙。下乃淪冤。而被冤之家。乃甫當乞鞠。告故以信直。亦無益于死亡矣。及隱逸行士。淑人君子。爲護佞利。口所加誣。覆冒下士。冤民能至闕者。萬無數人。其得省問者。不過百一。既對尚書。空遣去者。復十六七。雖蒙考覆。州郡轉相顧望。留吾真事。春夏待秋冬。秋冬復待春夏。如此行逢赦者。不可勝數。又謹慎之民。引天之道。分地之利。擇莫犯法。謹身節用。積累纖微。以致小過。此言質良。蓋民惟國之基也。輕薄惡下。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一

主東漢卷八

不道凶民。思彼奸邪。起作盜賊。以財色殺人。父母戮人之子。滅人之門。取人之眚。及貪殘不軌。凶惡弊吏。掠殺不辜。侵冤小民。皆望聖帝。當爲誅惡治冤。以解諸怨。反一門赦之。令惡人高會而夸。詭老盜服。蔽而過門。孝子見讐。而不得討。亡主見物。而不得取。痛莫甚焉。故將赦而先暴。寒者以其多冤。結悲恨之人也。夫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是故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者也。乃以威奸慝。惡除民害也。天下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爲立王者。以統治之。天下在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罰有罪。五刑五用。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其民乃並爲敵讐。罔不寇賊。消義奸宄。奪攘以革命受祚。爲之父母。故得一赦。繼體以下。則無違焉。何者。人君配乾而仁順。育物以成大功。非得。以養奸活罪。爲仁。放縱天賊。爲賢也。今夫性惡之人。居家不孝悌。出入不恭敬。輕薄慢傲。凶悍無辨。明以威侮。侵利爲行。以賊殘酷。虐爲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一

主東漢卷八

敬甫之術
以古知當
故先殺人

賢故數陷王法者此乃民之賊下愚極惡之人也雖
脫桎梏而出囹圄終無改悔之心自詩以羸教頭出
獄踉蹌復犯法者何不然洛陽至有主諧合殺人者
謂之會任之家受人十萬謝客數千又重饋部吏吏
典通奸利入深重幡黨盤牙請至貴戚寵權說聽于
上謁行於下是故雖嚴令尹終不能被壞斷絕何者
凡敢爲大奸者財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
多散苟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
公之廉直孰能不爲願今案洛陽主殺人者高至數
古文圖華集卷之二十二
十下至四五身不死則殺不止皆以數救之所致也
由此觀之大惡之資終不可化雖歲適勸奸耳惑之
三辰有候天氣當赦故人主順之而施德焉未必殺
也王者至貴與天通精心有所想意有所慮未發聲
色天爲變移或若休咎庶徵月之從星此乃宜有是
事故見瑞異或戒人主若忽不察是乃已所感致而
反以爲天意欲然非直也俗人又曰先世欲赦常先
遣馬分行市里聽于路隅咸云當赦以知天之教也
乃因施德若使此言也而信則殆過矣夫民之性固

好意度者也見久陰則稱將水見陽久則稱將旱見
小貴則言將饑見小賤則言將穰然或信或否由此
觀之民之所言未必天下前世贖赦稀疎民無覲覲
近時以來赦贖稠數故每春夏輒望復赦或抱罪之
家僥倖蒙恩故宜此言以自悅喜誠令仁君聞此以
爲天教而輒從之誤莫甚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奸
宄熾而吏不制故赦贖以解之此乃招亂之本原不
察禍福之所生者之言也凡民所以輕爲盜賊吏之
所以易作奸匪者以赦贖數而有僥望也若使犯罪
之人終身被命得而必刑則計姦之謀破而慮惡之
心絕矣夫良贖可孺子可令姐中庸之人可弘而下
故其諺曰一歲載赦奴兒噫嗟言王誅不行則痛瘡
之子皆輕犯况狡乎若誠思畏盜賊多而姦不勝故
赦則是爲國爲姦宄報也夫天道賞善而刑淫天工
人其代之故凡立王者將以誅邪惡而養正善而以
遏邪惡逆妄莫甚焉且夫國無常治又無常亂法令
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法無常行法無常弛君敬
法則法行君慢法則法弛昔漢明帝時制舉茂才過

開謝恩賜食。事訖問何異聞。對曰。巫有劇賊九人。則史數以竊郡訖。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邪。對曰。是。帝乃振怒曰。賊發部中。而不能擒。然材何以爲。茂。捶數百。便免官。而切讓州郡。十日之間。賊即伏誅。由此觀之。擒滅盜賊。在於明法。不在數赦。令不顯行賞罰。以明善惡。嚴督牧守。以擒姦猾。而反數赦。以勸之。其文帝曰。謀反大逆不道。諸犯不得當赦。皆除之。將與士大夫。灑心更始。歲歲灑之。然未嘗見姦人。冗吏有肯變心悔服。稱詔者。也有司奏事。又俗以赦前之微過。妨今日之顯舉。然則改往修來。更始之詔。亦不信也。詩譏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故不若希其令。必其言若良。不能于無赦者。罕之爲愈。今世歲老古時一赦。則姦宄之滅十八九。可勝必也。昔大司馬吳漢老病將卒。世祖問以遺戒。對曰。臣愚不智。不足以知治。慎無赦而已矣。夫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人之情。皆見乎辭。故諸言不當赦者。非修身修行。則必憂哀謹慎。而嫉毒姦惡者也。諸利數赦者。非不達赦務。則交內懷隱憂。有願爲者也。人君之發令也。必諸於羣臣。

羣臣之姦邪者。固必伏罪。雖正直吏。猶有公過。自非。竊。李離。孰肯削身以正國。然則是皆接私計。以論公政也。與。風議。無時焉。可傳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夫有罪而脩辜。究結而信理。此天之正也。而王之法也。故曰。無縱虎隨以謹。是良。若枉善人以惠姦。惡。此謂飲怨。以爲德。先帝制法。論褒刺。乃者何。則以其懷姦惡之心。有殺害之意也。聖主有子愛之情。而有殺害之意。故誅之。况成罪乎。尚書康誥王曰。於戲。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乃。惟。終。自。作。不。典。戒。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恐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通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殺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金作贖刑。赦作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先王議獄。獄以制。原情論意。以殺善人。非欲令兼縱惡逆。以傷人也是。故周官差八議之辟。此先王所以整萬民而致時雍也。易故觀。

民設教變通移時之義今日救世莫先此意

赦令數下則國無威而民易犯法此劉璋所以亂
諸葛所以治者也其弊始于東京之末節信論之
詳矣

救邊篇

王符

米漢時恒
山義忠賢
也

明于守邊
之勢

聖王之政普覆兼愛不私近密不忽疎遠吉凶禍福
與民共之哀樂之情恕以及人視民如赤子救禍如
引手爛是以四海歡悅俱相得用往者羗虜背叛始
自涼并延及司隸東禍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
郡削迹周迴千里野無子遺寇鈔禍害晝夜不止百
姓滅没日月焦盡而內郡之士不被殃者咸云當且
放縱以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心也哉前羗始反公
卿師尹咸欲捐棄涼州却保三輔朝廷不聽後羗遂
古東園集卷之二十一 大東漢卷八
侵而論者多恨不從感議余竊笑之所謂媾亦悔不
媾亦有悔者爾未始識變之理地無邊無邊亡國是
故失涼州則三輔爲邊三輔內入則弘農爲邊弘農
內入則洛陽爲邊推此以相况雖盡東海猶有邊也
今不厲武以誅虜選材以全境而云邊不可守欲先
自割便寇敵不亦惑乎昔樂毅以博博之小燕破滅
彊齊威震天下真可謂良將矣然卽墨大夫以孤城
獨守六年不下竟完其民田單師窮率五千騎擊走
却復齊七十餘城可謂善用兵矣圖聊莒連年終不

能拔此皆以至。至弱以上。智圖下愚而猶不能。克者何也。曰攻常不足而守恒有餘也。前日諸郡皆據列城而擁大衆。羗虜之智非乃樂毅田單也。郡縣之阨非若聊莒卽墨也。然皆不肯專心堅守而反疆。驅劫其民。捐棄倉庫。背城邑走。由此觀之。非苦城乏糧也。但苦將不良爾。折衝安民要在任賢。不在促境。齊魏却守國不以安。子嬰自削秦不以在。武皇帝攘夷拆境而數千里。東開洛浪。西置燉煌。南踰交趾。北築朔方。卒定南越。誅斬大宛。五軍所嚮無不夷滅。今

古文園集

卷之二十二

辛東漢卷八

虜近發封畿之內。而不能擒。亦自痛爾。非有邊之過也。唇亡齒寒。體傷心痛。必然之事。又何疑焉。君子見機况已著乎。乃者邊害震如雷霆。赫如日月。而談者皆諱之日。焱并竊盜淺淺善靖。俾君子息欲令朝廷以寇爲小而不蚤憂。害乃至此尚不欲救。曰痛不著身。言恐之錢不出家言與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羗禍朝夕切急如邊民者。則競言當誅羗矣。今苟以已無憐恤。冤痛故端坐相仍。又不明修禦之備。陶陶閑澹。卧委天聽。羗獨往來深入多殺。已乃陸陸相將詣

此段似西漢人支

明諸辭禮謝退云。狀會坐朝堂。則無憂國哀民。懇惻之誠。苟轉相顧望。莫肯違止。日晏時移。議無所定。已且須後。少得小安。則恬然棄忘。旬時之間。虜復爲害。軍書交馳。羽檄狎至。乃復怔忡如前。若此以來。出入九載。庶曰式滅。覆出爲惡。徊徊潰潰。當何終極。春秋譏鄭棄其師。况棄人乎。一人吁嗟。王道爲虧。况百萬之衆。號哭泣感天心乎。且夫國以民爲基。貴以賤爲本。是以聖王養民愛之如子。憂之如家。危者安之。亡者存之。赦其災患。除其禍亂。是故亂方之伐。非好武

古文園集

卷之二十二

辛東漢卷八

也。獵狝于襄。非貪土也。以垢民育德。安疆宇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自彼氏羗。莫不來享。普天思服。行葦賴德。况近我民家。禍若此。可無救乎。凡民之所以奉事上者。懷義思也。痛則無耻。禍則不仁。念於怨。慙生於無耻。今羗叛久矣。傷害多矣。百姓急矣。憂禍深矣。上下相從未見休時。不一命大將以掃醜虜。而州稍稍興役連連不已。若排據障風。探沙灌河。無所能禦。徒自盡爾。今數州屯兵十萬餘人。皆廩食縣官。歲數百萬斛。又有月值。但此人耗不可勝供。而反彈暫出

之費甚非計也。是夫危者易傾。疑者易化。今虜新墮。邊地未敢自安。易震蕩也。百姓新離舊懷。思慕未哀。易將厲也。誠宜因此遣大將誅討。迫。離。離。破。壞。之。如。寬。假。日。月。蓄。積。富。貴。各。懷。安。固。之。後。則。難。動。矣。周。書。曰。凡。彼。聖。人。必。趨。時。是。故。戰。守。之。策。不。可。不。早。定。也。

羌人作梗。或言當遂棄去此升卿之所以排羣議也。其後涼州二明一以為當撫一以為當勦此篇與段合與張反

實邊篇

王符

謹按上篇今古皆然

夫制國者必照察遠近之情偽。預禍福之所從來。乃能盡羣臣之筋力。而保興其邦家。前羌始叛。草創新。起器械。未備。虜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板案以類楯。惶懼擾攘。未能相持。一城易制。爾郡縣皆大熾。及百姓暴被殃禍。亡失財貨。人京奮怒。各欲報讐。而將帥皆怯劣軟弱。不敢討擊。但坐調文書。以欺朝廷。實殺民百。則言一殺虜。一則言百。或虜實多。而謂之火。或實少。而謂之多。傾側巧文。要取便身利。已而非獨愛國之大計。哀民之死亡也。又放散錢穀。殫盡府庫。乃復從民假貸。彊奪財貨。千萬之家。削身無餘。萬民遺竭。因隨以死亡者。皆吏所餓殺也。其為酷痛甚於逢虜。寇鈇賊虜。忽然而過。未必死傷。至使所搜索剽奪。游踵塗地。或覆宗滅族。絕無種類。或孤婦女為人奴。婢遠見販賣。至今不能自治者。不可勝數也。此之感天致災。尤逆陰陽。且夫士重遷戀。慕墳墓。賢不肖之所同也。民之於徙。甚於伏法。伏法不過家一人死。爾諸亡失財貨。棄土遠移。不習風俗。不便水土。類多滅

門少能還者代馬望北狐死首丘。邊民謹頌尤惡內
望。雖知禍人猶願守其緒業。死其本處。誠不欲去之
極。太守令長畏惡軍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
身。禍不及我家。故爭郡縣以內遷。至遣吏兵發民禾
稼。發徹屋室。夷其營壁。破其生業。疆劫驅掠。與其內
人捐棄羸弱。使死其處。當此之時。萬民怨痛泣血。叫
號。誠恐鬼神而感天心。然小民謹劣。不能自達闕庭。
依官吏家迫將威嚴。不敢有禁。民既奪土失業。又遭
旱饑。遺逐道東走。流離分散。幽冀兗豫荆揚蜀漢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二
孟東漢卷八
饑餓死亡復失大半。邊地遂以兵荒。至今無人。原禍
起皆吏過爾。夫土地者民之本也。誠不可以荒。以
開墾且福。鵠之治病也。審閉結而通鬱。虛者補之。實
者瀉之。故病愈而名顯。伊尹之佐湯也。設輕重而通
有無。損積餘以補不足。故殷治而君尊。賈誼痛於偏
枯。覽瘁之疾。今邊郡千里地。各有兩縣戶。財置數百
而太守週迴萬里。空無人民。美田棄而莫墾。發中州
內郡。規地拓境。不能生邊。而口戶百萬田畝。一金人
棄。地皆無所容足。此亦偏枯瘁瘵之類也。周書曰。土

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棄伐也。土少人衆。民
非其民。可遺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稱也。今邊郡
多害。而役劇。勳入禍門。不爲興利除害。有以勸之。則
長無與復之。而門有寇戎之心。西羌北虜。必生闕欲。
誠大憂也。百工制器。咸填其邊。散之兼倍。豈有私哉。
乃所以固其內爾。先王制法。亦務實邊。蓋以安中國
也。譬猶家人遇寇賊者。必使老小羸軟。居其中央。丁
彊武猛。衛其外。內人奉其養。外人禦其難。蛩蛩距虛。
更相持仰。乃俱安存。詔書法令二十萬口。邊郡十萬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二
孟東漢卷八
歲舉孝廉一人。員除世舉廉吏一人。羗反以來。戶口
減少。又數易太守。至十歲不得舉。常職勤勞而不錄。
賢俊蓄積而不悉。衣冠無所覲望。農夫無所貪利。是
以逐稼中災。莫肯就外。古之利其民。誘之以利。弗脇
以刑。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是故建武初得邊
郡戶雖數百。令歲舉孝廉以召來人。今誠宜權時。令
邊郡舉孝一人。廉吏世舉一人。益置明經百石一人。
內郡人將妻子來召。著五歲以上。與居民同均。皆得
選舉。又募運民耕邊。入穀。遠郡千斛。近郡二千斛。拜

爵五大夫。可不欲爵者。使食倍賈於內郡。如此。君子
小人各有所利。則雖欲令無往。弗能止也。均此苦樂。
平徭役。充邊境。安中國之要術也。
此論徙民。邊郡在將護。迂人寬科察舉。使入樂趨。
與朝大夫相出入。

張平子碑

崔瑗

平子永初四年
卒年六十二

自晉大夫
而下不敘
近系

河間相張君南陽西鄂人。諱衡。字平子。其先出自張。
老為晉大夫。納規趙武。而反其侈。書傳美之。君天姿
徹。敏而好學。如川之逝。不舍晝夜。是以道德漫流。
文章雲浮。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瑰辭麗說。奇技
偉藝。磊落煥炳。與神合契。然而體性溫良。聲氣芬芳。
仁愛薦密。與世無傷。可謂淑人君子者矣。初舉孝廉。
為尚書侍郎。遷太史令。實掌重黎歷紀之度。亦能煥
耀敦大。天明地德。光昭有漢。遷公車司馬令。侍中。遂
相河間。政以禮成。民是用思。遭命不永。聞忽奄徂。朝
失良臣。民隕令君。天泯斯道。世喪斯文。凡百君子。靡
不傷焉。乃銘斯表。以旌厥聞。其辭曰。
於惟張君。資質懿豐。德茂材美。高明顯融。焉所不學。
亦何不師。盈科而進。成章乃達。一物不知。實以為耻。
聞一善言。不勝其喜。包羅品類。稟授無形。酌焉不竭。
冲而復盈。應其庶。壺其幾。磨數命世。紹聖作師。
苟華必實。令德惟恭。柔嘉伊則。孝友祗容。允由在茲。

維帝念功。往才女諧化。洽民雖愍。天不弔降。此咎兒哲人共。葵罔不時。同紀于銘勒。永終譽兮。死而不朽。芳烈著兮。

敘與簡流煥辭平典質茂數術窮天地制作倖鬼神二語范史引之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二

三入東漢卷八

申約吏民書

應劭

瑯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為未虛侯劉章立祠造像五二千石車立服帶後補置官屬紛紛連日轉相誑曜劭為營陵令移書申約吏民

到聞此俗舊多淫祀靡財妨農長亂積惑其侈可忿其愚可愍昔仲尼不許子路之禱晉悼不解系林之崇死生有命吉凶繇人哀哉黔黎漸染迷謬豈樂也哉莫之徵耳今條九禁申約吏民為陳利害其有犯者便收朝廷若私遺脫彌彌不紀主者並截數無及已城陽景王縣甚尊之惟王弱冠內侍帷幄呂氏恣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二

三入東漢卷八

此令嚴明之中帶有詳剴大旨似西門君而文雅過之矣

歷代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二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三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東漢文

離騷章句敘

王逸

東漢班固賈逵各作離騷章句餘十五卷闕而不說至較書郎王逸與原同里悼傷之復作十六卷章句

用古聖作是所以批

昔者孔子微聖明詰天生不王俾定經術乃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為後王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垂而微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三

東漢卷九

國並爭道德陵遲謠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讒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三千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仰據舒妙思續述其詞逮至劉向典較經書分以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

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為

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撮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

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

指之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為高以伏節

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

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德立而行成榮顯

而名稱若夫懷道以迷國佯愚而不言顛則不能扶

危則不能安姚姁以順上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耆終

壽百年蓋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唐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三

東漢卷九

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

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

固謂之露才揚己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

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

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志不食

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恨怨哉且詩

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而命之言提

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為切然仲尼論之以為大雅引

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不智之故欲

假其耳乎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已。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詩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爲佩。則將翔將翔。佩玉璆璆也。夕搢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馳玉虬而乘鸞。則易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臨流。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谷助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孔丘終沒。以來。不聞博遠之上。著述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歲無其名。重國極。永不刊滅者也。

又有首尾伏應篇法。可觀其辨折。班氏之言。甚正。而有裁故。去彼存此。

漢書曰
 文筆似所
 王仲兵所
 爲難動

此段用事
 武詔語

政論

崔寔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易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休不自覩。或荒疏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三
 東漢卷九

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解。風俗彫敝。人庶乃僞。百姓驚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以補綻決壞。枝幹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設驟之差。各有云設。不疆人以不能。皆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殷之遷都。易民周。穆有闢。甫侯正刑。俗人拘文。守古不遠。

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倚奪。何者。其頑士。開于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姑能耻策非已。無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損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據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

古文國華集 卷之二十三 五東漢卷九

以。逾。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審。于。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勲。祖。廟。享。號。中。宗。策。計。見。效。優。于。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嘆。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于。威。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

文帝以嚴
刑治北還
就之詞與
前優元帝
之言相反

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益。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危。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取。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批。勒。鞬。轡。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黜。剗。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剗。者。笞。二。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廼。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導。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優。契。為。佐。伊。呂。為。輔。樂。作。而。

古文國華集 卷之二十三 六東漢卷九

鳳皇儀擎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

子真之論意取救時優孝宜於孝文非確議也但其譏元帝爲基禍之主深明治術優於荀悅之言遠矣

報皇甫規書

趙壹

壹得規書因爲作報遂去不報

君學成師範精神歸慕仰高希騁歷年滋多旋輟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以貴下賤握髮垂接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仰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情之志益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仕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乎第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已其嚙可去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開節疾動膝炙壤漬諸俟他日乃奉其情輒請來覲永以自慰

王無功北山賦曰豈如趙元叔之先人蓋壹之矯志自勵若此書者亦可槩見矣

此言耶
果京選米
八抵清平
此言耶

災異策對 郭兄陽嘉二年

李 固

固司從郭子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
異公卿奏固對策第一即時出阿母
還舍諸常侍叩頭謝罪朝廷肅然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
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開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
夫化以職成官繇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
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
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
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宜彫薄之俗未華雖繁
古文兩碑集卷之二十三 九東漢卷九

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
因造妖孽使焚豈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收亂嫡
嗣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卽位
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
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
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
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
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
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

古文兩碑集卷之二十三

一東漢卷九

國質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
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
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祿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
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閭氏位號太疾故
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也今梁
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
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少兵
較尉與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
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
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
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皆無服極
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請僞之徒羣風進舉今可
爲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
許賜錢十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爲官人尖才害及
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廼等無
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
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
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

足特尚書
必有不任
職者故對
策云然

引論新警
策京之高
筆

之有尚書。猶天之有鼎。鼎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
陛下喉舌。事關酌元氣。運乎四府。尚書出納王命。賦
政四海。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乎心。災眚必至。誠
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
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管轄一門之內。一家之事。
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
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
樹木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
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孫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三
士東漢卷九
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
刑罷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寢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
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儒。引問得失。
指撝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
人以表能者。則聖聰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
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
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
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自聞。
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然察臣言。

憐救臣死

篇中所陳阿母宦官梁氏皆人所結舌者侃侃言
之李公風節可見於此矣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三

士東漢卷九

援日南議

李 固

永和二年中。南蠻林微。外蠻夷。皆欲叛。威帝殺長吏。令侍御史賈目。使在日南。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遂為所攻。圍餘兵。不。許。帝以爲憂。明年召公卿百公及四府。皆。問。方。略。皆。議。遣。大。將。李。固。擊。之。四。府。人。起。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擊。之。四。府。人。皆。降。固。

急一方之
賊而下往
住生此七

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繫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集。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充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三

圭 東漢卷九

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聞。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仁必眾。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謂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難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謗曰。虜來

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

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

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

大守。悉使共住交阯。今日南兵單無。殺守既不足。戰

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靜之後。乃命

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

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

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

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爲雲中守。哀帝卽拜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三

圭 東漢卷九

龔舍爲太山太守。宜卽拜良等便道之官。

募發之人。地形不熟。轉餉不繼。往往潰亡。覆沒而

不復可支。從古滅賊。莫不以鄉勇爲先。而遠州叛

羌。更在携其黨族。自相攻伐。不宜調遣。以動天下

此計之上

遠黃瓊書

李 固

瓊初以父任為太子舍人。不就。道父憂。服闋。五。五。府。俱。辟。遠。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有。純。潔。廉。潔。俱。公。事。徵。瓊。至。給。氏。稱。疾。不。進。有。司。勸。不。聽。詔。下。舉。以。議。然。遠。遂。不。得。已。李。固。素。慕。瓊。乃。以。書。逆。遠。之。

辭今雅訓
此有風度

聞已度伊洛。近在葛陂亭。章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益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樓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齊。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

古文國事集卷之二十三

東漢書九

無時矣。常聞語曰。曉曉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深。聲。名。大。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未。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嗜。服。一。雪。此。言。耳。漢。時。登。賢。之。典。有。貢。舉。有。辟。召。有。徵。聘。貢。舉。出。于。郡。國。辟。召。出。于。公。府。二。者。士。之。所。歸。式。用。不。以。為。

異等也。惟辟舉不應守道林丘者。乃奉詔徵之。此則其典更重而望之者亦深。所以多不副之譏也。

古文國事集卷之二十三

東漢書九

奏記外黃令

申屠蟠

王陳留繼氏女也。為父報讐。殺其夫之從母。兄姑怒。執王送吏。縣令梁配將斷其獄。蟠年十五。自詣縣奏記令。其以狀聞。減死一等。

伏聞大女緱玉。為父報讐。獄鞫已決。不勝感悼之情。敢陳所聞。昔太原周黨。感春秋之義。辭師復讐。當時論者。猶高其節。况玉女弱耳。無所聞心。無所激內。無同生之謀。外無交游之助。直推父子之情。奮發憤怒之心。子亦刺讐。假尸流尸。當時聞之人。無勇怯。莫不張膽增氣。輕身重義。攘臂高談。稱美其美。今聞王幽執半檻。罪名已定。皆心低意阻。恨恨長歎。蟠雖愚昧。以為玉之節義。歷代未有。定足以感無耻之孤。激忍辱之子。假玉不直明時。尚當追旌閭墓。顯異後詞。况事在清聽。不加八議。哀矜之貸。誠為朝廷痛之。緱玉此事。與龐娥親同。惜史不載。其委折使人。慷慨流涕。若櫟傳也。此文亦蔚宗之所不錄。得之漢記。

古文園華集

卷之二十三

七

東漢書

唐荆川曰
真可謂風
度翩翩

與申屠蟠書

黃忠

大將軍何進連徵。蟠不請。進恨之。使蟠同郡黃忠與書。蟠不答。亦無懼色。

大將軍幕府初開。徵辟海內。竝延英俊。雖有高名盛德。不獲異遇。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設几杖之坐。引領東望。日夜以冀。彌秋歷冬。經邁三載。深拒以疾。無惠然之顧。重令茲中。郎昭暢慙慙。至于再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執益固。將軍于是憮然失望。而有覘色。自以德薄。深用咎悔。僕竊論之。先生高則有餘。智則不足。當今西戎作亂。師旅在外。軍國異容。動古文園華集卷之二十三。九東漢書。有刑憲。今潁川荀爽。與病在道。北郡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者哉。知時不可佚豫也。且昔人之隱。雖遭其時。猶放聲絕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行與昔人謬。而欲蹈其迹。擬其事。不亦難乎。僕愿先生優游俯仰。貴處可否之間。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備託臭味。庶同休戚。是以假飛書以喻左右。何進秉政時。黨禁已解矣。而申屠猶不起。將守性高邁乎。抑知大將軍之將不終而不欲膺其禍會。

也黃君此文妙有抑揚爲尺牘之雅裁

漢樂浪石門碑

邊韶

水經注云。濟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樂浪石門也。而地形殊異。門南際河。有故碑云云。碑銘歲遠。字多淪缺。

惟陽嘉三年二月丁丑。使河堤謁者王誨。疏達河川。速荒庶土。云大河衝塞。侵蓄金堤。以竹籠石。葺葦土。而爲遏。壞隤無已。功消億萬。請以濱河郡徒。疏山采石。壘以爲鄣。功業既就。徃役用息。詔書許誨立功。卿規基經始。詔策加命。遷在沅州。乃簡朱軻。授使司馬。登令續茂前緒。稱遂休功。登以伊洛合注。大河南。古文圖彙卷之二十三。三東漢卷九。則祿山東過大伾。回流北岸。其勢鬱濤。怒湍急激。疾一有決溢。彌原淹野。蟻孔之變。害起不測。蓋自姬氏之所常覺。昔崇繇所不能治。我二宗之所勛勞。於是乃跋涉躬親。經之營之。比率百姓。議之于臣。伐石三谷。水匠致治。立激岸側。以捍鴻波。隨時慶賜。說以勸之。川無滯越。水土通演。役未踰年。而功程有畢。斯乃元勲之嘉謀。上德之弘表也。昔禹修九道。書錄其功。后稷躬稼。詩列于雅。夫不憚勞謙之勤。夙興厥職。沈國惠民。亦烏得湮沒而不章焉。故遂刊石。記功垂。

其
已
足
以
勝
頌
詞

示于後其辭缺

使河堤謂者山東東昏司馬登字伯志代東萊典
城王誨字孟堅河內太守宋城向豹字伯尹丞汝
南鄆方字德山懷令劉丞字季意河堤掾匠等造
陳留浚儀退詔字孝先頌
其為文也包上事詔答不過數百言簡雅高嚴可
謂卓爾

古文園珠集卷之二十三

主東漢卷九

諫微行疏

楊秉

其言切直
引事亦正

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
日大風拔樹盡皆來因上疏帝不納
臣聞瑞錄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
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
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
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鑿旗不駕故詩
稱自郊徂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諸侯如臣之
家春秋尚列其誠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降亂
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綬璽委女妾設有非常
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得
備納言又以薄學克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
重命輕義使士妃敢憚摧折略陳其愚
人主不測之車每起于微行私賜冠服上下混淆
天垂象以示戒而不悟宜乎救節之言不見信也

古文園珠集卷之二十三

主東漢卷九

救李膺等疏

陳蕃

延熹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帝諱其言勿記時召非人策免之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諛辭故楊武雖聖而興于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葬此言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較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貴橫加考案或禁錮閑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孽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闕封墓今陛下臨政先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三

東漢卷九

皆發于至誠使人聞

其言婉而切

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譏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効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于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人方何况髡無罪于獄殺無辜于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于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災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于房掖國用盡于羅紕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

國政亂而安齊不見為益可也

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青者天所棄也天之于漢恨恨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仲舉代楊秉為太尉時以讓李膺等瑣瑣案殺張汜抵罪仲舉獨疏以清其疾惡讓善如此况黨事之成乎宜此言之痛切矣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三

東漢卷九



除姦疏

陳蕃

時帝乳母趙婕妤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支構誣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寶武亦有謀蕃自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太后不納因詔誅武等蕃因見害

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均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驚驚道路誼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所王甫鄭璆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竝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水耳汎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三

東漢卷九

人之無節
若此可痛
泣歎

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竝伏其辜是時天氣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

讀至末語令人凜然不難以身犯小人之忌真忠誠獨絕也

詰閉上疏

襄楷

桓帝時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異尤數楷自京請開上疏書奏不省

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為萬世之法臣切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間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于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竊執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三

東漢卷九

法歲為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滅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臣聞于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誼于占亦與竹柏枯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謫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閭閻之譖乃遽加考逮三

公上書乞哀。賁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自陛下卽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冠孫鄧。竝見族滅。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如其冤。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詭習。又欲避請獄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巳。死者多非其罪。魂神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二

天漢卷九

冤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扶風有星隕爲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大小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以爲符瑞。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爲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鑒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始皇逃之。死于沙丘。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與虛言猶然。況于

漢知星

然則河清亦安得紀瑞乎

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勢。春秋五石隕朱。其後襄公爲楚所執。秦之亡也。石隕東郡。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臣以爲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常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竝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臣前上琅邪宮。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臣聞布穀鳴于孟夏。蟋蟀吟于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所言。

全本繁露諸書。而引義精確。俱有關係。鑿鑿乎成家之言也。

頌朱穆書

劉陶

穆為冀州刺史。宦者趙忠。妻父歸。葬。穆為典。璫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穆墓。制棺。陳尸。出之。收其家。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輪作左較。大學書生劉陶等。詣闕上。書。訟穆。帝覽。其奏。赦之。

孫月峰曰
奇聞是
人造詔
之說

伏見弛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待貴寵。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繇是內官咸共悲疾。謗謠煩興。譏隙仍作。極其刑誅。輸作左較。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動禹稷。而被共繇之戾。

漢明之語
微說
之說

古文園集卷之二十二

東漢卷九

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念於蒼墓。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窮則令伊顏化為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點首繫趾。代穆較作。

東京內侍姿橫。于求郡國風節之士。每奮身窮治。雖取禍不恤。當世以此高之。其趣愈立。穆之不挽。陶之抗辨。皆可感也。

鑄錢議

劉陶

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因上議。帝竟不鑄錢。

孫月峰曰
此疏成而
不枯有漢
之華

此論切於
事理

重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眾悅。其事興戎而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單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為當今之憂。不在于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通。

古文園集卷之二十二

東漢卷九

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錄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于蝗螟之口。杼柚空于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益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買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

造鑄之端。于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
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
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
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
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
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
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
寬銀薄之禁。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
所憂。暇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三
東漢卷九
大事繁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于鴻鴈
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
聽征夫饑勞之聲。甚于斯歌。是以追悟匹夫吟魯之
憂。始于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彷徨。不能監寐。伏念
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棄
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鈇求飽。吞機及骨。並噬無厭。誠
恐卒有役夫窮匠。起于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
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
天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面牛之鼎。絳絳枯之末。

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闇。不
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
天下笑。

大抵末世之患。貨日以貴。錢日以賤。非錄錢法之
弊。乃食貨不足。故耳。若復廣鑄錢。愈賤耳。固無益
也。陶之此疏。深知本末之計矣。

憂亂疏

劉陶

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緣官官為所請，牧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死。

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肉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鈇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隄高望，今果已攻河南，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三

蕭東漢卷九

絕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水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

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

歷代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三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三

蕭東漢卷九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四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東漢文

再求自効疏

皇甫規

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後先零諸種。覆沒營壘。規素悉羌事。乃上疏。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為憂。三公舉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降者十餘萬。

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史牽穎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猥賦職。誠

古文國瑋集

卷之二十四

東漢卷十

太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邯鄲。年五十有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預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烏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

策羌事如指掌。史稱其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有以也。

源於建事
三言

復言東羌疏

段熲

張奐既破羌。追之三日。三夜。既刊涇陽餘寇。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與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類性輕果。慮負敗難。當宜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類頓復上言。

是亦一議
非也。不可相

臣本知東羌雖眾。而輒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為永寧之算。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讐言。故臣謀得行。與計不用。事勢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汗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為害。中興

古文國瑋集

卷之二十四

東漢卷十

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雖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為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其謝。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下察人事。眾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官縣邑。更相通屬。非為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劍。案奐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戡戈招降。曠敵誕辭。空設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克國徙。令居內。煎當亂。

以其編
京州與中
國雖處故
不斯論

還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變。故遠識之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華林年所耗木半。而除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以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羌為東京之患。數世不絕。誅之則不可得。盡撫之則為叛。不以此張段之議。不能相合也。然其大要。以遷居內地。故耳。若因兵威以驅之。出境庶可無後憂乎。

古文園詩集卷之二十四

三東漢卷十

應詔陳得失封事

謝弼

弼東郡武陽人。方正為鄉邑所宗。建寧三年。詔舉有道。弼對策。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弼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左右惡其言。出為廣陵府丞。郡縣承旨。以他罪死。獄中。

詞氣辭曰
詞氣辭雅
詞貼

此指龍官
也意與京
房同語特
不露

前寶氏得
罪於國後
寶氏結怨
下左右其
事不同

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災惑守亢。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于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幪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古文園詩集卷之二十四
東漢卷十
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朝。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寶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孝和皇帝不絕寶氏之恩。前世以為美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臣又

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勲。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
父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繇
于此。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解。
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爲酷濫。駭動天下。門生故
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宜還其家屬。解除
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繼。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
斷斷首善。餘皆素餐致命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
可因災異。並皆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
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四

五東漢卷十

裁其誅罰

竇武以謀誅宦官。取禍故隔絕。太后又伸舉之。醉
皆天下所共憤也。此對深觸時忌。故宜其見排耳。
然是時黨禁已成。何乃尚有清流在朝耶。

竇太后葬疏

李咸

時曹節等欲別葬竇太后。以馮貴人配祔。詔
公卿大會朝堂。太尉李咸時病。扶輿獨入。
隨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
還脫議。乃詣闕上疏。帝省奏。議乃定。

臣聞禹湯聞惡。是用無過。桀紂聞善。以亡其國。中常
侍曹節。張讓。王甫等。因寵乘勢。賊害忠良。譏譖故大
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虛造無形之釁。被以滔天之罪。
陛下不復省覽。猥發雷霆之怒。海內賢愚。莫不痛心。
武以歿矣。無可奈何。皇太后親與孝桓皇帝共奉宗
廟。母養蒸庶。繫于天心。仁風豐霈。四海所宗。禮爲人
言。文國華集卷之二十四
後者爲人之子。陛下仰繼先帝。豈得不以太后爲母。
存既未蒙顧復之報。歿又不聞諒闇之哀。太后未崩。
武先坐誅。存亡各異。事不相逮。而悲武不已。欲貶太
后。非崇有虞之孝。昭蒸蒸之仁。八方聞之。莫不泣血。
昔秦始皇后不謹。陷幸郎吏。始皇暴怒。幽閉母后。感
茅焦之言。立駕迎母。置酒作樂。供養如初。夫以秦后
之惡。始皇之悖。尚納茅焦之語。不失母子之恩。況
太后不以罪沒陛下之過。有重始皇。臣謹冒昧陳誠。
左手責章。左手執藥。詣闕自聞。唯陛下揆茅焦之諫。

皇乾震動之怒下解黎庶酸楚之情也如遂不省臣當飲楊自裁下覲先帝且陳得失終不為刀鋸所裁

弘始皇之痛復母子之恩崇皇太后園陵之禮上釋
是時權在內官三公損氣附廟之議蓋亦舉朝震
需而李公發之

古文圖集卷之二十四

七東漢卷十

孫月峰曰
下漢圖雅
足董江都
區丞相一
孤

此當論
除代典不

受代而為
之科制不
可一例

舉至孝策對

荀爽

與字慈明汝子勿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
太尉杜喬稱之與遂舉孝至孝拜郎
中對策陳便宜奏聞即棄官去

臣聞之於師曰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
德為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為火在天為日在
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
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
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
經還吏舉孝廉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
古文圖集卷之二十四
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遵崇孝道而
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
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買之萬世古今之制雖
有損益而諒聞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
今公卿羣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
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
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眾矣曾子曰人
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春秋傳曰上之所為民之
歸也夫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

尚主之禮
莫過於此
其風自始
始也

爲民亦爲之。又何誅焉。昔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如舊禮。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鳩。嬪于虞。降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四

九東漢卷十

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齊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則高山象夫。卑

此數言乃
見風紀

澤象妻。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爲人首。坤爲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莖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共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祥出地。五禮咸備。各以其敘矣。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任欲從禮者。則福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四

十東漢卷十

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繇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爲首。故天子取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禮。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執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

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官采女五六千人。後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于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庫。三曰修禮制。緩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蠶斯。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爲歲。尊卑奢儉。所以爲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儉約之禮。爲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于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督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四

七 表 漢 卷 十

此對以禮法爲本。理家正俗之論。言之詳剴。雖無倉卒之益。自可箴於屢座。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四

主 漢 漢 卷 十

陳仲辭曰
辭分準調

茅鹿門曰
精於深遠
最善用易

貽李膺書

荀爽

真奇哉。劉膺。因其御能。還喜曰。今日乃得
御李君矣。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于膺。奏
恐其名高致禍。為書貽之。

久。察。過。庭。不。聞。善。誘。陳。帖。瞻。望。惟。日。為。歲。知。以。直。道。
不。容。於。時。悅。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
無。狀。嬰。疾。關。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出。鼎。臣。人。鬼。
同。謀。以。為。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不。謂。夷。之。初。
且。明。而。未。融。虹。蜺。揚。揮。棄。和。取。同。方。今。天。地。氣。閉。大。
人。休。否。知。者。見。險。投。以。遠。害。雖。匿。人。望。內。合。私。願。想。

古文園律集卷之二十四

主東漢卷十

甚欣然。不為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逐。
與時抑揚。
黨事之起。荀氏一門俱有。高名而無深禍。今觀荀
君與李司隸書。知其處身在通塞之間。不以危行
為小人。怨疾故能保其元吉。

條上七事封事

蔡邕

疏首收要
諸事亦有
筆力

邑初辟權
玄府故曰
臣自在宰
府

去六月者
去年六月
凡去年去
月俱止言
去此文也

初帝好學。自造皇華篇五十章。因引諸生為
文賦。以經學相稱。後諸為尺牘。工書。為篆者
皆加引召。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之
徒。待制。鴻都門下。臺閣。方俗。閭里。小事。帝悅
之。又市賣小民。為宜陵。孝子。者數十人。悉除
為郎中。太子舍人。時。頗有雷。建疾。風。地。震。限
電。蛇。蟲。之。害。又。野。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
月。制。書。引。咎。諫。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罷
之。因。上。封。事。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
之。禮。又。詔。宜。陵。孝。子。舍。人。悉。改。為。丞。尉。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宜王遭旱。密勿
祇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
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
古文園律集卷之二十四
主東漢卷十

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
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
及備朱衣。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屢委有
司。雖有解除。猶為疎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詔異。鴻範
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
陰氣憤盛。則常靜反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電
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
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
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

國有喪事
祭大祀所
以尊祀典
也今以小
喪祭羅祀
而南郊尚
祭故曰豈
南郊卑而
生祀等

事誠當傳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
施行七事表左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
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
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
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
卒小汚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齊戒未嘗有廢至於它
祀輒與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
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祗者
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愷惻而近

古文國事集卷之二十四

南東漢卷十

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
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齊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
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
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
今齊制宜如故典庶蒼風蓬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
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
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
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

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
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途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項
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
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上納
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爲宜擢文
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較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
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意益州刺史龍芝涼州刺
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意等所糾其効尤多餘
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網網施
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
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
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奉曰夫執
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
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
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
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

古文國事集卷之二十四

南東漢卷十

八使所奏
多稱許實
臣亦竟無
息不行

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

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

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

政。未有其能。陛下卽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

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

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

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

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四

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

使理人。及在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帝集學

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

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恐泥。君子

固當志其大者。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爲績。日月爲

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

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散如

有繫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

是時鴻都
學者多以
其才充之
有俱難之
豈無復石
照白虎之
盛也

相放効。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

表真偽。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爲太子舍人。臣聞

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

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

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

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

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

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四

虛僞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笱

陵次。以暫歸。見溺。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悞。

洵洵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

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

西京奏疏一篇之中。多及數事。以大綴屬。不用條

款。分目立件。自此始也。

以隆初日
此本本極
可笑而豈
之言特爲
明透

答詔問災異八事

蔡邕

光初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召光祿大夫楊賜。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祭酒太史令單麟。諸金商門引入崇德殿。署門內南辟。惟中為都座。諸未盡三刻。中常侍育陽侯曹節。冠軍侯王甫。從東省出。就都座東面。十門劉寵。龐參。訓北而。賜南面。日磾華邕。應西面。受詔書各一通。尺一木板。草書兩常侍又論。有朝廷以災異憂懼。特旨密問政事。所變改施。行務令分明。賜等稱臣。再拜受詔書。起就坐。五人各一處。給財用。筆硯為對。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節於後竊視之。悉語左右。事遂露。為邕所裁。然者皆側目。

臣學識淺薄。心慮愚暗。不足以答聖問。情東變易。任

古文園章集卷之二十四

九東漢卷十

營怖悸。謹列狀上。臣邕頓首頓首。

詔問曰。去月二十九日有黑氣墮溫德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降氣奮勢。五色有體。長十餘丈。形狀似龍。似虹。蜺對蜺。著於天。而降施於庭。以臣所聞。則所謂天投虹者也。不見尾足者。不得稱龍。易傳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陽主。又曰。五色蜺出。至昭于官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精氣也。天度投蜺。見主惑於毀譽。合讖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辱臣無忠政。變不虛生。占不虛言。意者陛下

此文范史所載甚短。未為成篇。此深之中。即本集

此為王氏代漢之德。其發甚彰。稱前事以

古文園章集卷之二十四

九東漢卷十

下。關機之內。衽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陵辱踰制。以招眾變。若羣臣有所毀譽。聖意低回。未知誰是。兵戎不息。威權浸移。忠言不聞。則虹蜺所生也。抑內寵任忠賢。決毀譽。使貞雅各得其所。嚴守衛。整威權。機不假人。則其所救也。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或為之。謂之凶害。是以明主尤務焉。詔問曰。正月三日有白衣入德陽殿門。辭稱伯夏教。我上殿。與中黃門桓賢。晤言相往來。不得入。遂亡去。不知姓名。臣聞凡人為怪。皆皇極道失。下或謀上。最其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則有下謀上之病。孝成綏和二年八月。男子王褒。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室。解帷組佩之招。前殿署王業等曰。天帝命我居此。業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卒。病狂。不自知入宮。乃下獄死。是時王莽為司馬。遂為篡亂。亦卒誅臣竊思之。與綏和時相似。而有異。被服既不同。來人雲龍門。而稱伯夏教。入殿裏與桓賢言。伯夏即故大將軍梁商。商子冀。冀子不疑等。皆以罪受戮。殘餘非

宋京之禍
應在宮中
亦係陰類
宜同徵若

天○所○祐○以○往○况○今○將○狂○狡○之○人○爲○王○氏○之○禍○未○至○殺
省○而○覺○亡○不○久○伏○誅○夫○誠○卽○見○上○帝○之○厚○德○也○潛○潭
巴○曰○有○人○走○入○官○不○知○其○名○大○水○爲○戒○天○子○驚○羣○陰
太○隆○羣○下○並○湊○強○勝○也○建○大○中○之○道○舉○賢○良○而○寵○祿
之○則○其○救○也○經○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
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詔○問○曰○南○宮○侍○中○等○聞○雌○雞○欲○化○爲○雄○尾○身○毛○已○似
雄○頭○尚○未○變○臣○聞○此○雞○爲○惟○皆○貌○之○失○也○傳○曰○貌○之
不○恭○是○謂○不○肅○時○卽○有○爲○禍○孝○宣○黃○龍○元○年○未○央○宮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四 三東漢志

云後宮
重何二后
之典

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誠○無○所○及○頭○寇○或○成
卽○爲○患○災○敬○慎○威○儀○動○作○之○容○斷○要○御○改○與○政○之○原
則○其○救○也○夫○以○匹○夫○顏○氏○之○子○有○過○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
詔○問○曰○卽○祚○以○來○災○眚○屢○見○頻○歲○日○蝕○地○動○風○水○不
時○疾○癘○流○行○迅○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勝○則○震○陰
勝○則○食○忌○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癘○流○行○水○不
潤○下○則○河○流○滿○溢○明○君○臣○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
於○聖○躬○致○譏○旬○於○供○御○則○其○救○也○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四 主東漢志

損求安
作分損
不安

蝗蟲出。息不急之作。省役賦之費。進清仁。熟食虞介。損求安。屈省別藏。以贖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

詔問平城門及武庫屋各損壞。臣愚以為平城門向陽之門。郊祀法。駕所從出門之正者也。武庫禁兵所藏。國家之本兵也。變此二處。異於凡屋。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忤。其妖城門內崩。潛潭巴曰。出官瓦自墮。諸侯強凌主。易傳曰。一柱泥故法棄。其咎官室傾圯。小人在顯位者。黜之以尊上。整下去暴。忤之愆抑。

古文園集卷之二十四

東漢卷十

諸侯強凌主之漸。率。疎舊章。以變柱。泥棄法之咎。則其救也。洪範傳曰。大沴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蓋。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彰於下。詔問曰。朝廷焦心。聞災恐懼。每訪羣公卿士。皆各括囊。迷國。莫有建忠規。闕以。豈博學深與。退食在公。故特密問。宜披演所懷。指陳政要。所先後。勿有依違。顧忌。以經術分別。皂囊封上。勿漏所聞。臣。豈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變異。德音懇誠。褒臣博學深與。退食在公。非臣蟻蟻愚怯。所能堪副。亦臣輪寫肝膽。出命。

如意深側
如此人主
寬之能不
勤奉

之秋。豈可顧患。避害。復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邕。頓首死罪。伏思諸異各應。皆亡國之祗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赤帝之精。輔或未衰。故屢出妖變。以當責讓。因以感覺。則危可為安。因可作吉。假使大運已移。豈有譴告哉。春秋魯定哀公之時。周德已絕。故數十年無有日蝕。此人為天所棄。故也。至於今者。災眚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在署寺。紛降目前。欲使陛下豁然大悟。可謂至切矣。幸陛下深問。臣敢不盡情。以對。蜺。墮。鸚。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即祚以來。宮中。

古文園集卷之二十四

東漢卷十

無他。逃寵而乳母趙婕貴重。赫赫生則貴富。仲於帑藏。死則丘墓踰越。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王。依阻城社。大為奸禍。盜竊權藏。晦惑之罪。事必積浸。然後成。形。虹。蜺。集。庭。雌。鸚。變化。豈不為是。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其隄防。明其禁限。深惟趙霍。以為至戒。論者疑太尉張顗。為王所進。暗昧已成。非外臣所能審處。如誠有之。近者不治。無以正遠。傾邪在官。當有所懲。光祿勳偉璋所在。尤貪濁。九列之中。豈宜有此。

牧守數十選代既不盡由本朝反有異輩無以示四方。聖意勤勤欲清流蕩濁扶正黜邪。不得但以州郡無課而已。長水較尉趙玘屯騎較尉蓋升其責已足。其富已優當以見私之故。為陛下先羣臣引退以解易傳所載小人在位之咎。伏見廷尉郭禧敦重純厚。國之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有山甫之姿。故太尉劉寵忠實守固。惻惻剛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春秋之義以貴治賤。遠間親小。加大引在六逆。陞階增則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四
吉康漢卷下

堂高輔位重則上尊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洪都篇賦之文。宜且消息以示憂懼。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但當察其真偽以加黜陟。近者每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乃並以書疏小文一介之技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聽納忠言。恐而絕之。側身誦聖。思惟萬幾。以答天望。以導嘉應。聖朝既自約厲。以身率人。左右近臣亦宜戮力從化。人自抑損。天道虧滿。鬼神福謙。

久高不危。常滿不溢。羣公之福。諸侯凌主之戒。不可不察也。臣豈愚慙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臣安敢漏所問。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佞。

西漢京生東京蔡中郎其言災變依易傳洪範不引雜占可謂至粹者也其設類甚博未有其事已著其變所當時時省覽則不惑於怪物矣

薦皇甫規表

蔡邕

臣聞唐虞以師師成。周文以濟濟為寧。區區之楚。猶川賢臣為實。衛多君子。季札知其不危。由此言之。忠臣賢士。國家之元龜。社稷之禎固也。昔孝文愷何。奴之生事。思李牧於前代。孝宣忿奸邪之不散。舉張敞於亡命。況在於當時。謙虛為罪。而可遺棄。臣伏見。護羌校尉皇甫規。少明經術。道為儒宗。修身力行。忠亮闡著。出處抱義。嗷然不污。燕器林藪之中。以辭徵召之寵。先帝嘉之。羣公歸德。盜發東岳。莫能攫討。即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四

主陳漢書

此疑感明
為漢京後
以人言罷
歸而中郎
疏薦之蓋
未為度遠
時也

正交論

蔡邕

朱穆見此周傳。備書後遂著
絕交論。蔡邕又作正交廣其志焉

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普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烏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自此以降。彌以凌遲。或闕其始終。或疆其比周。是以縉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懷携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棄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為可棄之行。不忠人之道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怨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致也。子夏之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四

主陳漢書

二語盡
道之正

門人問交于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
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福故訓之以容眾。
各從其行而矯之。至于仲尼之正教。則泛愛眾而親
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
貶也。穀梁亦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
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
正而黜其邪。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
農之嘉穀。與稷並為菜盛也。使交可廢。則黍其愆矣。
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

古文國華集

卷之二十四

元東漢卷十

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
公叔慨激之談。伯喈和平之語。綜斯二論。于蔡為
優。

歷代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四

歷代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五

東漢文

京兆樊惠渠頌

樊陵字德雲
處士英之孫

蔡邕

洪範八政。一曰食。周禮九職。一曰農。有生之本。於是
乎出。貨殖財用。於是乎在。九土上沃。為大田多稔。然
而地有墾墾。川有墾下。溉灌之便。行趨不至。明哲君
子。創業農事。因高卑之宜。驅自行之勢。以盡水利。而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五

東漢卷十

富國饒人。自古有焉。若夫西門起鄴。鄭國行秦。李冰
在蜀。信臣治穰。皆此道也。陽陵縣東。其地衍隄。土氣
辛螫。嘉穀不植。草萊焦枯。而涇水長流。溉灌維首。編
戶齊氓。庸力不供。牧人之吏。謀不暇給。益常興役。猶
不克成。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諱陵。字德雲。勤恤人
隱。悉心政事。苟有可以惠斯人者。無聞而不行焉。遂
諮之郡吏。申於政府。僉以為因其所利之事者。不可
已者也。乃命方略大吏。勸遂令伍瓊。揣度計慮。揆程
經用。以事上聞。副在三府司農。遂取財於豪富。借力

敬言逸藻
附錄

於黎元樹柱累石委薪積土基岐工堅體勢強壯折
湍流欬曠陂會之於新渠疏水門通寄瀆灑之於畝
畝清流浸潤泥濘浮游昔日鹵田化為甘壤稂黍稼
穡之所入不可勝筭農民熙怡悅豫相與謳談疆畔
斐然成章謂之樊惠渠云其歌曰

我有長流莫或遏之我有溝澮莫或達之田疇斥鹵
莫修莫釐饑饉困悴莫恤莫思乃有樊君作人父母
立我畝畝黃潦膏凝多稼茂止惠乃無疆如何勿喜
我壤既營我疆斯成泯泯我人既富且盈為酒為醴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五
二東漢卷十一

蒸彼祖靈貽福惠君壽考且寧

鍊字清朗紆委蔡文中之有筆墨者銘亦似古語



朱公叔謚議

漢益州刺史南陽朱公叔卒門人陳季桂
季桂謚云宜曰忠文子陳留蔡邕謚云

昔在聖人之制謚也將以勸善彰惡俾民興行賢愚
臧否依事從實雖文武之美幽厲之穢罔不具存自
王公以降至于列國大夫皆用配號傳于無窮秦以
世言溢而黜其事漢興以來唯天子與五等之爵然
後有之公卿大臣共禮闕焉歷世彌久莫之或修益
州府君貫綜典術率錄舊章始與諸儒考禮定議加
陳留府君以益州之謚是後覽之者亦無間焉今予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五
三東漢卷十一

亶纂襲前業不忘遺則孝既至矣禮實宜之謹覽陳
生之議思忠文之意參之羣典稽之謚法夫萬類莫
貴乎人百行莫美乎忠故夏后氏正以人統教以忠
德然則忠也者人德之至也而猶有三焉孔子曰進
思盡忠又曰臣事君以忠奉上之忠也曰為人謀而
不忠乎又曰忠焉能勿誨乎誨之忠也春秋左傳
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情忠之屬也又曰上思利民曰
忠撫下之忠也三者人之則而忠行乎其中益州府
君自始事至沒身忠言不輟乎口忠謀不已乎心其

公叔屢諫
其言以至於
不從

以忠字出
文字

在帝室正身危行言如砥矢策合神明蹇蹇之諫文
章具存奉上忠矣其在部臣匡救善道出自一心疑
不我聽者果有蹟覆不測之禍謀誨忠矣爰牧冀州
時值凶荒勞心苦思勤恤度事誅斃貪暴糾戮貴黨
雖則強禦當官能行夫豈淫刑將有利也發墓盜柩
議而不罪夫豈漏姦察以情也撫下忠矣位在牧伯
職據納言秉權食祿實有年數而居無畜好財貨不
益舊糲食布衾縗謂一清麗者昔魯季孫行父卒宰
庀家器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曰相三君矣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五 東漢卷十一
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而謚曰文子春秋外傳曰忠
文之實也然則文忠之彰也忠以為實文以彰之事
通議合兩名一致是貞儉之稱文也邾子蓬條上遷
于繹史曰利于民不利于君公曰民苟利矣孤亦與
焉于是遷而遂卒謚曰文公是危身利民之稱文也
衛大夫孔圉謚曰文子子貢疑焉惟敏而好學不耻
下問仲尼與之是勤學好問之稱文也府君所在屢
以忤違貼以深患苟除民害死生以之前後三黜一
罹疾廢于身危矣兼包六典命世作師猶復宗事趙

史示有攸尊能下問矣有一於此猶可以稱况乃忠
兼三義文備三德于古志不悖而謚法亦曰宜矣本
謚曰忠文子按古之以子配謚者魯之季文子孟懿
子衛之孫文子公叔文子皆諸侯之臣也至于王室
之卿大夫其尊與諸侯並故以公配春秋曰劉卷卒
葬劉文公公羊傳曰劉卷者何天子大夫也經又曰
王子虎卒左傳曰王叔文公卒而如同盟禮也此皆
天子大夫得稱其禮與同盟諸侯敵體故也又禮緣
臣子咸欲尊其君父故雖侯伯子男之臣自稱其君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五 東漢卷十一
咸得曰公及其卒也異國之人稱之皆然是以邾子
許男稱公以葬春秋之正義也以例言之則府君王
室亞卿也有王叔劉氏之比以臣子之辭言之則有
邾許稱公之文雖無土而其位是也今日公猶可若
稱子則降等多矣懼禮廢日久將詭時聽周有仲山
甫伯陽嘉父優老之稱也宋有正考父魯有尼父配
謚之稱也春秋曰孔父子曰伯其父亡之稱也父雖
非爵號與天子諸侯咸用優賢禮同順乎門人臣子
所稱之宜可于公父之中擇一處焉使不得稱子而

已。

漢時隆修之士位不配德多有私謚此議辨折稱公稱子言有典據確然難奪至于稱父者或臨文之詞未可以配謚也

光武濟陽宮碑

蔡邕

濟陽陳留縣杜預曰縣都鄉有行宮光武生本紀建武二十年復濟陽縣後六歲

惟漢再受命曰世祖光武皇帝考南頓君初為濟陽令濟陽有武帝行過宮常封閉帝將生考以令舍下濕開宮後殿居之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帝生時有赤光室中皆明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事不可言歲有嘉禾一莖生九穗長於凡禾因為尊諱王室中微哀平短祚姦臣王莽偷有神器十有八年罪盈惡熟天人致誅帝乃龍見白水淵躍昆澧破前隊

之衆殄二公之師牧兵略地經營河朔戮力戎功翼戴更始義不即命帝位闕焉於是群公諸將據河洛之文協符瑞之徵僉曰歷數在帝踐祚允宜乃以建武元年六月乙未即位于鄴縣之陽九域之附祀漢配天罔失舊物享國三十有三年方內又安蠻夷率服巡狩太山禪梁父皇代之遐迹帝者之上儀罔不畢舉道德餘慶延于無窮先民有言曰樂樂其所自生而禮不忘其本是以虞稱鳩訥姬美周原皇天乃眷神宮實始于此厥跡藐哉所謂神麗顯融越不可

尚小臣河南尹。肇瑋先祖銀艾封侯。歷世卿尹。受漢厚恩。瑋商箕餘烈。郡舉孝廉。為大官丞。來在濟陽。顧見神宮。追惟桑梓。哀述之義。用敢作頌。頌曰。

赫矣炎光。爰曜其暉。篤生聖皇。二漢之微。稽度乾則。誕有靈姿。黃孽作慝。纂握天機。帝赫斯怒。爰整其師。應期潛見。扶陽而飛。禍亂克定。群凶殄夷。匡復帝載。萬國以綏。巡于四岳。展義省方。登封降禪。升于中皇。爰茲初基。天命孔彰。子子孫孫。保之無疆。

觀史記高祖過沛一段有感慨神氣讀此碑又肅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五

肅幽嚴其境不同矣蓋古文體別于此可見

肅幽嚴其境不同矣蓋古文體別于此可見

司空楊公碑

蔡邕

乘少傳父業隱居教授三十年乃應司空命遷刺史二千石所歷有政述在公卿位朝廷得失盡心正諫

公諱秉字叔節弘農華陰人其先蓋周武王之穆晉唐叔之后也未葉以支子食邑千楊因氏焉周室既微裔冒無緒暨漢興烈祖楊喜佐命征伐封赤泉侯嗣子業紱冕相繼公之丕考以忠蹇亮弼輔孝安登司徒太尉公承夙緒世篤儒教以歐陽尚書京氏易海授四方學者自遠而至蓋踰三千初辟司空舉高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五

九東漢卷十一

第拜侍御史遷豫州兖州刺史任城相徵入勸議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尚書出補右扶風留拜光祿大夫遣權嬖貴盛六年守靜外戚火燔乃遷太僕太卿公事絀位浹辰之間俾位河南憤疾豪強見遊姦黨用嬰疾廢起家復拜太常遂陟三司沙汰虛冗料簡貞實拙援表達與之同關芳任鼎重從駕南巡為朝碩德然知權過於寵私富侔國大臣苛察望變復還條表以聞啓導上怒其時所免州牧郡守五十餘人養疾是黜英才是列善否有章京夏清肅在位七載

三字各符
斯體也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五

十東漢卷十一

年七十有四。延熹八年五月丙戌薨。朝廷惜焉。寵賜有加。公自奉嚴敬。動遵禮度。量材授任。常官而行。不為義結。疾是苛政。益固其守。厨無宿肉。器不鏤雕。夙喪嬪儷。妾不嬖御。可謂立身無過之地。正直清儉。該備者矣。昔仲尼嘗垂三戒。而公免焉。故能匡朝盡直。獻可去奸。忠侔前後。聲塞宇宙。非黃中純白。窮達一致。其惡能立功立事。敷聞于下。昭升于上。若茲巍巍者乎。於是門人學徒。相與刊石樹碑。表勒鴻勳。讚懿德。傳億年於戲。公唯嶽靈。天挺德翼。至神氣網繼。仁光遐邇。穆其清。

此楊氏第二世公也。敘官銜後各綴數語。簡古無排偶。此猶未為六朝濫觴。

郭有道碑文

蔡邕

泰幸自弘農函谷關西河內湯陰北二千里。負笈荷穡。益有萬數。來赴邕。謂盧植馬日。曰。吾作天下碑銘。惟郭有道無愧色。

先生名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周王季之穆。有號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膺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柔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與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勵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籍。採綜圖緯。周流華夏。游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于是纓綬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時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辟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洪崖之遐跡。紹巢繇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推先生之德。以圖不朽之事。僉以為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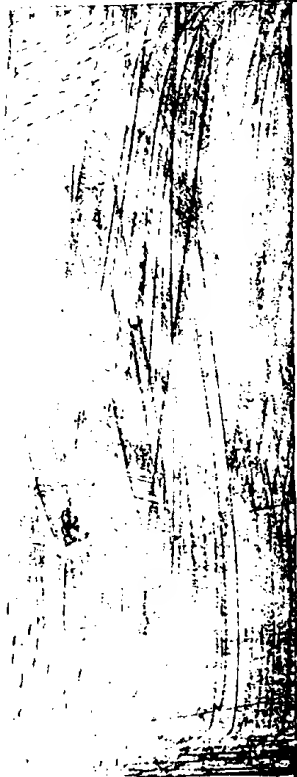
修典中有
藻氣

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紀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建碑表墓昭錄景行俾芳烈奮乎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其詞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濟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振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縉紳言觀其高棲遲泌丘善誘其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昭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摘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古文園璋集卷之二十五

主陳漢卷十一

宗林優游末世保貞無悶獎拔人倫天下仰企此碑言無繁委特見清邵



漢太尉楊公碑

蔡邕

賜與蔡邕同對金商門作曹節等邑抵罪使朝方賜以師傳恩得免中平二年九月卒

公諱賜字伯猷弘農華陰人姬姓之國有楊侯者公其後也其在漢室赤泉侯佐高丞相翼宣咸以盛德光於前朝祖司徒考太尉繼跡宰司咸有助烈公承家崇軌受天醇素欽承奉構關於伐柯烈風維變不易其趣文藝典籍尋道入與操清行朗潛晦幽閒不答州郡之命辟大將軍府不得已而應之遷陳倉令公乃因是行退居廬公車特徵以病辭司空舉高第拜侍中越騎校尉帝篤先業將問故訓公以群公之舉進授尚書于禁中遷少府光祿勳敬愷百事莫不時序庶尹知恤閭閻推清列作司空地平天成陰陽不忒公遂身避托疾告退又以光祿大夫受命司徒敬敷五品宜洽人倫熒和化理股肱耳目之任靡不克明及至太尉四時順動三光耀潤群生豐遂太和交薄三作六卿五蹈三階受爵開國應位特進非盛德休功假于天人孰能該備寵榮兼包令錫如公之至者乎公體資明哲長於知見凡所辟選升諸帝朝

古文園璋集卷之二十五

主陳漢卷十一

者莫非瑰才逸秀并泰儲佐惟我下流二三小臣獲
損清風愧于前人乃糾合同寮各述所審紀公勛績
刊石立銘以慰永懷銘曰

天降純嘏篤生柔嘉仰胤祖考光輔國家三葉在服
帝載用和粵暨我公尤執丕貞在棟伊隆于鼎斯寧
德被宇宙華夏以清受茲介福履祚孔成爲邑河渭
衰冕綬珽以佐天子祇事三靈丕顯伊德萬邦作程
爰銘爰贊式昭懿聲

中郎爲陽公作碑共四首若乃體製簡大詞旨宏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五

古東漢卷十一

亮則推斯作



陳太丘碑文

蔡邕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昌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
運之數兼資九德總修百行於鄉黨則恂焉斌斌
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爲道
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徵許以干時不遷貳以臨
下四爲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
間喜半歲太丘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
化行有謐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
逸交不諂上愛不黷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五

古東漢卷十一

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閑
心靜居大將軍何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諭
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佩紆金紫光國
垂勲先生曰絕望已久飾以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弘
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衰職羣僚賀之皆舉手曰頽
川陳君命世絕倫大位未膺慙於文仲竊位之負故
時人高其德重於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
年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時服素
棺槨財用視喪事唯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僚莫不咨

嗟巖藪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中祠錫以嘉謚曰徵士陳君稟嶽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憖遺一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時靡憲縉紳儒林論德謀績謚曰文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文為德表範為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為士作程資始既正守終有令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遺官屬掾吏前後赴昏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

古文國璋集

卷之二十五

東漢卷十一

長等五百餘人總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以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追嘆功德述錄高行以為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成斯銘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乃作銘曰
我我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微言圯絕來者曷聞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此碑文兼作謚議又一體也敘述榮哀文乃追及黨禁亦與諸製不同

漢文範先生陳仲弓之碑

蔡邕

仲弓少作縣吏常給事廨役有殺人者以疑吏逮繫考掠無實得出鄉有爭訟輒求判正退無怨者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百數

君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其先出自有虞氏中葉當周之盛德有妣滿者武王配以太姬而封諸太昊之墟是為陳胡公春秋之末失其爵土遂以國氏焉世篤懿德令聞不顯君膺皇靈之清和受明哲之上咨憑先民之遐迹秉玄妙之淑行役足而襲其軌施舍而合其量夫共仁愛溫柔足以孕育羣生廣大寬裕足以包覆無方剛毅強固足以威暴矯邪正身體化足以陶冶世心先生有此四德者故言斯可法行斯可樂動斯可象靜斯可効是以邦之子弟遐方後生莫不同情瞻仰繇其模範從其趣尚矣狼狽斯爭訟化讓雖嚴威猛政迫以刑戮未若先生潛導之速也其立朝事上也恭順貞厲含章直方無顯諫以彰直不割高而引長常幹州郡腹心之任義則進之以達道否則退之以光操然後德立名宣蓋于當世辟司徒府納規陳謀匡弼三事人用昭明台階允寧遷

古文國璋集

卷之二十五

東漢卷十一

其爲文也
若翔鳳

聞喜長清風暢於所漸。儉節溢於監司。郡政有錯。爭之。不從。卽解綬去。復辟大尉府。遷太丘長。民之治情。欽然反於端懿者。猶草木之偃於翔風。百卉之挺於春陽也。以所執不協所屬色。斯衆矣。不俟終日。辟大將軍府。道之行廢。有分於命。乃罹密網。以就禁錮。潛伏不試。十有八年。大忌。燭除。舉賢良方正。大將軍司徒並辟。君曰。七十有懸車之禮。况我過諸。遂不應其命。容止法度。老而彌壯。凡所履行。事類博審。不可勝數。略舉首目。其實錄記。在乎其傳。春秋八十有三。中

古文園璋集卷之二十五

東漢卷十一

平三年八月丙子卒。大將軍三公使御屬往弔。祠會葬。作誄。謚曰文範先生。刺史太守樹碑頌德。許令以下。至於國人。立廟舊邑。四時蒸嘗。歡哀承祀。具如祖。稱先生存獲重稱。亡歆血食。修行於已。得斯於人。固上世之所罕有。前哲之所不過也。孤嗣紀銜恤在疚。敢錄言行。終始所守。乃有三友生。咨度禮則。咸曰。君化道神速。行于有國。法施于民。祀典所宗。鄉人之祠。非此遺孤所得專也。昔者先生甚樂茲土。築室講誨。精靈所寧。紀順奉雅意。遂定兆域。宜有銘勒表墳。

墓。俾後生之歌詠德音者。知丘封之存斯也。乃作銘曰。於熙文考。天授弘造。淵玄其深。巍毅其高。剛而無虐。柔而不撓。誕鋪模憲。示世作教。君之誨矣。民胥効矣。道行斯進。廢乃斯止。鮮我顯泰。旣多幽否。含榮取辱。湮而不緇。德之休明。賤不爲耻。超邈其猷。莫與方軌。

中郎作文範先生碑三首此文特著詞意法度定可永爲後式

古文園璋集卷之二十五

東漢卷十一

貞節先生范史雲銘

蔡邑

丹幕梁伯鴻閩仲叔爲人
與漢中季固河內王與善

先生諱丹字史雲陳留外黃人陶唐氏之後也其在周室有士會者爲晉大夫以受范邑遂以爲氏漢文景之際爰自南陽來家于成安生惠延光二年官至司農廷尉君則其後也君受天正性志高行潔在乎幼弱固已藐然有烈節矣時人未之或知屈爲縣吏亟從仕進非其好也退不可得乃託死遁去親戚莫知其謀遂隱竄山中涉五經覽書傳尤篤易與尚書

斯事范君
故作奇誌
詳本傳中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五

干陳漢卷十一

學立道通久而後歸遊集太學知人審友苟非其類無所容納介操所在不顧貴賤其在鄉黨也事長惟敬養惟惟愛言行舉動斯爲楷式郡縣請召未嘗屈節其有備禮招延虛已還止亦爲謀泰盡其忠直以處士舉孝廉除郎中葉燕長未出京師喪母行服故事服闋後還郎中君遂不從州郡之政凡其事君過則弼之闕則補之通清夷之路塞邪枉之門舉善不拘階次黜惡不畏強禦共事繁多不可詳載雅性謙儉體勤能苦不樂假借與從事荷負徒行人不堪勞

君不勝其逸辟太尉府俄而冠帶或以群黨見嫉時

政用受禁錮君懼其罪閉門靜居九族中表莫見其面晚節禁寬困於屢空而性多簡括不治產業以爲上策之術得因吉凶道治民情以受薄償且無咎累乃齎卦于梁宋之域好事者覺之應時輒去禁既蠲除太尉張公司徒崔公前後四辟皆不就仕不爲祿故不牽於位謀不苟合故特立於時是則君之所以立節明行亦其所以後時失途也年七十有四中平二年四月卒太尉張公兗州劉君陳留太守淳于君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五

干陳漢卷十一

外黃令劉君僉有休命使諸儒參按典禮作誅著謚曰貞節先生昭其功行錄記所履謀於耆舊刊石樹銘光示來世

於顯貞天授懿度誕茲明哲允迪德譽如淵之清如玉之素潤之不濁涅之不汙用行思忠舍藏思固伯夷是師史鮒是慕榮貧安賤不恤窮達其死善道遺名之故身沒譽存休聲載路

此卽甌中生塵范先生也敘其獨行之槩卓然如見

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

惟永壽二年青龍在涿歟霜月之靈皇極之日魯相
河南京韓君追惟大古華胥生皇雄顏誕育至寶俱
制元道百王不改孔子近聖為漢定道自天王以下
至于初學莫不豐思嘆仰師鏡顏氏聖甥家居魯親
里开官聖妃在安樂里聖族之親里所宜異復顏氏
开官氏邑中繇發以尊孔心念聖歷世禮樂陵遲秦
項作亂不尊圖書倍道畔德離敗聖典食粮亡
于沙丘君於是造立禮器樂之音符鍾磬瑟鼓雷洗
觴觚魯鹿相桓遠提禁嘉修飾宅廟更作二與朝事
威嘉宜杼玄汗以注水泮法舊不煩備而不奢上合
紫臺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儀於是四方土仁
聞君風耀敬咏其德尊琦大人之意連聖之思乃共
立表石紀傳億載其文曰
皇號華胥承天畫卦顏育空桑孔制元孝俱祖紫宮
太一所授前閭九頭以升言教後制百王獲麟來吐
制不空作承天之語乾元以來三九之載八皇三代
至孔乃備聖人不世期五百載三陽吐圖二陰出讖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五

王東漢卷十一

制作之義以俟知與於穆韓君獨見天意復聖二族
追趙絕思修造禮樂胡輦器用存古舊宇愍勸宅廟
朝車威嘉出誠造作凍不水解工不畢賈深除玄汗
水通涑注禮器升堂天雨降澍百姓祈和舉國蒙慶
神靈祐誠竭敬之報天與厥福永享平壽上極垂祀
旁伎皇代刊石表銘與乾運耀長期蕩蕩於盛復授
赫赫罔窮聲垂億載

與嚴之中時帶清朗碑板之極則也此碑不載誤
者姓名當即歸之韓府君耳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五

王東漢卷十一

漢祖入關
已人從焉
故指其別
賦正出資
錢此漢之
有制也

征板橋蠻對

程包

光初二年板橋蠻叛攻客三蜀天子欲出大軍問益州計曹計略程程包對重帝從之

板橋七姓以射殺白虎立功先漢本為義民復除後
役但出資錢口歲四十其人勇敢能戰昔羌數入漢
中郡縣破壞不絕若線後得板橋來虜死敗彌盡號
為神兵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至建和二年
羌復入漢牧守邊邊復賴板橋破之若微板橋則蜀
漢之民為左衽矣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雖授丹陽
精兵亦倚板橋以成其功近益州之亂朱龜以并涼
古文園璋集卷之二十五
手書東漢卷十一
勁卒討之無功太守李順以板橋平之忠功如此本
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過于奴婢筮楚隆
干囚虜至乃嫁妻賣子或自剗割陳寃州郡牧守不
理去閭庭遙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愁于
賦役困于酷刑邑域相聚以至叛戾非有深謀至計
僭號不軌但選明能牧守益其資穀安便賞募從其
利隲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昔中郎將尹就伐羌擾
動益部百姓諺曰虜來尚可尹將殺我就徵還後羌
自破退如臣愚見權之遣軍不如任之州郡

遣軍煩擾不若任之州郡此討滅寇盜之良法也
至于蠻夷附屬中國者尤宜勿輕用師要以羈縻
安輯之耳

古文園璋集

卷之二十五

手書

東漢卷十一

陳事疏

呂強

強少以官者為小黃門。遷中常侍。為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以強為都鄉侯。強辭讓。不敢當。帝聽之。因上疏陳事。帝知其忠。不能用。

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為列侯。節等宦官。祿薄品卑。人賤。譏諂媚主。佞邪微寵。放毒人物。疾如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輾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成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五

王莽東漢卷十一

重金兼紫。相繼為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修厥德。而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其瓊才。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刺。稼穡荒蕪。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饑色。案法當賣。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寒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恤。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

尸子名侯
衛缺之客

盡力耕桑。猶不能供。背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况終

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迫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又承詔書。當于河間故國。起解讀之館。陛下龍飛卽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且河間疏遠。解讀邈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五

王莽東漢卷十一

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堊。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憊。尸子曰。君如杆。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圓。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井。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粟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饑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

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議呵豎宦。陛下
不密其言。至今宣露。羣邪項領。膏唇拭舌。競欲咀嚼。
造作飛條。陛下同受誹謗。致邑刑罪。室家徙放。老幼
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群臣皆以邑為戒。上畏不測
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
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于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
歷事二主。勲烈獨臨。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為
司隸。較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
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煩家屬。則忠貞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五

天漢漢卷十一

路開。眾怨以弭矣。
宦官之賢者。惟呂強。張承。業勤勤告誡。雖國之老
成。不是故也。至篇中以密言為保全忠臣之要。尤
千古至論。

歷代右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五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六

襄西方岳貢禹脩評選

東漢文

請誅中官疏

傳變

變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計賊張角。變素疾中官。上疏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及破張角。變功多。當封忠。訴諸之。靈帝議。變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于外。皆興于內。是故虞舜升朝。
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
進也。今張角起于趙魏。黃巾亂于六州。此皆蠱發蕭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六

東漢卷十一

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頽川。
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
于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
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誠不進。誠使張角。臬夷。黃
巾。變服臣之所憂。南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
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
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君子疑于屢至。
市虎成于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
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逐之誅。

正人若指
臬南嵩也
嵩已滅賊
或有說之
計中官者
猶豫不决
則內官與
嵩不合明
矣

則善人思進。奸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銖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

唐宰相裴中立謂欲除河北賊。當先清朝廷。此論本之傳南容也。黃巾雖滅。而內政未改。漢事不可支矣。

西嶽華山堂闢碑銘

張昞

昞在華陰。修農事。不虜畧。天子東還。昞迎道。貢遺周急。建安十四年。以大鴻臚光祿大夫終。

易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然山莫尊于嶽。澤莫盛于瀆。山嶽有五。而華處其一。瀆有四。而河在其數。其靈也至矣。聖人廢興。必有其應。故岱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璧。秦胡絕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寶珪山水。子朝喪位。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若廣素奇虫。山經有紀矣。是以帝王巡狩。親五嶽而告至。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六 三東漢卷十三

覲方后而考禮。故經有望秩之禮。典有生殖之祀。蓋所以崇山川而報功也。四海一統。天子秉其禮。諸侯力政。強國攝其祭。奉其邑曰華陰也。久矣。乃紀于禹貢。而分秦晉之境。鄙晉之西。則曰陰。晉遊秦之東。則曰寧。秦邑既遷。徙禮亦如之。二國力爭。以奉以祭。其城險固。基址猶存。故老之言。未殞于民也。逮至大漢。受命克亂。不愆不忘。舊名是復。率禮不越。故祀是尊。歷葉增修。虔恭又備。一禱三祀。終歲而四。以迄于今。而世宗又經集靈之宮于其下。想喬松之嘯。是游是

世宗謂武
帝也敘其
好仙故方
士臻茲

憇。郡國方士。自遠而至者。充巖塞崖。鄉邑巫覡。宗祀
 乎其中者。盈谷溢谿。咸有浮飄之志。愉悅之色。必雲
 霄之路。可升而越。果繁昌之福。可降而致也。故殖財
 之寶。黃玉自出。令德之珍。卿相是毓。匪惟嵩高。降生
 申甫。此亦有焉。天有所興。必先廢之。故殷宗周宣。以
 衰致盛。是時也。王業中缺。大化陵遲。郡縣既毀。財匱
 禮乏。庭廟傾壞。壇場蕪穢。祭祀之禮有缺焉。于是鎮
 遠將軍領北地太守閼鄉亭侯段君諱煥字忠明。自
 武威占此土。憑託河華二靈。是與故能以昭烈之德。
 古文園集卷之二十六
 華陰非所封
 計叛
 享上將之尊。銜命持重。屯斯寄國。故言寄國。家給人足。戶有
 桑服。威懷是日。羣兒既除。郡縣集寧。雖昔蕭相
 樂生之歡。朝釋西顧之慮。而懷關中之恃。雖昔蕭相
 輔佐之功。功冠羣后。弗以加也。遂解甲休士。陣而不
 戰。以逸其力。修飾亭廟壇場之位。荒而復闢。禮廢而
 復興。又造祠堂。表以參闕。建神路之端首。觀壯麗乎
 孔徹。然後旅祀祈請。既有常處。雖雨沾衣。而禮不廢。
 于是邑之士女。咸曰宜之。乃建碑刻石。垂示後裔。其
 辭曰。

於穆堂闕。堂闕昭明。經之營之。不日而成。匪奢匪儉。
 惟德是程。匪豐匪約。惟禮是崇。虔恭禋祀。黍稷芬馨。
 神具醉止。降福穰穰。
 先敘國家後及郡將言有體式因華及河山衰而
 盛條貫亦復分明

此辭始作題

孟子題辭

趙岐

中常侍唐衛見疏為虎牙都尉岐及從兄襲
數為所議玆為京兆牧岐宗親盡殺之岐逃
難北海市安丘孫高藏岐復望中諸
唐死滅乃出曹操為司空舉以自代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意文辭之
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
也。於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
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
曰鄒矣。國近魯後為魯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
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
古文園璋集卷之二十六

微矣漢末
與推尊本
初言有休

古文園璋集卷之二十六

七東漢卷上

時君咸謂之迂闊于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
知遭若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
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取沒世而無聞焉
是故垂憲言以貽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
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于是退而論集所與高
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擇其法度
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
五字包羅天地揆序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
靡所不載帝王公侯尊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
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
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
言可謂直而不偈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
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
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
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喟會集夫子
所言以為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鎔鑄六藝之喉衿也
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答以
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

予今未見
此書疑不
傳矣

子。孔子稱天生德于予。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存經爲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侯放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細。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存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六。人東漢卷十二。博文孟子長于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撫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奉不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遭屯離蹇。詭性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形瘳。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于濟俗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幼穉。瞻我皓首。訪

論稽古。愿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于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辨之者。既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闕遠微妙。經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于是乃述已所聞。証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指。分爲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于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于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倘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漢人作序推源事始言有條貫後之作者或以別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六。人東漢卷十二。

意構造是爲論體古法亡矣此篇比擬宣尼見其
同趣蓋配合得宜

理亂論

仲長統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于我。競雄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耳。夫或曾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爲等儔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何嘗腹誚。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爲終死之分。

古文園華集卷之二十六

東漢書

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宴然。皆歸心于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黃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連。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情。勝其邪欲。君臣宜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

卒應門曰
可謂大言
附聞

另起一論

古文園華集卷之二十六

東漢書

入則耽于婦人。出則馳于田獵。荒廢庶政。棄士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饑狼守庖廚。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斷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侮。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若今盡爲我飲血之寇仇也。至于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沉溺致愚疾耶。存亡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不然耶。漢興以來。相與同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間。無所益損于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于四方。廢居積貯。滿于都城。琦璐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聯吟則人從其。

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者耶。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踰高天路。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于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僥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于衰亂之時。是使好人極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辨色。耳能辨聲。口能辨味。體能辨寒溫者。將皆以修潔為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樂之者耶。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兼并之勢。放狼虎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于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于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

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于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耶。

君臣間隔。此篇之大旨也。末帶俗尚侈泰及賢者憂亂之言。不接而接。

仲長統。山陽高平人也。年二十游學。與交游者異之。并州刺史高幹訪以當時之事。卒不能用其言。遂去。幹後卒敗。每州郡命召。統稱疾不就。作論以樂其志。因名曰昌言。獻帝遜位時卒。

損益篇

仲長統

作有利于時。制有便于物者。可爲也。事有乖于數。法有玩于時者。可改也。故行于古有其迹。用于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之權。于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極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肉。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奸。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藉親肉之恩。蓋源流形勢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于坐食奉祿而已。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六

東漢卷上

然其汙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况專之于國。擅之于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爲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朴已去。智惠已來。出于禮制之防。放于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按其縱橫之勢。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于州郡。田畝連于方國。人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窮三辰龍

章之服。不爲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号之役。樂過于封君。勢力侔于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

客死士爲之投命。至于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疎濶。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址。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常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于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于死哉。夫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六

東漢卷上

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道。謬誤之傷害。皆非值于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滅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嘗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爲忍于殺人也。而不忍于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烏

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爲人上者也。衆者爲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于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林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收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未作以一本業。敦教掌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勵風俗。覈才藝以敘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戲以杜奸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爲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情有事不迫。遠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

古文國璋集

卷之二十六

去東漢卷三

外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長以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與頽廢屬斷絕。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或曰。善爲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爲之以無爲。事之以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慕。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斂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爲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

古文國璋集

卷之二十六

去東漢卷三

以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廩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弛。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養食者爲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溺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罟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饑饉暴至。軍旅古文園瑋集卷之二十六 太康漢卷十三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于昊天。貧窮轉死于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斛。未爲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與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爲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及三年。校計籌短。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爲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貲。况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于秦征諸

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日食廩祿。亦未定。可爲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爲奸也。

所陳四事。惟率戶口以進人才。最爲急務也。

法誠篇

仲長統

周禮六卿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愷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窮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如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驚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虫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于死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于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耶。勢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于國。

古文國瑋集

卷之二十六

東漢卷上

家績加于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干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于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于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勢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貴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爲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爲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

古文國瑋集

卷之二十六

東漢卷上

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淵神明于蝶近輪機。重于婦黨算十世而爲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耶。

漢世之立三公在西京之季也至于東京權任已輕而又分之宜三公僅取充位而外戚以將軍領錄者接踵恣橫也。

薦衡衡疏

孔融

衡惟善孔融及楊修融亦深愛其才上疏荐之并稱于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季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猷聖纂承恭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甄文升堂觀奧目所一見輒誦千口耳所警聞不忘于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

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仇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勢易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辨騁辭溢氣全漏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幸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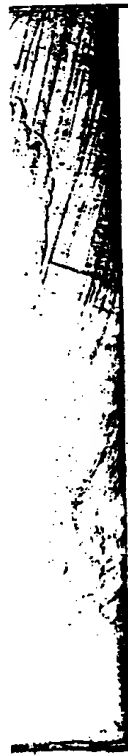
詞音節
右樂舞上

楚揚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飛免驥穀絕足奔
放良樂之所急臣等區區敢不以聞

北海之在建安身係舊臣志與時忤深謀植援以
圖康濟上也守默屏容以全壽命次也正平雖有
才藻殊乖機事與之倡和坐使伯朝反日未可稱
訓言矣

古文園華集卷之二十六

音東漢卷士



與曹操論盛孝章書

孔融

意會稽人初為臺郎路逢融時十餘歲載歸
與言知其奇後為吳郡太守以疾去官歸鄉
里孫策平吳忌意召囚之融與操書由
是徵為騎都尉徵命未至為孫權所害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
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
其人困于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
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
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
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于幽執命不期

文情特激
說有氣

古文園華集卷之二十六

音東漢卷士

于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經
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
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誇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
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
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
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
無璆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有足乎昭王
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
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卿使

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

曹氏專政有識之士。方欲在外求全。卒章不樂居江東。文舉表求還。卒章將暗于機事。抑曹氏禪代之迹。尚未著也。

薦謝該書

孔融

該字文儀。善明左氏。為世名儒。徒百千人。

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克運。三年乃譴。今尚父膺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鷲。群凶破殄。始有橐弓臥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羣籍。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熊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儻不疑定北關之前。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寔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尅像以求。傳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為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于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

北海雅好賓客荐達賢士甚衆猶陸士衡之在洛多有荐士之表故爲後輩所推矣

奏宜准古王畿制書

孔融

時以司空操領冀州牧或說操復古九州故融有此奏操以融論建漸廣殺之

臣聞先王分九州以遠及近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詩云封畿千里惟民所止故曰天子之居必以衆太言之周室既衰六國力征授賂割裂諸夏鎬京之制商邑之度歷載彌久遂以闇昧秦兼天下政不遵舊革刻五等掃滅侯甸築城萬里濱海立門欲以六合爲一區五服爲差開衛不要遂使陳項作難家庭臨海擊柝不救聖漢因循未之匡改猶依古法潁川南陽陳留上黨三河近郡不封爵諸侯臣愚以爲千里國內可畧從周官六鄉六遂之文分取北郡皆令屬司隸校尉正以王賦以崇帝室役自近以寬遠歸華貢獻外薄四海揆文奮武各有典書

冀州古天子之都合幽并營爲一州時曹公領冀州爲此言者蓋亦附會曹公之言也至于北海建議乃觸忌忤何也所議者同所以議者之心異也曹公固知北海非新朝之臣矣

刑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
建議朝廷善之幸不改焉

肉刑議

孔融

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斷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全生志在思亂類多趨惡莫復歸正風沙亂齊伊不念生志在思亂類多趨惡莫復歸正風沙亂齊伊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六

手東漢卷上

建安之時曹公議復肉刑蓋欲示威于眾為代終之階耳北海之論既能深明文帝之旨又

以陰折

四海句讀

告高密縣教

孔融

國相孔融深敬于玄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與高密令教言鄭公增門之崇令容高車結駟出麥五斛以酬其事者

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寬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六

手東漢卷上

歷代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六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七

襄西方岳貢禹脩評選

東漢文

金城太守殷君碑

衛 覲

君諱華字叔時上郡定陽人大匠君之子也其先出自有殷因國定氏不改其號聖哲玄流至君而懿幼應瓊蘭之美長有冲邈之志敦詩閱禮韜韜竹貴誕循前業守以恪恭仕歷州郡忠愕有聞其大操也耽耽虎視龍變不羈故能雄傑于并域聲班于上京州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七

東漢卷三

察孝廉貢除郎中左馮翊丞協宣文物公事知州舉茂才宛丘令崇行寬猛示之禮禁褒延庠較政以惠和載陟閔助邪臨金城郡郭羌虜避難遷移役兼民匿空如懸磬乃敷權略獎厲威信儉狃率服不敢窺踰兵戢而時動因省獵以習義興利弭患順其所樂開通狹道造作傳館吏事咸悅不勞而勸是以搢紳之徒譚誦雅誦釋軍旅之犀革陳俎豆于泮宮其

祚旻不耆德景命失靈以光和元年九月乙酉卒官生有嘉休終則鼎銘于是故吏邊竺江英韓遂等追送遐丘刻石勒助其辭曰於惟明后懷德握醇昆台疑作之耀秀出不群文昭有毅武烈能仁舍舒憲累以育生民垂紀東壤西國著勛身沒名流載世常存古之遺老非此孰云于爾臣恩續其髮分

唐人作碑銘詳叙世係至於兼紙給稱詞費矣此文不過三言可為典則詞亦相雅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七

東漢卷三

華山亭碑

衛 鯤

惟光。和元年歲在戊午。名曰咸池。季冬己巳。弘農太守河南樊府君諱毅。字仲德。下車之初。恭肅神祀。西嶽至尊。詔書奉祠。躬親自往。省從勞謙。卽事有漸。散齊華亭。齊堂逼窄。郡縣官屬。清齊無處。尊卑錯綜。精誠不固。畏天之威。逢斯瘴怒。時雨不興。甘澍不布。念存黔首。懼闕曠素。于是與令。已郡胸忍。先讜公謀。圖議繕故。斷度構廊。立室異處。左右趣之。莫不競慕。二年正月己卯興就。旣成有元。休嘉啓綿。各得竭情。福祿是顧。刻茲碑號。吏卒俠路。其辭曰。

巖巖西嶽。五鎮次宗。緒德之尊。太華優隆。皇帝永思。祀典孔明。高神肯宴。圭璧贊通。赫赫在上。以著萬邦。惟歎降神。寔生羣公。卿士百辟。績業攸蒙。帝命不違。歲事報功。羣后命卿。散齋外亭。敬恭明祀。以奉皇靈。處所逼窄。屑宰有聲。神樂其靜。脩盤無形。尊卑有序。潔心致誠。因繕舊室。整頓端平。在其板屋。孰不加精。天人同道。萬祚來迎。旣受帝祉。延于後生。爲龍爲光。顯又王庭。爲公爲侯。福祿來成。刻石紀號。永亨利貞。

古文國璋集

卷之二十七

三 東漢卷三

昌黎作南海廟碑叙恭事展敬矣。梁源於此篇而煩簡不同矣。

古文國璋集

卷之二十七

四 東漢文十三

報陳琳書

臧洪

洪初為廣陵太守張超功曹已為袁紹東郡太守曹操圍超于雍丘超曰唯洪必來救我不與紹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洪因答書

正月峰曰
起處皆詞
命雅語而
錄情語注
有咳唾珠
寶之色

隔澗相思發于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執不得相見其為悵恨可為心哉前日不遣比輝雅賦述叙禍福公私切至所不即奉荅者既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為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重肝膽猶身疏有

古文園瑋集卷之二十七

五東漢卷三

罪言日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閑于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繇棄將以救禍也必欲策計長短辯謔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達付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思深分厚幸蒙今日自還接办每登城勤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

友之周旋撫弦捐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

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州見侵郡將遠隔里之厄陳留克劍兵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去者克已不汲汲于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昔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

古文園瑋集卷之二十七

六東漢卷三

唾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瀕于喪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僣斃麾下不蒙虧除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觀微知著竊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室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讐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

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爲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吾子所爲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爲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徵忠孝。何以爲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爲吾兄。分爲舊友。道垂告去。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七

七 東漢卷三

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于伍員。不當號哭于秦庭矣。苟區區于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于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臣聞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簪刀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

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于我城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加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于鉅野。光武創基兆于綠林。率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况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微利于境外。臧洪投命于君親。吾子託身于盟主。臧洪策名于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未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七

八 東漢卷三

本殺子源郡將者曹公也。本初之失在於不援耳。輕重有在。子源於雍丘之沒。空抑情解。忿俟曹公之隙而圖之。亦可以報故主之仇矣。今以求援不應。遷其怨曹者。而怨袁無乃失本末乎。然其意不欺盡節于故主。則義烈之概良可感也。

本初與張
田攻太僕
趙岐未記
初解之本
初即旋軍

本初與公
路華異故
云然

征宣明陛下含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
日。引師南轅。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
臣所上將較。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
者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
懷持二端。優遊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遠
近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
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乏祀。海
內傷心。忠士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
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德。杜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七
十一 東漢卷三
黜忠功。以疑眾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
說使之然也。臣爵為通侯。位二十石。殊恩厚德。臣既
叨之。豈敢闕覲重禮。以希彤弓旅矢之命哉。誠傷偏
裨列較。勤不見紀。盡忠為國。翻成重愆。斯蒙恬所以
悲號於邊獄。白起歔歔於杜郵也。太傅日磬。位為師
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眾
所捐棄。而容納其策。以為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為
讐敵。交鋒接刃。構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
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

聞。乞下臣章。容之群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若以
臣今行權為要。則桓文常有誅絕之刑。若以眾不討
賊為賢。則趙盾可無書弑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
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寒衣就
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絕邪諂之論。無令
愚臣結恨三泉。

此文疑亦陳孔璋筆也。叙功釋嫌。文有貫條言辭。
慨壯若發誠心。洵啓事之高構矣。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七

十一 東漢卷三

與公孫瓚書

袁紹

賈初為中郎將從幽州牧劉虞與虞有隙遣從弟趙縉袁術自結是時縉遣趙縉其將孫堅屯陽城拒董卓袁紹使紹與其處越攻昂為流矢所中縉遂進軍攻紹會天子遣段熲增虞邑督六州縉因脅紹新虞紹遣將擊縉數敗走還易京固守紹與縉書縉不答卒為紹所破自殺

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中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為旅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綬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竊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輟而改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七

三東漢卷三

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以飛矢迸流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累也故為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傑可滅果令賢弟殞于鋒刃之端斯言猶在于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己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聘于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沔上毒偏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震震駭馬電發僕師徒聲合機械不嚴疆弱殊

本初與縉戰于范陽而縉

科家寡異倫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北固壘

館穀此非天威非謀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

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蜂賊以焚藝渤海孤又不

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

破眾散不鼓而敗兵眾擾亂君臣竝奔此又足下之

為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

其忿遂至積屍為京頭顱滿野慈彼無辜未嘗不慨

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義婉約有收往脩來之

言僕既欣于舊好克復且慰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七

三東漢卷三

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

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師當列

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

觀而足下二三其德疆弱異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

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為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

老弱幽土憤怨眾叛親離忽然無黨又烏桓獫狁皆

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為鋒銳又東

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

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

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趨義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塞旗。援墨。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鎬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耻。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為惜之。夫有平天下之志。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竝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是聞。

建安時群雄竝起。惟伯珪奉先好勇寡謀。數用反覆。奉先困于曹公。伯珪制于本初。而同盟莫之救者。以其無信也。本初此書太抵仿佛絕秦之作。

古文國瑋集

卷之二十七

主 東漢卷三

孫月峰曰
文氣悲憤
痛切足感
動人

獻袁譚書

審配

時袁尚使審配守鄴。復攻譚于平原。配獻書于譚。譚得書登城而泣。既以兵鋒累交。遂戰不解。曹操因此進攻鄴。

配聞良藥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便于行。願將軍後心抑怒。終省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圖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疎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獄。季友獻欬而行鍼叔之鳩。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蒯聵而立輒。蒯聵為不道。入戚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為可以拒之。是以蒯聵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况兄弟乎。昔先公廢紉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為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為兄子。將軍謂先公為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于聖室。出入之分。于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妄畫蛇足。曲辭諂媚。交亂懿親。我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

古文國瑋集

卷之二十七

主 東漢卷三

范史於配
書載去教
行

此言過甚
譚雖少恩
度可不至
于此

古文圖彙集

卷之二十七

七 東漢卷十三

臣皆保全之福。故悉遣疆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旌麾。戰爲厲行。賦爲幣主。雖傾倉覆庫。翦剝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赤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計。唇齒輔車。不相爲賜。謂爲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勢。禦寇寧家。何圖凶險。讒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奸利。至令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悖綱紀之理。不顧

古文圖彙集

卷之二十七

七 東漢卷十三

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爲禦難。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徒屬各二其心。臨陣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貺以緩急之惠。而乃尋蹤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鬬。以干嚴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必望將軍。改往修來。克已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跣踵鶴立。連結外讐。散鋒放火。播增毒孽。烽煙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危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

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場。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千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敵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啓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于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敷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難。圖頭不縣。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珞。

使袁氏廢長立少。相攻不解者。審配本謀也。故其獻書於譚。雖詞意切激。而譚未便易圖者。以其舊

嫌故耳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七

東漢卷七

與韋諱書

劉 表

孫月峰曰
為意志怨
劉

孫月峰曰
此數語甚
工

無忌費無
忌也二體
謂謂尚之
軍也

二語比論
詳訓使人
豁然意釋

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
蕩。曩倫攸歎。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
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絕遠。山
河迥遠。戮力乃心。共獎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
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
公殂殞。賢胤承統。以繼洪業。宜奕世之德。履丕顯之
祚。推嚴敵于鄴都。揚休烈于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
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于竿旌。無忌游
古文國華集卷之二十七

于二壘。使股肱分成二體。句膺絕為異身。初聞此問。
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閼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
既讐之計。已決旃旆。交于中原。暴尸累于城下。聞之
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
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
王業。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徵富強于
一世也。未有棄親即異。兀其根本。而能全于長世者
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讐。士句卒荀偃之事。是故春
秋笑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于齊。未若叔公

之。忿。于。曹。也。宜。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
君。子。違。難。不。適。讐。國。交。絕。不。出。惡。聲。况。忘。先。人。之。誓。
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
狄。將。有。誚。讓。之。言。况。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
帛。于。當。時。全。宗。祀。于。一。世。豈。宜。同。生。分。謫。爭。較。得。失。
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
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
高。義。邪。今。仁。君。見。憎。于。夫。人。未。若。鄭。莊。之。于。姜。氏。昆。
弟。之。嫌。未。若。重。華。之。于。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
下。文。圖。季。集。卷。之。二。十。七。主。陳。漢。卷。三。
象。敖。終。受。有。身。之。封。願。捐。棄。百。病。追。攝。舊。義。復。為。母。
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馬。瞻。望。鶴。立。
尚。已。統。衆。視。事。必。無。辭。讓。以。全。長。幼。之。分。諱。于。此。
時。安。于。不。爭。則。二。袁。猶。可。同。心。也。故。景。升。先。諫。青。
州。使。其。知。難。而。改。圖。也。

自此以前
與氏春秋
不載

書與袁尚

劉表

表。頓。首。頓。首。將。軍。麾。下。勤。整。六。師。芟。討。暴。虐。戎。馬。斯。
養。聲。無。不。宜。甚。善。甚。善。河。山。阻。限。狼。虎。當。路。雖。遣。驛。
使。或。至。或。否。使。引。領。告。而。莫。達。初。聞。郭。公。則。辛。仲。
治。評。通。內。外。之。言。造。交。遼。之。隙。使。士。民。不。協。姦。黨。竝。
作。聞。之。憐。然。為。增。忿。怒。尉。劉。堅。皇。河。田。買。等。前。後。
到。到。得。二。旦。六。日。所。起。書。又。得。賢。兄。貴。弟。顯。雍。名。及。
審。別。駕。書。深。叙。事。變。本。末。之。理。乃。知。變。起。辛。郭。禍。結。
同。生。追。問。伯。實。沈。之。蹤。忘。棠。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
古。文。圖。季。集。卷。之。二。十。七。主。陳。漢。卷。三。
僵。屍。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亡。乃。追。案。書。傳。思。與。古。
比。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商。奄。之。軍。皆。所。以。剪。
除。災。害。而。定。王。業。者。也。非。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是。
故。雖。滅。親。不。為。尤。誅。兄。不。傷。義。也。今。二。君。初。承。洪。業。
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責。
當。唯。曹。氏。是。務。不。爭。雄。雌。之。勢。唯。國。是。康。不。計。曲。直。
之。利。雖。蒙。塵。垢。罪。不。為。隸。圉。析。入。污。泥。猶。當。降。志。辱。
身。方。以。定。事。為。計。何。者。夫。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
後。克。得。其。和。能。為。民。用。若。使。金。與。金。相。近。火。與。火。相。

此言足以
悖二袁之
手矣

爛則然然推折。俱不得其所也。今青州天性峭急。迷于目前。曲直是非。昭然可見。仁君智數。弘大綽有餘裕。當以大包小。優容劣。婦是于此。乃道教之和。義士之行也。縱不能兩有。難忍之忿。且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恨事定之後。乃議兄弟之怨。使記注之士。定曲直之評。不亦上策邪。且初天下起兵。以尊門為主。是以衆寡喁喁。莫不樂袁氏之大也。今雖分裂。有存有亡。嚮然景附。未有革心。若仁君兄弟。能悔前之謬。克已復禮。以從所驛。則弱者自以爲強。危者自以爲寧。古史圖緯集卷之二十七 幸陳漢卷廿七

誠欲戮力長驅。共獎王室。雖亡之日。猶存之願。則伊周不足參。五霸不足六也。若使迷而不返。遂而不改。則戎狄蠻夷。將有誚讓之言。况我同盟。復能戮力爲君之役哉。則是太公墳壠。將有汙池之禍。夫人弱小。將有滅族之變。彼之與此。豈可同日而論之哉。且行違道以自存。猶尚不可。况失義以自亡。而遺敵之禽哉。此韓盧東郭。自困于前。而遺田父之獲也。昔齊公孫竈卒。晏子知子期之不免也。故曰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箇姜氏危哉。與劉左將軍。備及北海孫公佑。

乾共說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爲悲傷也。今整勸士馬。憤踊鶴立。冀聞和同之聲。約一舉之期。故復遣信。并與青州書。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若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臨書愴恨。不知所言。劉表頓首。

景升安處漢南。無爭權天下之心。使袁曹俱困。西無強弱。則可以無事。所以力諫二袁。固力以拒曹公。此爲袁氏忠言。亦自全之策也。

古史圖緯集卷之二十七

幸陳漢卷廿七

申鑒

荀悅

悅字仲豫初辟曹操府還黃門侍郎時政後曹氏悅志在獻替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郡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于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繇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

古文園集卷之二十七

東漢卷三

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克其求矣是謂四患與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審

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于準驗聽言責事

舉名察實無惑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奸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觀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于刑乎小人不忌刑況于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

古文園集卷之二十七

東漢卷三

納于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上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乘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用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

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變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

此篇所論乃治理之恒言非救時之切旨良以君臣寄命俱在霸朝不敢有所指畫也

桐柏淮源廟碑

韓頴

無名氏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張君震正好禮尊神敬祀以淮出平氏始於大夏潛行地中見于陽口立廟桐柏春秋宗奉災異告愬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大常定甲郡守奉祀禱絜沈祭從郭君以來廿餘年不復身至遣丞行事簡略不敬明神弗歆災害外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常若神在君准則大聖親之桐柏奉見廟祠崎嶇逼狹開拓神門立闕四達增廣壇場飭治

華蓋高大殿宇穹脊傳館石獸表道靈龜十四衢廷弘敞宮廟嵒峻程慎慶祀一年再至躬進三牲執玉以沈爲民祈福靈祇報祐天地清和異祥昭格禽獸碩茂草木芬芳黎庶賴祉民用作頌其辭曰
法法淮源聖禹所導湯湯其逝惟海是造跡穢濟遠
乘順其道弱而能強仁而能武聖賢立式明哲所取
定爲四瀆與河合矩烈烈明府好古之則雲恭禮祀
不待其德惟前廢弛匪躬匪力災眚以興陰陽以忒
陟彼高岡臻茲廟側肅肅其敬靈祇降福維維其和

民。用。悅。服。穰。穰。其。慶。丰。穀。豐。殖。望。君。與。駕。扶。老。耄。集。
慕。君。塵。軌。奔走。忘。食。煠。君。惠。賜。思。君。恩。極。于。膏。樂。十。
傳。於。萬。億。

典穆簡峻無言不經

武都太守李翁西狹頌 無名氏

漢武提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龍天姿明敏。
敦詩悅禮廣祿美厚繼世郎吏多而廟衛弱牙典城。
有阿鄭之化是目三荊荷守竣黃龍嘉禾木連甘露。
之瑞動順經古先之以博愛陳之以德義示之目好。
憲不肅而成不嚴而治朝中惟靜威儀抑抑督邦部。
職不出府門政約令行強不暴寬知不訖愚屬縣該。
教無對會之事傲外來庭面縛二千餘人丰穀屢登。
倉庾惟億百姓有蓄粟麥五錢郡西狹中道危難阻。
古末園集卷之二十一 手東漢卷七
峻綠崖俾閣兩山壁立隆崇造雲下有不測之谿阨。
苦促迫昨向車駢進不能濟息不得駐數有顛覆實。
隧之害過者創楚端端其慄君踐其險若涉淵水嘆。
曰詩所謂如集弓木如臨弓言斯其殆哉困其事則。
為設備今不圖之為患無已勅衛官有秩李瑾橡仇。
蘭目常繇道徒鏤燒破祈刺名確崑滅高就埤平夷。
正曲桺鍍土石堅固廣大可目夜涉四方允維行人。
懽懽民歌德惠穆如清風尺竹斯石曰。
赫赫明后聚嘉惟則克長克君牧向三國三國清平。

蘇財
苦作作
匪作

協頭

詠歌懿德。帝降豐稔。民日貨種。威恩竝隆。遠人賓服。
鏤山浚瀆。路目安直。繼禹之迹。亦世賴福。
叙府君政蹟處多頌開路處少已開後來文體

古文國瑞集卷之二十七

李陳漢志

成陽靈臺碑

無名氏

惟帝堯母。昔者慶都。凡舍穹精。氏姓曰伊。瞻蘭石之
操。履規矩之度。則乾川之象。通三光之曜。游觀河濱。
感赤龍交。始生堯。厥後堯來祖統。慶都告以河龍。堯
歷三河。有龍授圖。躬行聖政。以育苗萌。火陽之盛。先
閭後明。遂以侯伯。遂踐帝宮。慶都僊歿。蓋至乎茲。飲
人莫知。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下。管以水神。
龍所慕。靈龜隱刑。汾踊波澤。比日鯢魚。濯鱗通泉。玄
礫菟童。生延臺涯。貫長歷久。崇如三代。改易荒
廢不循。五運精還。漢受濡期。興威繼絕。如堯為之。承
祠基。丰鯢魚復生。故有靈臺。高夫魚。師衛仕驛。忽鯢
魚服之延壽。之際。道小哀沮。遂遭亡新。禮祠絕
矣。於是故廷尉仲定。深惟大漢隆盛。德被四表。大平
未至。靈瑞未下。四夷數侵。軍甲數擾。匪皇啓居。日稷
不夏。案經考典。河洛祕真。漢感赤龍。堯之苗胄。當循
堯祠。追遠復舊。復沿黃屋。推原聖意。災生變見。天以
譴告。前後奏上。陳叙大義。招祥塞咎。為漢來社。朝廷
克省。帝納其謀。歲以春秋。奉大罕祠。時廷尉選位。連

慶薦

第紫

述恢

益盈

自表奏。詔其嘉命。遂見聽。拜為大中大夫。歸沼黃。壁。令月吉日。圖立親舊。興業會工。厥發夷平。上合天。意。下應。

銑五色華精。上關通天。戶衛少。

陽。前設大壘。俟神之堂。地竣石壇。其下清涼。可舞兒。俏。以奏大章。時濟陰太守魏郡審晃。成陽令博陵管。遵。各遣大掾輔助仲君。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神靈精。乘依怙於人。廢之則亡。存之則神。復帥羣宗。貧富相。均。共募市碑。着立功訓。勒石銘。中門之表。卜擇元。日。齊革精誠。先薦毛血。謹慎犧牲。祈祠獲福。神享其。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七

圭東漢卷三

靈甘雨時降。百般孰成。幽荒率朕。涂方來庭。萬國蒙。祉。犂元賴榮。莫不被德。咸歌頌聲。其辭曰。於赫慶都。德彈大兮。承神精耀。統去喬兮。爰生聖堯。名蓋世兮。上受符命。遂帝制兮。廣被之恩。汴荒外兮。歷紀盈千。垂遠愛兮。陵廟復崇。享大祭兮。上來多怡。降福沛兮。萬國穆寧。就賴兮。光宣美勛。永。番視岡極。億萬歲兮。

漢承堯後堯母之祀時為脩葺至王氏代漢而其。典湮廢中興後復之乃為作碑。卷終

歷代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八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

三國文

魏太祖

恤將士令

魏太祖恤將士令。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懷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為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之力也。

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八

一三國卷一

百年之後。何恨哉。

魏太祖

褒郭嘉表

魏武述念郭奉孝言則流涕此與表苟令事同而誠心過之也

臣聞褒忠寵賢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顯封厥子。岑彭既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東禽呂布。西取張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衆。踰越險塞。盪定烏丸。震威遼東。以梟袁尚。雖假天威。易爲指麾。至於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勲實由嘉。

古文園肆集卷之二十八

三國志一

方將表顯短命。早終上爲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戶。褒亡爲存。厚往勸來也。

此時猶似乃空室

魏太祖

祭橋玄文

睢陽城北有漢大尉橋公墓。即曹孟德親酌處。據感知已。過玄墓祭云。

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悲哉緬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繇獎勗。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沒之後。路有經繇。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

古文園肆集卷之二十八

三國志一

篤好。胡肯爲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寧之。孟德感舊之懷。亦與人意。不殊。能忘之於荀令。不能忘之於橋公。則猜嫌奪其篤念也。

似于曰文
帝性尚奢
者而此語
甚合古義
勝於宋生
儉于處死
智者之事
也

東漢之末
其亂甚於
西京魏武
立發丘中
郎等官以
故陵墓無
不掘發雖
以光武薄
葬不能免
也然則文
帝以答漢
明何與

魏太祖

作壽陵制

禮國君卽位爲梓。存不忘亡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蠶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爲也。季孫以璆璫歛。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爲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聖賢之忠。

古文園瑋集卷之二十八

自三國卷一

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亾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

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繇乎厚葬。封樹桑霍爲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贏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爲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爲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爲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

古文園瑋集卷之二十八

自三國卷一

陵墓之盛。始於秦人。而漢帝承之。漢時天下租賦三分之令。以其一供山陵。其侈如此。故受禍亦酷。自此以後。人主以之爲戒。封藏之制。亦頗殺矣。

文帝

典論叙

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鳩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兗豫之師。戰于熒陽。河內之甲。軍於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滅。會黃巾盛於海嶽。山

古文園羣集

卷之二十八

六三國卷一

寇暴於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烟而奔。城郭觀塵而潰。百姓死。暴骨如莽。時余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長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歲貺貢良弓。燕代獻名

魏志補文
帝天資文
藻下筆成
章博識強
議才藝兼
該帝王而
文人

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芳。繁。于。榮。州。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麋。鹿。九。雉。兔。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武。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或。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視。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或。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州。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或。拊。手。曰。善。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爲。善。

古文園羣集

卷之二十八

七三國卷一

桓靈之。貴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走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勲。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間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余與對時。酒酣耳熱。方食芋蓐。便以爲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爲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而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僞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鄴正截其額。坐中

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技。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爲坐鐵室。鑲楯爲蔽木戶。後從陳國索敏學。以單攻複。每爲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曰若達敏於狹路直決耳。余放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畧盡其巧。少爲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

古文園章集卷之二十八

三國卷一

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索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

前後叙事無首尾。觸筆便記悅笑之意。仿佛見之子桓自是佳子弟耳。

文帝

輿論論文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觀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已爲賢。夫文本

古文園章集卷之二十八

三國卷一

所評諸賢
俱前確不

至理盡于
二言

同而未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簡。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恩。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懽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遊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此文與吳季重書相為表裏。在彼一時之言。此欲傳之後世耳。

古文國策集卷之二十八

十三國策一

成王德度
賢於後世
主而明察
不及漢昭
特煩惜

文帝

成周漢昭論

或方周成王於漢昭帝。食高成而下昭。余以為周成王體上聖之休氣。稟賢妣之胎誨。周召為保傅。呂尚為太師。口能言則行人稱辭。足能履則相者導儀。目厥威容之美。耳飽仁義之聲。所謂沈漬玄流而沐浴清風者矣。猶有咎悔。聆二叔之謗。使周公東遷。皇天赫怒。顯明厥咎。猶啓諸金勝。稽諸國史。然後乃悟。不亮周公之聖德。而信金勝之教。言豈不暗哉。夫孝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養惟蓋主。相則榮光。體不承聖。化不胎育。保無仁孝之質。佐無隆平之治。所謂生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然而德與性成。行與體并。年在二七。早智夙達。發燕書之詐。亮霍光之誠。豈將有啟金勝信國史而後乃悟哉。使夫昭成幼年而立。易世而化。賀臣而治。換樂而歌。則漢不獨少周不獨多也。

古文國策集卷之二十八

十三國策一

二主優劣得是而折衷矣。子桓筆甚繁富。此則簡約得意輒止。

魏文帝

與吳質書

質字季重。以才學通博。為五官將。及諸侯所禮愛。質亦善處兄弟間。既出為朝歌長。大將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

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碁間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寧順耳。馳驚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曠日既沒。繼以朗月。同

古文園章集卷之二十八

三三國卷一

乘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淒然傷懷。余顧而言。茲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念至。何時可言。方今羣寶紀辰。景風扇物。天氣和燠。眾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遶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異時。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季重為五官將。盡定儲之計於諸文士中。相念特深。

魏文帝

又與吳質書

時質轉元城令。太子復與書。

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况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以分。長共相保。何圖

古文園章集卷之二十八

三三國卷一

數年之間。零落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管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黃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德連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盡。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歷觀諸子之文。對之流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至其五

言詩絕妙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宜獨自

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管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瓿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八

南三國志

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邪恐永不復得爲昔日游也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游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不東望於邑裁書叙心

善作奏制
餘波不盡

古作時從
春喻鄒立
捺跪發匣
作捺匣跪
發觀作觀

魏景作良
玉比德焉
圭璋見美
詩人取瑞
作瑞與白
若作白如
良匹作良
此無是以
二字有也
字未遇作
不遇俱作
會轉言鄒

文帝

與鍾繇送硃書

太子知繇有美硃欲得之而難公密使臨苗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硃太子與繇書

夫王以比德君子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與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管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號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若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鷄冠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遡焉以遠秦漢未聞有良匹是以求之曠年未遇厥眞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近見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林俱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轉言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海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跪發匣爛然滿目猥以滕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子桓性喜服玩有求必得非儲兩之盛節也文特悅澤藻雋可觀

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八

南三國志

謂曰禮
議大體
多引九
而論者
為不足
要之自
失之道
拘兩通
說也

魏明帝

正嗣統詔 三年七月

禮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議。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或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蕃妾。使比長信。叙昭穆於前殿。竝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繇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古文園事集卷之二十八

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繇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於令典。明帝自以無嗣。故下此制。然天子以承統為重。豈得稱伯叔不入廟之言。而遷就其名稱哉。

魏明帝

報東阿王植

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畧。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謹。以至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問至。明帝時於陳思稍加恩意。故具疏詞詔答之。

古文園事集卷之二十八

古三國卷一

吳大帝 赤烏元年

責諸葛瑾等詔

初吳主信任技事呂壹及後壹奸露伏誅吳主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詔責數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

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茲以時事當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措何能悉中獨當已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

仲謀初政
頗從齊人
末年偏蔽
致承明批
脫伯言憂
死後嗣之
替以此也

大帝此時
往往事後
思諫而當
事則諫而
不納也其
氣盈其神

古文國瑋集 卷之二十八

大 三 國 卷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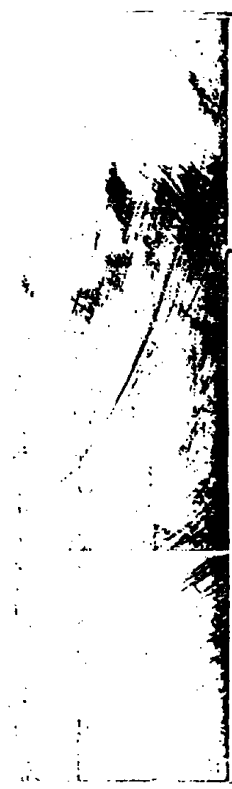
難爾不爾何緣乃至于此乎自孤興軍五十年所役賦凡百皆出于民天下未定孽類猶存士民勤苦誠所貫知然勞百姓事不得已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爲表裏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拾遺補闕孤亦望之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每獨歎責且布衣韋帶相與交結分成好合尚污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君臣義存猶謂骨肉不復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

哉同船濟水將誰與易齊桓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于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優未知諸君與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其定大業整齊天下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計匡所不逮

仲謀初以信較事而使諸將乖離後以寵魯王而致一國中分然較事猶有敗誅之明而魯王卒無替愛之日以此知寵溺之於人猶甚也

古文國瑋集 卷之二十八

大 三 國 卷 一



與楊脩書

陳思王植

脩字德祖太尉彪子與臨菑侯交好書相往來

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辭賦。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掘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一舉千里。

古文園璋集

卷之二十八

三國志

也以孔璋之才。不閒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爲狗者也。前爲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錯一字。過

子思子建
皆好高自
是此與通
論年同法
亦合勝

實於此中
有得非自
誇也

斯言蓋陳
思自况

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割斷。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呵文章。倚據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五伯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所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衆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

古文園璋集

卷之二十八

三國志

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勲績。辭頌爲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採史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忤。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

初以辭賦爲陳思之所優長。逮子雲之言非質。隨也。及詳觀所上表章。知陳思殊有建功立事之志。時不偶耳。

與吳質書

陳思王植

贊出爲朝歌
長植有書云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譙飲。弭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陵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風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而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濶。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開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繇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惠事小史。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

好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日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輒易行。非良藥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李重歸心于桓陳思與之密厚如此。知其無奪嫡之志也。特不護形跡耳。

諫伐遼東表

曹植

臣伏以遼東負阻之國。勢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車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制飢者也。以臣觀之。誠未易攻也。若國家攻之而必克。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不如所喪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暴師於野。然天時不測。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於城下。進則有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有歸途不通。道路澌如。東有待釁之吳。西有伺隙之蜀。吳起東南。則荆揚騷動。蜀應西境。則雍京三分。兵不解於外。民罷困于內。促耕不解其飢。疾蠶不收其寒。夫渴而後穿井。飢而後殖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爲當今之務。在於省徭役。薄賦歛。勸農桑。三者既備。然後令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太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於二敵。何懼於公孫乎。今不息邦畿之內。而勞神於蠻貊之城。竊爲陛下不取也。

魏伐遼東期年而克之。雖有遠師之費。而無再舉

之勞以宣王爲之將也陳思之言似爲不驗然遼東之平自爲司馬氏功伐耳于魏固無損益

朝京獻詩表

曹植

黃初二年監國尚書希指奏植酒悖悞却
帝使者貶爵安鄉侯四年徙封雍丘王朝京
獻詩上疏

臣自抱蒙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過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髮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復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仰處西館未奉闕廷踴躍之懷瞻望反仄謹拜表獻詩二首此表情詞悽惻哀而不怨與有司所奏正相反也

求自試疏

曹植

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求和二年上疏求自試植雖上此表猶疑不見用故曰夫入貴生者非貴其養體好服終竟年壽也其在代天而理物也夫爵祿者非虛榮者也其有功德然後應之當夫無功而爵祿無德而重或人以爲榮而壯夫以爲耻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蓋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滅士之所利故孔子有夕死之論孟軻有素生之義彼一聖一賢豈不願久生哉志或有未展也是用嘔然求試必立功也嗚呼言之于知者意者也

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

古文園集卷之二十八

末三國卷一

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卑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繇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東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下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勩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

不思之在
時最無
矣而自
如此卷
立言之

注用張

句法參差
有古意

陳思憂國
不減憤懷
之憂

古文園集卷之二十八

末三國卷一

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見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尼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御四境爲國爪牙者可爲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鈞何者恐釣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念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爲誇主而耀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輪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故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恒

以二方未克爲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卽世者有間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雖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馳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賊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憾。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關。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園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袵。提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鼎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

古文國華集

卷之二十八

辛三國卷一

自然感

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驎長鳴。則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徇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竊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

魏氏諸王就藩之後。未有受事中朝者。況以陳思。累有嫌忌者乎。然魏之所患。不在吳蜀。未滅此所。謂先言外事也。

古文國華集

卷之二十八

辛三國卷一

卷終